开口即

纠缠

学了十几年英语，为什么还开不了口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开口即纠缠——学了十几年英语，为什么还开不了口》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提出科研法与研究框架并口述补充大纲，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287 号
ISBN	979-8-90690-646-5
定价	US$22.3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2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立题、「缝隙与填补」科研法、三维九宫的细分框架，以及「开不了口」的三处缺口（三界没有进入、信息没有自生、开口的能量没有发生），由王德生提出并口述；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书中对既有研究（克拉申、斯温、朗、施密特、达文、诺顿、多尔涅伊、van Lier、Larsen-Freeman、Dewaele 与 MacIntyre 等）的介绍，均为据公开文献的转述，未逐字核对原著，读者引用前请核对原文。书中陪读人物林晓雯、老陈、周屿、唐老师、小禾等及各章标明「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的情节均为虚构。本书不作心理或医学诊断，不构成教学或政策建议；书中的「纠缠度」读数只供自己看，不进考核。五个预测尚待检验，本书不宣称它们已被证实。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七编三十六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三件。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起）、SIO 本体论（2024 年起），以及 SDE 本体论（2026 年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从「并排放着的三样」，走到「互相生出来的三样」。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本书用他提出的科研法「缝隙与填补」，研究一个人人认得的问题：学了十几年英语，为什么还开不了口?

前 言

一个全国性的十几年

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面。长沙一家超市的自助收银机前，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外国姑娘扫了三次码，屏幕三次跳出“支付失败”。她回头看了看排在后面的一位穿职业装的女士，用英语问：这台机器是不是只能用中国的支付软件？我能不能刷卡？这位女士其实全听懂了。她知道答案：自助机确实只认手机支付，右手边的人工通道可以刷卡，也收现金；她甚至脑子里已经浮出了“card”“counter”这两个词。可是她张了张嘴，只说出一个“card”，然后指了指人工通道的方向，脸一下子红了。外国姑娘笑着说了声谢谢，推着车走了。这位女士站在原地，心里冒出一句话：我学了十几年英语，怎么连这个都说不出来？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但它不需要真实的姓名来证明。读这本书的人，十有八九在自己身上找得到它的影子：可能是在酒店前台，可能是在公司接一个海外客户的电话，可能是孩子拿着英语作业来问一句“妈妈这个怎么读”，也可能只是在电视里看到一段英文采访，心里默默替那个人接了下一句，却知道自己真站在那里，一句也接不出来。

十几年，是怎么算出来的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到初中、高中、大学，再加上考研、考证、工作后断断续续报的班，很多人算下来都有十几年。这十几年里，词背过几千个，语法讲过一遍又一遍，阅读题做过成千上万道，听力磁带、光盘、手机应用换了好几代。如果把这些时间换成学一门手艺，早就该出师了。可偏偏在“开口说话”这一件事上，很多人十几年像是原地踏步。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人开不了口，可以说他胆子小、他懒、他没天分；一个班开不了口，可以说老师没教好；可当一代又一代、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

的人，在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方法下面，都落进同一种开不了口的状态里，那就不能再只怪某个人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十几年。一件事在这么大的范围里、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么稳定，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同样稳定的东西在把它生出来。

大家已经试过的办法

人们并没有闲着。说是语法太多、开口太少，于是有了句型操练，跟着磁带一句一句地重复；说是输入不够，于是有了“磨耳朵”，有了海量阅读、看美剧、听播客；说是不敢开口，于是有了各种“克服心理障碍”的课，教人大声喊、不怕丢脸；说是没有环境，于是有人花大钱出国，有人找外教，有人在手机上找外国网友。每一种办法都有道理，每一种办法都有人受益，可是放在全国这个尺度上看，那个“学了十几年还开不了口”的状态，依然稳稳地立在那里。

这本书不打算再加一种办法。它要先问一个更靠前的问题：所有这些办法，都把力气用在了哪里？又都把什么当成了不用操心的给定条件？

这本书的一个回答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开不了口，不是技能问题，是语言的特征纠缠没有发生。

这句话里有个生词，“纠缠”。先用大白话说：英语和你之间，本该互相牵动、互相长进对方里去。英语进了你的生活，你有了非用英语不可的事；你用英语说出了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事；你一开口，就有一股劲在推你，有人等你说下去。这三样，书里分别叫“入界”“自生信息”和“开口的能量”。它们不是你身外的“英语环境”，也不是你身内的“英语水平”，而是你的水平、你的做法和英语一起被牵动出来的那一束东西。在 SDE 发生学里，这一束叫 E。

这十几年里，多数人在学的是英语的显露（S，看得见的那部分：词、句、语法、发音），在调的是学英语的做法（D，背、练、听、读、考），唯独这一束纠缠，很少被当成要去生成的东西。大家默认它要么是现成的（“有环境就好了”），要么是个人的（“胆子大就好了”）。学界里也有少数几家已经碰到

了“学习者自己生成情境”这件事，本书在第 6 章会如实交代；但在大多数课堂、教材和自学办法里，这一束从没成为用力的地方。于是英语没有进你的世界：它没有入你的界，你没有用它产生过自己的信息，你开口时也没有劲。这三处缺口，本书一个一个地找出来，再一个一个地讲怎样补上。

> **判词**：学了十几年英语还开不了口，不是没学会，也不是胆子小：英语从来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没有入你的界，没有长出你自己的话，没有点起开口的那股劲。

回到收银台

不妨拿开头那位女士试一试这个回答。

她听懂了问题，脑子里有“card”和“counter”，说明英语的显露她是有的，词在，句子的样子也在。她也知道该怎样回答，哪台机器认什么、该去哪个通道清清楚楚，说明做事的步骤她是有的。那么卡在哪里？

卡在三处。第一，英语从来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她在长沙生活、工作、带孩子，英语只住在试卷、证书和手机里那个吃灰的背单词应用里，从没在她的日子里占过一个位置。外国姑娘一开口，等于突然把一件从没进过她世界的东西推到她面前。第二，她从没用英语说过一句只属于自己的话。她说过的英语，都是课本里别人的句子、试卷上别人的答案。要她临场把“这台机器只认手机支付，你去右边人工通道，那里能刷卡，也收现金”这样一段自己的意思用英语接起来，她手里只有一颗一颗的词，没有一段话的样子。第三，那一刻没有一股劲推她说下去。她心里最响的声音是“别说错”，而不是“我想帮她”。帮人的那点善意，原本可以是开口最好的燃料，可它被“别说错”压住了，脸红、心跳，就是那股被压住的劲显出来的读数。

三处缺口，没有一处是靠再背一千个单词能补上的。这就是本书要研究的东西。

设想另一个版本（这同样是我构想的）。同一位女士，如果半年来每周都有一件事非得用英语办：帮一位刚搬到小区的外国邻居办借书卡、问路、约时间。事情不大，却一次比一次长。英语于是进了她的日子，她手里有了好几段只属于自己的话，也尝到过一次“我说的对方听懂了”的滋味。到了收银台前，她也许还会心跳，但“card”后面，多半会跟上第二句。差别不在多背了哪些词，这半年里她甚至没多上一节语法课，而在三处缺口里补上了哪几处。补上一处，另外两处就有了着力的地方；一处都没补，再多的词也只是更满的抽屉。

这个回答不说什么

为了不被误读，先把这个回答不说的话讲在前面。

它不说词汇、语法、听力没用。显露（S）是开口的材料，没有词就没有句子。这本书只是说，材料再多，如果没有纠缠，它们就一直躺在抽屉里，不会自己站起来说话。

它也不说焦虑是假的。很多人一想到要说英语，心就跳得快，手心出汗，这是真实的感受。本书只是换一个位置看它：焦虑也许不是开不了口的病因，而是开口的劲被按住时显出的一个读数，好比水壶的压力表，表针高，是因为气被闷在里面，不是表针把气闷住的。书中把这个看法叫“按压读数”，它是全书最要紧的一个新概念，也是最容易被证明错的一个，所以书里专门为它设计了检验办法。

它更不说过去十几年白学了。十几年攒下的词和句，正是纠缠发生时最先要被点燃的柴火。很多人以为自己要从头再来，其实不必。缺的不是柴，是火；缺的不是更多的输入，是让输入长进自己世界里的那个发生。

这条缝是怎样找到的

先说一句研究的办法，免得读到后面觉得突然。本书用的是一套叫“缝隙与填补”的科研法，一共三步。第一步，先别急着给办法，把前人的力气用在了哪里看一遍。SDE 用三个式子来分：显露由差异和纠缠生成，差异由显露和纠缠生成，纠缠由显露和差异生成。看看十几年来的研究，大多落在哪一式上，哪一式上最少有

人用力，最少的那一式就是缝。第二步，给这条缝起名字，把它写成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命题；再把它拆细，纠缠那一束拆成三界、信息、能量三格，每一格配一列，看其中最被忽视的是哪里。第三步，才是填：用几条先后次序不同的路径，把缺的几格一格一格补上，并且看每一处矛盾怎样变成往前推的力，而不是只当作毛病去消除。这三步，书里是这样走的：第一步在第一编，第二步在第二、三、四编，第三步在第五编，每走一步，都给你留着检验的地方。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还有一个原因让这件事变得急迫。今天，手机上的翻译软件已经可以把你说的中文几乎同步地变成英文，人工智能可以陪你用英语聊上一整夜，从不嫌你说得慢、说得错。很多人因此觉得：既然机器都能翻了，还费劲学开口干什么？

这本书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学英语只是为了掌握一套现成的语言知识，那么这一部分确实正在被机器接手，这叫“发现死亡”：把语言当作一个摆在那里、等人去掌握的东西，这条路走到头了。可是剩下来的、机器替不了的那一部分，恰恰就是纠缠：英语进入你的世界，长出你自己的话，烧起你自己的劲。机器可以替你说一句话，却不能替你成为一个会用英语说话的人。这叫“发生升级”。书的最后一编会专门讨论，人工智能既可能是最便宜、最耐心的练习场，也可能是最危险的替身。

开口，为什么值得认真对待

最后说一句，为什么这件事值得认真对待。开口不只是一个工具动作。一个人用另一种语言说出一句只属于自己的话，那一刻，他是在创造，因为这句话从前并不存在；他是自由的，因为这句话不是别人替他选好的；他往往也是高兴的，因为有人接住了它。本书把这三样叫作创造、自由和幸福，并且认为，它们才是学一门语言真正能带给一个人的东西。考试能给的是分数和资格，这是实在的好处，本书一点也没有看轻它。可是如果十几年下来，连一句自己的话都没有说出来过，那就是错过了这门语言最贴身的一份礼物。它也不是只属于年轻人的礼物：老陈六十二

岁才有了一件想说的事，周屿二十七岁才发现自己说的都是别人的话，从哪一天开始，都不算晚。这本书想做的，是让你有机会把它拿回来。

写给谁，怎样读

这本书写给几类人。一类是像收银台前那位女士一样的成年人，六级考过了，工作也不差，就是开不了口；一类是还在学校里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担心孩子走同一条路；一类是英语老师，每天面对一屋子会做题、不会说话的孩子；还有一类，是对“一个问题怎样被真正研究出来”感兴趣的读者，因为这本书同时是 SDE 科研法“缝隙与填补”的第一次完整示范。

为了不让道理飘在空中，书里有六位陪读人物会反复出场：长沙的会计林晓雯，她的儿子小禾，她在语言交换软件上认识的温哥华网友马雅，湘潭的英语老师唐老师，娄底的退休电工老陈，还有在英国读过书回来、照样开不了口的周屿。他们都是构想出来的人物，但他们遇到的事，读者会觉得眼熟。

每一章的读法是一样的。章首先用一两句大白话提出这一章的问题，接着是一个日常场景，然后是正文。正文之后有一节讲这一章在研究方法里走到了哪一步，愿意看门道的读者可以细读，只想解决自己开口问题的读者可以略过。章末有一句“带走的话”，还有两行小账：一行告诉你这一章落在哪个位置，一行给你一个当天就能做的小动作。小动作都很小，小到不需要报班、不需要找外教，只需要你今天愿意动一下。读完一章做一个，三十六章读下来，你和英语之间那束纠缠，也许就已经开始生了。

还要说清三件事。第一，这本书不做心理或医学诊断，书里说到的焦虑、紧张，都不是在给任何人下判断。第二，这本书不对教育政策表态，它只讨论一个人怎样才能开口。第三，书里提出的“纠缠度”只是一个帮自己看清处境的读数，不应该拿去考试或考核任何人——一旦拿去打分，它就会变成又一个“别说错”，把本书想松开的那股劲重新拧紧。

最后，这本书也写明了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是错的。书中提出了五个可以检验的预测和四条自我证伪条款，结语会逐条交账。一个说法如果不肯告诉别人它怎样会被推翻，它就只是一种态度，还不是研究。

定音的一句话放在这里，读完全书再回头看：谁生场，谁开口；谁纠缠，谁成为。

导 读

这本书怎么用

先把本书的判词放在这里，读完再回头看：

> **判词**：学了十几年英语还开不了口，不是没学会，也不是胆子小：英语从来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没有入你的界，没有长出你自己的话，没有点起开口的那股劲。

这本书不长于一句话，但可以先用一页纸讲清楚怎么读。

一、五个预测，一张表

本书不只是讲道理，它给自己留了五个能被检验、也能被推翻的预测。下面这张表放在最前面，是为了让你读的时候知道：书里每一处论证，最后都要落到这五件事上去。

预测	一句话	它会怎样被推翻
一	开口能力与「纠缠度」的相关，高于与词汇量、考分的相关	纠缠度预测开口的力量不高于词汇量
二	短板律：三格中最低的一格，比三格平均更能预测开不开得了口	三格平均比最低一格预测力更强
三	干预（总时间相同）：只加输入、只降焦虑、三维一起做，半年后第三组开口量最高；只降焦虑组先升后落	只降焦虑组稳定上升，与第三组持平
四	按压读数：第三组开口上升时，焦虑不必先降	焦虑必须先降，开口才升
五	断层：自生信息度在「粒子态」与「波态」之间呈断层分布	分布平滑，没有断层

二、三种读法

如果你是自己开不了口的人，先读前言、第 1 章、第 24 章，再翻附录一的自测表，找出你最低的那一格，直接去读对应的那一编：入界读第二编，自己的话读第三编，开口的劲读第四编；第五编讲怎样一步一步动手。

如果你是老师、家长或带人学英语的人，读前言、导论，再读第六编里与你对应的那一章，尤其是第 34 章。

如果你是做研究的人，读导论和第一编，再翻附录二和附录三：前者给五个预测的检验设计，后者是这套「缝隙与填补」科研法的一张工作卡。书里承认哪些人已经碰到了这条缝，在第 6 章写得最清楚。

三、怎样才算把这本书推翻了

结语有四条自我证伪条款，对应上表右列。你可以不同意本书的任何一个说法，但只要有数据落在那四条之内，本书的主命题就该收缩或作废。附录二写了怎样做这个检验：剂量怎样控制，测量怎样与开口能力分开，样本和时长大致要多少。

四、随身三问

读完以后，只带走三个问题，随时问自己：

英语今天进了我生活的哪一处？（入界）

这一段话里，有哪一句是只有我知道的？（自己的信息）

我是为了谁、为了哪一件事，想把它说出来？（开口的劲）

三问对应三列：前两问问的是材料有没有生出来，第三问问的是劲有没有地方去。哪一问答不出来，就是你当下最低的那一格。

五、每一章怎么写

每一章先用一两句大白话提出这一章的问题，再给一个日常场景，然后是正文，章末有两样东西：一句「带走的话」，和两行小账。第一行小账记这一章在整个研究里走到了哪一步（本章读数），第二行是一个当天就能做的小动作（开口小账）。书里的人物（林晓雯、老陈、周屿、唐老师、小禾等）和凡标明「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的情节，都是虚构的。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一个全国性的十几年 · · · · · iv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 · · · · xi

导论　缝隙与填补：这本书怎样做研究 · · · · · 1

第一编　扫描：现有理论都在哪一式上用力 · · · · · 12
第 1 章　哑巴英语：一个稳固得可疑的显露态 · · · · · 13
第 2 章　S=F 的大合唱：语法翻译、句型操练与可理解输入 · · · · · 23
第 3 章　输出、互动与注意：仍是在问“S 怎样被练出来” · · · · · 32
第 4 章　D=G 的研究：焦虑、情感过滤、交际意愿、动机与二语自我 · · · · · 42
第 5 章　谈到了场：社会文化、实践共同体、投资与想象共同体 · · · · · 51
第 6 章　已经碰到"生成"的两家：van Lier 的可供性与 Larsen-Freeman 的能动性，以及它们停在哪里 · · · · · 60
第 7 章　被生成项判据：E 为什么要拆成三格 · · · · · 69

第二编　E1 三界：英语没有入界（第一列：S1 · D1 · E1） · · · · · 78
第 8 章　理念界：英语只是一抽屉被存放的符号 · · · · · 79
第 9 章　现实界：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 · · · · · 89
第 10 章　自我界：没有"英语之我" · · · · · 99
第 11 章　E1=H(S1, D1)：考试规范与从未被点燃的创造 · 自由 · 幸福 · · · · · 110
第 12 章　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第一列的矛盾与入界之路 · · · · · 121

第三编　E2 信息：没有产生真正的信息（第二列：S2 · D2 · E2） · · · · · 131
第 13 章　听了十几年别人的信息，没产生过一句自己的 · · · · · 132
第 14 章　符号：词是别人的指针，不是你的 · · · · · 142
第 15 章　逻辑：句子接不成你自己的理由链 · · · · · 152
第 16 章　数学：一段话没有你自己的格局与模型 · · · · · 162
第 17 章　E2=H(S2, D2)：从粒子到波的断层，与从没转起来的六步循环 · · · · · 172

第四编　E3 能量：没有开口的能量发生（第三列：S3 · D3 · E3） · · · · · 182
第 18 章　内能（真）：守不住"我有话要说" · · · · · 184
第 19 章　动能（善）：开口从没点燃过谁，只为被打分 · · · · · 194
第 20 章　势能（美）：从没被一个英语场吸进去 · · · · · 203

第 21 章　按压读数：焦虑不是病因，是能量被按住的读数 · · · · · 212
第 22 章　误差最小拧太紧：纠错文化怎样把 D3 拧死 · · · · · 221
第 23 章　E3=H(S3, D3)：真善美与分寸的矛盾怎样点火开口的三股劲 · · · · · 231

第五编　填补：三维纠缠的发生链 · · · · · **241**
第 24 章　三维缺一不可：短板律 · · · · · 242
第 25 章　收口：从哪一维起手——S→D→E 与 D→S→E · · · · · 252
第 26 章　入界起手：从"会做题"到"有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 · · · · · 262
第 27 章　信息自生：带着"一段话的样子"去走六步循环 · · · · · 272
第 28 章　能量点火：为了对方那一笑，宁可说错也要说下去 · · · · · 282
第 29 章　生成英语之我：第一列的收口 · · · · · 292
第 30 章　三维互相点火，以及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 · · · · · 302

第六编　人群与场景 · · · · · **311**
第 31 章　中学生：考试与纠缠能不能兼得 · · · · · 312
第 32 章　上班族、孩子与父母：没时间的人，和家这个场 · · · · · 321
第 33 章　出过国的人为什么也开不了口：有现实界，无自生信息与自我界 · · · · · 330
第 34 章　英语老师：从纠错者到场主 · · · · · 339

第七编　AI 时代：发现死亡与发生升级 · · · · · **348**
第 35 章　AI 都能翻译了，还要开口吗：最便宜的场，也是最危险的替身 · · · · · 349
第 36 章　发生升级：开口，找回创造、自由、幸福 · · · · · 359

结语　谁生场，谁开口；谁纠缠，谁成为 · · · · · **369**

参考书目 · · · · · **378**

附录 · · · · · **382**
附录一　纠缠度自测表 · · · · · 382
附录二　五个预测的检验设计 · · · · · 387
附录三　缝隙与填补工作卡（本书全程示范） · · · · · 393

导 论

缝隙与填补：这本书怎样做研究

先说一件跟英语毫不相干的事。设想一下，一家人住的老房子，每到下雨，客厅墙角就渗水。第一年，家里人以为是墙皮不好，重新刷了一遍防水漆；第二年还渗，以为是窗户密封条老化，换了；第三年又渗，干脆把墙角的地板也换了。钱花了不少，水照渗。后来请来一位老师傅，他没急着动手，先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问了几个问题：哪年开始渗的？下多大的雨才渗？只渗这一个角吗？楼上那户是什么时候装修的？问完，他上楼看了一眼，说问题出在楼上卫生间的防水层，水是顺着楼板缝流下来的。前三年的功夫，都用在了水“显出来”的地方，没用在水“生出来”的地方。

这本书做研究的办法，跟这位老师傅差不多：先不急着给办法，先看清所有人的力气用在了哪里，没用在哪里；找到那条大家都没往里看的缝，再顺着缝去找怎样补。这套办法叫“缝隙与填补”，是 SDE 发生学的一种科研法。下面用大白话把它讲清楚，因为它不只是这本书的研究办法，也是读者可以拿回去看自己问题的一副工具。

先认识三个字母

SDE 是三个字母，各指一样东西。

S 叫显露，是一件事看得见、摸得着、能被描述出来的那一面。说到英语，词汇量、语法对错、发音准不准、考了多少分，都是显露。显露有时候很稳定，稳定到像一个固定的架子，我们平常叫它“结构”，但在本书里，“结构”只是显露稳定下来的那一头，显露本身是会变的。

D 叫差异，大白话说就是“做法”和“往哪里去”。一个人怎样学、为什么学、按什么步骤学、要把哪些毛病压到最小，都属于 D。背单词是一种做法，跟读是一种做法，“一定不能说错”也是一种做法，而且是一种很厉害的做法。

E 叫纠缠。这是本书最要紧、也最容易被误会的一个字母，所以要多说几句。很多人一听“E”，会以为指的是“环境”，比如“国内没有英语环境”。本书的 E 不是这个意思。本书的 E 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特征纠缠。“纠缠”和“关系”不一样：关系是先有两头，再在中间拉一根线；纠缠是两头被互相牵动着才成了现在的样子，把牵动抽掉，两头都立不住。打个日常的比方，一对搭档多年的舞伴，你没法先描述一个“单独的他”和一个“单独的她”，再说他们之间有一段关系，因为他的步子是在她的牵动里长出来的，她的转身也是在他的牵动里长出来的。英语与学习者之间的纠缠也是这样：它不在学习者身外，也不在学习者身内，而是学习者的水平、做法和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那一束东西。我们平时说的“场”，就是这一束。

这三个字母之间，有三个方程：

S = F(D, E)：显露是被做法和纠缠一起生出来的。 D = G(S, E)：做法是被显露和纠缠一起生出来的。 E = H(S, D)：纠缠是被显露和做法一起生出来的。

三个方程看起来很像，读法却完全不同。关键在于等号左边的那一项，它是“被生成项”，也就是这个方程在问“谁被生出来”。这本书全靠这一点来给现有理论分门别类：一个理论把力气用在生成哪一项上，它就落在哪一个方程里。

第一步：用三方程扫描缝隙

回到漏水的房子。前三年的功夫，被生成项都是“墙角显出来的那块湿”，所以刷漆、换密封条、换地板，都在处理显露。老师傅换了一个被生成项，问的是“水是从哪里被生出来的”，缝就找到了。

把这个办法用到英语上。第一编会把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外语学习的主要理论逐一摆出来，问每一家同一个问题：你的被生成项是什么？

结果是这样的。语法翻译法、句型操练、可理解输入，问的都是“英语的显露怎样被生出来”，也就是 S = F(D, E)：怎样让学习者掌握词汇和语法，怎样让正确的句子在嘴里自动化，怎样让语言能力在大量听懂的输入里自然长出来。后来的输出假说、互动假说、注意假说，把学习者的输出、对话中的协商、对语言形式的注意都拉了进来，看上去走远了，可问的仍然是“S 怎样被练出来”。

另一大家族把注意力放在学习者的心里：焦虑、情感过滤、交际意愿、动机、理想的二语自我。这些研究问的是“学习者的做法和意愿是怎样被生出来的”，也就是 D = G(S, E)。它们非常有价值，但它们大多把 E 当作给定的条件：环境好不好、课堂氛围怎样、有没有交际机会，这些是“自变量”，不是“要去生成的东西”。

再往外一圈，社会文化理论、实践共同体、投资与想象共同体，都谈到了场，谈到了学习者怎样参与一个社群、怎样在社群里获得或失去说话的位置。这已经很接近 E 了。还有两家走得更近：van Lier 的生态视角讲，可供性是在学习者的感知与行动中浮现出来的；Larsen-Freeman 的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讲，学习者和环境互相适应，能动性就是学习者改变自身情境的能力。这两家已经碰到“学习者生成情境”这件事。本书承认这一点，并且在第 6 章专门讨论它们碰到了哪里、又停在了哪里。

扫描的结论是：E = H(S, D) 这一式，不是没人碰过，生态视角和复杂动态系统理论都已经碰到了它的大方向；可是现有理论的大部分力气，仍花在 S = F 和 D = G 上；谈到场的几家，要么把场当成给定的社群，要么把“学习者生成情境”当成一个笼统的整体能力，没有把它拆成几格、比出哪一格最短、找出推动每一格的矛盾。缝隙就在这里，而且是一条窄缝，本书只在里面守四样东西，导论后面会一一列出。这一步叫“扫描”，它不负责给答案，只负责回答一个问题：力气都用在了哪里，哪里没人用力。

第二步：用九宫细分缝隙

找到缝在 E，还不够。一条笼统的缝，补起来也只能笼统地补，就像老师傅只说“水是从楼上来的”，还不能动手，他得知道是卫生间、是防水层、是哪个角。

SDE 有一张更细的图，叫三维九宫：S、D、E 各分三格，一共九格。这张图在 sdeuniverses.com 的“三维九宫”栏目里有完整的释义，本书只取跟开口有关的读法。

S 的三格：S1 是规范，看对比、变化、分布，在英语里就是对错的标准；S2 是模态，分粒子、波、场三种样子，在开口这件事上，粒子是一颗颗词，波是连成一串的句流，场是一整段有来有往的话语；S3 是价值，真、善、美。

D 的三格：D1 是意义目标，创造、自由、幸福，也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开口；D2 是路径组织，猜想、执行、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六步，也就是一个人怎样在来回里把话越说越好；D3 是优化约束，误差、冗余、损耗三样都要压到最小，也就是分寸。

E 的三格：E1 是三界，理念、现实、自我；E2 是信息的三种模态，符号、逻辑、数学；E3 是能量的三种状态，内能（真，守住）、动能（善，激发）、势能（美，将聚未聚）。

有了这张图，缝就可以拆成三处。英语没有进入学习者的三界，叫“不入界”（E1）；学习者没有用英语产生过自己的信息，叫“信息不自生”（E2）；学习者开口时没有那股劲，叫“开口没有劲”（E3）。三处合起来，是本书给这条缝起的总名字：英语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

九宫还有一个用处，它告诉我们每一处缺口是从哪里被生出来的。本书采用一个“三列三角”的读法：九宫竖着看有三列，每一列里的 S 与 D 侧重生出同一列的 E。第一列，考试规范（S1）与意义三律（D1）生出三界（E1）；第二列，粒子·波·场（S2）与六步循环（D2）生出信息（E2）；第三列，真善美（S3）与最优化

分寸（D3）生出能量（E3）。这样一来，三处缺口各有各的来源、各有各的生成路径，也各有各的一组矛盾。

第一列的矛盾是：怕说错，又想说出自己。第二列的矛盾是：想说一整段，却只会一个词一个词地拼。第三列的矛盾是：开口里本该显露的真善美，与把误差压到最小、拧得太紧的分寸，互相顶着。

第三步：用六路径填补

缝找到了，也细分了，下一步是补。补不是随便补，SDE 讲“六路径”：三个维度按不同的先后次序走一遍，一共六种走法，即 D→E→S，E→D→S，D→S→E，S→D→E，S→E→D，E→S→D。

为什么要讲次序？因为同样是三样东西，先做哪样、后做哪样，结果大不一样。一个人想学会开口，如果先背单词（S），再找方法（D），最后指望环境（E）自己来，走的是 S→D→E，但要是中间那一步只是机械地操练，E 就永远等不来；如果先找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D1 里的创造或幸福），让它在生活里撑开一个场（E），再在场里长出新的说法（S），走的是 D→E→S。本书的终点是 E，因为缝在 E；主路走 S→D→E，用学习者已有的显露和做法去生成纠缠；备路走 D→S→E，先改做法，再由新的显露去生成纠缠。

第五编会给出一条完整的“发生链”：从找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起手，让现实界多出一个场；到想讲一整件事时发现手里只有别人的词，于是把拼词改成先想一段话的样子；到带着一段话去走猜、说、听反馈、改、再说的循环，长出自己的词、自己的理由链；再到被对方的反应点燃开口的劲，主动走进更大的真人场；最后在有人评判的场里，生成一个“英语之我”，把错误从“我的失败”变成“我在长”。这一路上，三个维度一段接一段地改，一直改到缝隙所在的那一维。

第四步：用三原理给动力

最后一步，是回答一个所有学习者都会问的问题：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动不起来，动力从哪里来？

SDE 的三原理只有一句话：任意两维的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

这句话初听有点抽象，换成日常的说法就是：卡住你的东西，正是推你往前的东西。一个人既怕说错，又想说出自己，这两股力在他身上顶着，平常的办法是把其中一股消掉：要么劝他“别怕错”，要么劝他“先别急着表达，打好基础再说”。三原理的读法正相反：这两股力顶着，恰好能推动第三样东西改变。怕说错是规范的力（S1），想说出自己是意义的力（D1），它们一顶撞，被推动的是三界（E1）：如果这个人肯在一个真实的场里把这对矛盾扛下来，英语就会在他的现实界和自我界里占到一块地方。

这叫“矛盾即燃料”。本书的三列，各有一组矛盾，现有的教学和研究多半把它们当毛病去消除，本书把它们当推动 E 的动力。消掉矛盾，也就熄了火。

四步串起来：一次学游泳的预演

四步分开讲容易散，不妨拿一件跟英语很像、又更好想象的事，把四步串起来走一遍。设想一下，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小时候在游泳班学过蛙泳，动作要领背得滚瓜烂熟，在泳池边的地上也能比划得有模有样，可一下到深水区，就浑身发紧，扑腾几下赶紧抓池边。他学游泳的年头，不比很多人学英语的年头短。

第一步，扫描。这些年他都把力气用在哪里？教练纠正他的手型、腿型、换气节奏，这是在练显露（S）；他给自己定了每周去两次的规矩，买了好泳镜，看了很多教学视频，这是在调做法（D）。所有人都默认，只要动作对了、去得够勤，水自然就会“托住”他。被当作给定条件、从没被当成要去生成的，是他和水之间的那一束牵动：水在他的世界里到底占了一个什么位置，他在水里能不能“自己游出一段”，他下水时有没有一股往前去的劲。缝在 E。

第二步，九宫细分。水从没入他的界：在他的现实生活里，水只是一个每周两次的训练场所，不是一个他想去的地方；在他的自我里，他从来不是“一个会游泳的人”，只是“一个在学游泳的人”。他在水里也从没“自生”过一段完整的游动：每次都是教练喊一个动作，他做一个动作，一下一下拼起来，从没有过“一口气游出去”的那种连成一片的样子。他下水时也没有劲：他满脑子是“别呛水、别

动作变形”，那股本该让他往前蹬的劲被按住了，按住的读数，就是那浑身的发紧。

第三步，六路径填补。如果从显露起手（先把动作再练一百遍），然后指望做法和水感自己跟上，这条路他已经走了很多年。换一个次序：先找一件他真想在水里做的事，比如夏天陪孩子在海边浅水里玩，这是从意义目标（D1）起手，让水在他的现实界里多出一个场；在那个场里，他不再追求标准动作，而是为了追上孩子而游，游出一段歪歪扭扭、但完整的游动，这是新的显露在纠缠里长出来；有了这一段，他对水的感觉、他在水里的那个“我”，就开始变了。

第四步，三原理给动力。他身上一直顶着一对矛盾：“动作必须标准”和“我想跟孩子一起玩”。过去教练的办法是先消掉后者：“先把动作练好再说玩。”三原理的读法是：让这两股力在海边那片浅水里顶着，被推动改变的，恰恰是他和水之间的那一束纠缠。等他哪天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游出了十几米，才会意识到，那浑身的发紧并没有先消失，它是在游动起来之后才慢慢松下去的。

这个预演里的每一步，后面都会在英语上原样再走一遍，而且走得更细。读者也可以拿任何一件“学了很久还不会用”的事，自己试着走一遍四步，看看缝在哪一维。

为什么不先给办法

可能有读者会着急：我买这本书，是想知道怎样开口，为什么要先读一大段扫描？

原因就在漏水的房子里。如果缝没找对，办法越多，钱花得越冤。这十几年来，关于开口的办法从来不缺，缺的是一句准确的诊断：你的力气，用在了哪一个方程上？一个人如果已经在 S = F 上用了十年力，再给他一套更好的背词方法，只是让他在原地挖得更深；如果他已经在 D = G 上调了很多年心态，再劝他“放松、别怕”，也只是在一个读数上反复拨表针。先扫描，不是绕远路，而是避免再走一遍已经走过的路。

本书守住的四样新东西

说到这里，必须诚实地讲清楚：这本书哪些是新的，哪些不是。

“学习者生成情境”这个想法不是本书首创，前面说过的生态视角和复杂动态系统理论都碰到过。本书守住的新东西只有四样。

第一，三格分立。E 不是一个笼统的“场”，它要拆成三界、信息、能量三格，每一格有自己的来源和生成路径。

第二，短板律。三格中最低的那一格，比三格的平均水平更能决定一个人开不开得了口。一个人三界里满是英语、自生信息也不错，可就是没有开口的劲，他照样开不了口；平均分再高也救不了最短的那一格。

第三，矛盾即燃料。三列各有一组 S 与 D 的矛盾，它们是推动 E 的动力，不是要消除的毛病。

第四，按压读数。这是全书承重的新概念。焦虑不是开不了口的病因，而是开口的能量（E3）被第三列的矛盾按住时显出来的读数。Dewaele 与 MacIntyre 等人在 2014 年前后已经指出，外语学习里的愉悦和焦虑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可以并存。本书说的不是这个，本书说的是：焦虑根本不是一个原因，它是一个读数。如果这个说法对，那么一个人入了界、开始自生信息之后，开口量会先上去，焦虑却不一定先下来，两者会“脱钩”。如果焦虑必须先降、开口才升，按压读数就被推翻了。

读的时候要防的两种滑动

这类书最容易出的毛病，是一个词写着写着意思就变了。本书有两个词最容易滑，先在这里钉住。

第一个是 E。读到后面，读者可能会不知不觉又把它读回“英语环境”，以为本书的结论是“去找个有英语的地方待着”。不是。周屿在英国待过一年，身边全是英语，回国后照样开不了口，第六编会专门讲他。英语在他身边，却没有和他纠

缠起来：他在那里的生活，大多数时间仍然是用中文过的，他说出口的英语，大多是点餐、问路、交作业这样的现成句子，他也从没在一个英语场里感到“我非说不可，而且有人在等我说”。身边有英语，不等于有纠缠；反过来，一个住在娄底的人，只要英语进了他的界、长了他自己的话、烧起了他的劲，纠缠就可以在娄底发生。

第二个是 S。本书把 S 读作“显露”，不读作“结构”。这不是咬文嚼字。如果把一个人的英语水平读成一个“结构”，就会以为它是一个已经搭好、只等往里添砖的架子；读成“显露”，就会看到它是此刻显出来的样子，会随着做法和纠缠一起变。本书第 1 章要讨论的“哑巴英语”，正是一种稳定得过了头的显露，稳定到大家都把它当成了一个结构，忘了它是被生出来的，也就可以被生成别的样子。

本书怎样让自己可以被推翻

一个研究只有在它告诉别人“怎样算我错了”的时候，才算一个研究。本书提出五个预测：开口能力与纠缠度的相关，高于与词汇量、考分的相关；三格中最低一格的预测力强于三格平均；在总练习时间相同的条件下，三维一起做的人半年后开口量最高，只降焦虑的人会先升后落；三维一起做的人开口上升时，焦虑不必先降；自生信息度在“拼词”和“句流”之间会出现断层，而不是平滑过渡。

为了不让测量绕圈子，本书把纠缠度和开口能力分开测。比如自生信息度，用书面英语来测：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接成一条自己的理由链，写完一段有头有尾的话。如果也用开口来测，就等于用开口去预测开口，那是自说自话。

本书还写下四条自我证伪条款：三格平均比最低一格预测力更强；只降焦虑的一组稳定上升并与三维一起做的一组持平；焦虑必须先降开口才升；纠缠度对开口的预测力不高于词汇量。出现任一条，本书的主命题就被推翻或必须收缩。结语会逐条交账，附录二给出检验的设计。

> **判词**：学了十几年英语还开不了口，不是没学会，也不是胆子小：英语从来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没有入你的界，没有长出你自己的话，没有点起开口的那股劲。

全书七编怎样走

第一编是扫描。七章，从“哑巴英语”这个稳固得可疑的现象讲起，把现有理论按被生成项分到三个方程里，讨论已经碰到“生成”的两家停在了哪里，最后说明 E 为什么必须拆成三格。

第二编讲第一处缺口：英语没有入界。理念界里英语只是一抽屉被存放的符号；现实界里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自我界里没有一个“英语之我”。再讲考试规范和从未被点燃的创造、自由、幸福怎样一起生出了这个缺口，以及“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这对矛盾怎样变成入界之路。

第三编讲第二处缺口：信息不自生。听了十几年别人的信息，却没产生过一句自己的；词是别人的指针，句子接不成自己的理由链，一段话没有自己的格局。这一编还要检验一个大胆的预测：从拼词到句流，是一次跃迁，不是渐变。

第四编讲第三处缺口：开口没有劲。内能守不住“我有话要说”，动能从没点燃过谁，势能从没被一个英语场吸进去。这一编会完整展开“按压读数”，并讨论纠错文化怎样把分寸拧死。

第五编是填补。先讲短板律，再讲从哪一维起手，然后沿着那条发生链一段一段地走：入界起手，信息自生，能量点火，生成英语之我，最后是三维互相点火，以及四种可能的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

第六编是人群与场景：中学生，上班族和父母，出过国也开不了口的人，还有英语老师。

第七编回到这个时代：人工智能已经能翻译了，人还要不要开口？本书的回答是，发现死亡之后，剩下的正是发生升级。

全书从扫描到填补，正好把缝隙与填补的四步走完一遍。读者如果只关心自己的开口问题，可以把它当一本诊断和练习的书来读；如果关心研究方法，可以把它当一份完整的示范来读。两种读法，用的是同一条路。

第 一 编

扫描：现有理论都在哪一式上用力

编 序

这一编是整个研究的第一步：先看清十几年来所有人的力气用在了哪里。

第 1 章把「哑巴英语」这件事摆正，它是一个稳固得可疑的显露态：读得懂、写得出、考得过，偏偏说不出。第 2、3 章用第一个方程 S=F(D,E) 去扫：语法翻译、句型操练、可理解输入，再到输出、互动与注意，它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S 怎样被练出来」。第 4 章换第二个方程 D=G(S,E)：焦虑、情感过滤、交际意愿、动机与二语自我，它们把开口的劲放进了人的心里。第 5 章谈到了「场」的一批研究：社会文化、实践共同体、投资与想象共同体。第 6 章讲已经碰到「生成」的两家，van Lier 与 Larsen-Freeman，本书承认他们走到了哪里。第 7 章给出「被生成项判据」：为什么 E 要拆成三格，缝隙才算真的找到了。

这一编是「缝隙的诚实划法」的主场：本书不说前人什么都没碰过，只说他们碰到的地方在哪里、没碰到的是哪一格。

第 1 章

哑巴英语：一个稳固得可疑的显露态

这一章的问题：读得懂、写得出、考得过，偏偏说不出——这种“哑巴英语”为什么这么多年、换了这么多办法，还稳稳地待在那里？

◆ 一、林晓雯的那一场视频会

林晓雯三十四岁，在长沙一家物流公司做会计。她大学时考过了六级，分数还不低，到现在看英文合同、英文邮件都没有大问题，公司跟海外客户的对账单，很多是她做的。

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公司跟一家新加坡客户开视频会，核对一批货的运费发票。经理英语一般，就把她叫进了会议室，说：“账是你做的，你在旁边，有问题你答。”会开到一半，对方的财务人员问了一个问题：第三张发票上的燃油附加费，为什么跟合同里约定的比例不一样？

林晓雯全听懂了。她甚至知道答案：合同签订之后，船公司调整过一次附加费，按合同里的调价条款，这部分是可以浮动的，调价通知她当时还专门存了档。她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几个词：surcharge，adjust，clause，notice。可是当所有人都看向她的时候，她只说出了一句：“Sorry, wait a moment.”然后低头翻文件夹，翻出那份调价通知，对着摄像头举了起来。对方看了一下，说了句“OK， I see”，会议继续。

会后经理没说什么，只是下次开会，叫了另一位英语口语好的同事。那位同事对账目远没有她熟，开会时需要不停地在微信上问她。林晓雯一边在屏幕外飞快地打字回答，一边听着同事把她打的中文转成英语说出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那天晚上她跟丈夫说：“我不是不会，我是说不出来。”这句话，很多人都说过。（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林晓雯和这场会都是设想出来的，但这样的会，很多做外贸、做财务的人都开过。）

◆ 二、哑巴英语长什么样

“哑巴英语”这个说法流传很多年了，用的人往往带点自嘲。这里先不急着解释它，先把它的样子描清楚。

它最显眼的特点是一种不对称。同一个人，读的能力、写的能力、做题的能力，都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唯独说，掉在一个低得多的位置。林晓雯能读懂一份英文合同里的调价条款，能写一封措辞得体的英文对账邮件，可是让她当场用英语说出“合同签订后船公司调过一次价，按第七条可以浮动”，她就卡住了。不是不知道那几个词，也不是语法不会，是“说”这件事本身没有发生。

第二个特点是，它不是一个缺口，而是一个状态。缺口是空着的地方，补上就好；状态是一个稳定的、会自己维持下去的样子。林晓雯并不是从来没有练过口语，大学时她上过外教课，工作后报过两期口语班，手机里还装着一个跟读应用。每一次练，都有一点进步，可是一回到真实的场合，她又回到了那句“Sorry, wait a moment”。好像有一股力量，总是把她拉回同一个位置。

第三个特点是，它很安静。哑巴英语不痛不痒。没有人因为开不了口丢掉工作，林晓雯的会计做得很好，公司离了她不行。开不了口的代价，常常是看不见的：一次本该由她讲清楚的会，一次没敢打的招呼，一次没有出口的帮助，一次在孩子面前悄悄绕开的英语问题。这些代价零零碎碎，不会逼着一个人非改不可，于是这个状态就可以一直安静地维持下去。

第四个特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它在人和人之间惊人地相似。林晓雯的同学、同事，她儿子小禾的英语老师年轻时，周屿在英国的中国同学，娄底的老陈当年在夜校学过几句英语，他那些工友也一样，说起开口这件事，描述的几乎是同一个样子：能听懂一些，脑子里有词，但一张嘴就散了，或者干脆张不开嘴。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教材，长出来的是同一种状态。

◆ 三、稳固得可疑

一个状态稳定，本身并不奇怪。一个人的饮食习惯、走路姿势、说话口音，都很稳定。奇怪的是哑巴英语稳定的方式。

这些年里，教英语的方法换过好几轮。有过一句一句讲语法、逐句翻译课文的时代；有过跟着录音一遍遍跟读、做替换练习的时代；有过强调“多听多读、自然习得”的时代；也有过强调“交际”、在课堂上做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的时代。每一轮新方法出来，都把上一轮当成“哑巴英语”的原因来批评，好像只要换掉旧方法，开口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放在一个足够大的尺度上看，方法换了一轮又一轮，哑巴英语这个状态却好像没有跟着换。当然，今天的年轻人大概整体上比二三十年前敢说一些，这一点应该承认。可是“学了很多年、关键时刻开不了口”这件事，在不同方法下面反复出现，林晓雯这一代人如此，比她年轻十岁的人里也比比皆是。

一个状态，在原因被换掉之后还在，那就说明，被换掉的并不是它真正的原因。这就是本章标题里“稳固得可疑”的意思。

拿日常生活打个比方。一户人家的孩子总是不爱吃饭，家长先是换菜，从清淡换到重口，从中餐换到西餐，不行；又换餐具，买了卡通碗、卡通勺，不行；又换时间，提前、推后，还是不行。换了这么多，孩子依然不爱吃饭，家长就该停下来想一想：也许问题不在“吃什么、用什么吃、什么时候吃”，而在饭桌这件事本身。比如这家人吃饭时从来不说话，各看各的手机，孩子坐在桌前，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菜、碗、时间都是“显出来”的部分，真正生出“不爱吃饭”的，是饭桌上那一束人与人、人与饭之间的牵动。

哑巴英语也一样。方法是做法（D），词汇、语法、发音是显露（S），这几十年里，人们把这两样换了又换，却很少去问：在学习者和英语之间，那一束牵动是什么样子？它有没有被生出来过？

四、把哑巴英语读成一种显露态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换一个看哑巴英语的眼光。

通常的看法，是把哑巴英语当成一个缺陷：口语能力不足，所以要补口语。这个看法默认了一件事：英语能力是一个已经搭好的架子，读、写、听、说是架子上的四根柱子，其中一根短了，补上就行。在这种看法下，哑巴英语是一个“结构问题”。

本书换一种读法：把哑巴英语读成一种显露态。显露（S）是一件事此刻显出来的样子。它会变，但在某些条件下会稳定下来，稳定下来的那一头，平常就叫结构。哑巴英语恰恰是一种稳定得过了头的显露：它稳定到大家都忘了它是被生出来的，以为它是一个本来如此的架子。

读成显露态，有一个直接的好处：它逼着我们问“它是被什么生出来的”。SDE 的第一个方程是 S = F(D, E)：显露由做法和纠缠一起生出来。如果哑巴英语是一种显露，它就有它的做法来源，也有它的纠缠来源。这几十年里，做法换了很多次，它还在，这就提示我们，它的根更可能在纠缠那一边，而纠缠恰恰是最少被当成研究对象的那一项。

再用三维九宫的眼光细看这个显露态，会发现它并不是“什么都缺”，而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形状。

在规范这一格（S1，对错、对比、分布），林晓雯并不弱，甚至很强。她能分辨一句话语法对不对、用词恰不恰当，她的英语有一个很清楚的对错标准。可以说，她的英语显露，规范这一格是被拉得最满的。

在模态这一格（S2，粒子、波、场），她的英语主要停在粒子那一档。视频会上，她脑子里闪过的是一颗一颗的词：surcharge，adjust，clause，notice。这些词都对，可它们没有连成一串流动的句子（波），更没有织成一段有来有往、对着那位新加坡财务人员说的话（场）。她读得懂整段的合同，是因为那段话是别人织好的；轮到她自己去织，手里就只剩粒子。

在价值这一格（S3，真、善、美），她开口时几乎没有显露出什么。那一刻她要说的话，本来有真（她手里有准确的事实），有善（把误会解释清楚，对双方都好），甚至有一点美（一个清楚利落的解释，本身让人舒服）。可是这些都没有在她的英语里显出来。她说出口的“Sorry, wait a moment”，只显露了一样东西：别出错。

规范满、粒子多、价值空，这个形状本身就是一条线索。它和后面三编要讲的三列三角是一一对应的：第一列看规范与三界，第二列看粒子·波·场与信息，第三列看真善美与能量。

◆ 五、它靠什么把自己维持住

一个显露态能稳这么多年，光靠“被生出来”还不够，它还得能把自己一遍遍地重新生出来。哑巴英语恰恰有一个自己维持自己的循环，值得把它一环一环地看清楚。

第一环：因为开不了口，所以英语在生活里没有用处。林晓雯开不了口，公司里需要说英语的场合，就交给了口语好的同事；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她能躲就躲。英语在她的日子里，越来越只剩下读邮件、看合同这样不用张嘴的部分。

第二环：因为没有用处，所以说的机会越来越少。一件在生活里没有位置的东西，不会有人特意给它留时间。她报口语班，是挤出来的时间；上完班，回到家，要做饭、要辅导小禾作业，英语口语就是排在最后、最先被砍掉的那一项。

第三环：因为说得少，所以每一次开口都显得格外重。一个人如果每天说十次英语，其中一次说砸了，不算什么；如果一个月才说一次，这一次就成了“考试”。视频会那天，林晓雯对那一次开口的分量感受得特别重，重到她宁可举起文件夹也不愿冒险。

第四环：因为每一次都格外重，所以越要求不出错。分量越重，“别说错”的声音越响。她在脑子里先把句子拼完整、检查一遍语法、确认没有错，才敢说出

口。可是真实的对话不等人，等她检查完，对方已经在等了，于是她只来得及说一句最保险的“Sorry, wait a moment”。

第五环：因为越要求不出错，所以越开不了口。于是回到了第一环。

这个循环里，没有一环是“不会”。每一环都是一种牵动：英语和她的生活怎样牵动，开口的机会和她的时间怎样牵动，开口的分量和她的心思怎样牵动。也就是说，把哑巴英语维持住的，正是那一束纠缠，而且是一束朝着“不纠缠”的方向越拧越紧的纠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换方法没用：方法只换了循环外面的东西，没有碰到循环本身。一个口语班可以让她在课堂上多说几十句，可下了课，这五环照样转。

这个循环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它的每一环，都对应着后面某一编要讲的一处缺口。第一、二环说的是英语在生活里没有位置，那是“不入界”；第四环说的是她只能拼出最保险的一句，拼不出一段自己的话，那是“信息不自生”；第三、四环之间那份越来越重的分量和越来越响的“别说错”，说的是开口的劲被按住了，那是“开口没有劲”。一个循环，三处缺口，在这里都已经露出了头。

◆ 六、同一个人，换一种语言

还有一个简单的对照，能帮我们确认问题不在“这个人”。

视频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一家国内的货代公司打来电话，也是对账的事，问的恰好是同一类问题：附加费为什么跟合同不一样？林晓雯接起电话，两分钟就讲清楚了：合同签了以后船公司调过一次价，合同第七条写了可以浮动，调价通知我这里有，马上发你邮箱。说完，她还顺口问了对方一句最近港口那边是不是又堵了。

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同样的专业知识，换成中文，一切都很顺。这说明她不缺组织语言的能力，不缺把事情讲清楚的思路，也不缺跟人打交道的分寸。那么，在中文和英语之间，到底差了什么？

差的不只是词汇量。她要说的那些英文词，她其实都认识。差的是：中文是长在她生活里的，她每天用中文办事、吵架、哄孩子、跟同事说笑，中文在她的三界

里无处不在；她用中文说出过成千上万段只属于自己的话，每一段都在跟别人的来回里被修正过、被接住过；她用中文说话时，从来不先想“会不会说错”，她想的是“要把这事办成”“要让对方明白”。中文和她，是纠缠着的；英语和她，只是放在一起。

这个对照，不是要说“母语和外语本来就不一样”这种人人都知道的话。它要说的是：两者的差别，恰好落在纠缠的三格上。中文入了她的界，英语没有；中文里有她自生的信息，英语里没有；中文开口有劲，英语开口被按住。如果三格都补上，英语不一定能变得像中文一样好，但至少，会从“放在一起”变成“纠缠起来”。

◆ 七、三种常见的解释，各自落在哪里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先把人们最常给出的三种解释摆出来，看看它们各自在问“谁被生出来”。

第一种解释说：输入不够。听得太少、读得太少，脑子里没有足够的语言材料，嘴里自然出不来。这种解释的被生成项是显露：只要输入够了，口语能力就会被生出来。它落在 S = F(D, E) 上，E 在这里是“输入”，被当成一个只要加量就行的给定条件。

第二种解释说：胆子太小。怕丢脸、怕说错、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所以张不开嘴。这种解释的被生成项是学习者的做法和意愿：只要把焦虑降下来、把自信建起来，人就会愿意开口。它落在 D = G(S, E) 上，E 在这里是“课堂氛围”或“周围人的态度”，同样是给定条件。

第三种解释说：没有环境。身边没人说英语，学了也用不上。这种解释最接近 E，可它说的“环境”，是一个学习者身外的、有或没有的东西：有，就去；没有，就等。它没有问，环境本身是不是可以被学习者生出来的。

三种解释都有道理，都有人照着做而受益。可它们共同的盲点是：都没把 E 当成要去生成的东西。下一章和第 3 章会细看第一种解释背后那一大家族的理论；第

4 章看第二种；第 5、6 章看第三种以及走得更远的两家。到第 7 章，我们会拿着一个统一的判据，把所有这些理论放进三个方程里，那时候缝隙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

下面这张表，先把本章的读法收拢一下。

哑巴英语的显露形状	在九宫里的位置	指向的后文
对错分得清，规范拉得满	S1 规范：满	第二编 · 第一列（入界）
只有一颗颗的词，连不成句流和话语	S2 模态：停在粒子	第三编 · 第二列（信息自生）
开口只显露“别出错”，不显露真善美	S3 价值：空	第四编 · 第三列（开口的劲）

◆ 八、“我不是不会，我是说不出来”

回到林晓雯那天晚上的那句话。

这句话其实说得非常准。“不会”是一个关于显露的判断：词不会、语法不会、发音不会。“说不出来”是一个关于发生的判断：会的东西在那里，可是在那个时刻，它没有变成话。她凭直觉分清了这两件事，只是她没有词来描述后一件事是什么。

本书要给的，就是描述后一件事的词。用本书的话说：林晓雯在那场视频会上，英语没有入她的界（那个会议室、那位新加坡财务人员、那份调价通知，都不是她用英语生活过的地方）；她也没有用英语产生过自己的信息（她脑子里有词，却从没把“我知道这件事、我来讲清楚”这样一段只属于她的意思用英语接起来过）；她开口时也没有劲（想把事情讲清楚的那股善意，被“别说错”压住了，她举起文件夹的那一刻，就是那股劲被按住的样子）。

值得注意的是，林晓雯后来的做法很聪明：她举起了文件夹。她绕开了英语，用一份文件完成了沟通。这说明她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点不差，只是这一次，英语没有成为她解决问题时用的东西。在她的世界里，英语是用来读、用来写、用来考的，不是用来“当场把一件事办成”的。这一点，就是第二编要细讲的“不入界”。

◆ 九、如果这个读法对，应当看到什么

把哑巴英语读成被纠缠生出来的显露态，不能只停在一个好听的说法上。一个读法对不对，要看它让我们预期看到什么，然后去看是不是真的看到了。

如果哑巴英语主要是被纠缠的缺口生出来的，那么在一群像林晓雯这样的人里，谁开得了口、谁开不了口，应当更多地跟他们和英语纠缠得怎么样有关，而不是跟他们的词汇量、考分有关。林晓雯的六级分数比公司里那位口语好的同事高，可她开不了口，同事开得了。一个例子什么也证明不了，但如果把几百个人放在一起，这个模式还在，就说明考分这条线索确实没有抓住要害。这就是本书第一个预测的来源。

还有一个更细的预期。如果纠缠拆成三格，而三格是各管一处的，那么一个人只要有一格特别低，就可能开不了口，哪怕另外两格不错。周屿在英国待过一年，英语在他的现实界里是有过位置的，可他还是开不了口，这时候要去看的，就是另外两格里哪一格掉得最低。这就是短板律。它和“把三格加起来取平均”的读法，会给出不一样的预测，所以可以拿来检验。

这两个预期，本章只是提出来，第 7 章会把测量的办法讲清楚，附录二会给出完整的检验设计。之所以在第 1 章就提，是想让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本书说哑巴英语“稳固得可疑”，不是要换一种说法来批评过去的教学，而是要提出一个可以被检验、也可以被推翻的读法。如果检验下来，考分对开口的预测力比纠缠度还强，那本书从第 1 章起就走错了。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走的是第一步“扫描”的起点。扫描要先确定被研究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本章做的是：不把哑巴英语当成一个“口语能力不足”的缺陷，而把它当成一种稳定的显露态（S），并用 S = F(D, E) 去问它的来源。几十年里做法（D）换了又换，这个显露态依然稳固，这提示我们，它的生成来源更可能在纠缠（E）那一边。

本章还用九宫的三格 S 给这个显露态画了一个形状：规范满，粒子多，价值空。这个形状不是随便画的，它预告了后面三列三角的分工。下一章开始，扫描正式铺开，先看那一大家族把力气用在 S = F 上的理论。

> **带走的话**
>
> 会，是显露；说得出，是发生——学了十几年的人，缺的多半不是会，而是那一次发生。

> **小账**
>
> 本章读数——显露态 S（S1 满、S2 停在粒子、S3 空）；第一步扫描的起点；方程 S = F(D, E)。
>
> 开口小账——今天找出一件你“会但说不出来”的事，用中文写下一句“我其实知道……”，再试着用英语把这一句小声说给自己听一遍。

第 2 章

S=F 的大合唱：语法翻译、句型操练与可理解输入

这一章的问题：几十年里，教英语的方法换了三大轮，每一轮都说上一轮错了——可它们是不是其实在唱同一首歌？

◆ 一、唐老师书柜里的三代教案

唐老师今年四十六岁，在湘潭一所中学教了二十年英语。她有个习惯，每一届用过的教案都不扔，捆好放在书柜最上层。有一回学校让老教师给新老师讲讲“教学的变化”，她把三摞最有代表性的教案搬了下来。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但书柜里的东西，很多英语老师家里都有。

第一摞是她实习那年从一位老教师手里接过来的，她一直保存着。纸已经发黄，每一课的结构几乎一样：先列出本课生词，标注词性和中文意思；然后是语法点，比如“现在完成时的构成：have/has 加过去分词”，后面跟着五六个例句；然后是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最后是练习，把中文句子翻译成英文，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整摞教案里，几乎看不到学生说话的环节。

第二摞是她刚工作那几年的。那时候学校新买了录音机，她的教案里多了很多“操练”：老师说一个句子，全班跟读；老师换一个词，学生把句子跟着改，比如“I go to school by bus”，老师说“bike”，学生说“I go to school by bike”；老师说“he”，学生说“He goes to school by bike”。一节课下来，学生的嘴是动得最多的。唐老师记得那时候班上很热闹，大家齐声跟读，声音能传到走廊上。

第三摞是近十年的。教案里多了很多阅读材料、视频片段、分级读物的书目，还有一句她在培训里反复听到的话：要给学生大量的、可以理解的输入。她让学生每天听一段英语、读一篇短文，不强求马上会说，相信语言会在足够多的听和读里慢慢“长出来”。

讲座那天，一位刚毕业的新老师问她：“唐老师，这三种方法，您觉得哪种最有效？”唐老师想了想，说了一句让在场的人都愣住的话：“我教出来的学生，三种方法下面都有考得很好的，也都有开不了口的。开不了口的比例，好像也没差太多。”

这句话是本章要认真对待的。

◆ 二、第一种唱法：把语言当成一套要被掌握的规则

语法翻译法是最老的一种教外语的办法，在欧洲学校里用来教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来被搬到了现代外语的课堂上。它的做法很简单：讲规则，背词表，做翻译。它的目标也很清楚：让学生能读懂这门语言写成的文本，能准确地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

用 SDE 的眼光看，语法翻译法的被生成项是英语的显露（S），而且主要是规范那一格（S1）：一个句子对不对，一个词怎么变形，一个时态怎么用。它的做法（D）是讲解、记忆、翻译，它的纠缠（E）是什么呢？是教室、课本、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译。在这种方法里，英语从来不需要跟学生的生活发生关系，它只需要跟学生的母语一一对应起来。

所以语法翻译法落在 S = F(D, E) 上：用讲解和翻译的做法，在课本与对译的条件下，生成准确的语言规范。它在自己的目标上并不失败。很多用这种方法学出来的人，读写能力很扎实，林晓雯能读懂英文合同，很大程度上就靠这套底子。问题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生成开口，它甚至没把开口当成目标。

◆ 三、第二种唱法：把语言当成一套要被养成的习惯

句型操练是第二摞教案的主角，在学界通常归在听说法名下。这一派大约在二十世纪中叶兴起，当时流行的一种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是通过刺激、反应、强化慢慢养成的习惯；同一时期的语言学则把语言看成一层层可以拆开的句型。两者一合，就得出一个结论：学语言就是养成一套正确的语言习惯，办法是大量重复、及时纠正，让正确的句型变成条件反射。

这一派最大的贡献，是把学生的嘴调动了起来。比起语法翻译法，它让学生大量地说。可是它让学生说的，是什么呢？是老师给的句子，是替换框里的词，是录音里的标准答案。学生的嘴在动，可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他自己要说的。

拿日常生活打个比方。一个孩子在武术班练了三年拳，一套长拳从起势到收势打得行云流水，比赛拿过奖。可是有一天和小伙伴玩摔跤，对方不按套路来，一扑一抱，他脑子里那一整套招式一招也用不上，只能被按在草地上。套路里的每一招都是规定好的，真跟人过招，每一下都在出现套路里没有的事。句型操练练出来的，正是“套路”：在规定的框里，又快又准；出了框，就不知道下一招往哪里出。

用 SDE 的眼光看，句型操练的被生成项仍然是显露（S），只是从规范那一格往模态那一格挪了一点：它想让句子在嘴里变得流畅、自动，也就是想把一颗颗词（粒子）变成连贯的句流（波）。它的做法（D）是重复、替换、强化，主要占了路径组织（D2）里“执行”那一步，而且是在别人设定好的框里执行。它的纠缠（E）仍然是教室和录音机，跟学生的生活没有关系。

所以它同样落在 S = F(D, E) 上。值得注意的是，它让学生“说”了，却没有让学生“开口”。说，是把一段已有的声音发出来；开口，是把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意思生成出来，送进一个有人在等的场里。句型操练只做到了前一样。唐老师当年班上那种能传到走廊上的齐读声，热闹是真的，可那是一屋子人在同一个框里发同一种声音，没有一个人在说自己的话。

◆ 四、第三种唱法：把语言当成在足够输入中自然长出来的能力

第三摞教案背后的理论，影响最大的一家，是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一组假说。他的核心看法可以这样转述：人掌握一门语言，靠的不是有意识地学规则，而是在理解大量信息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习得；有意识学来的规则，只能在说话写字时充当一个“监控器”，检查和修改，而不能生出流利的语言。他还提出，最有效的输入，是略高于学习者当前水平、但仍然能被理解的输入；只要这样的输入足够多，说话的能力会自己冒出来，不需要专门去教。

这个理论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解放。它告诉大家：不必死背语法，不必被纠错折磨，多听、多读、读你看得懂又有一点挑战的东西，就会慢慢好起来。分级阅读、看美剧学英语、“磨耳朵”，背后都有这套想法的影子。唐老师第三摞教案里那句“大量的、可以理解的输入”，说的就是它。

用 SDE 的眼光看，克拉申的理论比前两种走得远：它不再把语言能力当成规则（S1）或习惯（S2 的执行），而是当成一种在理解中长出来的能力。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碰到了 E，因为输入要“可理解”，要“有意义”，这就涉及学习者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可是在它的整套说法里，被生成项依然是显露（S）：习得出来的语言能力。输入是什么？输入是被当作给定条件的 E：外面有一个语言的世界，学习者暴露在里面，从里面吸收。这个 E 是从外往里流的，学习者是接收端。至于输入怎样被学习者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套理论把它交给了一个“自然”的过程：只要条件满足，能力就会长出来。

所以它也落在 S = F(D, E) 上，而且把 E 放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E 很重要，但 E 是被给定的、被加量的、被暴露的，不是被学习者生成的。

◆ 五、为什么叫“大合唱”

把三种唱法放在一起，就能看出为什么叫它们“大合唱”。

它们彼此之间争论得很激烈。听说法批评语法翻译法只讲规则不练习惯；输入派批评听说法机械重复、没有意义；前两派也会反过来质疑输入派，说光听光读，学习者照样说不出准确的句子。每一派都把上一派当成“哑巴英语”的原因。

可是从被生成项看，三派唱的是同一个调子：S = F(D, E)。它们争的是 D：该讲规则，还是该操练，还是该输入；它们对 E 的看法也惊人地一致：E 是课堂、课本、录音机、阅读材料、视频片段，是一个外部提供的条件，只需要提供得好、提供得够。没有一派把“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纠缠”当成要去生成的东西。

这就回答了唐老师那句话。三种方法下面都有考得好的学生，因为三种方法都在认真地生成 S；三种方法下面也都有开不了口的学生，而且比例差不多，因为三种方法都没有去生成 E。只要 E 不被生成，哑巴英语这个显露态就有它稳定的来源。换 D 的方式，等于在 S = F 这个方程里换一个变量的取值，而真正缺的那一项，从来没有成为方程左边的被生成项。

下面这张表把三种唱法收在一起。

唱法	想生成的显露（S）	主要做法（D）	把 E 当作
语法翻译法	规范：对错、变形、对译（S1）	讲解、记忆、翻译	课本与两种语言的对照
句型操练（听说法）	流畅的句型习惯（S2 往波态挪）	重复、替换、强化	教室与录音，框内练习
可理解输入（克拉申）	自然习得的语言能力	大量理解略高于水平的输入	外部给定、只需加量的输入

◆ 六、为什么每一轮新方法起初都显得有效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解释：每一轮新方法推出时，都有一批漂亮的成绩，好像真找到了钥匙。为什么后来又会回到唐老师说的那个比例？

原因在于“有效”是怎样被量出来的。一种方法有没有效，通常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课堂表现、某一项能力测试的分数。这些量的都是显露。三派既然都在生成显露，它们在自己选定的那把尺子上，当然量得出进步：语法翻译法让翻译题的分数上去了，句型操练让跟读和替换练习的准确率上去了，输入派让阅读理解和听力的分数上去了。每一轮都有理由说“我们有效”，因为每一轮都在被自己的尺子量。

可是“开口”这件事，很少被这几把尺子量到。即使有口语考试，量的也多是在考场这个框里，对着考官、按着题目说一段准备过的话，这仍是显露的一种。一个学生在口语考试里拿了高分，第二天在超市收银台前被外国人问一句，照样可能只说出一个“card”。考场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场，收银台前是一个没有标准答

案、有一个真人在等你的场。前者测的是你能不能把显露调出来，后者要的是纠缠有没有发生。

所以，三派方法在显露的尺子上各有成绩，在开口这件事上差不多，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它们都是 S = F 一式里的进步，而开口的缺口在另一式。

◆ 七、唐老师班上那个开得了口的孩子

唐老师在讲座最后补充了一个故事。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

她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女孩，英语成绩只是中上，可是口语出奇地好，后来去了一家外贸公司，常常一个人去国外参展。唐老师一直好奇这孩子是怎么练出来的。毕业好几年后，女孩回学校看望老师，唐老师问起来，女孩笑着说：“唐老师，我其实没怎么练，初二那年我迷上了一个外国乐队，想给他们的粉丝论坛写留言，后来又想跟论坛里的外国人吵架，吵着吵着就会说了。”

唐老师当时只当是一句玩笑。现在用本章的眼光回头看，这个故事里的每一样，都不在三派方法的视野里。她有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给乐队写留言），英语进了她的生活，在她的三界里占了一块地方；她在论坛里写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她自己要说的，跟人来回争论，等于一遍遍地在走猜、说、听反馈、改、再说的循环；她“想吵赢”，那股劲推着她一句接一句地写下去，后来又推着她开口。三派方法在课堂上给她的显露，被这一束纠缠点燃了。

这个女孩的英语成绩只是中上，说明她的显露并不比同学多多少；她开得了口，说明差别不在显露。这一个例子当然证明不了什么，但它跟唐老师那句“三种方法下面开不了口的比例差不多”放在一起，指向同一个方向：被三派方法忽略的那一项，恰恰是开口的来源。

◆ 八、公道话：大合唱唱对了什么

说三派都落在 S = F 上，不是说它们错了。这一点要讲清楚，否则就成了另一种“换方法”的批评。

显露是开口的材料。没有词，没有基本的语法，没有足够的听力，开口无从谈起。三派在生成显露这件事上，各有各的功劳。语法翻译法给了学习者一套清楚的规范，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句型操练让一些常用的句子真的变成了可以脱口而出的东西；可理解输入让学习者在大量真实的语言里浸泡，形成语感。林晓雯能在视频会上听懂对方的问题、脑子里闪出那几个准确的词，正是这些方法共同的成果。

还要补一句：三派之间的接力本身也是一种进步。从规则到习惯，再到在理解中长出的能力，被生成的显露一步比一步更接近活的语言。语法翻译法生成的是纸面上的对错，句型操练生成的是嘴上的流畅，输入派生成的是一种更整体的语感。如果把显露也分成从死到活的一条线，三派正好沿着这条线往前走了三步。本书并不否认这三步，只是指出：这条线一直是在 S 这一维里往前走，再往前走，也走不出 S 这一维。要开口，得换一维。

本书要说的只是：这些成果都还是材料。材料堆得再高，也不会自己变成一栋有人住的房子。从材料到房子之间，有一个发生，那就是纠缠。三派把大量的力气用在备料上，而默认房子会自己盖起来。

拿做饭打个比方。一个人买了一冰箱的好食材，看了上百个做菜视频，熟知每道菜的步骤，可他从来没有为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晚上、带着“想让他吃得高兴”的心思下过厨。他的冰箱是满的，他的厨房却是冷的。语言的显露就是冰箱里的食材，看做菜视频就是输入；而“为一个具体的人下厨”，就是纠缠。缺了这一样，冰箱再满，也端不出一盘菜。

◆ 九、三派对“分寸”的不同拧法

如果再细看一层，三派在做法（D）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差别，它关系到后文第三列要讲的分寸（D3，误差、冗余、损耗三样都要压到最小）。

语法翻译法把误差这一项拧得最紧。每一个变形、每一个时态都有标准，错了就扣分，翻译要逐字对应，多一个词少一个词都不行。学生在这种方法下养成的，是“先确认没错再出手”的习惯。句型操练同样把误差拧得很紧，而且更进一步：

它主张错误一出现就立刻纠正，免得养成坏习惯。在这两种方法里，“别说错”不只是一种情绪，而是做法本身的一部分。

克拉申那一派恰好反过来，它有意把误差这一项松开。他认为有意识的监控会妨碍流利，学习者不应该时时刻刻盯着自己的错误，老师也不必逢错必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松绑，很多学习者正是在这种松绑里，第一次感到学英语不那么累了。

可是松开了分寸，并不等于点燃了意义。D3 松了，D1 还是空的：学习者没有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没有为创造、自由、幸福开过口。就像一个人终于不被逼着做标准动作了，可他也没有一个想去的地方，只是在原地放松地待着。输入派让很多人在听和读上变得轻松，却没有让他们因此开口，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它松开了第三列的一头，却没有在第一列里点上火。

这个差别也提醒我们：分寸拧得紧不紧，本身不是好坏。第四编会讲，开口需要的不是把分寸彻底松掉，而是让它和真善美顶撞起来，“先松后紧”。三派里，前两派只紧不松，输入派只松不紧，都没有让这一对矛盾真正发挥燃料的作用。

克拉申那里，离纠缠最近的一步

在三派里，克拉申那一家离纠缠最近，值得多说一句。

他强调输入要有意义、要可理解，还强调学习者在放松、不紧张的状态下更容易吸收。前一点涉及学习者能不能真正理解输入里的信息，后一点涉及学习者的情绪状态，后者在他的理论里叫情感过滤，第 4 章会专门讨论。这两点都说明，他意识到了“学习者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很要紧。

可是他走到这里就停住了，停在“吸收”上。他的整套说法，学习者是一个接收者：输入进来，经过理解，变成能力。学习者有没有用英语产生过自己的信息？英语有没有进入学习者的生活？学习者开口时有没有一股劲？这些问题在他的框架里没有位置，或者被认为会随着输入自然解决。

从 SDE 的角度看，这一步之差非常关键。“理解别人的信息”和“产生自己的信息”是两件事。林晓雯理解过成千上万段别人的英语信息：合同、邮件、课

文、听力材料。可她从来没有用英语产生过一段自己的信息。前者在她身上堆起了很高的显露，后者是零。这个“零”，第三编会专门讲，叫“信息不自生”。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走的仍是第一步“扫描”。扫描的办法是对每一家理论问同一个问题：你的被生成项是什么？本章扫了三大家：语法翻译法、句型操练、可理解输入。结果是三家都落在 S = F(D, E) 上，被生成项都是显露，E 都被当作外部给定、只需提供或加量的条件。

这一章用到的是“被生成项判据”：一个理论的力气用在生成哪一项，它就属于哪一个方程，不看它说了多少关于另外两项的话。克拉申说了很多关于输入和情绪的话，但他要生成的是习得的语言能力，所以他仍在 S = F 一式。这条判据第 7 章会正式写成规则。

下一章继续扫描，看那些比输入派走得更远的理论：输出、互动、注意。它们把学习者的嘴、对话和注意力都拉了进来，看起来已经很接近“开口”了，但它们问的，仍是“S 怎样被练出来”。

> 带走的话
>
> 方法换了三轮，被生成的始终是显露；冰箱满了，灶还是冷的。

小账

本章读数——方程 S = F(D, E)；第一步扫描；三派被生成项均为 S，E 作给定条件。

开口小账——今天在你听过或读过的一段英语里，挑一句你最喜欢的，把其中一个词换成你自己生活里的东西，让它变成一句只属于你的话，说一遍。

第 3 章

输出、互动与注意：仍是在问“S 怎样被练出来”

这一章的问题：让学习者多说、多跟人对话、多注意自己的错误，这些主张已经把开口放到了中心——为什么照着做的人，还是有很多开不了口?

◆ 一、周屿的三十节外教课

周屿二十七岁，在英国读过一年硕士，回国后在长沙做跨境电商运营。他的事，第六编会细讲；这里只说他回国第二年做的一件事。

那年公司开始跟一家美国的物流服务商合作，货一卡在港口，就得由他给对方的调度台打电话追单。周屿发现自己在电话里总是跟不上，于是在网上买了三十节一对一的外教课，每节二十五分钟。他挺认真，给自己定了三条规矩：每节课至少要说满十五分钟，不能光听老师说；听不懂就问，直到弄明白为止；每节课后把老师纠正过的地方抄到本子上，下节课前复习一遍。

三十节课上完，他的本子记了满满二十多页。外教夸他进步很大，说他的时态用得比以前准了，介词也少错了，有些以前要想半天的说法，现在能脱口而出。周屿自己也觉得，在外教课上，他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能说。

可是一拿起追单的电话，一切又回到原样。电话那头的调度员语速很快，手上同时忙着好几单，问题一个接一个，没有人会停下来等他想好一个句子，也没有人会在他说错时温和地给出正确的说法。有一次，一批货在洛杉矶港滞留了一个星期，他打过去追。他明明有一个想法：可以先把其中急单的那几箱拆出来改走空运，其余的等。他在心里把这句话组织了两遍，确认时态和介词都对了，正要开口，对方已经说了一句“OK, I'll check and get back to you”，电话挂了。那批急单，又等了三天。

他后来跟朋友说：“外教课上我挺能说的，可那是外教在陪我说。真到了电话里，没人陪我。”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周屿的三十节课，恰好把本章要讨论的三种主张都做了：他坚持多说，这是输出；他听不懂就问、跟老师来回弄明白，这是互动；他把被纠正的地方抄下来、反复复习，这是注意。三样都做了，三样都有效，可他还是在追单电话里开不了口。

◆ 二、输出假说：说出来，才知道自己哪里不会

加拿大学者斯温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了输出假说。她的出发点是一个让人意外的观察：加拿大的法语沉浸式项目里，孩子们从小在法语环境中上课，听了大量可以理解的法语，听和读都很好，可是说和写却有不少长期改不掉的语法错误。这说明，光有可理解的输入还不够。

她的看法可以这样转述：学习者被逼着说出来、写出来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和自己能表达的东西之间有一道差距；这个发现会推着学习者去检验自己对语言的假设，去琢磨怎样说才对，从而让语言知识变得更深、更准。输出不只是练习已经学会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学习的一个环节。

这个主张，比上一章的三派往前走了一大步。它不再把学习者当成单纯的接收者，而是让学习者去说，在说的过程中暴露差距、调整假设。周屿给自己定的“至少说满十五分钟”，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用被生成项判据来看，输出假说要生成的是什么？是更准确、更深入的语言知识，也就是显露（S）。输出是做法（D），它被用来推动显露的改进：说出来，发现差距，修正，于是 S 变好了。整个链条的终点仍然是 S。输出假说回答的问题是“S 怎样被练得更准”，它落在 S = F(D, E) 上。

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要说清楚。输出假说让学习者“说”，但它让学习者说，是为了暴露差距、修正语言，而不是为了让学习者在一个场里生成自己的信息、显露自己的真善美。周屿在外教课上说满十五分钟，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多半是老师给的话题：介绍你的工作，描述你的家乡，谈谈你对某件事的看法。他说得

很认真，可这些话不是从他的生活里非说不可地长出来的，而是为了“练说”而说的。说的目的是让 S 变好，而不是让一件事在英语里发生。

这就像一个人为了练字而写字，每天抄一页字帖，字确实越写越好看了，可他从来没用这手好字写过一封信。写字的能力在长，可“写信”这件事从没发生过。输出假说里的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练字”。

◆ 三、互动假说：在对话的来回里，语言变得可理解

美国学者朗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了互动假说，1996 年又做了修订。他关心的是对话本身。他注意到，母语者跟学习者说话时，双方会不断地调整：听不懂时会问“你是说……吗”，会请对方重复，会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会确认自己理解得对不对。这种为了让对方听懂而做的来回调整，学界叫意义协商。

他的看法可以这样转述：正是在意义协商的过程中，原本听不懂的输入变得可以理解了，学习者的注意力也被引向自己说错或者听不懂的那个具体地方，因此互动会促进习得。

互动假说又往前走了一步。它把对话放到了中心，把学习者和另一个人之间的来回当成了学习发生的地方。这已经很接近“场”了：一个有来有往、有人在等你回应的局面。周屿的第二条规矩“听不懂就问，直到弄明白”，就是在做意义协商。

可是同样要问：互动假说要生成的是什么？是可理解的输入，进而是习得的语言能力。对话的来回是做法（D），它被用来让输入变得可理解、让学习者注意到差距，最终改进的是显露（S）。在朗的框架里，互动是习得的一个条件或一种机制，被生成的仍是语言能力。它也落在 S = F(D, E) 上。

那么互动中的那个“场”呢？在互动假说里，对话的局面是给定的：有一个母语者，有一个学习者，他们在说话。至于这个局面是怎样被生出来的，学习者有没有能力把一个局面变成自己的场，学习者在这个局面里是不是在说自己真想说的事，这些都不是这个理论要回答的问题。

周屿的外教课正好暴露了这一点。外教课是一个“被安排好的互动”：老师付出了全部的耐心，专门为他放慢语速、为他重复、为他换说法。意义协商在这里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另一方的全部任务就是陪他协商。可追单的电话是一个“没有人陪你协商”的场：那位调度员接电话是为了把手上一堆货理清，不是为了帮周屿习得英语。在这种场里，意义协商不再是别人送上门的服务，而要周屿自己去争取：在对方说“get back to you”之前抢一句“wait, one more thing”，把自己的方案塞进挂断之前的那几秒。这种争取，需要的不是更好的语言能力，而是一股劲，以及“我在这通电话里是一个有主意的人”的那个自我。互动假说不问这些。

◆ 四、注意假说：没被注意到的东西，学不进去

美国学者施密特在 1990 年前后提出了注意假说。他的看法可以这样转述：学习者输入里的语言形式，只有被有意识地注意到，才有可能变成学习者的东西；没有被注意到的部分，听再多也不会被吸收。他的这个看法，部分来自他自己在巴西学葡萄牙语时的学习日记，这份日记研究是他与 Frota 合作、在 1986 年发表的：据这项研究的通行转述，有些说法他明明听到过，却一直没有用到自己口中，直到被他注意到了，才开始出现在自己的话里。

注意假说把学习者的意识放到了舞台中央。它提醒人们，光是泡在输入里不够，学习者得把注意力投向具体的语言形式。周屿的第三条规矩，把被纠正的地方抄下来、反复复习，正是在做“注意”。

用被生成项判据来看，注意假说要生成的是什么？是被吸收进学习者系统的语言形式，还是显露（S）。注意是一种做法（D），而且是一种很精细的做法，它决定哪些输入会变成学习者的东西。它落在 S = F(D, E) 上。

这里还可以看出一个更深的问题。注意假说让学习者把注意力投向语言形式，投向自己说错的地方。这在显露的层面上很有效，周屿的时态和介词确实变准了。可是在开口这件事上，它可能带来一个副作用：一个人越是时刻注意自己的语言形式，越是在开口前先检查一遍时态和介词，开口就越慢，越容易被“别说错”按

住。周屿在电话里把一句话组织了两遍才准备开口，对方已经挂了，这两遍组织，正是他从“注意”里养成的习惯。

这当然不是施密特的错。他讨论的是语言形式怎样被学进去，不是开口的劲怎样被点燃。但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最精细的 S = F 研究，如果被直接搬到开口问题上，也可能在第三列那里，把分寸拧得更紧。

◆ 五、电话里缺的，是哪三样

那一通追单电话，值得用纠缠的三格再细看一遍，看周屿缺的到底是什么。这样也能看清，三家主张为什么都够不着。

先看三界（E1）。英语在周屿的现实界里是有位置的：隔三岔五的追单电话，真实的调度员，真实的货，真实的港口。这一格不算空，比林晓雯好得多。可是在他的自我界里，英语里没有一个“周屿”。在中文的电话里，他是那个对物流节奏门儿清、敢拍板说“急单先拆出来走空运”的运营；在英语的电话里，他是一个“英语不太好、在努力听懂的人”。这两个自我之间断开了。他在英语里没有那个敢拍板的自己，所以那句话在心里转了两遍也没出来。三家主张都不碰这一格：输出、互动、注意，都把学习者当成一个正在提高语言的人，而不问他在英语里是谁。

再看信息（E2）。他要说的那句话，内容是现成的，而且是他自己的：只有他最清楚哪几单是急单、空运和海运的成本差多少。可是他从没用英语把这样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判断，接成一条有来由、有结论、能被别人接住的理由链。外教课上，他说的是“介绍你的工作”这类话题，说的是关于自己的一般情况，不是此时此刻、只有他知道的一个判断。他在英语里有很多句子，却没有一段自己生出来的信息。所以他只能先在心里把句子拼好、检查好，像在拼一块块积木，而不是像说中文时那样，一段话的样子先在了，词跟着流出来。

最后看能量（E3）。他那句话本来是有劲的：真（他手里有准确的判断），善（这样做能帮团队省钱、帮客户赶上时间），甚至有一点美（一个干脆利落的方案，本身让人舒服）。可这三股劲都被那两遍检查按住了。他在检查什么？时态、

介词，也就是误差。外教课教会他把误差压低，这在课上是进步，在电话里却成了把劲按住的那只手。按本书的读法，他那一刻心里的紧张，不是他开不了口的原因，而是这股劲被按住时显出来的读数。

三格里，三界的自我界、信息、能量都有缺口，而三家主张给他的，是更好的显露。显露更好，会让他在三格都补上之后说得更漂亮，却不会替他补上这三格。

◆ 六、实验里的场与电话里的场

三家主张大都有实验或课堂观察的支持，这一点要尊重。那为什么它们在实验和课堂里有效，到了周屿的追单电话里就失灵了？

原因在于，实验和课堂里的那个场，本身就是为学习而搭的。一个研究互动的实验，通常会安排学习者和一个对话者完成一项任务，比如两人各拿一张图，要通过对话找出不同之处。在这样的安排里，开口是任务本身要求的，不开口任务就完成不了；对话者是愿意配合的，会耐心等、会协商；话题是限定的，词汇大致可以预料。这样的场里，三界、信息、能量这三格，很大一部分是被实验设计者替学习者生好了的：现实界里有一个非说不可的任务，信息是图上现成的，劲来自完成任务的要求，而且没有人会因为你说错而看低你。

在这样一个替你生好了 E 的场里，研究 D 怎样改进 S，当然是对的、有效的。可它恰好把 E 这一项控制住了，变成了常数。研究的设计越严谨，E 越被稳稳地固定在一个温和、配合、为学习服务的位置上。研究的结论因此只在这个位置上成立。

周屿的追单电话，E 完全不是这个位置。没有人替他生场，他得自己生。实验里被控制住的那一项，恰恰是他缺的那一项。这不是说那些研究做错了，而是说，那些研究的问题本来就不是“E 怎样被生出来”。当一个研究把某一项当成常数，它就没法告诉我们，这一项本身是怎样变化的。这正是缝隙的一个特征：不是没人研究，而是研究的设计本身，把这一项放在了不被研究的位置上。

◆ 七、三家一起看：已经很近，但方程没变

把输出、互动、注意三家放在一起，会发现它们比上一章的三派离开口近得多。它们让学习者说，让学习者对话，让学习者有意识。很多人读到这几家，会觉得开口的秘密已经在这里了。

可是从被生成项看，三家仍然在同一个方程里：S = F(D, E)。它们研究的是学习者的哪些做法（输出、协商、注意）能让显露变得更准、更深、更牢；E 在它们那里，要么是课堂和任务（输出的机会），要么是对话的另一方（互动的伙伴），要么是输入本身（注意的对象），都是被给定的条件。

更直白地说，这三家回答的是：一个人在一个已经存在的说话机会里，怎样把英语练得更好。它们都没有回答：这个说话机会是怎样被生出来的？一个人怎样让英语进入他的生活，怎样用英语产生自己的信息，怎样有劲把话说出去？

把三家的读法收在一张表里，看得更清楚。

主张	学者与大致年代	学习者在做什么（D）	被生成项	E 被当作
输出假说	斯温，八十年代中期	被逼着说出来、写出来，发现差距	更准、更深的语言知识（S）	说的机会与任务
互动假说	朗，八十年代初提出、1996 年修订	在对话里协商意义	可理解的输入与习得的能力（S）	愿意配合的对话者
注意假说	施密特，1990 年前后	有意识地注意语言形式	被吸收的语言形式（S）	输入中的形式

表里最右边一列，三行写法不一样，意思却一样：E 是有人提供的。说的机会是老师或任务给的，对话者是安排好的，输入是外面来的。三家从不同的方向把学习者推到了前台，却都让 E 留在了后台。

周屿的三十节课，就是这三家主张在一个人身上的完整实践。结果是 S 实实在在地变好了，而开口的缺口原封不动。他自己那句话说得最准：“那是外教在陪我

说。”外教课这个场，是别人替他生成的；他在里面练出来的，是显露。真到了需要他自己生场的地方，他手里只有更好的显露，没有生场的本事。

◆ 八、多走出来的那一步

不过，这三家也确实为本书铺了路，有一步是前面三派没走到的。

前面三派里，学习者大体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被讲解，被操练，被输入。输出、互动、注意三家，把学习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角色：他要说，要问，要注意。也就是说，这三家把做法（D）里学习者自己发起的那部分大大地扩充了。用九宫的话说，它们让 D2 路径组织里的好几步转了起来：输出是“执行”，发现差距是“评估”，意义协商是“反馈”，修正语言假设是“修正”，再次输出是“迭代”。如果把这几家的主张连起来，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六步循环。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本书第三编会讲，信息自生需要的正是六步循环转起来。区别在于：在这三家那里，六步循环转的对象是语言形式，转出来的是更准确的显露；在本书那里，六步循环转的对象是学习者自己的一段话，转出来的是自生的信息，是英语里长出的“我的词、我的理由链、我的一段话”。同一个循环，转的东西不一样，生成的就不一样。

周屿的本子上抄的是“老师纠正过的地方”，是别人发现的、关于语言形式的差距。如果他的本子上记的是“我在电话里想说的那件事，我第一次怎样说、对方怎样回、我第二次怎样改”，循环就从语言形式转到了他自己的信息上。这一转，被生成项就从 S 变成了 E2。第 27 章会详细讲这样一个转法。

还要留意，三家里的那个“场”，几乎都是一对一的、温和的、为学习服务的场。这恰好说明了为什么它们在实验和课堂里有效，在真实的电话、柜台、家长群里效果打了折扣：真实的场里，没有人在为你的学习服务，场要你自己去生，劲要你自己去烧。这正是被生成项从 S 换到 E 的那一刻要处理的事。

◆ 九、周屿可以怎样改用这三十节课

说这三家停在 S = F，不等于周屿的三十节课白上了。换一个用法，同样的三十节课，可以把被生成项从 S 挪向 E。这里先简单设想一下，细节留给第五编。

第一，把话题换成他自己的事。不再让外教出“介绍你的工作”这类题目，而是每节课带一件这周电话里真实发生、他想说没说出来的事，比如洛杉矶港那批货。他先用英语把自己的判断讲一遍，讲成一段有来由、有结论的话，再让外教扮成那位语速很快的调度员，随时打断、追问、急着挂电话。这样，输出练的不再是语言形式，而是他自己的信息。

第二，把外教从“陪练”换成“对手”。意义协商不再由外教主动送上门，而是要周屿自己去争取：外教故意不等他、故意抢话、作势要挂，他得学会在对方收线前的那一秒插进去。这练的就不只是语言，而是生场的本事。

第三，把本子上记的东西换掉。不再只抄“老师纠正过的地方”，而是记“这一段话我第一次怎样说、被怎样打断、第二次怎样说得更短更硬”。注意力从语言形式挪到了自己的话怎样一次比一次站得住。

这三样改动，用的还是输出、互动、注意这三个做法，只是被生成项变了。这也说明本书和这三家不是对立的：本书不否定它们的做法，只是要它们为另一个方程干活。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仍走第一步“扫描”，是 S = F 一式的最后一组。扫的是输出假说、互动假说、注意假说三家。它们把学习者的说、对话、注意都放到了中心，在做法（D）上比前三派丰富得多，甚至让 D2 的六步循环转了起来；但按被生成项判据，它们要生成的都是显露（S），E 仍是给定的说话机会、对话伙伴或输入。

本章也为后面的填补留了一个伏笔：六步循环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它转的对象。把转的对象从“语言形式”换成“自己的一段话”，被生成项就从 S 移到了 E2。这一步属于第二列（S2·D2·E2），第三编会展开。

到这里，S = F 一式扫描完毕。下一章转向另一大家族：焦虑、情感过滤、交际意愿、动机与二语自我，它们问的是学习者的做法和意愿怎样被生出来，落在 D = G 一式。

> 带走的话
>
> 别人陪你练出来的是显露，自己生出来的才是场。

> **小账**
>
> 本章读数——方程 S = F(D，E) 收尾；第一步扫描；D2 六步循环已转，但转的对象是语言形式，未转到自生信息（第二列伏笔）。
>
> 开口小账——今天在本子上记下一件你在工作或生活里真想说、却没说出口的事，先用英语写出你会怎样说，明天再改一遍。

第 4 章

D=G 的研究：焦虑、情感过滤、交际意愿、动机与二语自我

这一章的问题：前三章那些研究问的是"会说的本事从哪里来"。可很多人本事明明有，到了该开口的时候就是不开口。研究者于是转过头去问："人为什么愿意开口、为什么不愿意？"这一问问对了一半——另一半错在哪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林晓雯所在的物流公司来了两位德国客户，来谈一条中欧班列的结算。会开完是下午五点，林晓雯抱着一摞单据走进电梯，那两位客户正好也在里面。其中一位看见她怀里那摞单据，笑着用英语搭了一句话：这么晚还没下班？你们这儿每天都忙到这个点吗？

这句话不难，她全听懂了。英语她也会，"Yes, it's the end of the month, we're closing the books"，月底结账这件事，她用中文跟人说过不下一百遍。可是那一瞬间，她只是笑了一下，点点头，说了一声"Yes"。对方等了一秒，大概在等她往下说，见她没有下文，也就转过头去看楼层数字了。电梯门一开，两人各自走了。她在走廊上把那句话完整地、语调标准地说了一遍。

回到工位，她跟同事开玩笑：我这是"心里话说得溜"。同事说：你就是胆子小，多练练就好了。林晓雯也这么想。很多年来，她给自己的诊断一直是这两个字：胆小。

这个诊断并不是她自己发明的。过去四十年里，二语习得研究中有一大块，正是围绕"胆子""意愿""动机"这一类东西展开的。它们和前三章那些研究不一样：前三章问的是会说的本事（S，显露）怎样被练出来；这一块问的是开口这个动作（D，做法）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用本书的三方程来写，它们站在第二个方程上：D=G(S,E)——做法是被生成的那一项，水平和"别的什么"是生成它的条件。这一章就来看看，那个"别的什么"在它们手里是什么样子。

◆ 一、一张量表把"怕"量了出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Horwitz 与两位合作者提出了"外语课堂焦虑"这个说法，并编了一张专门的量表。在他们之前，心理学里已经有大量关于焦虑的研究，可外语学习者的那种紧张一直被当作一般焦虑的一个分支。他们的贡献在于说：外语课堂里的焦虑是一种独特的东西，它有自己的来源。他们把这种焦虑大致分成三块：一是跟人交流时的紧张，二是对考试的担忧，三是怕别人给自己差评。

这三块，林晓雯在电梯里几乎同时碰到了。对方是客户，她怕自己一开口露怯，被人看低（怕差评）；她这辈子的英语几乎都长在考场里，一张嘴就有一种"被判卷"的感觉（考试担忧）；而最直接的，是跟一个陌生外国人面对面说话时那股收紧（交流紧张）。

这张量表后来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的课堂里反复施测。大量研究报告了同一种趋势：焦虑越高，口语表现、课堂参与和成绩往往越差。到这里为止，研究做得扎实，结论也符合常识。

问题出在一个看不见的安排上。在这类研究里，焦虑被当成学习者身上已经有了的一种状态——有人高、有人低，可以测量，可以比较，然后拿它去解释开口多少。焦虑在方程的右边，是"原因"；开口在方程的左边，是"结果"。顺着这个安排，干预的方向也就定了：先把焦虑降下来，开口自然会多起来。于是有了放松训练、积极暗示、小组合作降低压力、老师少纠错多鼓励等一整套做法。

这些做法不是没用。可它们共有一个前提：开口的劲是一样现成的东西，被"怕"挡住了，挪开"怕"，劲就出来了。至于这股劲本身从哪里来、是不是根本还没有生成，这类研究不问，因为在它的方程里，劲不是待生成的那一项。

这里还藏着一个更细的问题。焦虑量表的题目，大意是问学习者在课上用外语说话时紧不紧张、担不担心老师挑错之类，学习者按同意程度打分。它量到的是一个人回想起开口时的感受。可是对一个从来没有在英语里真正开口过的人来说，他回想起的那种紧张，是"开口前就有的怕"，还是"没有劲撑着、只剩被评判的那种

空"？量表分不出来。两种东西打出来的分数一样高，背后却是两回事：前一种是劲被怕挡住，后一种是劲根本没有。如果后一种在"哑巴英语"人群里占了多数，那么"先降焦虑"的处方就会出现一个可以预料的样子——降下去之后开口会多一阵，因为课堂气氛松了，可那股劲没有来处，过一段时间又落回去。本书在第30章把这种先升后落叫作"轮回"，并在附录二里把它写成一个可以检验的预测。

再补一个日常的对照。设想一下：一个平时在会上从不发言的人，在家族聚会上为了护着被亲戚数落的孩子，一口气说了五分钟。他的"发言焦虑"并没有在那天下午被治好；是那一刻有了一件非说不可的事、一个他要护着的人，劲从那里来了，焦虑还在，只是压不住了。第21章会把这类现象收成一个读法：焦虑高，未必是开不了口的原因，也可能只是那股劲被按住时显出的读数。

◆ 二、情感过滤：门开了，屋里有人吗

差不多同一时期，八十年代初到中期，克拉申在他的一组假说里提出了"情感过滤"。他的意思是：学习者心里有一道过滤网，焦虑高、动机弱、自信低的时候，过滤网就升起来，可理解的输入进不去，习得也就不发生；反过来，放松、有动机、有自信，过滤网降下去，输入畅通。

这个比喻很好懂，所以流传极广。很多老师听过一次就记住了：课堂要轻松，学生要舒服，不然"过滤网"会挡住。

细看一下这道过滤网挡的是什么：它挡的是进来的东西，也就是输入。克拉申整套理论的中心是可理解输入，情感过滤是这个中心外面的一道门，决定输入能进去多少。换句话说，在克拉申那里，情绪不过是输入的阀门，最后被生成的仍然是习得出来的语言能力。用本书的读法，这是第2章那场大合唱的一段和声：方程仍然是 S=F(D,E)，只不过 E 里多了一个"心情好坏"的开关。

所以情感过滤其实比焦虑研究走得更远离开口：它关心的不是"你说不说"，而是"你收不收"。林晓雯的过滤网也许早就降下来了——她坐在家里沙发上看美剧时很放松，十几年来收进去的英语一点也不少。可这扇门开得再大，屋里也没有一

个"想说话的人"在等着。门是开了，屋里有人吗？这个问题，情感过滤回答不了，因为它的方程里没有这个人的位置。

◆ 三、交际意愿：金字塔顶尖上的那一下

到了九十年代，加拿大学者 MacIntyre 和几位同事把问题直接对准了开口本身。他们借用母语交流研究里已有的"交际意愿"概念，把它搬进第二语言，并在九十年代后期画出了一座金字塔。

这座金字塔是这样读的：塔尖是真正的交流行为——此时此刻开不开口；塔尖下面一层是交际意愿，即在某个具体时刻、面对某个具体的人、准备用这门语言说话的那份就绪；再往下是情境层，包括想跟眼前这个人交流的愿望、此时此刻的说话自信；再往下是比较持久的动机倾向与第二语言自信；更下面是人和人群之间的态度、所处的社会情境、交际能力；塔基则是群体之间的气候与个人的性格。

这座金字塔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承认开口不是一个人在真空里的事。情境层把"眼前这个人""此时此刻"放了进来，塔的下半截把群体关系、社会情境、对另一种语言人群的态度也放了进来——也就是说，身份和场合都已经被画进图里。电梯里的林晓雯，用这座塔来读，会读出很多东西：对方是客户（人际关系上的分量），时间极短（情境压力），她平时在中文里也不算外向（性格），她心里对"说英语的人"有一种隐隐的仰视（群体态度）。

可是同样要看这座塔是往哪个方向搭的。所有的层，都是向上汇聚到塔尖那一下：开不开口。开口是被生成项；情境、身份、态度、性格，都是生成它的前因。情境在这里是一个已经摆在那儿的条件——这个电梯、这位客户、这五秒钟——学习者面对它，被它影响，然后产生或者不产生意愿。至于学习者自己能不能去生成一个情境、能不能让"眼前这个人"变成"我想跟他说的那个人"，这座塔不往那个方向长。

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又往前推了一步，发现交际意愿会在一次对话之中起伏变化，同一个人几分钟之内可以从想说变成不想说，再变回来。这一步很重要，

它说明意愿不是一个固定的性格指标。可即便是这种"动态的意愿"，研究盯住的仍然是意愿怎样随条件变，而不是学习者怎样去改变条件。

◆ 四、理想二语自我：一张贴在远处的画像

进入二十一世纪，匈牙利裔学者 Dörnyei 把动机研究重新组织了一遍，提出"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它有三块：理想二语自我，即我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能说这门语言的人的那幅画像；应该二语自我，即别人期望我、我觉得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那幅画像；以及学习经历本身，也就是课堂、老师、同学带给人的直接感受。理想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之间有差距，人就会想去缩小它，这就是动力。

这套理论在世界各地也做了大量研究，常见的发现是：理想二语自我越清晰、越生动，学习投入往往越多。它比早年那种"工具型动机还是融合型动机"的二分法更贴近人的内心，因为它直接谈到了"我"。

林晓雯有没有一幅理想的英语画像？有的，而且很生动：一个穿得体西装、在跨国会议上从容说英语的女人。这幅画像她在大学时就有了，挂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褪色，也从来没有把她推进电梯里那一句话。

Dörnyei 和后来的研究者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画像要真正起作用，需要可行、需要和当下的行动连起来、需要被经常唤起。这些补充都对。可是这里的"自我"是什么样的东西？它是一幅存放在学习者心里的画像，一个内部表征，它在远处，充当一个目标。动机是这幅画像和现状之间的拉力，同样被看作学习者内部的一种状态。在方程里，它仍然站在右边，作为生成开口行为的条件。

本书后面要谈"英语之我"（第29章），它和理想二语自我听起来像，其实方向相反：理想二语自我是先画好、再去追的；英语之我是在一次次开口里被牵动出来的，不开口就不存在。前者是画像，后者是纠缠。

◆ 五、情境中的人：最靠近的一步

在动机研究这条线上，走得最远的大概是 Ushioda。她批评以往的研究把学习者当成一堆变量的集合——动机多少分、焦虑多少分、自信多少分——然后算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她主张把学习者看成一个"情境中的人"：一个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意图、自己的身份的具体的人，他的动机是在与周围的人、事、关系的互动中浮现出来的，而不是先放在他身上、再拿出来使用的。

这一步离本书很近。"在关系中浮现"，已经不再把动机当作孤立的内部状态。在 Ushioda 那里，人和情境是互相构成的，抽掉情境谈动机，就谈空了。

但即便如此，她关注的被生成项依然是动机——浮现出来的是"想学、想说"的那份劲；她要研究者看清的是这份劲怎样在具体的人际关系、具体的课堂里起落。至于学习者能不能主动地、有路径地去生成那个让劲浮现的情境，生成之后它分成哪几格、哪一格最拖后腿，这些不是她要回答的问题。她给研究换了一副更好的眼镜，看得更细、更有人味；但眼镜对准的方向，仍然是"在这个情境里，这个人的动机怎样"。

◆ 六、愉悦进场：从一个维度到两个维度

最近十多年，这条线上又有一个值得单独说的转向。Dewaele 与 MacIntyre 等人受积极心理学的启发，开始研究外语学习里的愉悦。他们发现，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并不是一根尺子的两头——不是焦虑少了就等于愉悦多了——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一个人可以同时很紧张又很享受，也可以既不紧张也不享受。课堂里老师的态度、同伴之间的玩笑、说出一句话后被人接住的那一下，往往更多地影响愉悦；而焦虑更多地和个人的历史、性格、对自己水平的估计连在一起。

这个发现把情绪研究从"一维"推到了"两维"，干预的方向也随之丰富起来：不只要降焦虑，还要提愉悦。很多老师读到这类研究会松一口气：原来不必一门心思消灭学生的紧张，让课堂多一点好玩的东西也算数。

不过，在这一转向里，两种情绪依然是并列的两种个人状态：一种往上推，一种往下拉，学习者站在中间，被两股力量加减。它们仍然在方程的右边。本书第21章要提出的"按压读数"，和这个两维说的分别就在这里：按压读数不把焦虑当作和愉悦并列的另一种状态，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读数——开口的劲被按住了，表上的指针就高。指针高不是原因，是结果；你拿手去按指针，表底下那股劲并不会因此多出来。

这个区别不是字面游戏，它有一个可以检验的后果。如果焦虑是原因，那么要想开口多起来，焦虑必须先降；如果焦虑只是读数，那么只要入界、自生信息这两格做起来，开口量就可能先上升，焦虑却不一定先降——两者会出现"脱钩"。哪一种说法对，可以靠观察来判，不靠辩论来判。附录二会给出检验设计。

◆ 七、把电梯里那五秒钟倒过来读

为了看清这条线到底缺了什么，不妨把电梯里那五秒钟用两种方程各读一遍。

按 D=G(S,E) 来读：林晓雯有一定的英语水平（S），电梯里有一位客户、时间很短、气氛有点正式（这是被当成条件的情境），她身上有某个水平的焦虑、某个水平的交际意愿、某种远处的理想自我（这是被当成条件的内部状态）；这些条件合起来，生成了"没开口"这个做法。要改变结果，就去调这些条件：多练水平，多模拟电梯场景，降焦虑，强化画像。

按本书要用的第三个方程 E=H(S,D) 来读，问题就换了：在那五秒钟之前，林晓雯的水平和做法，有没有去生成过任何一点英语的纠缠？英语有没有进过她的现实（有过一件非用英语办不可的事）、进过她的自我（有过一个说英语时的"我"）、进过她的理念（有过一句她用英语想清楚的话）？她有没有用英语生成过一句只属于她自己的信息？她有没有在哪一次开口里尝到过被真回应的那一下？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电梯里需要的那股劲就没有来处——它不是被挡住，而是从来没有被生成。

两种读法给出的处方完全不同。前一种是在场外调条件，后一种是在场内生纠缠。这一章扫描的六家，全都站在前一种读法上。下一章要看的社会文化理论、实践共同体与投资理论，会把"场"本身请上台，离第二种读法近了一步。

◆ 八、一条共同的斜线

把这六家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条斜线。从 Horwitz 的焦虑量表、克拉申的过滤网，到 MacIntyre 的金字塔、Dörnyei 的画像，再到 Ushioda 的情境中的人、Dewaele 与 MacIntyre 的愉悦与焦虑两维，研究对"人"的理解越来越丰满：从一个分数，到一个有性格、有身份、有关系、有历史的具体的人。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本书后面会一再借用它们的发现。

可是这条斜线始终在一个平面上移动。这个平面就是 D=G(S,E)：被追问的是开口这个做法；水平、情境、情绪、动机是生成它的条件。在这个平面上，开口的劲（E3，能量）总是被读成学习者身上的一种内部状态——焦虑是一种状态，过滤网的高低是一种状态，意愿是一种就绪状态，动机是一种拉力状态。状态可以高，可以低，可以被测量，可以被干预调高调低，但它总是"已经在那儿"的东西。

这就是这一章要标出的位置：这类研究把 E3 当作已有之物，最多是会变动的已有之物。它们没有问的是：劲本身是不是被生成的？谁在生成它？如果它从来没被生成过，那么"降焦虑""提意愿""画画像"这些干预，都只是在一个空房间里调温度。

电梯里那五秒钟，林晓雯缺的也许不是胆子。她缺的可能是：英语从没在她的现实里有过一件"非说不可"的事，她也从没用英语生成过一句只属于她自己的话，所以那一刻没有任何一股劲在推她——不是劲被怕挡住了，而是劲根本还没有长出来。这个判断现在还只是一个假设，第二至第四编会一格一格去验。这里先留一个伏笔：本书第21章会提出"按压读数"，说焦虑不是开不了口的原因，而是开口的劲被第三列的矛盾按住时显出的读数。如果那一章说得对，那么这一章里六家理论的共同斜线，就要从根上换一个方向。

◆ 九、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在"缝隙与填补"的四步里，这一章仍在第一步：用三方程扫描缝隙。前三章扫描的是 S=F(D,E)，即"会说的本事怎样被练出来"；这一章扫描的是第二个方程 D=G(S,E)，即"开口这个动作怎样被条件生成"。

扫描的结论是：这个方程上的研究做得很多、很细，但它们手里的 E 只有一格——E3，开口的劲——而且这一格被当成了学习者内部现成的状态，站在方程右边当条件，没有被放到方程左边当作待生成的东西。E 的另外两格，三界（E1）和信息（E2），在这类研究里或者缺席，或者被压进"情境"二字里，成为一个不加区分的背景。

这一章还为第三原理"任意两维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埋了一个对照：焦虑研究看见了"怕说错"与"想说"的拉扯，却把拉扯本身当病，要把它消掉。本书会把这团拉扯拆开来读：其中"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的顶撞，属于第一列（S1 与 D1 的矛盾），第12章讲它怎样推动入界；而开口里想显露的真善美与把误差拧到最小的分寸之间的顶撞，属于第三列（S3 与 D3 的矛盾），第四编讲它怎样按住或点燃开口的劲。两组都不是要消掉的病，而是可以点火的燃料。

> 带走的话
>
> 不是你的劲被怕挡住了，很可能是你的劲还没有被生出来。

小账

本章读数——第一编扫描第一步，第二方程 D=G(S,E)；E3 被当作内部状态，第三列的矛盾被当作病。

开口小账——今天想一想，上一次你"会说却没说"的那一刻，是缺胆子，还是根本没有一件非说不可的事？把答案用一句中文写下来。

第 5 章

谈到了场：社会文化、实践共同体、投资与想象共同体

这一章的问题：上一章那些研究把开口的劲放在人的心里。另有一批研究说：不对，语言长在人和人之间、长在一个个群体里。它们把"场"请上了台——那么，它们说的场，是谁生出来的？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段师傅五十九岁，是娄底一家家具厂的退休木匠，干了三十多年。明年他要和老伴跟团去欧洲走十几天，他心里最惦记的不是景点，而是那些几百年的老木头房子：梁是怎么搭的，榫是怎么咬的。他想到时候能自己跟当地人说上几句，至少能问一问、夸一夸。

他听说娄底市区一家书店的咖啡区，每周六早上有一场"英语沙龙"，就去了。沙龙大约十几个人，围着两张拼起来的长桌坐着，有几个在读的大学生，有一位退休的中学英语老师，有两个准备出国的年轻人。说话的主要是那几个大学生和那位老教师，话题是电影、留学、某部美剧里的台词。段师傅坐在长桌最靠门的那一头，手里攥着一张写满单词的小卡片：wood、old、beautiful、how much。

第一个周六，他一句没说。第二个周六，那位老教师主动问他：What's your name？他答了，对方又问了一句他没听懂的，他摆摆手笑笑，圈子的话头就又回到美剧上去了。第三个周六，他还去了，还坐在那一头。到第五个周六，他没再去。

段师傅后来跟老伴说：那个英语沙龙是人家的英语沙龙，我插不进去。

"人家的英语沙龙"——这几个字，恰好点中了这一章要扫描的那一批研究的核心，也点中了它们的边界。

◆ 一、社会文化理论：语言先在人和人之间

这一路的源头在维果茨基。他认为人的高级心理功能先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再转到个人内部：孩子先在大人的帮助下做成一件事，后来才能自己做成。两者之间的那段距离，就是常说的"最近发展区"。语言在这里不是被装进脑子里的东西，而是一种中介——人借着它去调节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调节自己的思考。

把这一思路系统地带进第二语言研究的，主要是 Lantolf 和他的合作者。他们强调：第二语言的发展不是一个人把输入加工成能力的过程，而是在与他人的协作、在借助各种中介工具（语言、手势、纸笔、他人的提示）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内化的。老师和同伴的支架、对话中的协商、学习者自言自语式的练习，都是发展真正发生的地方。

这和前几章的研究比，是一次真正的换轴。输入派问"进来多少"，焦虑派问"挡住多少"，社会文化理论问的是"在哪一种人际活动里，语言被一起做成了"。它让研究者第一次认真地把目光从个人脑子里移到人与人之间。

用这套眼光看段师傅：他缺的不是单词卡，而是一个愿意在最近发展区里帮他一把的人——有人放慢语速、有人用手势、有人帮他把 how much 接成一句完整的问话。那位老教师问了他名字，本来可以是一个支架的开始，可那天下一句话就跳出了他的区间，支架没有搭起来。

问题是：在这套理论里，那个让支架发生的社会活动是从哪里来的？大体上，它是被安排好的——课堂里的任务、老师设计的协作、亲子之间的日常活动。学习者被带进一项活动，在活动里得到中介，然后内化。活动是先在的；学习者的工作是参与它、在它里面成长。至于学习者自己能不能去生成一项原本不存在的活动，并且这项活动又会反过来改变他自己——这一面不是这条线着力的地方。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社会文化理论里也有一个很接近"学习者自己生成"的东西：自言自语。研究者注意到，学习者在完成难任务时会低声对自己说话，用语言给自己搭支架，这种私下的言语是内化正在发生的标志。这一点很珍贵，它说明一

个人可以在没有对话者的时候，用语言调节自己。可是在这条线里，私语被看作中介活动转向内部的一个阶段，它的意义在于"帮自己完成任务"，而不在于生成一个英语的场。一个人对自己低声说英语，是在调节思考；一个人每周给远方的同行讲三句英语，是在牵动一个原本没有的场。前者是向内收，后者是向外长。本书关心的是后者。

◆ 二、实践共同体：从边上，慢慢走到中间

九十年代初，Lave 与 Wenger 研究了尤卡坦的助产士、利比里亚的裁缝学徒、海军舵手、肉铺学徒、戒酒互助会这样一些群体，提出"实践共同体"和"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他们的意思是：学习不是个人获取知识，而是一个新来的人在一个共同体里，从边缘的、但被承认的位置开始参与，慢慢向中心移动，同时也慢慢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员。学会做事和成为某种人，是同一个过程。

这个说法后来被大量地借进语言学习研究。一个移民学会当地语言，一个留学生学会学术写作，一个新员工学会行业行话，都可以被读成从共同体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语言能力的成长与身份的成长连成了一件事。

段师傅在英语沙龙里的位置，用这套说法读得再清楚不过：他坐在边缘，可他的边缘不"合法"——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正在进门的新成员，没有一项活动给他留出一个哪怕很小的、被承认的角色。裁缝铺的学徒第一天就有事可做：钉扣子、熨衣服，这些边缘的活儿是真活儿，是共同体整体工作的一部分。英语沙龙里没有给段师傅的"钉扣子"。他只能旁观，旁观久了，就走了。

实践共同体理论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很有力的诊断：开不了口，往往不是个人的缺陷，而是一个人在共同体里没有位置。这比"胆小"的诊断公道多了。

可是同样要看它的方向。在 Lave 与 Wenger 那里，共同体是先在的：裁缝铺早就开着，助产士的行当早就有着，新来的人是进入者。学习的轨迹被画成一条从外向里的路线。共同体当然会因为新成员而慢慢变化，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理论的主轴是"进入"与"成为"，而不是"生成"——不是一个人去生出一个以前没有的场。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里，最值得琢磨的是"合法"二字。合法是谁给的？在裁缝铺里，是师傅给的，是行当的规矩给的；学徒自己给不了自己。这就把学习者开口的第一个位置交到了共同体手里：共同体肯给，你就有一个从边缘起步的位置；共同体不给，你就只能旁观。段师傅的遭遇说明，许多学英语的成年人碰到的恰恰是后一种——英语沙龙不是一个行当，没有师傅，没有规矩替他安排"钉扣子"的活儿，圈子里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有带新人的义务。在这种松散的场里，"合法"无人可给。

那怎么办？实践共同体理论自身没有给出答案，因为它研究的对象大多是结构完整的行当。本书的回答是：在一个无人给你合法位置的地方，合法性只能由你自己的开口一点点生出来。设想一下，段师傅如果在第二个周六带去的不是单词卡，而是一只他亲手做的榫卯小凳，不用一颗钉子，当着那几个大学生拆开再拼上，用十个英语单词讲哪一块咬着哪一块——他就在那个圈子里生出了一个别人替代不了的位置：会做木头的人。这个位置不是共同体给的，是他的水平（会木工、懂几个词）和他的做法（拿出一件只有他能讲的事）一起牵动出来的。这个设想不保证成功，但它说明，"位置"可以是被生成的，而不只是被授予的。

◆ 三、投资：她们不是没动机，是没被当作说话的人

九十年代中期，Norton 研究了几位移居加拿大的移民女性。她发现，这些女性学英语的动机一点也不弱，可在某些场合里，她们就是不开口——在工作的地方、面对某些同事、在某些被看低的时刻。用"动机"或"焦虑"去解释，解释不通：同一个人，在这里沉默，在那里却能说。

Norton 于是提出用"投资"来代替"动机"。动机是一个人内部的东西，投资则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人投入一门语言，是期待借此换得更多的象征资源和物质资源——更好的工作、更多的朋友、被人尊重的位置——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而能不能开口，取决于在那个具体的场合里，她是否被当作一个"有资格说话的人"。权力关系在这里登场了：有的场合里，她的说话权是被剥夺的，沉默不是个性，是位置。

她后来又借用"想象共同体"的说法：学习者投资一门语言，常常是朝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将来要归属的群体——那个群体此刻还不存在于他身边，但它在他的想象里已经有了样子，并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现在投不投入、投入什么。

再往后，Darvin 与 Norton 把投资扩展成一个模型，让投资处在身份、资本、意识形态三者的交会处：学习者带着什么资本（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进场，场里流行什么意识形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英语被看重），这些合起来决定他在一个场合里怎样投入、能换得什么。这个模型尤其注意到数字时代：网络让学习者可以在更多的场之间流动，场与场之间的规矩又不一样。这一点和本书第七编要谈的 AI 很有关系：今天一个学习者打开手机，就能进入几十个英语的线上群体，能和一个从不评判他的 AI 对话。场看上去从未这么多过。可是场多了，哑巴英语并没有随之消失。这正好提示我们：缺的也许从来不是可以进入的场的数量，而是学习者有没有在其中一个场里生出自己的纠缠。

这条线对本书极有帮助。它第一次把"开不开口"和"在场里是不是一个被承认的说话人"牢牢地连在一起；它把身份当作在场中被建构的、会变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内部特质。段师傅在英语沙龙里的那个外沿位置，用投资的眼光看，是一个资本很少（英语少、在那个圈子里没有认可）、而场里流行的意识形态又在推崇"会聊美剧、会说流利口语"的位置。他在那儿投资，换不回任何东西，撤出就是理性的。

◆ 四、想象共同体与理想二语自我：两幅远处的图

这里值得停一下，把投资理论里的"想象共同体"和上一章 Dörnyei 的"理想二语自我"放在一起看，因为两者常被混为一谈，而它们的差别恰好能帮我们看清"场"这个字。

理想二语自我是一幅关于"我"的画像：将来那个会说英语的我。想象共同体是一幅关于"我们"的画像：将来我要归属的那群说英语的人。前者在心里，后者在心里所朝向的社会世界里。Norton 的贡献在于，她把那幅画像从个人内部拉了出来，安放在一群人中间，并且指出：学习者此刻的投入与沉默，受那群想象中的人

牵引。一个人朝着"国际会议上的同行"去学英语，和朝着"欧洲老城里修木头房子的手艺人"去学英语，会在完全不同的场合里开口、在完全不同的场合里沉默。

段师傅的想象共同体非常具体：欧洲老城里的木头房子、在作坊门口刨木头的老师傅、愿意跟他比划着聊几句梁和榫的当地人。这幅图把他推到了娄底的英语沙龙，可英语沙龙里的人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群人——他们聊的是美剧，不是木头和手艺。于是想象共同体与眼前的场错了位：远处那幅图给了他去的劲，眼前这个场却不接这股劲。

两幅图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在远处，都是先画好的。它们给人一个方向，却不在此时此地生成一个场。投资理论比动机理论多看见了"群体"和"权力"，但在"场从哪里来"这一点上，两者站在同一边：场是想象中已经有了样子的东西，学习者朝它走去。

本书并不否认远处的图有用。问题在于，对一个身边没有英语场的人来说，远处的图越清楚，眼前的空就越显眼；画像和现状之间的距离，有时不是动力，而是一种日复一日的落差。段师傅不再去英语沙龙那天，欧洲老城那幅图并没有褪色，只是他找不到从娄底通往那里的第一步。这第一步，按本书的读法，不是"进入"任何一个已有的场，而是在眼前生出一个最小的、属于自己的场——哪怕只有一个听众，哪怕一次只有三句。

◆ 五、一个字的两种用法

中文里的"场"字，正好装得下这一章的分歧。我们说"进场""入场""冷场""捧场""救场"。前两个是把场当作已经在那儿的地方，人走进去；后三个则说的是场本身会冷、会热、会塌、会被救起来——场的冷热，是在场的人一起弄出来的。

社会文化理论、实践共同体与投资理论，大体是在"进场""入场"这个用法上用力的：怎样进去，进去之后怎样站稳，怎样从边上走到中间，场里的规矩与权力怎样决定你站在哪儿。本书要说的"场"，则是"冷场""救场"那个用法：场的冷热，是学习者的水平、做法和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段师傅坐在长桌外沿的那几个周六，

那个英语沙龙对他来说一直是冷的；不是因为里面的人不友好，而是他与那里的英语之间，没有任何一根线被牵动起来。

◆ 六、共同的前提：场在那儿，等人进去

把这三路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个它们共享、却很少被说破的前提：场是已经在那儿的。

社会文化理论里，场是一项被安排的社会活动；实践共同体里，场是一个先在的共同体；投资理论里，场是一个已经由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排好了位置的社会空间，连"想象共同体"也是学习者朝着它去的一个已有图样。学习者在这些理论里当然不是被动的——他参与、他投入、他争取被承认、他在想象中奔向——但他的动作，大体都是"进入"一个场、在场里"争取位置"、在场里"成长"。

用本书的三方程来写，这三路已经不再满足于 D=G(S,E) 里那种把 E 压成内部状态的读法。它们把 E 从人的心里搬到了人与人之间，这是一大步。可是 E 在它们手里依然站在条件那一边：它是学习者行动的舞台，是给定的社会结构，是要去面对、去进入、去争取的东西。被生成的，依然是学习者的参与、身份、投入、发展。它们大体没有问：学习者的水平（S）与做法（D），是不是在生成场本身？

段师傅说"那是人家的英语沙龙"，他说得一点没错——在这三路理论的眼光里也是如此。它们会给段师傅的建议大概是：找一个更友好的共同体，找一个能给你支架的人，找一个承认你说话资格的场合，想象你将来站在那些老房子跟前的样子。这些建议都对，都值得做。但它们共同绕开了一种可能：段师傅不必去找"人家的"英语沙龙，他可以生一个"自己的"。比如，设想一下：他在一个国外木工爱好者的网上社群里，每周发一张自己做的榫卯件的照片，配三句英语，讲这一件是怎么咬合的；有人在底下问"no nails at all?"，他再回三句，回不出来就再拍一张拆开的照片。这个场在段师傅开口之前并不存在；是他的水平（几个词、一手活）和他的做法（每周发、回、补照片）把它牵动出来的。英语就在这一来一往里，进了他的现实、他的自我、他的那几句话里。

这一个设想并不新奇，很多有一手活的人本来就这么做。可是在理论上，它要求一个不同的方程：不是 D=G(S,E)，也不是"人进入 E"，而是 E=H(S,D)——场是被学习者与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那一束纠缠。导论已经说过：这里的 E 不是"外部环境"，而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特征纠缠；场既不在学习者之外，也不在学习者之内。

◆ 七、我欠这三路的，和我不跟的

为了公道，得把本书从这三路那里借来的东西说清楚。从社会文化理论，本书借来"语言先在人与人之间"——本书说的纠缠，本来就不是一个人在脑子里完成的事。从实践共同体，本书借来"学会说和成为某种人是同一件事"——本书第29章的"英语之我"，在这一点上和它是一家。从投资理论，本书借来"沉默常常是位置，不是个性"——这会在第四编谈"按压读数"时被一再用到：焦虑表上的读数，有一部分就是这种位置压出来的。

本书不跟的只有一处：把场当成先在的、待进入的东西。不跟的理由也不是哲学上的偏好，而是两个日常的观察。其一，大量"哑巴英语"的学习者，身边根本没有一个英语的共同体可以进入——没有移民身份、没有外企、没有英语沙龙，或者像段师傅那样，有一个英语沙龙却进不去。对他们来说，"进入"这条路一开头就是断的。其二，即使有场可进，进去之后的那个位置，也要靠学习者自己在场里一次次开口生成出来；场不会因为你站进去就自动给你一个位置。两条观察合起来指向同一处：要么生一个场，要么在场里生出自己的位置，两者都是生成，不是进入。

这两条观察是否站得住，后面几编要拿陪读人物与可检验的预测去验。下一章要看两家已经比这三路更进一步、真正谈到"学习者生成情境"的理论。本书会诚实承认，它们已经碰到了这里说的 E=H(S,D)；然后再说清楚，它们停在了哪里。

◆ 八、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在"缝隙与填补"的四步里，这一章仍在第一步：用三方程扫描缝隙。上一章的研究把 E 压成学习者内部的一种状态（E3），这一章的三路把 E 从内部搬到了人

与人之间、群体之中，触到了 E1 三界里的现实界（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场合）和部分的自我界（身份）。

但它们触到的方式是"场已在、人进入"，所以方程的方向仍是从 E 到人：E 是条件，人的参与和身份是结果。第三个方程 E=H(S,D) 在这里还没有被正面写出来。这一章标出的缝隙位置因此是：E1 被看见了，但被当作给定之物；E2（学习者自己用英语生成的信息）几乎缺席，最多被读作"参与中的话语"；E3 被读作投入与想象，仍然朝向一个先在的目标。

> 带走的话
>
> 找不到可以进去的英语场，就生一个自己的英语场。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一编扫描第一步；E 从内部状态移到人际与群体，E1 现实界被看见但被当作先在之物。
>
> 开口小账——今天想一个只属于你的、此刻还不存在的英语小场——对谁、说什么、一次几句——写在纸上，不必马上做。

第 6 章

已经碰到"生成"的两家：van Lier 的可供性与 Larsen-Freeman 的能动性，以及它们停在哪里

这一章的问题：前面五章，本书一直在说别人没有把"场"当作学习者生成的东西。可真的没有人这样想过吗？有的。这一章要老老实实地说：有两家已经碰到了，然后再说清楚，它们停在哪里，本书要接着往哪里走。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林晓雯家楼下有一张水泥乒乓球台，邻居何阿姨五十八岁，退休前在纺织厂做质检，每天傍晚都在那儿打球。她的英语是八十年代读中专时学的，剩下的不过几十个词。

有一天傍晚，她的搭档没来，她一个人对着墙练。一个球弹偏了，滚到一个路过的外国年轻人脚边，是楼上新搬来的一位外籍工程师。他弯腰捡起来，没有递给她，而是用手掌一托，把球轻轻弹过了网，然后站在那里看着她笑。何阿姨愣了一下，把搭档那只旧球拍从包里拿出来，朝他举了举，说：You… play? 对方点头，接过了拍子。

那天两个人打了半个小时。何阿姨用中文报分，对方用英语报分，报着报着两人对不上了。她急了，伸出手指头一个一个数，数完指着自己说：Me, eleven! 又指着他：You, ten! 对方大笑，竖起一根手指：One more? 她说：One more!

那天傍晚她说的英语大概不超过二十个词，有一半语法不对。回家路上碰见林晓雯，她一把拉住问："擦边"英语怎么说？"该你发球"怎么说？"明天还来不来"怎么说？

林晓雯后来在厨房里想：我学了十几年，没有一次像何阿姨那天傍晚那样想知道一个词怎么说。

那只乒乓球是什么？在课本里，它不存在；在何阿姨的英语知识里，它也几乎不存在。可是在那天傍晚，它变成了一个让英语有用武之地的东西——弹过来、打

回去，一来一往，比赛这件事就出来了，几个词就有了非说不可的理由。这个东西，有一位学者给了它一个专门的名字。

◆ 一、van Lier：可供性在感知与行动中浮现

"可供性"这个词，最早出自生态心理学家 Gibson。他说，环境提供给动物的不是一堆中性的物理属性，而是一组行动的可能：一块平坦坚硬的地面"可供"站立和行走，一根合适高度的树枝"可供"攀爬。可供性既不单在环境里，也不单在动物身上，而在两者的关系里——同一根树枝，对猴子是可供攀爬的，对大象不是。

van Lier 把这个概念带进了语言学习，提出了一种"生态视角"。他的意思大致是：语言学习者面对的不是一堆"输入"，而是一个充满意义潜能的环境；这些潜能要变成学习的机会，必须被一个积极的、正在行动的学习者感知到、拿起来用。可供性不是摆在那儿等着被接收的，它在学习者的感知与行动中浮现。一个不动的学习者，周围再多英语，也只是噪音；一个在行动中的学习者，一只弹过网的球、一个手势、一声 one more，都能变成语言的抓手。

van Lier 还特别强调了三样东西：感知（学习者注意到什么）、行动（学习者在做什么）、以及两者交织出的关系。他把语言看成是关系性的，而不是存放在头脑里的一套东西；他把学习者看作主动的、有能动性的人，而不是信息的接收器。

读到这里，本书必须停下来承认：这已经碰到了本书第三个方程 E=H(S,D) 的边。可供性在感知与行动中浮现——这里的"浮现"，就是生成；感知与行动，大体就是本书所说的学习者的水平与做法；而可供性所在的那个"关系"，和本书说的"学习者与英语之间被互相牵动所构成的那一束"，至少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何阿姨的那个傍晚，用 van Lier 的话说，是一个行动着的人把一只弹过网来的乒乓球感知成了语言的机会；用本书的话说，是何阿姨的水平和做法与英语一起牵动出了一个场。两种说法在这一刻几乎重合。

如果有读者因此觉得"本书说的不过是可供性的另一个名字"，这个质疑是正当的。下面要说清楚的是：在哪些地方，它不只是另一个名字。

◆ 二、Larsen-Freeman：学习者与环境互相适应

另一家是 Larsen-Freeman。她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把复杂系统的思想引进二语习得，后来与 Cameron 合作，系统地提出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来看语言与语言学习。

这一派的要点，说成大白话大致如下。语言不是一套固定的规则，而是在使用中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学习者的语言发展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起起落落、有反复、有突然跳跃的轨迹；学习者和他所处的环境彼此牵连、互相适应，谁也不是单纯的原因或结果；系统里的小变化有时会被放大成大变化，大投入有时却纹丝不动。

在这一派里，Larsen-Freeman 后来专门讨论了能动性。她不把能动性看作个人身上一种固定的意志力，而认为它是在关系中浮现的、会变化的；她把能动性理解为学习者改变自身情境的能力——不只是在情境里行动，而是能够动手去改变那个情境本身。

这一句，同样碰到了本书的边。"改变自身情境的能力"，就是承认学习者可以去生成他所在的场，而不只是进入一个先在的场。上一章的三路——社会文化、实践共同体、投资——都把场当作学习者进入的东西；到了 Larsen-Freeman 这里，方向倒转了：学习者与环境互相适应，学习者能改变自己的情境。

所以，对第5章结尾留下的问题——"有没有人已经把场当作学习者生成的东西"——诚实的回答是：有，至少有这两家。本书的第三个方程 E=H(S,D)，在一般方向上，不是首创。

◆ 三、两家放在一起：一个从感知看，一个从系统看

把这两家并排放，能看出它们碰到"生成"的角度并不一样。

van Lier 是从一个人的感知与行动往外看的。他关心的是：此时此刻，这个学习者注意到了什么，拿起了什么，环境里的哪一样东西因为他的行动而变成了语言

的机会。他的镜头很近，近到一个手势、一次对视。在他那里，生成发生在一个个瞬间：球被弹过网来的那一下，可供性就浮现了。

Larsen-Freeman 是从整个系统往里看的。她关心的是：学习者、语言、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在一段时间里怎样一起变动，哪些变化被放大，哪些被吸收，系统怎样在某个时刻跳到一个新的状态。她的镜头很远，远到几个月、几年的发展轨迹。在她那里，生成发生在一条轨迹上：学习者与环境互相适应，彼此都被改变。

一个近，一个远，正好互补。可是两个镜头都有同一个特点：被生成的东西始终是一个整体。近镜头里，它叫"可供性"；远镜头里，它叫"情境"或"系统状态"。它们都没有在镜头里放一把分格的尺子。

再回到球台边。用近镜头，我们看见何阿姨在那一下把弹过网的球感知成了比赛的邀请；用远镜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傍晚持续一个夏天，何阿姨的英语系统会在某个时刻跳一下——忽然能说一整句了。两种看法都对。但它们都没法回答林晓雯那个更现实的问题：我自己，三十四岁，每天在办公室对着报表，我的那一格是哪一格空着？是没有一件非用英语不可的事，是从没用英语说过一句自己的话，还是有话、有场，就是那股劲一上来就被"别说错"按回去？这三种空，处方不一样。整体的镜头照不出来，要靠分格的尺子。

◆ 四、浮现与生成：差一个"谁"

还有一处措辞上的差别，看起来细，其实牵涉方向。

van Lier 和 Larsen-Freeman 都喜欢用"浮现"这个词：可供性浮现，能动性浮现，语言模式在使用中浮现。浮现这个词很好，它强调东西不是预先放好的，而是从关系里冒出来的。可是浮现有一个特点：它没有主语。东西自己冒出来，说不上是谁让它冒的。这正合复杂系统的胃口——系统里没有一个总指挥。

本书说"生成"，并且把方程写成 E=H(S,D)：E 是被学习者的水平与做法生成的。这里有一个"谁"。不是说学习者能完全控制生成，纠缠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英语那一头也在牵动他；而是说，学习者的水平与做法是可以有路径地去用力

的那一端。本书第五编的发生链，就是在给这种用力排出次序：先从哪一维起手，在哪一个矛盾节点换维，最后在哪一格收口。

"浮现"适合描述已经发生了的事；"生成"适合安排还没发生的事。一个十几年开不了口的人，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好的描述——"你的可供性没有浮现"——还需要一条可以走的路。这是本书在这两家边上要多走的一步。

◆ 五、那么，本书还剩下什么

承认之后，要问的就是：如果方向已经被人指出，本书还能守住什么新东西？本书的回答是四样，而且只有这四样。

第一，三格分立。在 van Lier 和 Larsen-Freeman 那里，被生成的那个东西有一个总称——可供性、情境、环境、系统——但它没有被拆开。何阿姨那个傍晚到底生成了什么？用一个总称说，是"一个可供语言的情境"。用本书的拆法说，至少是三样不同的东西：英语几十年来第一次进了她的现实界，有了一件非用英语不可的事（三界，E1）；她第一次用英语说出了一句只属于她自己的信息——Me, eleven! You, ten! 不是课本上的任何一句，是她亲手数出来的比分（信息，E2）；她第一次有了一股想继续说下去的劲，回家路上拉着人一路追问（能量，E3）。三样东西来源不同、长法不同、缺的时候表现也不同。不拆开，就看不见一个人可能三格里两格满、一格空；也就给不出针对那一格的路径。

第二，短板律。一旦拆成三格，就可以问一个总称问不出来的问题：三格里最低的那一格，是不是比三格的平均更能决定开不开得了口？本书的预测是：是。这是一个可以被数据推翻的预测（附录二给出检验设计）。如果它站得住，干预的次序就会变：先补最低的那一格，而不是哪儿都加一点。

第三，矛盾即燃料。复杂动态系统理论也谈系统里的张力、失稳与重组，但它主要把这些看作系统演化的一般特征。本书说得更具体：三列各有一组水平与做法之间的矛盾——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想说一整段与只会一个词一个词拼，开口里显露的真善美与误差最小拧得太紧——现有的教学和研究，大多把这些矛盾当毛病，想办法消除；本书把它们当推动纠缠发生的燃料。何阿姨在球台边那句语法不

对的"You… play?"，正是"想说一整件事"与"只会拼词"顶撞出来的东西；如果那一刻有人纠正她，那股劲就灭了。

第四，按压读数。前三样都还属于"拆得更细、说得更准"；第四样是本书最想守住的新概念：焦虑不是开不了口的病因，而是开口的劲（E3）被第三列矛盾按住时显出的读数。van Lier 和 Larsen-Freeman 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解释焦虑；上一章扫描的焦虑研究，则把焦虑当原因。按压读数给出的可检验后果是：入界与自生信息做起来之后，开口量会上升，而焦虑不一定先降。

这四样之外，本书不再声称任何别的新。

这四样之间也不是并列的四件。三格分立是地基：不拆格，后面三样都无从谈起。短板律是在拆开的三格之间比大小；矛盾即燃料是在每一格的生成路径上找动力；按压读数则是第三格（能量）上那个最容易被误读的现象的重新解释。四样一环扣一环，抽掉第一样，其余三样就塌回到"整体"的说法里去。

还要把话说在前头：如果有读者在 van Lier、Larsen-Freeman 或其他学者的著作里，找到了与这四样之一实质相同的论述，本书在那一样上就不再算新，应当照实改正。本书在新与旧之间划的这条线，是可以被人用文献来挑战的；能被挑战，才算划得诚实。

◆ 六、落到课堂上：它们会怎样教，又会漏掉什么

把理论放到一间具体的教室里，分歧会更清楚。设想一下唐老师的初二英语课，四十五个学生，期中考试前三周。

用 van Lier 的生态视角来改这堂课，大概会这样做：少一点照本宣科，多一点真实的、有来有往的活动；让学生在做事中用英语，老师留意学生此刻注意到了什么，顺势把它变成语言的机会；课堂话语不只是老师问、学生答、老师评，而是让学生也能发起话头。这些建议都很好，唐老师也许会觉得眼前一亮。

用 Larsen-Freeman 的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来改，大概会这样做：不要指望一次教学立刻见效，要容许反复与倒退；同一个练习，换一点条件反复做，让学生在

变化中适应；尊重每个学生不同的发展轨迹，不要用一条直线去衡量；把学生看作能改变课堂情境的人，给他们改变的余地。这些建议同样很好。

可是两种改法都会漏掉一样东西：唐老师无法知道，班上那个从不开口的学生，卡在哪一格。是他从来没有一件非用英语不可的事（入界），是他能在练习里说句子却从没说过一句自己的话（信息），还是他有话可说、有场可进，就是一想到期中考试的口语评分，劲就缩回去（能量被按住）？三种情形，在课堂上看起来一模一样：都是低着头不说话。而三种情形的处方完全不同：第一种要给他一件事，第二种要给他一个从粒子拼到波的循环，第三种要先松开那颗拧得太紧的螺丝——在一段时间里，不打分，不纠错。

本书附录一的纠缠度自测表，就是想给唐老师这样的老师一把分格的尺子。这里要先说清楚：这把尺子只用于自我察看和教学调整，读数不进考试，也不进考核。尺子一旦变成考核，它测的那股劲就会被它自己按住——这正是按压读数要说的事。

◆ 七、一个要主动避开的方向

讲到这里，有一个看起来很顺手、其实不该走的方向，需要说明。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词汇里，有混沌、有吸引子、有自组织、有相变。本书的 SDE 九宫在 D2 一格里也有三态：秩序态、混沌态、介生态。一个顺手的写法是：说哑巴英语的学习者"缺混沌"——他们被考试训练成纯粹的秩序态，没有经历过混乱、试错、松动，所以长不出新东西。

这句话也许不错，但本书不在这里用力。原因很简单：从秩序到混沌、再到新秩序的那一套，正是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已经占住、并且做得很深的地盘。在那块地盘上，本书拿不出它没有的东西；硬去说，只能是换一套名词重说一遍。缝隙要找在别人没有用力的地方，而不是别人用力最深的地方。所以本书讲"开不了口"时，不把主因放在"缺混沌"上，而放在三格纠缠没有发生、短板卡住、矛盾被当病、劲被按住这四样上。

不走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更日常的理由。对一个开不了口的人说"你缺混沌，要去乱一乱"，他听得懂，却不知道往哪里乱——乱说一通？乱背一通？"混沌"是一个描述系统状态的词，不是一个人可以拿来安排明天早上的词。而"你最空的是哪一格，那一格的矛盾是哪一组"，是可以拿来安排明天早上的。

这也是"缝隙与填补"这套方法自己的一条纪律：扫描缝隙时，先诚实地划出别人已经站住的地方，再在边上找自己的落脚处。不这样做，所谓"新"就只是没看见旧。

◆ 八、为什么这两家没有接着往下走

还可以追问一句：既然这两家已经碰到了"学习者生成情境"，为什么没有接着拆成三格、讲出短板与燃料？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们的出发点。生态视角和复杂动态系统理论，都是为了对抗把语言学习看作"输入—加工—输出"的那种机器式图景而来的；它们最大的贡献是把整体、关系、变化请回来。在这种使命下，强调"不可分割"是它们的力量所在——一旦拆开，似乎又回到了机器式的切块。所以它们更愿意说"系统""生态""关系"，而不太愿意把被生成的东西切成几格。

本书的立场是：拆格不等于回到机器。三格不是三个可以单独拿出来的零件，而是同一束纠缠的三个面向——它栖身在哪里（三界）、能被怎样把握与传递（信息）、使着什么样的劲（能量）。拆开，是为了看清哪一面缺了；看清之后，填补仍然是三维一起来的。这就像一个人生病，中医说"整体"，并不妨碍号脉时分寸关尺；分开号，恰恰是为了整体地调。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它们的研究对象。这两家的大量研究是在真实的二语环境、真实的课堂里做的，观察的是正在流动的系统。而"哑巴英语"是一个很特殊的显露态：十几年几乎静止不动，像一块冻住的东西。对一个动态系统的研究者来说，它不太像典型的研究对象；对本书来说，它恰恰是最该解释的东西——为什么一个系统可以十几年不动？第1章说过，它稳固得可疑。要解释这种稳固，就需要知道是哪一格卡住了整个系统。

◆ 九、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在"缝隙与填补"的四步里，这一章是第一步扫描的收尾，也是最需要诚实的一步。前面五章扫描的是 S=F(D,E) 与 D=G(S,E) 上的研究；这一章扫描的是已经站到第三个方程 E=H(S,D) 一般方向上的两家。

结论分两半。一半是承认：E=H(S,D) 这个大方向，van Lier 的"可供性在感知与行动中浮现"和 Larsen-Freeman 的"能动性是学习者改变自身情境的能力"已经碰到，本书不称首创。另一半是划界：本书守住的只有四样——三格分立、短板律、矛盾即燃料、按压读数——并且主动避开"缺混沌"这块复杂动态系统已经占住的地盘。

这四样对应着后面各编的分工：三格分立是第二至第四编（E1、E2、E3 三列三角）的骨架；短板律是第24章；矛盾即燃料贯穿三列，在第12、17、23章各有一次收口；按压读数是第21章。

> 带走的话
>
> 别人已经指出场是你生出来的；本书要说的是，生出来的场有三格，最低的那一格决定你开不开得了口。

小账

本章读数——第一编扫描第一步收尾；第三方程 E=H(S,D) 的一般方向已被碰到，本书守住三格分立、短板律、矛盾即燃料、按压读数四样。

开口小账——今天在身边找一样"乒乓球"——一件能让你和别人一来一往的小东西——想好用哪三个英语词把它递出去。

第 7 章

被生成项判据：E 为什么要拆成三格

这一章的问题：扫描了六章，看到大家各在一个方程上用力。可是凭什么说"E 被当成条件"就是缝隙？又凭什么非要把 E 拆成三格，不拆不行吗？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林晓雯的大学同学郑岚，四十岁，驾照拿了十二年，一次也没有一个人开车上过路。科目一她考了九十八分，科目二倒库一次过，科目三教练夸她"手稳"。拿证那天她很高兴，从此驾照就躺在钱包里。

家里人给她的诊断换过好几轮。最早说她"练得少"，于是她丈夫周末陪她去空旷的新区绕圈，绕了几次，她能开，可回到家还是不开。后来说她"胆子小"，于是有人劝她别怕，说剐蹭了也没关系，有保险；她点头，下一个周一照样坐公交。再后来说她"没有车"，于是她丈夫把旧车留给她；车在楼下停了一年，电瓶亏了两回。

有一天林晓雯问她：你到底差什么？郑岚想了很久，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我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非开车去不可的——上班有公交，买菜在楼下，回娘家有人接。第二句：我从来没有自己定过一条路线，每次都是教练说左转就左转，丈夫说并线就并线，一个人坐进驾驶座，脑子里没有"这一趟怎么走"的样子。第三句：一想到后面有车按喇叭，我宁可不去。

这三句话，比家里人所有的诊断都准。它们说的不是"练得够不够"（水平），也不是"敢不敢"（一种现成的心理状态），而是三样别的东西：开车没有进过她的生活（没有一个非开不可的地方）；她从没生成过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线（没有自己的信息）；那股想开出去的劲，一冒头就被"别出错"按回去（劲被按住）。

郑岚的英语也是这样吗？她自己说：一模一样。

◆ 一、被生成项判据：先问谁在方程左边

前面六章，本书一直在用一个简单的办法给研究归位：看它把什么放在方程的左边。这个办法值得在这里正式说一遍，并给它一个名字：被生成项判据。

三个方程 S=F(D,E)、D=G(S,E)、E=H(S,D)，形式上是对称的，三维各当一次被生成项。一项研究、一种教学法、一个家里人的诊断，总是有意无意地站在其中一个方程上：它把某一维当作要去改变、要去产出的东西（左边），把另外两维当作已经给定、拿来使用的条件（右边）。

判据就是：问一问它的被生成项是什么。

用这个判据看第2、3章：语法翻译、句型操练、可理解输入、输出假说、互动假说、注意假说——被生成的都是会说的本事（S），方法与输入是条件。看第4章：焦虑、情感过滤、交际意愿、二语自我——被生成的是开口这个做法（D），水平与情绪状态是条件。看第5章：社会文化、实践共同体、投资——被生成的是参与、身份、投入，场是先在的条件。看第6章：van Lier 与 Larsen-Freeman——已经把情境放到了被生成的一边，但被生成的是一个不分格的整体。

郑岚家里人的三轮诊断，正好是前三种站位：练得少，是 S=F（多练出本事）；胆子小，是 D=G（降低害怕，做法自然出来）；没车，是把场当作先在的东西给她（有了车，她就会进入开车的生活）。三轮都不算错，三轮都没用。

判据本身不判对错，只判方向。一个方程站得多了，另一个方程空着，空着的地方就是缝隙的候选。

◆ 二、两个"给定"：别人的信息与已有的状态

把前面的扫描再压紧一点，会看到 E 在现有研究里最常见的两种被给定的样子。

第一种是"别人给的信息"。输入研究里，学习者面前的英语是一份可理解的材料，由课本、老师、音频、视频提供；学习者的工作是理解它、吸收它。这份材料

当然是信息，可它是别人的信息：别人说过的话，别人写好的句子，别人讲述的故事。在这种研究里，信息（E2）是一个被给定的条件，问题只在给多少、给得多可理解。学习者自己用英语生成信息——写下一件只有他知道的事，接出一条只属于他的理由链——这件事不在方程里。郑岚在驾校里也是这样：路线是教练给的，口令是教练喊的，她执行得很好，但没有一条路线是她自己的。

第二种是"已有的状态"。焦虑研究里，学习者身上的劲（或者挡住劲的那股怕）被当成一个已经在那儿的状态，可以测、可以调。在这种研究里，能量（E3）同样是一个被给定的条件，问题只在高低。学习者自己在开口中生成能量——在某一次开口里尝到被真回应，于是下一次更想说——这件事也不在方程里。家里人劝郑岚"别怕"，就是把劲当成本来有、被怕挡住的东西。

两种给定合起来，划出了缝隙的轮廓：学习者自己生成的那一份 E。不是别人给的信息，而是自己用英语生成的信息；不是已有的状态，而是在开口中生成的劲；再加上前两种研究都较少触及的一格——英语有没有进入学习者的世界，也就是三界。

为什么说三界较少被触及？输入研究不问英语进没进你的生活，它只问材料够不够；焦虑研究不问英语进没进你的生活，它只问你怕不怕。第5章那三路倒是谈到了现实里的场与身份，可它们说的是你进入一个已有的英语世界，而不是英语进入你自己的世界——你的厨房、你的工作、你半夜想事情时脑子里冒出的那几个词、你对"我是谁"的回答。方向一倒，内容就全然不同：前者要你去一个地方，后者要一个东西长进你在的地方。对林晓雯这样不会移民、也不在外企上班的人来说，前一条路几乎是断的，后一条路却每天都开着。

这就是第6章说的"三格分立"要落实的地方。

◆ 三、E 不是"环境"：为什么偏要叫纠缠

在拆格之前，还得把一个容易滑走的字钉住。很多读者看到 E，会自然地读成"环境"——语言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这样一读，前面所有的扫描就都白做了：环境当然是先在的，人当然是进入的，第5章那三路说的正是这个。

本书的 E 不是环境，而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特征纠缠。纠缠和关系不一样。说"关系"，是先有两端，再在两端之间连一根线：先有一个学习者，先有一门英语，然后它们之间有某种关系，可以紧，可以松。说"纠缠"，是两端被互相牵动所构成：抽掉牵动，两端都立不住。这话听上去玄，放到郑岚身上就很实在。"会开车的郑岚"不是先存在、然后再跟开车发生关系的；她拿着驾照十二年，可"会开车的郑岚"这个人一天也没有存在过——因为没有一次牵动。同样，对她来说，"开车"这件事也一天没有存在过，那辆停在楼下的车只是一块金属。两端都是在牵动中才被构成的。

英语也是如此。林晓雯手里的英语，十几年来是一抽屉考试用的符号；她和这抽屉符号之间不是"关系不够紧"，而是根本没有被牵动过，于是既没有一个"说英语的林晓雯"，也没有一门"林晓雯的英语"。所以本书说"场"，既不在学习者之外（不是一个等她进入的环境），也不在学习者之内（不是她心里的一种状态），而是她的水平、做法与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那一束。

钉住这个字，被生成项判据才有意义：如果 E 是环境，"学习者生成 E"就是一句大话——一个人怎么可能生成整个语言环境？如果 E 是纠缠，"学习者生成 E"就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每一次真开口，都在牵动出一点点纠缠。

◆ 四、为什么偏偏是三格

有读者会问：拆格可以，为什么偏偏是三界、信息、能量这三格？拆成五格、七格不行吗？

先说来源。这三格不是为这本书临时想出来的，它们是 SDE 三维九宫里 E 这一维本来的三格：E1 三界（理念·现实·自我），E2 信息三模态（符号·逻辑·数学），E3 能量三态（内能·动能·势能）。三格回答的是关于这一束纠缠的三个不同的问题：它栖身在哪里？它能被怎样把握和传递？它使着什么样的劲？

再用郑岚说的三句话对一下。"没有一个非开车去不可的地方"——这是在问纠缠栖身在哪里：开车没有进入她的现实界，也没有进入她对自己的看法（她不是"会开车的人"），更没有进入她想事情的方式。"从来没有自己定过一条路

线"——这是在问纠缠能不能被她把握和传递：她手里没有一份自己生成的、关于"这一趟怎么走"的信息。"一想到后面有车按喇叭就宁可不去"——这是在问纠缠里有没有劲。三句话，正好落在三格上，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

这不是巧合可以解释的全部，但它说明三格不是凭空加给日常经验的框子。任何一个"会了却不做"的现象——会开车不开、会游泳不下水、学过画不画——几乎都能被这三个问题问出差别来。英语开口只是其中被困得最久、人数最多的一种。

至于五格、七格：拆得更细不是不可以，九宫在每一格下面还有三个更细的分项（比如三界分理念、现实、自我）。但在缝隙这一层，三格已经足以把三种不同的"空"分开，并给出三种不同的处方；再往下拆，是第二至第四编每一编内部的工作。

◆ 五、不拆，会看错什么

拆格的理由，最好用"不拆会看错什么"来说明。

第一种看错：把一格的空当作全部的空。郑岚的丈夫给她留了车，相当于在现实界给了她一个场。可她那一格不是最空的——她最空的也许是第二格：从没自己定过路线。场有了，信息没有，她坐进驾驶座仍然不知道往哪儿开，于是不开。用一个总称来看，会说"情境已经给了，她还是不动"，然后转向"她就是胆小"。拆开来看，问题在另一格。

第二种看错：把读数当病因。第三格里郑岚的那股怕，是最显眼的；显眼的东西最容易被当成原因。可是如果前两格是空的——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没有自己的路线——那股怕就几乎是唯一能被感觉到的东西。它高，不一定因为她天生怕，而可能因为劲没有地方烧、没有自己的方向撑着，"别出错"这一条就把整个人按住了。本书把这叫作按压读数，第21章专论。不拆格，就分不出"怕挡住了劲"和"劲本来就没生成、只剩怕在表上"这两种情形。

第三种看错：把平均当成水平。如果用一个总分来衡量纠缠，郑岚可能并不低——她理论满分，倒库一次过，对开车也并不厌恶。平均下来，看上去"差一点

点"。可开车是一件三格都要过的事：没有地方去、没有路线、劲被按住，任何一格是零，人就不出门。这就是第6章说的短板律：三格中最低的一格，比三格平均更能决定开不开得了口。这条预测能不能站住，要看数据；但不拆格，连提出它的可能都没有。

◆ 六、三格之间也在互相牵动

拆成三格，不等于三格各自为政。郑岚的三句话之间本来就互相牵动：因为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第一格空），她也就没有理由去想"这一趟怎么走"（第二格跟着空）；因为从没有自己的路线（第二格空），一坐进驾驶座就只剩"别出错"这一个念头，劲当然被按住（第三格被压）。反过来也一样：设想一下，如果某天她的孩子半夜发烧、打不到车，一个非开不可的地方出现了（第一格动），她会在几分钟里在脑子里排出一条去医院的路线（第二格跟着动），那股怕还在，却压不住要出门的劲（第三格点火）。一格动起来，常常会带动另外两格。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在第五编要排一条发生链，而不是三格各开一张药方。三格分立是为了诊断：看清哪一格最空。三格互相牵动是为了填补：从哪一格起手，在哪一个矛盾节点把力传到下一格。诊断要分，治要合。

也正因为三格互相牵动，短板律才有它的道理：最低的那一格不只是自己低，它还拖住另外两格动不起来。三格平均也许不坏，可只要有一格是零，牵动就传不过去，整束纠缠就转不起来。

◆ 七、三列三角：每一格从哪里生

拆成三格之后，下一个问题是：每一格是被什么生成的？如果只说"被学习者的水平与做法生成"，又回到了总称。本书的回答是三列三角——每一格各有它侧重的那一组水平与做法。

第一列：三界（E1）侧重由显露的规范（S1，对比·变化·分布）与意义三律（D1，创造·自由·幸福）生成。大白话说，你手里握着什么样的"对错标准"，你为了什么开口——如果手里只有考试的对错，又从没为了创造、自由、幸福用过英

语，英语就进不了你的界。第二列：信息（E2）侧重由粒子·波·场这一组显露（S2）与六步循环（D2，猜想·执行·评估·反馈·修正·迭代）生成。大白话说，你的英语是一颗颗词，还是一段段话，你有没有走过"猜着说—听反馈—改—再说"的循环——没有，就生不出自己的信息。第三列：能量（E3）侧重由真善美的显露（S3）与优化约束（D3，误差·冗余·损耗最小）生成。大白话说，你的开口里有没有显露过真、善、美，而你又把"误差最小"拧得有多紧——拧得太紧，劲就被按住。

每一列里，水平与做法之间都有一组矛盾：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想说一整段与只会一个词一个词拼；开口里显露的真善美与误差最小拧得太紧。按三原理——任意两维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这三组矛盾不是要消除的毛病，而是推动三格发生的燃料。第二至第四编就是这三列逐一展开。

需要说明，三列是"侧重对应"，不是一一锁死。三界的生成里也有能量的份，能量的点火也离不开信息。侧重的意思是：要诊断某一格为什么空，先看它那一列的水平与做法；要补某一格，先从它那一列的矛盾下手。

◆ 八、判据的边界：不是什么都怪 E

有一个风险需要先堵上。被生成项判据一旦用顺了，很容易把一切都说成"E 的问题"：开不了口是纠缠没发生，词汇少也是纠缠没发生，发音不准还是纠缠没发生。这样说，判据就变成了一顶什么都能扣的帽子，什么也解释不了。

本书给判据划两条边。第一条：S 与 D 本身的不足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只认识两百个单词的人开不了口，首先是水平（S）不够，这时候去谈三界与能量是隔靴搔痒。本书讨论的对象是另一群人——像林晓雯、郑岚那样，水平明明够用（六级过了，驾照拿了），做法也练过（考过口语，倒过库），却十几年不动。正是因为 S 与 D 已经不太缺，E 那一边的空才显得刺眼。第二条：E 的问题必须能被读出来，并且读数要和开口能力分开测。如果说不出"哪一格、空多少"，就不该说"是 E 的问题"。

这两条边，也是本书的四条自我证伪条款之一的来由：如果纠缠度对开口的预测力并不高于词汇量，母题就被推翻——那就说明，对这群人来说，问题终究还在 S 那一边，本书看错了。

◆ 九、读数，以及接下来的三编

最后，三格要能被读出来，不然只是好听的分类。本书给三格各配了一种读数，合起来叫纠缠度：入界度——理念、现实、自我三界里各有没有英语；自生信息度——用书面英语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接出一条自己的理由链、写完一段有头有尾的话；开口能量——被打断后会不会继续、有没有换来过真回应、是否主动想加入一个英语场。

自生信息度特意用书面英语来测，是为了把纠缠度和开口能力分开：如果用口头去测"自己的信息"，测出来的东西就和开口能力缠在一起，再去说"纠缠度预测开口"，就成了循环。分开测，才谈得上检验。

有了这三种读数，第6章提到的四样新东西才都有了落脚处：三格分立有了各自的读数，短板律可以拿最低一格去比平均，矛盾即燃料可以看矛盾节点前后读数怎样变，按压读数可以看开口上升时焦虑是不是跟着先降。附录一给出自测表，附录二给出检验设计。

郑岚后来怎样了？这一章不讲，因为她只是一个用来看清三格的构想场景。本书的主线仍然是林晓雯：第二编看她的英语为什么没有入界，第三编看她为什么没生成过自己的英语信息，第四编看她开口的劲为什么一冒头就被按住。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是"缝隙与填补"第一步扫描的收口，同时搭好了第二步"九宫细分"的桥。扫描的结论被压成一句判据：凡把 E 放在方程右边当条件的研究，都留下了 E=H(S,D) 这一边的缝隙；而第6章的两家虽然站到了这一边，被生成的仍是不分格的整体。

细分就从这里开始：E 拆成三界、信息、能量三格，每格配一列三角（S1·D1·E1，S2·D2·E2，S3·D3·E3）、一组矛盾和一种读数。总缝隙名定为"英语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三处分名为"不入界""信息不自生""开口没有劲"。第二至第四编依次细分；第五编按六路径排出发生链去填补，三原理给动力。

> **带走的话**
>
> 会了却不做，先别问你够不够好、胆子大不大，问三件事：它进没进你的世界，你有没有用它说过自己的话，你那股劲是不是一冒头就被按住了。

小账

本章读数——第一编扫描收口，交接第二步九宫细分；E 拆三格，立三列三角与纠缠度三读数。

开口小账——今天用三个问题给自己的英语打个草稿分——英语进了我哪一界？我用英语写过一句只有我知道的事吗？上次开口被打断我接着说了吗？

第 二 编

E1 三界：英语没有入界（第一列：S1·D1·E1）

编 序

从这一编起，开始填那条缝。缝分在三列里，这是第一列：理念、现实、自我，三界。

第 8 章讲理念界：英语为什么只是一抽屉被存放的符号，一个词怎样才真正「在」你的想事情里。第 9 章讲现实界：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英语就没有地方落脚。第 10 章讲自我界：你在英语里有没有一个「我」。第 11 章把第一列收起来：E1=H(S1,D1)，考试规范与从未被点燃的创造·自由·幸福之间的矛盾。第 12 章讲这条矛盾最日常的样子：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

三界不分高低，三界平权。这一编不给办法，办法放在第五编，这里只把「为什么进不去」说清楚。

第 8 章

理念界：英语只是一抽屉被存放的符号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背过五六千个英语单词，为什么脑子里想事情的时候，一个都用不上？那些词到底存在哪里了？

开场：月底对账的那个晚上

林晓雯是长沙一家物流公司的会计。每到月底，她都要和几家合作方对账：运单号、重量、运费、燃油附加费、退回件，一行一行核。这件事她做了九年，闭着眼睛也知道哪里最容易出错。

有一天晚上，她在对一家跨境货代的账单。账单是中英双语的，表头写着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她看了一眼，心里冒出一个念头："reconcile，对账，六级考过。"念头到这里就停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她在脑子里过的全是中文："这一票重量对不上""这单是不是重复计费""对方的汇率按哪天算"。英语单词 reconcile 在那里亮了一下，像抽屉拉开一条缝，又被推回去了。

后来说起这件事，她自己先笑了："那个词我认得，我还知道它有'和解'的意思，考试考过。可我对账的时候从来不'想'它，我想的是对账。"

这一句话把本章的问题说透了。reconcile 在她那里不是没有，而是被存放着。它有拼写、有中文释义、有考试里的例句，可它不参与她想事情。她每个月真正在做的"对账"这件事——核对、怀疑、追问、确认、松一口气——这一整束经验，从来没有经过那个英语词。

◆ 一、名是指针：一个词真正"在"的地方

要讲清楚"被存放"和"在想事情里"有什么不同，得先说一句 SDE 的老话：名是指针。

一个词不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它的意思；一个词更像一根指针，指向一束东西。"对账"这个中文词，在林晓雯那里指向的是一大束：账单的版式、数字对不上时心里一紧、给对方打电话时的措辞、月底加班的灯光、核平之后那种落地感。这一束东西彼此牵动，抽掉任何一样，"对账"在她那里就不是现在这个意思。这就是SDE 说的特征纠缠（E）：不是先有一个词、再有一堆意思，再用线连起来，而是这一束互相牵动的特征，构成了这个词在她身上的样子。

reconcile 也是一根指针。问题是，它指向什么？在林晓雯那里，它指向的是：六级词汇书第某页、一个中文释义"使和解；使一致；调和"、一个考过的完形填空、一点"我认识这个词"的安心。这也是一束，但这一束和她的生活、她的工作、她的想法没有一根线接上。它是一根指针，指向一抽屉别的指针。

所以说英语在她那里"只是符号"，并不是说她不懂意思。她懂。而是说，这些符号只互相指着，不指向她自己的任何一束经验。它们是一张自我封闭的网：英语词指向中文释义，中文释义指向考题，考题指向分数。网很密，可是和她想事情的那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层玻璃。

◆ 二、理念界不是"知识库"

SDE 的三维九宫里，E1 这一格叫"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说的是一个人能够想、能够推、能够设想的那一片疆域：概念、道理、打算、假设、比较、判断。我们平时说"我在想一件事"，这件事就落在理念界。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很多人会把理念界理解成"知识库"：你背的单词、记的语法、学的课文，都算进了理念界。照这个理解，林晓雯的英语理念界是满的，她背过的东西不少。

可是按 E 的定义，理念界不是一个仓库，而是一束纠缠栖身的疆域。东西放进仓库，并不等于它进了你的理念界；只有它开始参与你想事情——你用它去比较、去推、去设想、去怀疑——它才在理念界里活着。一个词可以被你记得一辈子，却从来没有进过你的理念界。

这样一看，"背了五六千词还说不出话"就不奇怪了。说话不是从仓库里取货，说话是把正在想的东西说出来。如果你想事情的时候从来不经过英语，那开口的时候英语当然不会自己冒出来。它不在现场。它在抽屉里。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自查：回想你昨天想过的三件事——可能是孩子的作业、一笔账、周末去哪儿。这三件事里，有没有任何一个英语词参与过？不是"你知道它的英语怎么说"，而是"你想它的时候，英语在场"。对大多数学了十几年英语的人来说，答案是零。这个"零"，就是理念界的入界度。

◆ 三、抽屉是怎样形成的

英语为什么会在理念界外面结成一个抽屉？不是谁故意的，是学的方式本身把它放进了抽屉。

第一，词是成对存进去的。我们记单词，记的是"英文—中文"一对。这种成对存放有一个后果：英语词的意思永远要经过中文才能抵达。它从来不直接指向一件事，只指向一个中文词。指针指向指针，就成了二手指针。

第二，词是按考试的需要被取出来的。一个词在什么时候被用到？在做题的时候。做题的时候，你调用它，是为了判断一个选项对不对，而不是为了想清楚一件事。于是这个词和"判断对错"纠缠在一起，和"想清楚一件事"没有纠缠。用 SDE 的话说，它被一种很窄的规范显露（S1，对与错的对比）塑形，而没有被意义目标（D1，创造、自由、幸福）牵动过。这一点第 11 章会细讲。

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人真正在想的事，从来不需要英语。林晓雯对账，不需要英语；她想孩子的成绩，不需要英语；她计划周末，不需要英语。英语在她的理念界里没有一个非要它不可的位置。仓库里的货再多，没有订单，货就永远不出库。

这三条加在一起，就结出一只抽屉：密封、整齐、可查询，和你想事情的那个世界并排放着，但互不相通。

◆ 四、理念界里的"123 全息"

三维九宫栏目讲三界时有一个说法：三界平权，而且 123 全息——每一界里都各有一整套三界的影子。放到理念界来看，这句话很有用。

一个活在理念界里的英语词，身上会同时带着现实界和自我界的痕迹。比如设想一下，一个在外贸公司做了十年单证的人，他脑子里的 invoice 一词，不只是"发票"这个释义（理念的一面），还连着他每天经手的那几种格式、那几家常打交道的客户（现实的一面），连着他第一次因为一张 invoice 写错被领导批评、后来又因为把它理顺而被信任的那段经历（自我的一面）。这个词在他的理念界里是"全息"的：一个指针，牵动了三界。

再回头看林晓雯的 reconcile。它只有理念的那一面，而且是被削薄了的理念：一个中文释义。现实的一面——她每个月的对账——没有接进来；自我的一面——她作为一个能把账对平的会计的那份笃定——也没有接进来。它是一个单面的指针。

单面的指针，是不能拿来说话的。因为说话从来不是只调动理念：你说一句"这笔账我对过了，没问题"，你同时调动了这件事在现实里的样子，也调动了"我"敢这样担保的那份底气。一个只连着释义的词，扛不住一句真正的话。

所以理念界的入界，不是"多背一点"，而是让已经背过的词，开始长出另外两界的根。林晓雯不缺 reconcile，她缺的是 reconcile 和她的账单、她的笃定接上。

◆ 五、不入理念界，会出现哪些现象

把这个读法摆出来，有几种常见的现象就能解释了。

一种现象是"听得懂，说不出"。听的时候，是别人把一束东西指给你看，你只要沿着指针去认，抽屉里的释义够用；说的时候，是你要从自己正在想的那一束东西出发去找指针，而那一束东西里根本没有英语，于是卡住。这不是听力强、口语

弱的"技能不平衡"，而是方向不同：听是从符号到意思，说是从意思到符号，而后一条路在理念界里从没修过。

另一种现象是"先想中文，再翻译"。很多人开口前要在心里先打一遍中文稿，再一个词一个词换成英语。这常被说成"没有英语思维"，好像要换一个脑子。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英语没有进入你的理念界，所以你想事情只能用中文想，英语只能在想完之后被叫来做翻译。翻译是二手工作，当然慢，当然累。

还有一种现象是"越学越怕说"。一个人背得越多，抽屉越满，他越清楚"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可这些正确说法都不连着他的生活。于是每要开口，他面对的是一整抽屉的标准答案，却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的。东西多了，反而更像在考场上。

这三种现象，都不是靠"再多输入一点"能解决的。输入只是往抽屉里添货。理念界的问题，是抽屉和你想事情的地方之间没有门。

◆ 六、母语的词是怎样进入理念界的

拿母语来对照，抽屉的形状会更清楚。

林晓雯第一次听到"对账"这个词，大概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没有人给她发一张词汇表，上面写着"对账：核对双方账目是否一致"。她是在一件事里撞上这个词的：师傅把一沓单据推过来，说"今天把这几家对一下"。她不会，于是跟着做，做错了，被指出来，再做。几个月之后，"对账"这个词在她那里已经不是一个释义，而是一套动作、一种警觉、一份责任。

这里有一个顺序：先有事，事里有一个词，词在做事的过程中一点点被填满。指针是先立起来的，指向的那一束东西是后来长进去的，而且是在她想事情、做事情的过程中长进去的。所以"对账"一出生就在她的理念界里——它从来就是用来想事情的词。

英语词的顺序正好倒过来：先有词，再有释义，再有例句，最后——很多时候没有最后——才可能碰到一件事。指针立起来了，可是指针指向的那一束，只能由

词汇书来填。词汇书填得再认真，填进去的也只是别人的经验，是例句作者想象出来的场景。

这并不是说成年人学外语必须"像小孩那样"从做事里学。成年人有成年人的好处：他能先把词存起来，再找机会用，这比小孩快得多。问题只在于，存起来之后，要有那个"后来"——要有一件事把这个词拽进想事情的现场，让它的那一束慢慢换成自己的。母语给我们的启发不是"别背单词"，而是：一个词入不入界，取决于它有没有在你想事情、做事情时被用过，而不取决于你记得多牢。

还有一个对照更细一点。母语的词进入理念界的时候，是带着"可以错"的余地进去的。林晓雯刚学对账那几个月，把"应收"和"预收"弄混过，被师傅说了一句"这不是一回事"，她就记住了区别。那一次错，是这个词在她理念界里长出边界的一次机会。英语词却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它被放进抽屉时就附带着一个标准答案，用错了不是"长出边界"，而是"扣分"。一个不允许在使用中被修正的词，只能停在它被放进去时的样子。这一点会把我们引向第 11 章：考试规范怎样塑形了英语的显露。

◆ 七、已经入界的那几个英语词

有一个反证很能说明问题：其实每个人的理念界里，都有几个英语词早就入界了，只是我们不把它们当英语。

林晓雯在公司里每天说的话里，夹着 OK、PPT、KPI、Excel，偶尔还有一句"这个 case 先放一放"。这些词她从来没有背过，也从来没有在开口前犹豫过。为什么？因为它们是在事情里撞上的：领导说"下午交个 PPT"，她就去做；月底考 KPI，她就算。这些词从第一天起就指向她生活里的一束东西，参与她想事情、安排事情。它们不在抽屉里，它们在现场。

有意思的是，这几个词的发音未必标准，用法也未必合英语母语者的习惯——"这个 case"在英语里本来未必这样用。可是没人因此不敢说。它们不受"对与错"的规范管，它们受"这件事能不能办成"管。

这个反证说明两件事。第一，英语词进入一个中国人的理念界，并没有什么天然的障碍；只要它被一件事需要，它就进得来，而且进得很快。第二，进来的方式决定了它是活的还是死的：被事情需要而进来的词，是活的；被考试需要而进来的词，是存放的。同一个人，同一个脑子，两种词并排放着，一种张口就来，一种永远要先翻译。

这样看，"中国人学不会说英语"的说法就站不住了。不是学不会，是入界的路只给少数几个词修过，其余几千个词走的都是另一条路——进抽屉的那条。

◆ 八、抽屉不是罪过：存放本身做对了什么

说到这里，容易滑向一个过头的结论：既然词只是被存放着，那十几年的背诵都白费了。这个结论不对，也不公平。

存放是有用的。林晓雯之所以能在账单上一眼认出 reconcile，正是因为抽屉里有它。一个从没背过这个词的人，就算有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也要先从零查起。存放给的是"可调用性"：东西在那里，随时可以拿出来。很多人后来真正开口，用的恰恰是十几年前背下的那批词——只不过是在某一天，它们终于被一件事拽出了抽屉。

所以本书说的不是"存放错了"，而是"只有存放"。抽屉是一个合理的起点，但把起点当成了终点。问题不在仓库，而在仓库从来没有出过货：词被放进去之后，没有任何一件事要求它离开抽屉、走进想事情的现场。

这个区别很要紧。如果说存放错了，药方就是推倒重来，换一种学法从头背；如果说只有存放，药方就是不动仓库，而是给仓库开一道门，让已有的词有地方去。前一种药方让十几年的投入归零，后一种药方让它们变成本钱。对一个三十多岁、每天要上班带孩子的人来说，这两种药方的分量完全不同。

◆ 九、理念界的入界度怎样读

既然说"入界"，就要能读出来。按第7章的约定，入界度用问卷加生活记录来读，并且和开口能力分开测——否则就成了循环：说开不了口是因为没入界，又用开不了口去证明没入界。

理念界这一处，可以问三类问题。第一类问"在不在场"：过去一周，你想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哪一次英语词自己出现了，而不是你去找它？第二类问"指向哪里"：随手挑十个你熟悉的英语词，它们各自让你想起的，是一个中文释义，还是一件你经历过的事？第三类问"有没有用来想"：有没有哪一次，你用一个英语词把一件事想得比用中文更清楚、更快、更准？

这三类问题都不要求开口。一个从不说英语的人，照样可以如实回答。生活记录则更朴素：一周之内，每次英语在你想事情时出现，就记一笔，写下当时在想什么。很多人记一周，记下的是零，或者是一两次看美剧时冒出的一句台词。这个数字不丢人，它只是一个读数，告诉你缝隙在哪里。

这里也要守住全书的一条禁令：入界度是给自己看的读数，不是考核指标，不进考试。一旦把它变成分数，它马上又会被"对与错"的规范塑形，变成另一只抽屉。

还可以顺带说一个预测，它属于全书的第一个预测的一部分：在开口能力上，理念界入界度高、词汇量中等的人，会比词汇量高、入界度低的人表现更好。设想两个人：一个只背过三千词，但每天下班后会用英语在心里给自己列明天要做的事；另一个背过八千词，英语从不进入他想事情。本书的读法是，前者先开得了口。如果检验结果恰恰相反——词汇量的预测力明显高于入界度——那本书的母题就要收缩。这一条写在这里，是为了让读法有可以被打回来的地方。

一个常见的疑问：用英语想事情，不做作吗

读到这里，有人会皱眉：我是中国人，用中文想事情天经地义，硬要用英语去想对账、想孩子作业，不是很做作吗？

这个疑问值得认真回答。本书并不主张用英语取代中文想事情，也不主张"英语思维"那种要换一个脑子的说法。理念界的入界，不是英语把中文挤走，而是英语在你想事情的那片疆域里，有了一小块自己的地方。就像 PPT、KPI 并没有挤走中文，它们只是在她的工作理念里占了几个位置，和中文一起被用来想事情。

做作感从哪里来？来自"表演"：你用英语想一件事，是为了显得会英语，而不是为了把事情想清楚。表演出来的英语，仍然是在抽屉里取货，只不过取出来摆在心里给自己看。真正入界的英语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它在那一刻是有用的——某一个英语词恰好比中文更顺手、更准、更省事，你就用了它。

所以入界的标志不是"我用英语想了多少"，而是"有没有哪一刻，英语是因为好用而出现的"。哪怕一周只有一次，那一次也是抽屉开门的声音。

理念界为什么排在三界第一个讲

三界平权，本没有先后。之所以把理念界放在第一个讲，是因为它和学校里的英语离得最近，也最容易被误认成"已经入界了"。

一个人如果说"我英语的现实界是空的"，他自己也承认：他确实没有一个非说英语不可的场合。如果说"我没有英语之我"，他大概也能体会：说英语时的那个人不像自己。可是如果说"英语没有进你的理念界"，很多人会反驳：我学了那么多年语法、背了那么多词、读过那么多课文，英语不在我的理念界里，在哪里？

正因为这个误认最顽固，才需要第一个拆开。把理念界从"知识库"那里分出来，后面两章才好讲：现实界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自我界也不是"性格外向还是内向"。三界说的都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英语有没有在那一处和你牵动起来。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走的是第二步：九宫细分。第一编用三个方程扫描了现有理论，发现大家主要在"S 怎样被练出来"（S=F）和"D 受什么情绪影响"（D=G）上用力，而 E 这一维被当成给定的外部条件。到了第二编，我们把 E 拆开，先看第一列的 E1，再把 E1 拆成三界，这一章落在三界的第一界：理念界。

本章给出的读法是：英语在学习者的理念界里是一只被存放的抽屉，词只指向释义与考题，不指向自己的任何一束经验，所以不参与想事情，也就不可能在说话时到场。这是"不入界"的第一处表现。

还要说明一点：本章只是"扫描与细分"，还没有到"填补"。怎样让英语开始参与想事情，第 26 章会从"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起手去讲。这里先把缝隙的形状划清楚：不是词不够，是词没入界。

带走的话

一个词你记得一辈子，也可能从来没有进过你想事情的那个地方。

小账

本章读数——第二编・第一列・E1 三界之理念界；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

开口小账——今天找一件你本来就在想的小事，只用三个英语词把它在心里过一遍，不求通顺，只求英语在场。

第 9 章

现实界：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

这一章的问题：我们常说"没有语言环境"，可是一个人去了国外，也可能照样不开口；一个人待在娄底，也可能天天说英语。那么，"场"到底是外面给的，还是自己生的？

开场：老陈的情景课

老陈六十二岁，娄底退休电工。女儿嫁在悉尼，在那边工作好几年了，外孙三岁，在当地上幼儿园。老伴先去帮着带了半年，今年轮到老陈。签证办下来那天，他让外甥在手机上给他装了一个学英语的应用，专挑里面一套叫"出国情景三十课"的来练：海关入境、机场问路、超市结账、餐厅点餐、酒店入住，一课一个场景。

他每天早上在小区散步时，戴着耳机跟读一课。应用里的"外国人"先说一句，他接一句，读得准就亮一颗星。半个月下来，他把"Where is the toilet?""How much is it?""I don't understand, please speak slowly."这些句子练得滚瓜烂熟，三十课亮了二十多颗星。

女儿视频时听他念了几句，哭笑不得："爸，你来了也不用说这些，我带着你。"老陈不服气："万一你上班了，我一个人牵外孙下楼呢？万一有人问我话呢？"

老陈的情景课很能说明一件事。他终于有了一个"要说英语"的理由，可是他准备的方式，是在娄底的小区里，把一个还没发生的场预先演一遍。他练的每一句，都是为某个想象中的、陌生人发起的、几秒钟就结束的交换准备的：问路、问价、说听不懂。这些句子指向的是"一个外国人在路上难住我"的场景，而不是他到了悉尼以后真正要过的日子——牵着外孙去公园、在超市买菜、和邻居家的老人点头、听外孙一串一串往外冒英语。

他准备的是一个"万一"，不是一个"天天"。

◆ 一、场不是地点

先把一个流行的说法放下：所谓"没有语言环境"。

这个说法把场当成了地点：在中国，没有英语环境；去了英语国家，就有了。照这个说法，老陈到了悉尼，就自动入了英语的现实界。可是我们都见过反例：去了国外几年，生活圈子全是中国人，买菜去华人超市，看病找华人医生，英语一句不用说也能过下去。第六编会专门讲周屿这样的人——出过国，仍然开不了口。地点给了，场却没有生出来。

反过来的例子也不少。设想一下，一个在长沙做外贸单证的人，每天要跟两三个国外客户在线上来回沟通，催货、确认单据、解释延误。他从来没出过国，可是英语在他的日子里是非用不可的。他的英语现实界，比很多在国外住了几年的人更满。

这两个反例说明：场不在地图上。按本书对 E 的定义，现实界的入界，说的不是你身处哪里，而是英语有没有和你实际过的日子牵动在一起——你在现实里要办的事、要见的人、要应付的状况，有没有哪一件是非经过英语不可的。

三维九宫栏目里讲现实界，说它是感觉特征的聚合：你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身体经历的那一束。一个人的现实界里"有英语"，意思是这一束感觉经验里，英语是其中一根互相牵动的线：他听见英语时，同时在看着某样东西、在办某件事、在等某个回应；他说英语时，有一个具体的人在面前，有一件具体的事要成。抽掉英语，这件事就办不成，那根线就断了。

◆ 二、"非说不可"是怎样定义的

"非说不可"这四个字要说清楚，否则容易被误解成"被逼着说"。

考试里的口语环节，算不算非说不可？表面上算：不说就没分。可是那一刻的现实界里，牵动起来的是什么？是一个考官、一张评分表、一个计时器。你说的话

不是为了让一件事办成，而是为了让一个分数出来。那个场是真的，但它是一个"被评判的场"，不是一个"要办事的场"。在被评判的场里说英语，英语和"被打分"纠缠在一起，和"办成一件事"毫无关系。这种场可以让人开口，却很难让英语入界——一离开考场，英语就从现实里退场了。

本书说的"非说不可"，是另一种：有一件事你在乎，它要办成，而办成它的唯一路径（或者最顺的路径）经过英语。在乎是前提。老陈在悉尼带外孙下楼，旁边一个本地老太太弯下腰，冲孩子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这时候他非常想回一句——不是因为有人给他打分，而是因为这个老太太在夸他外孙，他想接住这份善意。这是非说不可。

这样一定义，就看出很多人英语现实界之所以空，不在于没有外国人，而在于没有一件在乎的事经过英语。日子里所有在乎的事，都已经被中文办妥了；英语只剩下考试那一个场，而那个场恰恰不入界。

◆ 三、预演的场与生出来的场

回到老陈的情景课。他练的那三十课，其实是在为一个想象的场做预演。预演有没有用？有用，至少能让他在机场不慌。但预演和生场是两回事。

预演是按别人画好的场去准备：编课的人设想了一个游客会碰到的几十种情景，每种情景配几句话。你学了这些话，等于拿到了一张别人画的地图。可是一个场真正生出来的时候，它永远不完全像地图。老太太不会说"How much is it"，她会说"Oh, what a lovely boy"，然后笑着看你。地图上没有这一句，老陈只能愣住。

生场是另一个方向：不是先有场、再准备话，而是从你在乎的一件事出发，让英语成为办这件事的一条路，场就在办事的过程中长出来。用 SDE 的方程写，是 E=H(S,D)：现实界里的这束纠缠（E），是由学习者的水平与显露（S）和做法与目标（D）一起生成的。不是先有一个英语环境摆在那里，人走进去；而是人带着自己的水平、带着一件想办的事，和英语一起牵动出一个场。

这正是本书和"语言环境"说法的分界线。说"没有环境"，是把 E 当作给定条件，有就有，没有就只能等或者花钱去买；说"场是生成的"，是把 E 当作被 S 和 D 生出来的东西，等不来，但可以生。

当然，要诚实。第一编讲过，van Lier 的生态视角已经说可供性是在学习者的感知与行动中浮现的，Larsen-Freeman 的复杂动态系统理论也讲学习者能改变自己的情境。说"场是学习者参与生成的"，并不是本书首创。本书在这里多走的一步，是把场拆成三界：现实界的场生出来了，理念界和自我界的场未必跟着生出来。老陈到了悉尼，现实界可能很快就满了，可英语不一定进他想事情的地方，也不一定长出一个"会说英语的老陈"。三界分开读，才看得出卡在哪一界。

◆ 四、现实界空着，是怎样一种空

把林晓雯的一天摊开来看，就知道"现实界空着"是什么样子。

早上七点起床，给小禾做早饭，催他背书包。八点出门，坐地铁，刷手机。九点到公司，开晨会，处理单据。中午和同事在楼下吃粉。下午对账、打电话、填报表。六点下班，接孩子，做饭，辅导作业。十点以后，一个人的时间，刷剧或者早睡。

这一天里，她见了几十个人，办了几十件事，没有一件经过英语。唯一的例外，是那张中英双语的账单——但她看的是数字，不是英语。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长沙的错。她的日子本来就是用中文搭起来的，每一件事都有一条中文的路，而且这条路走得最顺。在这样的日子里要让英语"非用不可"，靠的不是换一个城市，而是在日子里找到或者生出一件事，这件事她在乎，并且它的路天然经过英语。

现实界空，不是一个可以被责备的状态，而是一个读数。它告诉我们：你在乎的所有事，目前都不经过英语。这个读数本身不坏，只是它解释了为什么英语练了十几年还是开不了口——它在现实里从来没有被一件事需要过。

◆ 五、中文太好用了

还有一层原因藏得更深：中文太好用了。

这听起来像一句玩笑，其实是现实界空着的结构性原因。一件事要办，人天然会走最省力的那条路。林晓雯和货代对账，对方的业务员也是中国人，打一个电话用中文三分钟说清楚，何必写英文邮件？她想给小禾找一本课外书，中文书店里应有尽有，何必找英文原版？她周末想学一道新菜，中文视频多得看不完，何必去找英文的？

每一件事都有一条中文的路，而且这条路最短。这在生活上是好事，在英语的现实界上却是一个持续的"抽空"：只要中文能办，英语就没有机会被需要。

所以，要让英语进入现实界，往往不是"多找一些说英语的机会"，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在你的日子里，英语几乎永远不是最短的路。那么英语进入现实界，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某件事本身就只有英语这一条路——对方只会英语，资料只有英文，那个地方只说英语。老陈到悉尼，就是被推进了这种情况。另一种是你为了某个你在乎的东西，主动选择了一条不是最短的路——你本可以用中文，但你选了英语，因为英语那条路通向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一个想认识的人，一件只有用英语才做得出味道的事，一个想成为的自己。

前一种是被推进去的，后一种是自己走进去的。被推进去的人往往很快就开口了，因为没有退路；可是也常有人被推进去以后，在英语的场边上找一条中文的小路，躲着过日子。自己走进去的人起步慢，但他走的那条路是被在乎牵着的，场一旦生出来，比较稳。这两种情况本书第五编和第六编都会碰到，这里先记下：现实界的入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门槛——英语在你的日子里几乎从来不是最短的路，所以必须有一样比"省力"更重的东西把你拽过去。

这里也能看出第一列的那组矛盾已经在暗处起作用了：走英语这条路，一定会说错、会慢、会出丑；不走，日子照样过。怕说错，让人退回中文的路；而想说出

自己——想认识那个人，想做成那件事——是唯一能把人拽回英语那条路的力量。这组矛盾第 12 章再讲。

◆ 六、一次性的场与反复的场

老陈那三十课，还有一个特点值得单独说：它们几乎全是为一次性的场准备的。问路、问价、点餐、说听不懂——每一次交换几秒钟就结束，结束后你和对方再也不会见面。

一次性的场有用，它能让你在陌生的地方办成一件小事。可是它很难让英语入界。原因很朴素：纠缠要靠反复牵动才能结成。你和一个人只说一句话，这一句话在你身上留下的是一个瞬间；你和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场里说了二十次，每一次都在上一次的基础上多一点——上次说到外孙会翻身了，这次说他会坐了——这二十次就结成了一束。这一束里，有那个人的样子，有你们之间说过的事，有你自己在这个场里慢慢变得自在的过程。

一次性的场像在河边踩一脚水，鞋湿了，回家就干了；反复的场像在同一条河里天天游，水会在你身上留下东西。

很多人在讲"多找机会开口"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一次性的场：参加一次英语角，跟一个外国游客聊几句，在餐厅用英语点一次菜。这些机会都不坏，可它们很少能把英语钉进现实界，因为它们不反复。英语角里换一拨人就是一个新开始；外国游客聊完就走了；餐厅点完菜就结束了。下一次又从零起步，又是紧张，又是那几句。

所以读现实界的入界度，不只要问"有没有一件事经过英语"，还要问"这件事是不是反复的"。一个月里和同一个人用英语往来了十次，比和十个不同的人各说了一次，在现实界里留下的东西要多得多。老陈到了悉尼，真正决定他的英语能不能入界的，大概不是机场和超市里那些一次性的交换，而是那个他每天都要去的公园。

◆ 七、"等我练好了再去说"

现实界空着，还有一个常见的自我解释：现在还不行，等我练好了再去说。

这句话听上去很谦虚，也很合理：先在家里把基础打牢，到了场里就不慌。很多人十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可是按本书的读法，这句话里藏着一个颠倒的顺序。

它假定现实界的场是一个考场：你要先具备某个水平，才有资格进去。于是场被推到了"练好以后"。可"练好"的标准是谁定的？是考试定的——词汇量、语法正确率、发音标准度。照这个标准，永远可以再练一练。于是"以后"永远是以后。

而一个真正的场从来不是这样运作的。老陈到了悉尼，不会因为他只练过三十课就没有资格推婴儿车下楼；公园里那位老人也不会先考他一下再决定要不要聊。场是在你带着现有的水平走进去以后，才和你一起长出来的。你现在的水平，就是你生场的本钱；场生出来以后，水平会在场里被拉高。这就是 E=H(S,D) 和 S=F(D,E) 两个方程互相咬住的地方：场由水平和做法生成，水平又在场里被重新显露。

"等我练好了"的问题，是把这个互相咬住的圈拆开，只留下一个方向：先 S，后 E。可是 S 在没有 E 的地方，只能按考试的规范被练，于是越练越像一只抽屉，越练越觉得自己还不够格进场。这是一个能自己维持下去的圈：没场，就只能按考试练；按考试练，就越觉得不够格；越不够格，越不敢进场。很多人十几年英语，就是在这个圈里转。

打破这个圈，不需要更多勇气，而需要换一个起点：不是"我够格了，去找场"，而是"我在乎一件事，它经过英语"。从在乎出发，够不够格就不再是进场的门槛，而只是场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 八、现实界里的"123 全息"

上一章说过，三维九宫栏目讲三界平权、123 全息，每一界里都有三界的影子。放到现实界，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真正入了现实界的英语场，身上同时带着理念和自我。

设想老陈到悉尼的第三个月。他每天牵着外孙去同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位常来遛狗的本地老人。起初两人只是点头；后来老人会问一句外孙几岁了、会不会骑小车，老陈会用手比划加几个词回答；再后来，老陈发现自己在去公园的路上，会在心里琢磨今天要不要问问那条狗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但它把全息说得很清楚。现实界的那一面，是公园、外孙的小车、老人、狗、每天上午九点。理念界的那一面，是他在路上琢磨"今天问什么、怎么问"——英语开始参与他想事情了。自我界的那一面，是他慢慢觉得自己是"公园里那个带外孙的中国老头"，一个在这个场里有位置的人。三界从一个现实的场里一起长出来。

反过来，如果一个场只有现实的一面——你在那里，英语在那里，可你什么都不想、也不觉得那里有你的位置——那它是一个薄的场。很多人出过国、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现实界有过英语，可那是薄的：理念没有跟着进来，自我没有跟着长出来。回国之后，薄的场一撤，英语就一点不剩。第 33 章会专门讲这类人。

◆ 九、线上的场算不算现实界

今天有人会问：我在手机上和外国网友聊天、看英文视频、跟 AI 练口语，算不算有了现实界？

先说看视频。看，是在别人生成的场的边上站着。视频里的人在办他们的事，你在看他们办。你的感觉经验里有了英语的声音和画面，可是没有一件你的事经过英语。这更像是在理念界的抽屉里添了一些有声有色的货，现实界仍然空着。

再说和网友聊天。这就要看聊的是什么。如果是按教材的套路寒暄几句，它更像一个练习场；如果你和对方有一件真的事要办——约好一起做点什么，彼此要弄清楚一件对两个人都要紧的事——那它就是现实界的一个场，虽然隔着屏幕。现实界看的是"有没有在乎的事经过英语"，不看屏幕有没有隔着。林晓雯后来在语言交换软件上认识了马雅，她们之间生出过什么样的场，第五编会讲；这里只说一句：线上的场可以是真的现实界，前提是有一件事在两个人之间。

至于 AI，第七编会细讲。这里先放一句提醒：AI 是最便宜的私人场，随叫随到，从不嫌你说得慢。可它也有一个特点——它没有自己在乎的事。和它说英语，你的现实界里有了一个对象，却很难有一件"对方也在乎"的事。它能让你多说，却不容易让场长出现实的分量。

现实界的入界度怎样读

和上一章一样，现实界的入界度也要和开口能力分开读。可以问三类问题，都不要求开口。

第一类问"有没有一件事"：过去一个月，有没有哪一件你在乎的事，它的办成需要经过英语？包括读、写、听、说任一种方式。第二类问"有没有一个人"：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人，你和他之间的往来要经过英语？第三类问"有没有一个时段"：你的一周里，有没有固定的某个时候，英语在你实际办的事里出场？

注意，这三问里没有一问是"你会说多少"。一个人可能一句都不会说，但他每周要用英语邮件和一个客户确认订单——他的现实界有英语，只是走的是书面的路。这正好说明，现实界入界和开口能力是可以分开的：前者是英语有没有被日子需要，后者是这份需要有没有长到嘴上。分开测，才能检验本书的第一个预测：开口能力与纠缠度的相关，高于与词汇量、考分的相关。

老陈的读数很典型：一件事（去悉尼带外孙），在路上，还没到；人和时段其实有——女婿和外孙说英语，每周还有一次视频——可那四十分钟里，英语是母子、翁婿之间的事，他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件他自己的事经过英语。场在那里，他

还没进去。这一幕第20章会细讲，这里只记一句读数。手机里那三十课，是他对着一件还没发生的事所做的准备。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仍在"缝隙与填补"的第二步：九宫细分，落在第一列 E1 三界的第二界——现实界。

本章的读法是：现实界的入界，不由地点决定，而由"有没有一件在乎的事经过英语"决定；场不是外部给定的环境，而是学习者带着自己的显露（S）与做法目标（D）生出来的（E=H(S,D)）。很多学习者现实界之所以空，是因为日子里所有在乎的事都已被中文办妥，英语只剩一个"被评判的场"——考场，而被评判的场让人开口，却不让英语入界。

同时，本章划出了和"语言环境"说的分界：环境说把 E 当给定，只能等或买；本书把 E 当被生成项，可以生。也承认 van Lier 与 Larsen-Freeman 已碰到"学习者参与生成情境"，本书多出的一步是三界分读——现实界满了，不等于另两界满了。

至于怎样在日子里生出那件"非说不可"的事，留给第五编的入界起手。

> 带走的话
>
> 场不在地图上，在你在乎的那件事里。

小账

本章读数——第二编・第一列・E1 三界之现实界；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方程 E=H(S,D)。

开口小账——今天列出你在乎的三件事，看看有没有哪一件，能找到一条经过英语的路。

第 10 章

自我界：没有"英语之我"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用英语说话的时候，说话的那个人是谁？为什么很多人一换成英语，就觉得自己"不像自己"了？

开场：二十年的英语老师，答不出一个周末

唐老师在湘潭一所中学教英语，教了二十年。她每天站在讲台上说英语：Open your books. Let's read together. Who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Very good. 她的发音清楚，语法几乎不出错，带过的毕业班成绩一直不错。

前年暑假，她参加一个市里组织的教师培训，有一节课请了一位外籍培训师。课间，培训师走到她身边，随口问了一句：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s?

唐老师后来说，那一刻她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听不懂，这句话她在课堂上教过不下一百遍；也不是不会答，"I usually go shopping with my friends"这类句子她闭着眼睛都能写。可她偏偏答不出来。因为她周末真正做的事是：上午给女儿检查作业，下午去菜市场，晚上批改作文，有时候回湘乡看看婆婆，偶尔一个人去湘江边走一走。这些事，她从来没有用英语说过。她想把"一个人去湘江边走一走"说出来，可是想不起来自己用英语说这句话是什么样子——不是不知道单词，而是不知道那个说这句话的"我"在哪里。

最后她说了一句：I... do housework. And I correct papers. 培训师笑着点头，走开了。她一个人站在那里，突然觉得很委屈。二十年了，她说了二十年英语，却从来没有用英语说过自己。

一、说了二十年，说话的是谁

唐老师的例子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它排除了几乎所有常见的解释。

不是输入不够：她二十年来接触的英语，比绝大多数人都多。不是胆子小：她每天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个学生说英语，并不怯场。不是语法不好、发音不准：她是教这些的人。甚至不能说她"没有场"：讲台就是一个天天都在的英语场。

那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在她说过的成千上万句英语里，说话的那个人一直是"英语老师"这个角色，而不是唐老师这个人。课堂上的英语，是教材的声音、考试的声音、规范的声音，经过她的嘴传出来。她是这些声音的称职的转达者。可她自己——她的周末、她的委屈、她在湘江边走路时想的事——从来没有经过英语。

这就是本章要说的第三界：自我界。三维九宫栏目讲自我界，说它是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的特征聚合：你对自己的感觉、你身上那一段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经历、你在不同场合里认出"这是我"的那一束。"我"这个字，也是一根指针，它指向的就是这一束。

问题来了：一个人说英语的时候，用的是 I 这个词。I 这根指针，指向的是什么？

对唐老师来说，课堂上她说"I think this answer is correct"，I 指向的是一个教学角色；教材里写"I usually go shopping with my friends"，I 指向的是一个编书人设想出来的普通学生。她用过的所有 I，都指向别人，或者指向一个职能，从来没有指向过她自己那一束活的纠缠——那个周末去菜市场、晚上批作文、想起婆婆会心疼的人。

所以本章的判断是："我"这根指针，从没在英语里指向过一束活的纠缠。英语里没有一个"我"。没有"英语之我"。

◆ 二、角色之我和英语之我

唐老师的处境里有一个容易被看漏的东西：她其实有一个"英语里的我"，只是那是一个角色之我。

角色之我并非一无是处。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用英语组织课堂、提问、表扬、纠错，二十年里越来越熟练。这个角色在英语里是活的：它有固定的场，有反复的往来，有一套用得很顺的话。如果有人问她"这道题为什么选 B"，她能用英语讲得清清楚楚。

可是角色之我有一个边界：它只在角色的场里成立。走出教室，角色的那一套话就没有用处了；碰到一个只想认识"唐老师这个人"的问题，角色就答不上来。培训师问的周末，恰好是角色之外的问题——没有哪本教案会写老师周末去菜市场。

这个区分对很多职场人也适用。一个能用英语开项目会、写邮件、做汇报的人，未必能用英语说清楚自己为什么喜欢某部电影。他有一个职业的英语角色之我，没有一个英语之我。角色之我能撑起工作，却撑不起一次闲聊，更撑不起一段关系。开口卡住的地方，常常就在角色的边界上。

◆ 三、"英语之我"不是另一个人格

说到这里，要防一个误会。"英语之我"不是说要在英语里另造一个人格：说中文时内向，说英语时就要外向、热情、手势多。有些口语课程会鼓励学员"切换成英语人格"，表演出一种更夸张、更自信的样子。这种做法有时能让人暂时开口，但它恰恰不是本书说的"英语之我"——那是在演一个别人。

按 E 的定义，"英语之我"是：你这一束活的纠缠——你的经历、你的感觉、你的在乎——有一部分被英语牵动起来了，你用英语说话时，I 指向的是你自己，不是一个角色。它是同一个你，只是多了一条用英语被牵动的线。

举个日常的对照。一个在长沙长大、后来到广州工作了十年的人，说起粤语来也许口音很重，可是他在广州的菜市场跟摊主讨价还价、跟同事开玩笑，用的是粤

语，说话的仍然是他自己。他没有变成另一个人，他只是让自己的一部分日子，长进了粤语里。他有一个"粤语之我"——不是一个新人格，而是他本人在粤语里有了一处栖身的地方。

"英语之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在英语里有一处栖身的地方。你可以不流利，可以有口音，可以用错时态，但当你说 I 的时候，那根指针指向你。

◆ 四、为什么会觉得"不像自己"

很多人有过这种体验：一换成英语，就觉得自己变笨了、变幼稚了、变成另一个人了。中文里能说得很有分寸、很幽默的人，用英语只能说出"I like it very much""It's very good"这类句子，觉得像个小学生。

这种"不像自己"的感觉，常被解释成水平问题：等你英语好了，就能用英语表达复杂的自己了。这个解释有一半对。水平当然有关系。可是它漏掉了另一半：即使水平够了，如果英语从来没有和你自己的那一束经验牵动过，你说出来的仍然是别人的话。

唐老师就是证据。她的水平足够说出一个周末，可她说出来的仍然是"I do housework"——一句教材式的、没有她的句子。不是她不会说"我喜欢一个人在江边走"，而是那一刻她手里所有现成的英语，都是为别人的 I 准备的。她要说自己，就得临时把自己的经验翻译进一套从来不属于她的话里。翻出来的东西，当然不像她。

所以"不像自己"是一个读数：它显示的是自我界里英语与你之间那一束纠缠的稀薄。英语里的 I，至今没有接到你身上。你说的每一句英语，都像穿着别人的衣服上台。

◆ 五、自我界的空，从哪一年开始

这个空，是从学英语的第一天起就被安排好的。

回想一下我们最早学的英语课文。大多数是"我叫李雷，我是一名学生，我喜欢打篮球"这一类：一个虚构的人，用第一人称介绍自己。学生跟着读，背下来，考试时默写。每一个"I"，都是李雷的、韩梅梅的、教材里那个虚构人物的。一个孩子读了几百遍"I am a student"，这个 I 在他心里指向的，是一个通用的、可以替换的"学生"，而不是他自己。

后来的课文复杂了，作文也开始让学生写自己：My Hometown，My Best Friend，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这本可以是"英语之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些作文是为考试写的，写的时候想的是句型、高级词汇、得分点。为了得分，学生会编一个更像范文的家乡、一个更合套路的朋友、一次更容易写的难忘经历。很多人回想起来，中学英语作文里写的事，大半是编的。连"写自己"这件事，也被写成了"写一个得分的自己"。

于是十几年下来，一个人用英语写过很多个"我"，没有一个是他自己。英语里的 I，被训练成了一个空位：谁都可以坐进去，偏偏他本人从来没有坐过。

◆ 六、和"理想二语自我"的分界

讲到"英语之我"，熟悉二语习得研究的读者会想到 Dörnyei 在 2005 年前后提出的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学习者心里有一个"理想的二语自我"——将来那个能流利使用外语的自己——它与现在的自己之间的距离，会推动人去学。第一编第 4 章已经提过这一家。这里要把分界说清楚，免得读者以为本书只是换了个说法。

理想二语自我是一个"将来时"的图像：我想象五年后的自己在国外开会侃侃而谈，这个图像拉着我现在去背单词、去上课。它在 SDE 的九宫里，更接近意义目标那一格（D1）里的一股牵引，是一个动机来源。

本书说的"英语之我"不是一个将来的图像，而是一个现在时的纠缠：此刻，你自己的经历、感觉、在乎，有没有一部分在英语里流动。它在 E1 自我界那一格，是被生成的那一端，不是牵引的那一端。

这个分界有实际后果。一个人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晰、非常动人的理想二语自我，同时现在时的"英语之我"是零。唐老师年轻时或许就想象过自己将来是一个能和外国同行自如交流的老师——这个图像也许真的推动她读完了师范、考了证、教了二十年书。可是这个将来的她，二十年来一直停在将来；现在的她，英语里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理想的图像越清晰，和现在的空白之间的落差越大，有时反而更让人不敢开口：一开口，暴露的是现在的那个空。

所以本书不否认理想二语自我的作用，只是指出：它解释了"为什么去学"，没有解释"为什么学了还开不了口"。后一个问题，要在现在时的自我界里找答案。将来的我拉不出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只能在一句句关于自己的英语里，一点点被生成出来。

◆ 七、自我不是一块石头

三维九宫栏目讲自我界时，有一个意象：你是漩涡，不是石头。（这个意象出自三维九宫栏目 E1 一格，本书只在这里用一次。）它说的是，"我"不是一块事先就在那里、形状固定的东西，而是一束内感与时间特征持续牵动出来的样子；水一直在流，漩涡的形状是由流动维持的，每一个当下的选择都在改写它。

这个意象放到英语里，正好解开一个死结。

很多人对"英语之我"的想象是石头式的：要么我天生就是一个能说英语的人，要么我不是。他们会说"我这个人性格内向，说不了外语""我就不是学语言的料"。这些话把"我"当作一块形状已定的石头，英语要么嵌得进去，要么嵌不进去。照这个想象，一个三十多岁还开不了口的人，只能认命。

漩涡的想象完全不同。如果"我"是一束持续流动的纠缠，那么"英语之我"就不是一个你有或没有的东西，而是一个可以开始流动的方向。今天你用英语写了一句只关于自己的话，这束纠缠里就多了一缕水朝这个方向转了一下；明天再写一句，再转一下。转得多了，漩涡里就有了一个英语的回旋。它不需要你先变成另一种性格，它只需要你自己的那一束经验，开始有一部分经过英语流动。

唐老师二十年没有"英语之我"，不是因为她这块石头嵌不进英语，而是因为她的漩涡里，二十年来从没有一缕水朝英语这个方向转过——课堂上所有的英语，都绕开了她。这是一个可以改的读数，不是一个判决。

◆ 八、自我界与另两界的牵连

三界平权，123 全息。自我界的空，会把另两界也拖薄；另两界的空，也让自我界无从长起。

先看自我界拖薄理念界。如果"我"在英语里没有栖身之处，那么英语参与想事情时，想的就永远是别人的事。上一章说的那只抽屉，所以一直关着，一个原因就是：抽屉里的词从来没有一个是用来想"我的事"的。理念界里的英语，要是不和"我"连着，就只能指向课文和考题。

再看自我界拖薄现实界。一个人在英语场里如果没有"我"，他在场里就只能扮演一个角色：游客、考生、学生、老师。角色可以办成一件事，却很难留在场里。老陈在悉尼的公园里，如果他始终只是"一个要问路的外国人"，场就留不住；只有他慢慢成了"那个带外孙的中国老头"，场才有了他的位置。

反过来，没有理念与现实，自我界也长不出来。"我"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它是在一件件事里、一个个想法里，一点点被认出来的。英语里的"我"，要在用英语办过的事、用英语想过的事里，才能长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不主张"先建立英语自信"——没有事、没有想法，所谓英语自信只能是一个空架子，一碰到真正的场就塌。

三界是一起入的，也是一起空的。本章单讲自我界，是为了看清楚它特有的那一层：前两界缺了，人还会觉得"我还没学到"；自我界缺了，人会觉得"那不是我"。后一种感觉，往往才是开口最深的那道门槛。

◆ 九、中文之我，为什么搬不过去

有人会问：我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自己了，在中文里活了三四十年，为什么不能直接"搬"到英语里去？换一套词而已。

这个问题问到了自我界最微妙的地方。"我"这根指针指向的那一束，不是悬空的，它是在一种语言里一点点被牵动出来的。唐老师的委屈、她对婆婆的惦记、她在江边走路时那种说不清的松快，这些内感在她身上，是和一些中文词、中文的说话方式长在一起的。"心疼""不值当""散散心"——这些词不只是标签，它们是她这一束内感的一部分形状。她感到某种东西，往往是同时用这些词感到的。

所以"搬"不过去，不是因为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词，而是因为"我"不是一件可以打包搬运的行李。它更像一棵树的根，长在中文的土里，根须缠着土。把树拔出来移到英语的土里，带出来的只是一部分；剩下的要在新的土里重新长。

这并不悲观。根可以在新的土里长，只是需要时间、需要一件件事去浇。而且新长出来的根，不一定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用英语说自己的人，常常发现某些话用英语说反而更容易，比如一些在中文里不好意思开口的感受，换成英语，倒能说得直白一点。这不是变成了另一个人，而是同一个漩涡多了一个回旋的方向，在那个方向上，水流得跟原来不太一样。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再责怪自己"中文里那么能说，英语里怎么这么笨"。中文之我是几十年长出来的，英语之我几乎还没有开始长。拿一棵大树去比一颗刚埋下的种子，当然显得笨。要比的不是两个我的大小，而是英语这边，有没有开始长。

孩子身上的对照

唐老师的处境，在小禾身上有一个对照，可以让问题看得更细。

小禾十岁，读小学四年级，英语课刚学到 My family、My favourite food 这一类单元。有一次林晓雯辅导他作业，作业是用英语写三句话介绍自己喜欢的食

物。小禾写的是：I like noodles. Noodles are delicious. I eat noodles every day. 林晓雯看了，说："你不是最喜欢外婆做的剁辣椒蒸鱼头吗？怎么写面条？"小禾说："鱼头不会写。面条课本上有。"

这一句孩子话很要紧。小禾不是不想写自己，他是在做一个十岁孩子能做的最合理的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英语里找不到现成的路；课本上有现成的路的，就写那个。于是他写了一个"喜欢面条的小禾"——一个为了写得出来而改过的自己。

这就是自我界空掉的第一步。一次两次没关系，可如果从四年级到高三，每一次用英语写自己，都先把自己改成课本上有词的那个样子，十年以后，英语里的 I 就会稳稳地指向一个"课本里的我"。唐老师二十年后在培训课上说出 I do housework，和小禾今天写下 I like noodles，是同一个动作的两头。

反过来，如果那天林晓雯说："那你就写鱼头，不会的词我们一起查。"小禾写出一句 I like my grandma's fish head with chili，哪怕拼错几个字母、语法不全对，这句话里的 I 是他自己。十岁时有过几十句这样的话，英语里的"我"就有了一个早早埋下的根。这里不是在给家长开药方——第 32 章会讲家这个场——而是用一个孩子的作业说清楚：自我界的空不是哪一天突然出现的，是一次一次"为了写得出来，先把自己改掉"累积出来的。

自我界的入界度怎样读

自我界的入界度同样可以不靠开口来读。可以问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I 指向谁"：你写过、说过的英语句子里，有多少个 I 是在说你自己真实的事？不是作文里编的，不是课文里背的。第二类问"有没有一件只属于你的事进过英语"：你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件只有你知道、只有你在乎的小事，你曾经用英语讲过、写过，哪怕只是写给自己看？第三类问"像不像自己"：当你用英语表达时，你觉得那是你在说话，还是在念一段台词？

唐老师答这三问，答案会让她自己吃惊：第一问几乎是零，第二问是零，第三问是"念台词"。一个说了二十年英语的人，自我界入界度接近零。这个读数比任何口语测试都更能解释她那一刻的空白。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读数不能和开口能力混在一起测。唐老师的开口能力，按通常的口语测试会得高分——她发音准、语法对、反应快。可是她答不出一个周末。如果只看口语分，就会把她当作"会说"的人；如果看自我界入界度，就看得出她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开不了口：开口说自己。全书第二个预测里的短板律，在这里有一个预演：她理念界的存货很满，现实界有讲台这个场，偏偏自我界几乎是空的——最低的那一格，决定了她在那一刻开不开得了口。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是"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的第三处，落在第一列 E1 三界的自我界。

本章的读法是："我"是一根指针，指向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的那一束纠缠；学习者在英语里用过无数个 I，这根指针却从没指向过他自己那一束活的纠缠——课文里的 I 是虚构人物，作文里的 I 是得分的样子，课堂上的 I 是角色。所以英语里没有"英语之我"。"不像自己"的感觉，是自我界纠缠稀薄的读数，而不只是水平问题。

本章还说明了三界的牵连：自我界空，会把理念界拖成抽屉、把现实界拖成角色扮演；理念界与现实界空，自我界也无从长起。三界要一起入。

至于"英语之我"怎样被生成——它为什么是第一列矛盾的收口——留给第 12 章预告、第 29 章详写。

> 带走的话
>
> 你说了很多年英语里的 I，可那个 I 一直在指别人。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二编·第一列·E1 三界之自我界；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短板律的预演。
>
> 开口小账——今天用英语写一句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小事，开头是 I，写给自己看，不给任何人打分。

第 11 章

E1=H(S1，D1)：考试规范与从未被点燃的创造·自由·幸福

这一章的问题：前三章说英语没进三界。那么三界本该是怎样生出来的？是什么把它生成了一只抽屉、一个考场和一个空着的 I？

开场：林晓雯的作文模板

林晓雯考六级那年，大三，考了五百多分。她现在还记得备考时的一样东西：一张手抄的作文模板。

模板分三段。第一段：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第二段：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First... Second... Last but not least... 第三段：In conclusion,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took measures to... 宿舍里人手一份，题目出来，往空里填就行。她说那年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她早忘了，可那几个句子到今天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那张纸救了我，"她说，"作文那一项我拿了不低的分。"

这张纸确实救了她的分数。可如果用本书的眼光看，它也是一张很精确的图：一个学习者手里的英语，是在什么样的规范下显露出来的；而她用英语做过的最长的一次"表达"，又是为了什么。

用模板写作文的那半小时里，她的英语有对错的标准（语法不能错、拼写不能错），有变化的方向（从"低级词"换成"高级词"，从简单句换成复合句），有分布的要求（三段、每段几句、高分句型放在哪里）。这些规范都很清楚。可是那半小时里，她想说的东西是什么？没有。她不需要想说什么，她需要的是填满。那半小

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她创造的，没有一句话是她自由选择要说的，写完也没有任何一种幸福——只有交卷时的一口气。

这张模板，就是本章要讲的那个方程的一份样本：E1=H(S1, D1)。

◆ 一、方程说的是什么

先用大白话把方程说一遍。

E1 是三界：英语在你的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里有没有生根，有没有和你牵动成一束。这是前三章讲的。

方程 E=H(S,D) 说：这束纠缠不是外面给的，是由你的显露（S）和你的做法目标（D）一起生成的。落到第一列，就是 E1=H(S1， D1)：三界的入不入，由第一列的 S1 和 D1 一起决定。

S1 是显露里的规范维。三维九宫栏目讲 S1，说它有三个面：对比、变化、分布。对比，是一个东西和别的东西的分别——这个音和那个音不同，这个词和那个词不同，这样说对、那样说错。变化，是它随时间、随场合怎样变——时态、语气、正式与随便。分布，是它出现在哪里、和什么一起出现——这个词通常跟哪些词搭配，这句话通常在什么场合说。一门语言在你身上显露成什么样子，就看这三个面被什么塑形。

D1 是做法里的意义目标。三维九宫栏目讲 D1，是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一个人做一件事，他为什么做？最深的那一层，是为了创造出一点原来没有的东西，为了自由地选择、自由地成为，为了幸福。一个人开口说话，最深的理由也在这三样里：说出一个自己的想法（创造），说自己想说的、选择怎样说（自由），说完之后和人连上了、心里亮了一下（幸福）。

方程的意思就是：三界是被规范与意义一起生出来的。规范给语言一个显露的形状，意义给语言一个去处。两样都在，英语就在你的三界里扎根；只有一样，三界就生成另一种东西。

◆ 二、只有考试规范的 S1

林晓雯手里有 S1 吗？有，而且很扎实。可这份 S1 是被一种很特别的规范塑形的：考试规范。

看对比这一面。她分得清 affect 和 effect，分得清现在完成时和一般过去时，分得清单选题四个选项里哪一个对。她的对比是精细的，但几乎全落在一个轴上：对与错。一个句子摆在她面前，她首先读到的是"它对不对"，而不是"它说了什么、说得好不好、像不像一个人在说话"。

看变化这一面。她知道一个词怎样变成更"高级"的同义词，一个简单句怎样变成复合句。这个变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标准。越接近标准、越接近高分范文，越好。至于英语在真实生活里那些随场合而变的样子——朋友之间怎么说，跟老人怎么说，开玩笑怎么说——她那里几乎没有。

看分布这一面。她清楚哪些语法点是高频考点，哪些词组常在完形填空里出现，作文里哪个位置放哪个句型最得分。她的分布是考点的分布：英语在她那里出现在试卷的哪里、出现几次。至于英语在一个人的一天里出现在哪里，她的 S1 里没有这张图。

于是她手里的规范维，三个面都完整，却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考试。对比是对错的对比，变化是标准的变化，分布是考点的分布。这是一份很结实的规范，只不过它是为了一个场合而显露的——考场。

◆ 三、从未被点燃的 D1

再看 D1。从初中到大学，林晓雯说英语、写英语的时候，为的是什么？

为了答对一道题，为了过一次考试，为了老师不点名批评，为了一张证书。这些都是真实的动力，而且很有力。可它们都落在意义三律的外面：答对一道题不是创造，因为答案事先就在那里；按模板填作文不是自由，因为要说的内容和说法都

已经规定好了；考过了的那份轻松也不是幸福——它更像一个负担被卸下来，而不是一样东西被点亮。

意义三律在她的英语生活里，十几年没有被碰过一次。她从没为了说出一个只有她自己想到的点子而用过英语；从没因为想用英语说、选择用英语说，而去说一句话；也从没有过一次用英语说完一件事后，心里那种被接住、被懂得的满足。

这不是她个人的特殊经历。设想一下大多数中国学生的英语生活：每一次开口都有一个评分者，每一次落笔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在这样的安排里，D1 不是被压抑了，而是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一件事若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创造、不容许自由、不提供幸福，那么做这件事的人，只能用另外的东西来驱动自己：分数、升学、面子、怕被骂。

◆ 四、意义目标不等于学习动机

说到这里，有读者会觉得 D1 不过是"动机"的另一个名字。二语习得研究里讲动机已有几十年，Gardner 一派区分过融入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为了融入一个语言群体而学，还是为了升学求职这类实际好处而学。林晓雯的情况，看上去就是工具型动机太强、融入型动机太弱。

这个对照有帮助，但要看清差别。动机说的是"为什么去学"，它落在学习这件事上；意义目标说的是"为什么开口"，它落在每一次说话上。一个人可以有很强的融入型动机——非常向往英语世界，想成为其中一员——却在每一次具体的开口中，仍然只为了"说对"而说。动机是一股长期的拉力，意义三律是每一次表达在当下有没有被点亮。

再说，本书的 D1 不分"融入"和"工具"。为了谈成一笔生意而用英语，也可以是创造（想出一个对方没想到的方案）、自由（选择怎样让步）、幸福（谈成后和对方握手时的那一下）；为了融入而用英语，也可以只是照抄别人的说法、按别人的规矩说话。区别不在目的是什么，而在开口的那一刻，三律有没有出场。

所以林晓雯的问题不是"动机类型不对"。她当年备考的动机很强，也很正当。她的问题是：十几年里，每一次具体的英语表达，三律都没有出场。动机把她送进了考场，却没有在任何一次开口时点燃她。

◆ 五、生成了什么：抽屉、考场和空着的 I

现在把方程代进去：E1=H(S1 考试规范，D1 缺席)。生成出来的三界是什么样子？正好是前三章看到的三样东西。

理念界里，生成出一只抽屉。考试规范让每个词都和对错、标准、考点纠缠；D1 缺席，就没有一件"我想创造的东西"要求这些词去参与想事情。于是词只在抽屉里互相指着。第 8 章林晓雯认得 reconcile 却从不用它想对账，根子在这里：这个词是按考点被显露的，又从没被一个"我想说清楚一件事"的目标拽出来过。

现实界里，生成出一个考场。考试规范只认得一个场——评判的场；D1 缺席，就没有一件自由选择要办的事把英语带进日子。于是英语的现实界只剩考场一处。第 9 章说"被评判的场让人开口，却不让英语入界"，从方程看就是：在那个场里，只有 S1 在动，D1 没有动。

自我界里，生成出一个空着的 I。考试规范要求的是"标准的我"——范文里的我，模板里的我；D1 缺席，就没有一次"我想说出我自己"的冲动去把 I 接到自己身上。于是 I 成了一个谁都能坐的空位。第 10 章唐老师的周末、小禾的面条，都是这个空位的样子。

三样东西，一个方程。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说第一列要整体读：不入界不是三个分开的毛病，而是同一个生成过程的三处结果。规范被拧成单一方向，意义目标缺席，两者一起生成了一个英语不入界的三界。

◆ 六、只有 D1、没有 S1 会怎样

为了看清方程两边都要在场，可以反过来设想：一个人 D1 很旺，S1 却几乎没有。

设想一下，一个从没正经学过英语的人，在旅游城市开了一家小饭馆，外国客人多起来以后，他很想跟他们聊几句——想介绍自己的菜（创造），想按自己的方式招呼人（自由），客人吃得高兴他也高兴（幸福）。他的 D1 是点燃的。可他手里几乎没有规范：不分对错，不知变化，不懂分布，只有几个零散的词和大量的手势。

这样的人，常常比林晓雯更敢开口，场里也更热闹。可他的英语往往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打转：同样几句话，说了十年还是那样。他的三界有一点英语——现实界里有客人，自我界里有一个"会跟老外打招呼的老板"——可理念界几乎是空的，因为没有规范，英语没法被用来想复杂一点的事；它也长不远，因为没有对比、变化、分布，他的英语没有生长的骨架。

这个反例说明，方程两边缺一不可。只有考试规范，没有意义目标，生成出抽屉和考场；只有意义目标，没有规范，生成出一个热闹但长不大的小场。本书批评的从来不是规范本身，而是规范被拧成了单一的考试方向，而另一边的意义目标十几年没有出过场。

◆ 七、三律一律一律地看

意义三律说起来抽象，落到开口上其实很具体。把三律逐一摆到林晓雯的英语生活里，能看出每一律缺席时留下的是哪一种空。

先看创造。创造不是写诗作曲，是说出一个此前不在那里的东西：一个你自己的看法、一个只有你会这样连起来的比较、一个解决手头小问题的点子。中文里，林晓雯每天都在创造：她跟同事说"这家货代的燃油附加费算法跟别家不一样，得单独建一张表"，这句话就是她的一个小创造。英语里，她十几年没有过一次。创造缺席的后果，是英语只能复述——复述课文、复述模板、复述标准答案。一门只能复述的语言，开口时自然无话可说，因为要说的东西都已经被别人说过了。

再看自由。自由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放任，而是在几种说法之间，由你来选。中文里，她可以选择对领导说得委婉一点、对老同学说得随便一点；她可以选择今天不说，明天再说。英语里，她从来没有"选"过：考试规定了说什么，标准规

定了怎样说，时间规定了什么时候说。自由缺席的后果，是英语始终是一门"被要求"的语言。被要求的语言，一旦没人要求，就停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毕业以后英语就不再出场。

最后看幸福。幸福在这里不是"开心"，而是一次表达之后，你和世界之间多连上了一点：对方懂了你，你被接住了，或者你自己把一件事说清楚了、心里亮了。中文里，这样的时刻每天都有。英语里，林晓雯能想起来的唯一一次接近幸福的时刻，是查到六级成绩那一天——可那份高兴是对分数的，不是对一次表达的。幸福缺席的后果，是英语里没有任何一种"想再说一次"的回味。没有回味，就没有下一次。

三律缺席，分别留下三种空：无话可说、无人要求便停、说完不想再说。这三种空，单独看都像个人的毛病——"我没什么想法""我太懒""我不喜欢英语"。放进方程里看，它们都是同一个缺席的不同侧面：D1 没出场。

◆ 八、规范是怎样被拧成单一方向的

要说清楚，规范被拧成考试方向，不是谁的阴谋，也不只是"应试教育"四个字能概括。它和规范本身的一个特点有关：规范最容易被检查。

对比、变化、分布三个面里，"对与错"是最容易打分的；"标准"是最容易统一的；"考点"是最容易列清单的。一个要面对几十个学生、要在一年里给出可比较成绩的教育系统，天然会把规范往这三个方向拧。这里不作政策评价，只是描述一个生成过程：当一个东西必须被大规模检查时，它会被检查的方式塑形。

而意义目标偏偏最难检查。你没法给"创造了一个想法"打分，没法给"自由地选择怎样说"打分，更没法给"说完觉得幸福"打分。一个只能检查可检查之物的体系里，D1 自然退到了看不见的地方。

所以林晓雯手里的那张作文模板，不是一个偷懒的学生的发明，而是这个生成过程最自然的产物：当规范被拧成可检查的方向、意义目标退场，最理性的策略就

是背一个模板。模板把规范做到最好，把意义降到零。它是 E1=H(S1 考试规范，D1 缺席) 的一份完美作答。

◆ 九、规范的另一种显露是什么样子

批评了考试规范，就得说清楚另一种规范是什么样子，否则读者会以为本书在主张"不要规范"。

规范的三个面——对比、变化、分布——本身是中性的。它们可以朝考场显露，也可以朝生活显露。区别在于：对比比的是什么，变化往哪里变，分布按什么分。

朝生活显露的对比，不只比对错，还比"说得通不通、听的人懂不懂、像不像我"。林晓雯如果和一个外国朋友聊天，说了一句语法有错但对方完全懂的话，她会得到一个新的对比：原来这个错不要紧。又说了一句语法全对、但对方一脸疑惑的话，她会得到另一个对比：原来对的说法不一定说得通。这些对比不在考卷上，却是开口最需要的那一种分辨力。

朝生活显露的变化，不只往标准变，还往场合变、往关系变、往自己变。同一件事，第一次见面怎么说，熟了以后怎么说；对孩子怎么说，对同事怎么说；今天心情好怎么说，累了怎么说。语言在一个人身上变得越来越像他自己，这也是一种变化，只是考试从来不检查它。

朝生活显露的分布，是英语在你一天里的分布：它出现在早上哪一刻、跟谁、为什么事。这张分布图画出来，就是你英语的现实界。

所以本书不是要拿掉规范，而是要让规范的三个面松开那一个单一的方向，转而跟着 D1 显露——为了创造而分辨，为了自由而变化，为了幸福而分布。这时候规范不再是一张模板，而是开口的骨架。这一转向怎样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留给第五编。

方程的另一面：三界也在塑形 S1 和 D1

E=H(S,D) 只是三个方程之一。另外两个方程提醒我们：生成不是单向的。

S=F(D,E) 说：显露也是被做法和纠缠塑形的。林晓雯的 S1 之所以只朝考试一个方向显露，一个原因是她的 E1 只有考场一处——英语只在那个场里出场，规范当然只按那个场的要求显露。如果她的现实界里有一个每周都要用英语聊天的朋友，她的 S1 会长出别的对比：这样说朋友会懂，那样说朋友会误会；会长出别的变化：熟了以后可以说得随便一点；会长出别的分布：这句话适合在聊天开头说。场变了，规范就跟着变。

D=G(S,E) 说：做法和目标也被显露和纠缠塑形。林晓雯的 D1 十几年没被点燃，一个原因是她的 E1 里没有一件能让英语去创造、去自由、去幸福的事。目标不是凭空生出来的；一个人要先在三界里碰到一个"可以用英语做点什么"的地方，意义目标才有地方落脚。

三个方程互相咬住，形成一个圈。在林晓雯这里，这个圈是闭合的：考试规范生成考场式的三界，考场式的三界又加固了考试规范，也继续让 D1 没有落脚处。圈闭合得越久，越稳。第 1 章说哑巴英语是"一个稳固得可疑的显露态"，从方程看，它的稳固来自这个自我加固的圈。

要打开这个圈，就得在某一处让三维之一发生变化，并让这个变化顺着方程传开。从哪里起手、走哪条路径，是第五编的事。第一列的那组矛盾，正是这个圈里一直在的一道裂缝——下一章讲。

这个方程能被检验吗

一个方程如果只能拿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就不算一个好方程。E1=H(S1, D1) 至少给出两个可以拿去碰现实的推论。

第一个推论：在考试成绩相近的人里，D1 曾经被点燃过的人，三界入界度更高。设想两个六级分数一样的人，一个在大学里迷上一款联机游戏，在国际服里用

英语带过几十场队、和队友争过战术；另一个只做过题。按方程，前者的 S1 同样被考试塑形过，但他的 D1 出过场——为了让队友接受自己想出来的打法（创造），选择什么时候说、怎样说（自由），一局赢下来队友打出一句 nice call 时的那一下高兴（幸福）。他的三界里应当有更多英语。这个推论可以用入界度问卷去查。

第二个推论：只调 S1、不碰 D1，三界不会明显变化。比如让一群人花三个月专门学"地道表达""生活口语"，把他们的规范从考试方向拧到生活方向，但不给他们任何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按方程，他们的 S1 变了，D1 仍缺席，生成的三界仍是抽屉——只不过抽屉里的货换成了"地道表达"。三个月后，他们的入界度不会明显上升，开口量也不会。这个推论和全书第三个预测相通：只加输入的组，开口上不来。

如果检验结果是：D1 出过场的人入界度并不更高，或者只调 S1 就足以让三界明显入界，那么第一列三角的读法就要修改——至少说明 D1 在这一列里的分量被本书高估了。把这两个推论写在这里，是为了让这个方程站在可以被打回来的地方。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从第二步九宫细分往前走了半步：把第一列三格（S1、D1、E1）放进同一个方程里看，即三列三角的第一列：E1=H(S1, D1)。

本章的读法是：学习者的 S1 是被考试规范塑形的——对比是对错的对比，变化是标准的变化，分布是考点的分布；D1 的创造、自由、幸福十几年没有出过场。两者生成的三界，正好是理念界的抽屉、现实界的考场、自我界空着的 I。这说明"不入界"不是三个分开的毛病，而是同一个生成过程的三处结果。本章还用另外两个方程说明：三界反过来加固了考试规范，也让 D1 无处落脚，圈是自我加固的。

这也是本书在 van　Lier 与 Larsen-Freeman 之外守住的第一样新东西——三格分立：E1 这一格有它自己的生成来源（S1 与 D1），不能和信息、能量两格混在一起说。

> **带走的话**
>
> 那张作文模板，把规范做到了满分，把意义做成了零。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二编・第一列三角 E1=H(S1，D1)；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收拢为三列三角；三方程互咬成闭圈。
>
> 开口小账——今天用英语写一句不为任何分数、只为说出你今天想到的一个小点子的话，哪怕它语法不全对。

第 12 章

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第一列的矛盾与入界之路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心里同时有"怕说错"和"想说出自己"两股力，它们一直在打架。通常我们想办法压下前一股；可如果这场架本身，才是让英语入界的那股劲呢？

开场：没说出口的那一句

今年开春，林晓雯的公司来了一位客人：合作货代的区域经理，一位泰国人，英语流利，中文一句不会。他来看仓库、谈明年的结算方式。下午的会有翻译，晚上公司请吃饭，翻译先走了。

饭桌上，经理问起结算周期的事，几位领导你看我我看你。林晓雯心里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看法：现在按月对账，跨境的单子常常因为汇率日期对不上来回扯皮，如果改成按批次、按到港日锁汇率，两边都省事。这是她九年对账里琢磨出来的，公司里没有人比她更清楚这件事。

那几分钟里，她心里有两样东西同时在动。一样是：我想把这个说出来，这是我的东西，我知道它是对的，说出来能帮上忙。另一样是：我的英语不行，"汇率锁定"怎么说？时态会不会错？说到一半卡住了，领导和客人都看着我，怎么办？

她最后没有说。饭局散了，结算的事按老办法定了下来。回家路上她一直在想那句话，甚至在心里用英语拼出了一个版本：Maybe we can lock the rate by arrival date, for each batch。她说，那句话拼出来以后，她自己都愣了一下："其实我能说的。"

这一章就从这个"没说出口的那一句"讲起。

◆ 一、第一列的矛盾是什么

三列三角里，每一列都有一组 S 与 D 之间的矛盾。第一列的矛盾，第7章列过，是：怕说错 vs 想说出自己。

先把这两样东西放回九宫的位置。

"怕说错"来自 S1。上一章说过，学习者的规范维被考试拧成了一个方向：对比是对错的对比。一个十几年都在对错里显露的规范，到了开口的时候，会首先发出一个信号：这样说对不对？没把握，就停。"怕说错"不是一种性格，而是被考试规范塑形的 S1 在开口那一刻的显露。

"想说出自己"来自 D1。林晓雯想说的，是她九年琢磨出来的一个办法——一个创造；是她想自己选择站出来说——一份自由；是说出来以后帮上忙、被认可的那一下——一种幸福。那一刻，D1 出场了，而且是她在英语面前第一次这么清楚地出场。

于是那几分钟里，S1 和 D1 顶在了一起。S1 说：你没把握，别说。D1 说：这是我的，我想说。

这组矛盾有两个特点要先看清。第一，它是真矛盾，不是误会。林晓雯的英语确实可能出错，"怕说错"不是凭空的；她的想法也确实有价值，"想说出自己"不是虚荣。两边都有理。第二，它不是一直都在的。前面十几年，她的 D1 没有出场，所以这组矛盾也没有出现过——没有想说的东西，就没有和"怕说错"顶撞的那一方。矛盾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信号：D1 开始动了。

◆ 二、通常的处理：把矛盾当毛病

面对"怕说错"，最常见的劝法是："别怕，错了也没关系。""外国人不会笑话你的。""放开说就好。"这些劝法的方向都一样：把"怕说错"这一边削弱或消掉，让人能开口。

另一种常见的处理是反方向的：先把英语练好，练到不会错，再开口。这是把"想说出自己"这一边先按住，等 S1 强大到足以支撑它。

这两种处理看起来相反，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都把这组矛盾当作一个要被消除的毛病。要么削弱怕，要么推迟想；总之，让两股力不再顶撞，开口的路才通。

第一编第 4 章讲过的焦虑研究、情感过滤，大体也在这个思路里：焦虑是开口的障碍，降下来，开口就上去。本书不否认这些研究的发现，但在这里要提出一个不同的读法。

◆ 三、本书的读法：矛盾即燃料

SDE 的三原理说：任意两维之间的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落到第一列，就是：S1 与 D1 之间的矛盾，推动 E1 改变。

换成大白话：怕说错和想说出自己顶在一起的那一刻，正是英语最有可能入界的那一刻。

为什么？回到林晓雯的饭桌。前面十几年，英语在她那里一直是平静的：考试规范稳稳地塑形着 S1，D1 不出场，三界稳稳地是抽屉、考场、空着的 I。这个状态很稳，所以第 1 章说哑巴英语是一个"稳固得可疑的显露态"。在一个稳固的状态里，什么都不会变。

那天饭桌上，稳固第一次被打破了。D1 出场，和 S1 撞在一起。这一撞，让三界里同时出现了缺口：现实界里，第一次有一件她在乎的事必须经过英语（客人只懂英语）；理念界里，第一次有一个她自己的想法要求用英语去想（"按到港日锁汇率"怎么说）；自我界里，第一次有一个"想用英语说出自己"的我冒了头。三界都被这一撞震动了。

所以矛盾不是开口的障碍，而是三界开口子的时机。如果用"别怕"把怕说错一笔勾掉，这一撞就没有了；如果用"先练好"把想说出自己按住，这一撞也没有了。两种处理都在消掉燃料。

这就是本书守住的第三样新东西：矛盾即燃料。现有理论把这组顶撞当作要消除的毛病，本书把它当作推动 E1 的动力。

◆ 四、两种常见处理各自的代价

把矛盾当毛病的两种处理，并不是没有效果。正因为它们有效果，才更要看清它们各自付出了什么。

先看"别怕，放开说"。这种处理在短期里常常管用：一个人在鼓励的氛围里，被告知错了没关系，他真的会多说几句。英语角、口语训练营里，这样的场面很多。可是削弱"怕说错"，等于同时削弱了 S1 在开口时的那一点分辨力。一个完全不怕错的人，也就不再去听自己哪里错了；他的英语会停在一个热闹但不长的地方——第 11 章那位小饭馆老板的样子。更常见的是另一种结果：鼓励的氛围一撤，回到一个有人评判的场里，"怕"又原样回来了，甚至更重，因为他刚刚在一个保护起来的场里尝到了放松，回到真实的场里，落差更大。一阵子说得多，一阵子又说不出——这是第五编会讲的"轮回"。

再看"先练好再说"。这种处理的代价，第 9 章已经说过：它让人在一个只有考试规范的圈里越转越紧，"以后"永远是以后。这里补一层：它按住的不只是开口，还按住了 D1 本身。一个人一次次对自己说"现在还不够好，先别说"，他想说出自己的那股冲动，就一次次被推回去。推得多了，冲动会变弱，变成"其实我也没什么特别想说的"。到那时，S1 终于练得足够好了，D1 却已经熄了。练好的英语没有了想说的东西，又回到抽屉里。

两种处理一个削弱 S1，一个压住 D1，结果都是让矛盾的某一端变薄。端变薄了，矛盾就没有劲；矛盾没有劲，就推不动 E1。这是"矛盾即燃料"这个读法在反面的一个推论：凡是靠削弱矛盾一端来求开口的办法，短期可能见效，长期会让入界停下来。这个推论，正对着全书第三个预测里"只降焦虑组先升后落"的那一条——如果检验发现只降焦虑的人稳定上升、并与三维一起做的人持平，矛盾即燃料的读法就错了。

◆ 五、燃料为什么那天没点着

可是那天林晓雯并没有开口。燃料在，火为什么没点着？

这一节要很小心，因为很容易滑向"她不够勇敢"。按本书的读法，那天没点着，有三个原因，都不在她的性格里。

第一，矛盾来得太突然，三界的缺口还没有被接住。十几年第一次 D1 出场，就在一个有领导、有客人、有评判的饭桌上。三界同时开口子，却没有一个已经有英语的地方可以落脚：现实界里，这是她第一次用英语的场；理念界里，她从没用英语想过结算的事；自我界里，从没有过一个用英语说话的林晓雯。所有缺口同时张开，又同时没有东西去填，人自然往回缩。

第二，那个场是一个被评判的场。第 9 章说过，被评判的场让人开口，却不让英语入界。饭桌上有领导，有客人，林晓雯说的每一句英语，都会被当成"林晓雯的英语水平"被听见，而不是"林晓雯的结算办法"。在这样的场里，S1 那一边会被放大：怕说错不只是怕错，而是怕在评判者面前错。

第三，那股劲本身还没有被生成出来。说话需要劲。那一刻她有想说的东西，却没有说下去的那股劲——那是第三列（E3，能量）要讲的事。这里只先说一句：第一列的矛盾负责把英语推进三界，至于推进去之后开口有没有劲，还要看第三列的那组矛盾。三列分开讲，正是因为这三件事有各自的来源，不能混成一句"她太紧张了"。

所以那天还谈不上第五编会讲的四种结局中的哪一种——跃迁、内卷、轮回、耗散，说的都是一段长时间努力的去向，而那天只是一次燃烧：燃料在那里，烧了一下，没有被接住，就散了。可散了不等于白烧。回家路上那句在心里拼出来的英语——Maybe we can lock the rate by arrival date——就是这一下燃烧留下的东西：一个她自己的想法，第一次被她用英语想过了。理念界里，那只抽屉开了一条缝。

◆ 六、矛盾的大小：太小推不动，太猛会熄火

燃料有一个分寸问题。说矛盾是燃料，不是说矛盾越大越好。

矛盾太小，推不动 E1。一个人在一个毫无压力、也毫无所谓的场合说英语——比如对着手机念一段课文——怕说错几乎没有，想说出自己也几乎没有，两股力都很弱，顶不起来。这样的练习可以练嘴皮子，却很难让英语入界，因为三界没有被震动。很多人每天打卡朗读，坚持了几百天，英语还是在抽屉里，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打卡的场里没有矛盾。

矛盾太猛，会直接熄火。林晓雯的饭桌就是一个例子：十几年第一次 D1 出场，就碰上领导、客人、评判、毫无准备，两股力一顶，顶得太狠，人只能往回缩。太猛的矛盾不是在点火，是在闷火。

合适的矛盾，是两股力都真实、都有分量，但还在一个人接得住的范围里：有一件真想说的事，但不是生死攸关；有人会听，但不是专来评判；可能会错，但错了能被接住。这样的矛盾一次次发生，每一次都在三界里烧开一点口子，又不至于把人烧退。

用 D3 的话说（第四编会细讲），创造必须先松后紧。入界也一样：开头的矛盾要松一点，让它能点着；点着以后，再让它在更紧一点的场里烧。林晓雯如果在那顿饭之前，已经在一个松一点的场里——比如一个只有一位朋友、聊的是她也在乎的事——用英语顶撞过几次怕说错和想说出自己，那天的饭桌就不会是第一次，火也许就点着了。

这里顺带说清楚一点：怎样找到那个松一点的、有一件真事的场，是第 26 章的主题。本章不替它举例，只指出入界之路对矛盾的要求：要有，要真，要接得住。

◆ 七、入界之路：让矛盾在一个接得住的地方发生

如果矛盾是燃料，那么入界之路就不是消除矛盾，而是让矛盾在一个接得住的地方发生，并且反复发生。

"接得住"有三层意思，正好对应三界。

现实界接得住：矛盾发生在一个不是只为了评判你、而是有一件事要一起办的场里。对方在乎的是你说的事，而不是你说得对不对。这样的场里，怕说错依然在，可它不会被放大成"怕在评判者面前错"。

理念界接得住：你想说的东西，事先已经用英语想过一点。不是背好稿子，而是这件事在你脑子里，已经有几个英语词参与过。这样矛盾来的时候，想说出自己那一边手里有一点东西，不至于全靠临场去拼。

自我界接得住：你在英语里已经有过一点点"我"——哪怕只是几句写给自己看的、关于自己真实的事的英语。这样矛盾来的时候，你不是第一次用英语面对"我是谁"，那个空位上已经坐过你几次。

第8、9、10 三章的"开口小账"——让英语在想一件小事时在场、找一件在乎的事看能不能经过英语、写一句只关于自己的 I——其实就是在为这三层"接得住"做最小的准备。它们本身都不是开口，却在为那一撞来临时铺一块落脚的地。

◆ 八、怎样认出自己身上的这组矛盾

燃料要用，先得认得出。第一列的这组矛盾，在不同的人身上，长相不太一样。

在林晓雯身上，它是一个具体的瞬间：饭桌上那几分钟，两股力同时在场，清清楚楚。这种瞬间最容易认，也最容易被事后归为"我又怂了"。

在唐老师身上，它藏得更深。她不怕说错——讲台上二十年，她几乎不会错。可是第 10 章那个培训课间，她卡住的地方恰恰是"想说出自己"那一边太弱：手里只有角色之我，没有一个想说的自己。对她来说，矛盾的一端几乎是空的，所以连

顶撞都没有发生。她的读数不是"顶撞后退缩"，而是"没有顶撞"。这提醒我们，矛盾的缺席，和矛盾的熄火，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入界之路的起点也不同：前者要先让 D1 出场，后者要给矛盾一个接得住的场。

在老陈身上，矛盾还没有到来。他那三十课情景练习里只有怕：怕听不懂，怕被问住。想说出自己那一边，要等他到了悉尼、在公园里遇到一个他想接住善意的人，才会出场。他现在的准备，全在 S1 一边。

所以认这组矛盾，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最近一次想用英语说而没说出口，是什么时候？——如果想不起来，可能矛盾还没出现，D1 还没出场。那一次，我想说的是不是一件我自己的事？——如果不是，那股"想说"可能只是任务，不是 D1。那一次，我怕的是说错，还是怕被谁听见说错？——如果是后者，场可能是一个被评判的场，要先找一个接得住的场。

这三个问题不是诊断，也不打分，只是帮一个人看清：自己的第一列，现在处在矛盾缺席、矛盾熄火、还是矛盾正在烧的哪一种状态。

◆ 九、生成英语之我：第一列的收口（预告）

第一列的矛盾还有一个更深的去处，这里只作预告。

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的顶撞，在一个接得住的场里反复发生以后，会走到一个转折点：错误的意思变了。起初，说错是"我的失败"——它属于那个被考试规范塑形的 S1，说错了就是没考好。可是在一个又一个真想办的事里，说错了，对方照样懂了；说错了，自己马上听出来、改了；说错了，下一次就不错了。慢慢地，错误开始指向另一个东西：不是"我失败了"，而是"我在长"。

这个转折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英语里出现了一个"我"——一个在英语里有经历、有时间连续性的我，它能把一次次的错，认作自己生长的一段。第 10 章说过，"我"是一根指针，指向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的那一束。当这一束里有了一连串用英语说过的、说错过的、改过的事，英语里的 I 就不再是空位，它开始指向一个活的、正在长的人。

这就是本书发生链（第25章会讲）里的第⑥段：在有人评判的场里，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再顶撞，只能靠生成"英语之我"来解。第一列的矛盾，最后不是靠"不怕了"解决的，也不是靠"不想了"解决的，而是靠生成一个能同时容纳两者的我——它仍然知道对错，也仍然想说出自己，只是错误在它那里有了新的意思。

第 29 章会把这一段详细展开，第 26 章则从"入界起手"讲起，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件能让矛盾第一次在接得住的地方发生的事，从哪里找。这一章只把方向指明：第一列的路，起于矛盾，收于英语之我。

第一列交给后两列的东西

第二编到这里收尾。在进入第三编之前，要说清楚第一列交出了什么、没交出什么。

第一列交出的是一个去处。英语入了界，就有了它活着的地方：在你想事情的那一处，在你在乎的事情里，在你说 I 的时候。可是有去处，不等于有话说。林晓雯回家路上拼出的那一句 Maybe we can lock the rate by arrival date，是一句话，还不是一段话。她要真把结算办法讲清楚，得把为什么要改、怎么改、改了对双方有什么好处，接成一条自己的理由链，再讲成一段有头有尾的话。这是第二列（E2，信息）的事：入了界的英语，能不能长出自己的信息。第一列不负责这个。

第一列也交不出开口的劲。前面说过，那天饭桌上她有想说的东西，却没有说下去的那股劲。那股劲从哪里来、被什么按住，是第三列（E3，能量）的事。本书把焦虑读成能量被按住时显出的读数，而不是开口的病因，这一层要到第 21 章才讲。这里只提醒一句：如果有人读完第二编，以为只要入了界就一定能开口，那就漏掉了另外两格。

这也正是短板律的意思：三格里最低的那一格，比三格平均更能决定开不开得了口。一个人可以入界入得很深，却因为信息不自生或开口没有劲而照样卡住；反过来，也可以信息和劲都有，却因为英语始终在三界之外，说完就散。第二编讲的是三格中的一格，后两编各讲一格，第五编再把三格放到一起。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走到了第二编的终点：从九宫细分转向填补的入口。落在第一列三角，用的是三原理：任意两维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S1（被考试拧紧的规范，显为怕说错）与 D1（意义三律，显为想说出自己）的矛盾，推动 E1 三界改变。

本章的读法是：这组矛盾不是要消除的毛病，而是英语入界的燃料（本书守住的第三样新东西）。它在十几年里一直没出现，是因为 D1 没出场；一旦出现，三界同时开口子。燃料没有点着，不是性格问题，而是三界的缺口没有被接住、场是被评判的场、开口的能量另有来源（第三列）。入界之路是让矛盾在接得住的场里反复发生；第一列的收口是生成英语之我，使错误从"我的失败"变成"我在长"。

在发生链里，本章对应第一段（S1→D1→E1）与第六段（收口）之间的那条线：第一段在第 26 章展开，第六段在第 29 章展开。这里只划方向，不抢主例。

> 带走的话
>
> 怕说错和想说出自己顶在一起的那一刻，不是你最不行的时候，是英语最可能入界的时候。

小账

本章读数——第二编・第一列矛盾 S1 vs D1 → 推动 E1（三原理）；缝隙与填补从细分转入填补入口；发生链第一段与第六段的预告。

开口小账——回想一次你想用英语说却没说出口的话，今天把它写下来，一字不改地留着。

第 三 编

E2 信息：没有产生真正的信息（第二列：S2·D2·E2）

编 序

这是第二列：信息。符号、逻辑、数学，是英语与你之间那一束纠缠可被把握、可被传递的三副面孔。

第 13 章先讲一个大现象：听了十几年别人的信息，没产生过一句自己的。第 14 章讲符号：词是别人的指针，不是你的。第 15 章讲逻辑：句子接不成你自己的理由链。第 16 章讲数学，这里的数学说的是格局与模型：一段话有没有你自己的结构。第 17 章收起第二列：E2=H(S2,D2)，从粒子到波的断层，与从没转起来的六步循环。

这一编里「粒子·波·场」第一次承担可检验的工作：预测五说的断层，就落在这里。

第 13 章

听了十几年别人的信息，没产生过一句自己的

这一章的问题：听了十几年、读了十几年英语，脑子里装进去的信息不算少，为什么一张嘴，连一句"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事"都说不出来？

◆ 一、一句关于今天的话

先看一个晚上。

林晓雯下班回到家，已经快八点。那天她坐公交回家，车上出了一件小事：前排一位老太太的塑料袋破了，二十几个橘子撒了一地。司机一脚刹车，橘子全往车头滚，满车的人弯腰去捡，有人用脚挡，有人拿伞去够。最后一个滚进了座位底下，一个穿校服的男孩趴下去摸了半天，摸出来举过头顶，像举着一个奖杯，全车人都笑了。老太太过意不去，非要给每个帮忙的人塞一个橘子，林晓雯手里也被塞了一个。这件事她讲给丈夫听，讲了五分钟，讲得有起有落：先是袋子怎么破的，再是那一脚刹车之后橘子怎么滚，中间有人差点踩上去滑一跤，最后那个男孩举着橘子从座位底下钻出来，讲到这里她自己都笑了。

儿子小禾在旁边写英语作业，听完忽然抬头问：妈妈，你英语不是考过六级吗？你用英语把刚才那件事说一遍呗。

林晓雯张了张嘴。她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是 Today I am very tired，接着是 On the bus, there is an old woman，然后就停住了。橘子、公交、老太太，她都会说；袋子破了、橘子滚、钻到座位底下，她隐约记得 roll，记得 seat，可"破了"该用哪个词、"钻"怎么说，她想不起来。更要命的不是缺词，是那整件事——从袋子破了到男孩举起最后一个橘子，那个有起有落、让她自己都笑出来的过程——在英语里根本没有一条路走得过去。

她只好笑着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说。

这一幕不罕见。林晓雯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到大学考过六级，前后十二三年；工作后断断续续还在通勤路上听英语节目，听新闻、听访谈、听别人讲旅行和职场。如果把她这辈子听进、读进的英语信息按条数算，大概有好几万条。可那天晚上，她要的只是一条：关于今天下班路上那十分钟的一条。这一条，在她的英语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这一章要说的就是这件事：几万条别人的信息，和一条自己的信息，中间隔着的不是数量，是另一种东西。

◆ 二、输入研究把信息当成什么

这里先交代一下，现有的二语习得研究是怎么看"信息"的。

第一编已经扫描过，可理解输入这一路，以克拉申在 1982 年、1985 年前后的一系列论述为代表，主张人习得语言，靠的是接收大量稍高于自己当前水平、又能听懂的输入；输入够了，语言能力会自然长出来，开口也会随之到来。后来斯温在 1985 年提出输出假设，补了一句：光听不够，还得说、得写，在说写中发现自己的缺口。再后来互动研究讲意义协商，讲在对话中被对方追问、被迫调整。这几家的争论很热闹，但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信息是从外面来的，是别人给你的；学习者的任务是把它接住、消化，最多是再把它转述出去。

用本书的话说，这几家都把信息（E2）当成给定条件：先有一大池子英语信息摆在那里，问题只在于你接进来多少、接得懂不懂、接进来之后有没有机会练着用。

这个看法并不错，它只是漏掉了一半。信息不只有"被接收"这一种来路，还有"被生成"这一种来路。林晓雯那天晚上缺的，恰恰是后一种。

◆ 三、接收信息和自生信息，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什么叫接收信息？就是别人那里已经发生过的一束纠缠，转过身来，朝着"可把握、可传递"的一面露出脸，被说成话、写成字，传到你这里。播客里主持人讲

他在冰岛看极光，那是他和冰岛、和极光、和那个寒冷夜晚纠缠出来的东西；你听懂了，等于你接住了他那束纠缠露出的一副面孔。你可以复述它，甚至可以背下来，但它的根在他那里，不在你这里。

什么叫自生信息？就是你自己和英语之间的那束纠缠，长出了一副可以被说出来的面孔。林晓雯和那一车厢乱滚的橘子之间，有十分钟实实在在的牵动：吃惊、手忙脚乱、担心有人滑倒、好笑、手里多了一个橘子的那点暖。这束牵动在中文里早就有现成的面孔，她一开口就是一段。可它从来没有和英语牵动过。英语在她那里，只装着别人的极光、别人的职场、别人的旅行；没有一条通道，让她自己的那辆公交车和那袋橘子长出英语的面孔。

本书把 E 定义成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特征纠缠，这里正好用得上。信息（E2）是这束纠缠可被把握、可被传递的面孔。照这个定义，听进来的几万条信息，是别人和英语之间那束纠缠的面孔，被你看见了；而"自己的英语信息"，要求的是你和英语之间先有一束纠缠，再让它露脸。前者是看别人的照片，后者是自己被拍下来。看过再多别人的照片，相册里也不会自动多出一张你自己。

所以区分要说得清楚一点：接收信息，衡量的是你懂了多少；自生信息，衡量的是你和英语之间发生了多少。两者有关，但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以懂得很多而发生得很少，林晓雯就是这样；反过来，一个刚学了半年、词汇量很小的人，也可能已经用那点可怜的英语，说出过好几件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事。

◆ 四、为什么接收不会自动变成自生

有人会说：接收多了，总有一天会转化成自生吧？量变引起质变嘛。

这个说法听起来顺，但它暗中假定了一件事：别人的信息和你自己的信息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在你身上的"存量"不同。可上一节已经说了，两者的根不在同一个地方。别人的信息，根在别人的纠缠里；你自己的信息，根在你的纠缠里。往一个水缸里倒再多的水，它也不会变成一口井。井要往下挖，要碰到自己脚下的水脉。

打一个日常的比方。一个人每天看美食视频，看了十年，各国菜谱如数家珍；可他自己没下过厨房。有一天朋友来家里，让他随便炒个菜，他站在灶台前，脑子里过的全是别人的手法，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手上长出来的。看得多不是坏事，等他真开始做，那些画面会帮上忙。但"看"本身不会替他把"做"走出来。看和做之间，隔着的是他自己的手、自己的锅、自己那一刻的火候，也就是他自己和那道菜之间的一束牵动。

林晓雯的情况一模一样。她这十几年里，英语没有一次被用来生成过她自己的东西。考试里的作文？那是给定题目，写的是"如何看待网络购物"一类别人设好的话题，评分看的是用词句式对不对，不看那是不是她自己的事。课堂上的对话练习？两个人照着课本角色表演 A 问路、B 指路，问的不是她要去的地方，指的也不是她认识的路。工作后的听力？全是接收。十几年下来，她的英语里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存的全是别人家的货。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本书不是说输入没用，也不是说克拉申那一路错了。输入当然有用，它给你材料；没有材料，什么都生不出来。本书说的是，输入研究把"材料够了"当成了"信息会发生"的充分条件，这一步跳得太快了。材料是一回事，用材料生成自己的东西是另一回事。前者问的是 S 怎样被喂大，后者问的是 E 怎样被生出来。

◆ 五、把十几年的英语账本摊开

不妨替林晓雯把这十几年摊开来，一段一段看英语在她那里被拿来做了什么。

阶段	英语主要被拿来做什么	信息是谁的
初中三年	背单词、背课文、做选择题	课本编者的
高中三年	做阅读理解、写命题作文、背范文句	出题人与范文作者的
大学四年	刷四六级真题、背作文模板	模板的
工作十年	通勤路上听节目、偶尔看美剧	主持人与编剧的

这张表摊开，一件事就很扎眼：没有一格是她自己的。不是她不用功，恰恰是太用功了，用功的方向全在接收那一边。中学的命题作文看起来像在"写自己"，其实题目、立场、结构都是给好的，学生要做的是把给好的东西用对的英语装进去。背范文句更直接，是把别人的信息原封不动搬进自己的考卷。四六级作文模板最彻底，开头一句、过渡一句、结尾一句都有现成的套子，填什么话题都行，所以填进去的话题也就不是谁的。

一个人在十几年里，用一门语言做了几千次练习，却没有一次是用它来说自己的事。这在母语里是不可想象的。小禾十岁，中文词汇量远不如他妈妈的英语阅读量，可他每天放学回家，能一口气讲同桌怎样把橡皮切成十二块、体育课谁摔了一跤、食堂的土豆丝今天咸了。他的中文，从会说话那天起，就几乎全部用在自生信息上；接收来的东西，反倒是被他拿去拼进自己的事里用的。

两相对照，问题就清楚了：母语里，接收是给自生打下手的；林晓雯的英语里，只有接收，没有那个需要打下手的主人。

◆ 六、自生的信息，不一定是大事

说到"自己的信息"，有人会想到演讲、辩论、发表观点，觉得那是高级阶段的事，自己还差得远。这又是一个误会。

自生信息的门槛不在大小，在归属。"楼下那家米粉店今天换了老板，汤变淡了"，这是一条完完整整的自生信息：只有常去那家店的人知道，换个人说就是假的。它用到的英语极其简单，几个初中词就够。难的不是词，是这件事从来没被想到可以用英语说。

设想一下（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位学了三个月英语的退休阿姨，每天在小区里遛狗，碰到一位外籍邻居。她能说的英语很少，但她每天跟人家说一句：My dog likes you. 第二天说：Rain tomorrow, no walk. 第三天指着狗说：She is old, eleven. 这三句话，语法不全，词汇量低，可每一句都是她自己的，都在她和那只狗、那位邻居、那条小区路之间实实在在发生着。按自生信息来算，她三天里的产出，比林晓雯十二年加起来还多。

这个对比不是在贬林晓雯，而是在说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自生信息度和英语水平不是一回事。水平是 S，是显露出来的、可以被考出来的那一端；自生信息是 E 的一格，是你和英语之间到底牵动出了什么。水平高、牵动少的人很多；水平低、牵动多的人也不少。前一种人常常困惑：我明明懂这么多，为什么说不出？后一种人常常被嫌弃说得"不地道"，可他们恰恰已经在开口了。

◆ 七、一句自己的话，需要什么

那么，一句真正属于自己的英语信息，需要什么？

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判法：如果一句话，只有你能说，换任何别人来都说不出、或者说出来就是假的，那它就是你的自生信息。My son is ten years old. 这句够简单，可它是林晓雯的；换一个没有十岁儿子的人说，就是假话。A boy found the last orange under a seat. 这句也简单，可它装着那天下班路上的十分钟；世界上只有那一车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反过来，Online shopping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这句话谁都能说，说出来都不假，也都不是谁的。考试里写了一百遍这样的句子，自生信息度还是零。

再往下说，一句自己的话，至少要有三样东西碰在一起。第一，有一件只有你知道、或只有你这样看的事，这是信息的源头。第二，有指向这件事的词，哪怕是笨词、绕着说的词，这是信息的点。第三，有把这些点接起来的路，让听的人能顺着走到你那件事上去，这是信息的流和片。

这三样东西，正好对着站上三维九宫栏目讲 E2 时说的三副面孔：符号把纠缠显成一颗颗点，逻辑把纠缠显成一条条链，数学把纠缠显成一整片相连的格局。林晓雯那天晚上，三样全缺：她有那件事，但没有指向它的英语词（符号断了）；她有那条起落的过程，但在英语里接不成链（逻辑断了）；她有讲完它的那个整体样子，可那个样子只活在中文里（数学断了）。

接下来三章，就一格一格地看这三处断。第十四章看符号：词为什么是别人的指针。第十五章看逻辑：句子为什么接不成自己的理由链。第十六章看数学：一段话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格局与模型。第十七章再把这三处收拢到一个式子里，看它们背后那股更深的力量：从拼词到句流，为什么是断层而不是渐变；那个让信息自己长出来的循环，为什么十几年从没转起来过。

◆ 八、复述、改写、自生：三道看起来很近的门

还有一处容易混。很多学习方法强调"输出"：听完一段材料，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读完一篇文章，写一段概要；看完一集美剧，模仿主角说几句台词。这些练习都在"说"和"写"，看起来已经走出了接收，是不是就算自生了？

要分三道门来看。

第一道门是复述。听了主持人讲冰岛极光，你用英语把它再讲一遍。这一步有价值：你从"懂"走到了"能说出来"，嘴和手都动了。可复述出来的信息，根仍然在主持人那里。你讲得再流利，讲的也是他看见的极光，不是你的。复述是把别人的面孔临摹一遍。

第二道门是改写。你不照原样复述，而是换个角度、加点评论：我觉得冰岛太冷了，我更想去看海。这一步又往前走了一点，里面开始掺进你自己的东西，比如"怕冷"这个事实。但整段话的骨架仍是别人搭好的，你只是在别人的房子里加了一把自己的椅子。

第三道门才是自生。没有材料打底，起点是你自己的一件事：那一车厢乱滚的橘子、楼下换了老板的米粉店、小禾切成十二块的橡皮。你从这件事出发，去找英语来装它。这时英语第一次被你拿来"做自己的事"，而不是"做别人的事的回声"。

三道门都值得走，但它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三个台阶，而更像三条岔路。一个人可以把复述练到极熟，仍然一次都没进过第三道门。很多勤奋的学习者正是这样：复述能力很强，一被问"你周末干了什么"，就卡住。因为周末干的事，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以复述。

所以本书要测的自生信息度，只测第三道门。测的时候也特意避开复述：不给材料，只给一个"只有你知道"的要求。这样测出来的数，才是她和英语之间自己牵动出的那一份。

◆ 九、为什么"懂得多"反而容易卡住

最后说一个反直觉的现象：懂得越多的人，有时越难迈进第三道门。

原因不玄。一个人接收得多，心里就积了一大批"标准说法"：地道的搭配、漂亮的句式、母语者会怎么说。当她想说自己的事，这批标准说法就站出来当裁判：这个词地道吗？外国人会这么说吗？她手里那句笨拙却真实的 The oranges run everywhere in the bus，在裁判眼里处处是毛病，于是还没出口，就被她自己否掉了。

那位遛狗的阿姨没有这个负担。她懂得少，裁判也少，Rain tomorrow, no walk 张口就来。她的英语不漂亮，可信息在流动。

这不是说懂得多是坏事。它说明接收来的东西，在没有自生作主人的时候，会反过来变成看门的。第十二章讲过的"怕说错"，在这里换了一副面孔：不是怕老师打分，而是怕自己脑子里那套从别人那里接收来的标准。第二列的矛盾，在这里已经露了头：心里装着一整段别人式的漂亮话，手上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拼自己的笨话。第十七章会专门讲这组矛盾怎样从毛病变成燃料。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在"缝隙与填补"的四步里，这一章还在第一步：用三方程扫描缝隙。

扫描的结果是这样的。可理解输入、输出、互动这几路研究，用力的地方都在问"学习者的英语水平（S）怎样被喂大、被练出来"，信息（E2）在它们那里是外面给的条件。本书换一个式子来看：E=H(S,D)，信息不是只能被给定，也可以被学习者的显露和做法生成出来。这个式子不是本书凭空起的头，第6章讲过，van Lier 与 Larsen-Freeman 已经碰到"学习者生成情境"；本书多走的一步，是把生

成的东西拆成三格，单把信息这一格拎出来看它从哪里生。一换式子，缝隙就露出来了：十几年里，林晓雯的 S 和 D 从没去生成过她自己的英语信息。这就是总缝隙"英语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在第二列的那一处，本书叫它"信息不自生"。

这一章落在第二列的入口。第二列的三角是：信息（E2）由显露的模态（S2，粒子·波·场）和路径组织（D2，猜想到迭代的六步）共同生成。本章只把"接收"和"自生"分开，让读者先看见：要补的不是接收的量，而是自生这一条来路。三格分立在这里第一次落到具体：信息这一格的缺，和入界、能量那两格的缺，来源不同，补法也不同，不能拿"多听多读"一并打发。

还要说一句测量。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自生信息，不能用"开口说一段"来测，因为开不了口本身就是要解释的东西，拿它当测量，等于用结果证明原因。本书的办法是用书面英语测：请他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林晓雯如果坐下来、不限时、可以查词典，她能不能写出那天公交车上的橘子？这个读数，和她能不能开口，是两件可以分开记录的事。分开记，才看得出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一分开，本章的说法就能被检验，也能被推翻。本书的第一个预测说：开口能力与纠缠度的相关，高于与词汇量、考分的相关。落到信息这一格，就是：拿一批像林晓雯这样的人，一边记下他们的词汇量和考分，一边用书面任务测出自生信息度，再看谁更能说明他们平时开不开得了口。如果词汇量和考分的预测力更强，那这一章把"接收"和"自生"分开，就只是换了个好听的说法，没有说出新东西，本书在这一格上的主张应当收缩。反过来，如果自生信息度更能说明问题，那就意味着十几年的输入之所以没换来开口，不是因为输入少了，而是因为输入这条来路，本来就到不了开口那里。

还有一层要说在前面：自生信息度只是三格中的一格。一个人信息这一格做得不错，英语却始终没进他的生活（入界），或者开口没有劲（能量），照样开不了口。所以本章不承诺"写出自己的事就能开口"，只说：写不出自己的事，开口就少了一块垫脚石。到底是不是最短的那一块，要看第二十四章的短板律怎样检验。

> **带走的话**
>
> 你听进来的是别人的纠缠，你要说出去的，得是你自己的。

> **小账**
>
> 本章读数——E2 格入口；第二列（S2・D2・E2）；缝隙与填补第一步"扫描"，用 E=H(S,D) 换式，划出"信息不自生"。
>
> 开口小账——今晚用英语写下一句"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说出来就是假话"的今天的事，不管多简单。

第 14 章

符号：词是别人的指针，不是你的

这一章的问题：背了几千个单词，为什么一到要说自己的事，手里偏偏没有那个词？就算有那个词，为什么说出来总觉得不是在说自己？

◆ 一、老陈的单词本

老陈六十二岁，在娄底当了一辈子电工，前年退休。女儿在悉尼工作，嫁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外孙今年三岁。老陈想去看外孙，女儿说：爸，你学几句英语吧，到时候跟彼得（女婿）也能说两句。

老陈是个认真的人。他去书店买了一本《出国旅游英语一本通》，每天早上在河边散步时背。三个月下来，他会说 boarding pass（登机牌），会说 Where is the toilet（厕所在哪里），会说 How much is it（多少钱），会说 Nice to meet you（很高兴见到你）。他把这些词写在一个蓝皮小本子上，背熟一个打一个勾，打了两百多个勾。

女儿视频时让他试试。他跟女婿说了 Nice to meet you，女婿很高兴，回了一串。老陈听懂了一个 good，点头笑。接着女婿问他：What did you do before you retired?（你退休前做什么工作？）女儿翻译了一遍。

老陈心里有一肚子话。他干了三十八年电工，爬过的电线杆数不清，冬天抢修线路手冻裂过，九八年那场大水后他带着班组连着干了半个月。他最得意的是能听声音判断变压器哪里不对劲。这些话他用中文能讲一下午。

可他翻遍脑子里那个蓝皮本，登机牌、厕所、多少钱、很高兴见到你，没有一个词是指向电线杆的，没有一个词是指向变压器的，更没有一个词是指向"听声音"的。他憋了半天，说了一句：I … electric. 女婿愣了一下，女儿赶紧接过去：He was an electrician.

老陈后来跟女儿说：我背的那些，都是去机场用的，不是我的。

这句"不是我的"，说中了这一章要讲的全部意思。

◆ 二、词是一根指针

"名是指针"这句话，第八章讲理念界时已经展开过，这里不再重讲，只借它的一个后果：指针要有地方可指。一根针，只有当它的那一头确实戳在你生活里的某样东西上，它才是你的针。

老陈本子上的两百个词，每一根都是有效的指针，可它们指向的是一个他还没去过的世界：机场、海关、酒店前台、商店收银台。那是编书人设想中"一个中国游客会遇到的世界"，是别人搭好的场景。这些针的另一头，戳在别人的地图上。他背熟了，等于在口袋里装了两百根指向别人家地图的针。

而他自己的世界——三十八年的电线杆、变压器、抢修、那场大水——在英语里一根针都没有。不是这些东西没有英语名字，utility pole、transformer、repair，词典里都有，而是这些名字从没和他的世界碰过头。它们在词典里，不在他手里。

所以"缺词"这件事，要分两种说。一种缺，是你压根不认识这个词。另一种缺，是你认识的词都不指向你自己。前一种缺好补，查词典、背单词。后一种缺，背多少都补不上，因为背单词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收集别人的指针。

◆ 三、单词书里的世界，是谁的世界

这里不妨想一想，一本单词书、一本教材，是怎样决定该教哪些词的。

最常见的办法是按频率：统计一大批英语材料，哪些词出现得最多，就先教哪些。这当然有道理，高频词用处大。可"一大批英语材料"是谁写的？是英语母语者在他们的生活里写的。高频，是他们生活里的高频，不是你生活里的高频。

另一个办法是按场景：机场、餐馆、购物、问路。这些场景是编者设想的"学习者会用到的场景"，大多是一个外来者、一个游客、一个消费者会碰到的场景。

在这些场景里，学习者的身份是被设定好的：他是来买东西的、来问路的、来点菜的。他没有自己的过去，没有自己的手艺，没有自己的家常事。

这样教出来的词汇量，再大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组成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去掉了你的世界。考试里能考，旅游时能用，可你要说自己的事时，一个都派不上用场。

林晓雯也是一样。她的六级词汇大约六千个，可她想说一句"我外婆腊月里做的那样东西"时，手里没有一个词指向它。英语里不是没有词，是她六千个词里，没有一个和外婆的灶头牵动过。（那样东西后来怎样被讲清楚，是第二十六章的事，这里只说那一下卡住。）

◆ 四、母语里的词，为什么天然是你的

拿母语来对照，会看得更清楚。

一个孩子学"烫"这个字，不是从单词表上学的。是某一天他伸手去摸刚盛出来的汤碗，大人喊了一声"烫！"，他缩回手，指尖还疼着。从那以后，"烫"这根针的另一头，就戳在他的指尖上。后来他学"热""温""滚"，每一个都是在某个具体的时刻、某样具体的东西上学来的。母语的词，几乎没有一个是先学了、等以后再找东西去指的；都是先有东西在那儿，词才贴上去。

这不是说母语者从来不背词。上学以后，孩子也学大量书面词，"缥缈""惆怅""嶙峋"，很多是从课文里认识的。可就算这些词，他也有一个强大的后盾：他早已拥有成千上万根戳在自己世界里的针，新来的词只要搭在这些针上，就能很快找到落脚的地方。"嶙峋"不懂，老师说"就是石头一块一块尖尖地突出来"，他马上能想起老家后山那片石头。新针借着旧针，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头。

外语学习者没有这个后盾。他的英语词从第一个开始，就是从单词表上来的，没有一根是先有东西、再贴上去的。新来的词想借旧针落脚，可旧针也都悬着。于是整个英语词汇就像一张悬在空中的网，结得再密，也没有一根线拴在地上。

这张网在考试里很好用。考试只问"这个词什么意思""这里填哪个词"，问的都是网上线和线之间的关系，不问哪根线拴在你生活的哪个桩子上。一个人可以把网结得极密，考出很高的分，同时在要说自己的事时，发现网上找不到一根能拴到自己身上的线。

◆ 五、词被训练成了孤零零的点

还有一层，是练习的方式本身把词变得更"颗粒"了。

背单词时，一个词通常是一个人单独出场的：左边英文，右边中文，最多附一个例句。选择题里，一个词是四个选项中的一个，你要做的是把它从另外三个里挑出来。听写时，一个词被念出来，你把它拼对。这些练习都在强化同一件事：词是一颗一颗独立的、边界分明的、可以清点的东西。

这正是站上三维九宫栏目讲 S2 时说的粒子态：被切成一颗，独立、分明、可清点。粒子态本身没有毛病，一捧水可以是一颗一颗的水珠，词也可以被一颗一颗地清点。问题在于，长期只用粒子态和词打交道，词在你手里就只剩粒子这一副模样了。你取用它的方式，也是一颗一颗地取。

于是，当老陈想说电线杆、林晓雯想说那一车厢橘子时，他们脑子里做的事是：去仓库里一颗一颗地翻，找那颗对的。翻到了就用，翻不到就停。没有人教过她们另一种方式：先有一个要说的东西在心里涌动，再让词顺着这股涌动被带出来，哪怕带出来的是歪词、笨词、绕着说的词。前一种是去仓库提货，后一种是让河水把石头冲出来。

这一节先点到这里，第十七章会正面讲：为什么从"一颗一颗地取"到"一股一股地涌"，中间不是多练一点就能过去的，而是一道断层。

◆ 六、指针怎样变成你的

那么，一个词什么时候算是你的？

不是背熟的时候，而是它第一次被你拿去指了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回到老陈。设想他在女儿的提醒下，查了 transformer 这个词。查完之后，有两种可能的去向。一种是把它写进蓝皮本，打个勾，和登机牌、厕所排在一起。另一种是，他当天晚上视频时，对着女婿说一句：I listen transformer. I know problem. 语法全错了，可这是一句只有他能说的话。女婿听懂了，眼睛一亮，问了句什么，女儿翻译：他问你是说你能听出变压器哪里坏了吗？老陈说：Yes! Yes!

这一刻，transformer 这个词，从词典里那根别人的针，变成了老陈的针。它的那一头，现在戳在了娄底某个变电站里，戳在他三十八年的耳朵里。以后他再看到这个词，想起来的不会是词典的那一行，而是那个视频的晚上和女婿亮起来的眼睛。

这就是本书说的"符号这一模态的自生"。站上栏目讲 E2 时说，符号态是把纠缠显成一颗颗可清点的点。一个词，就是一颗点。可点有两种来历：一种是从别人的纠缠里切下来、递到你手上的；一种是从你自己和英语的纠缠里，第一次凝出来的。前一种，你拿着它，它还是别人的。后一种，哪怕只有一颗，也是你的信息开始自生的那一刻。

两种来历的词，在大脑里存的方式可能一样，在考试里得的分也一样，但在开口这件事上，分量完全不同。一个人手里有一百颗自己凝出来的词，比手里有五千颗别人递来的词，更有可能开口说自己的事。这是可以检验的：在本书设计的书面任务里，请人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再数一数他用上的词里，有多少是第一次被他拿来指自己的东西的。本书预测，这个数比词汇总量更能说明他能不能开口。

◆ 七、绕着说，也是自己的词

有人会问：老陈要是查不到词呢？或者查到了也记不住呢？

那就绕。"变压器"不会，可以说 the big box for electricity（管电的大箱子）。"抢修"不会，可以说 fix very fast, night, cold（很快修，夜里，冷）。这些说法笨，不准确，母语者不会这么说。可它们有一个比准确更重要的性质：它们是从老陈的世界里出发，去找英语的。

绕着说，在教学里常被当成"不得已的补救"，是水平不够时的权宜之计。从符号自生的角度看，它恰恰是自生的起点。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要说的东西没有现成的词，于是用手里有的几颗词去拼一个指向它的说法，这个人就在生成符号了。他生成的这根针也许歪，也许粗，但针头戳在他自己的东西上。

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只会用背熟的现成词，碰到没有现成词的东西就闭嘴，他的英语就永远停在"别人递来的点"上。他的词汇量可以一直涨，但每一颗新词都是递来的，没有一颗是他凝的。

小禾在学英语时，有一件事挺能说明问题。他不知道"橡皮擦屑"怎么说，就跟外教说 eraser snow（橡皮雪）。外教笑了，告诉他可以说 eraser crumbs。小禾记住了 crumbs，可他后来跟同学玩时还是说 eraser snow，因为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喜欢。这个十岁孩子已经无意中在做一件林晓雯十几年没做过的事：先让自己的世界去找英语，再让英语来修正自己。

◆ 八、查到的词，什么时候还是别人的

现在查词太方便了。手机一拍、一说，翻译软件立刻给出整句英文。老陈想说"我能听声音判断变压器哪里坏了"，打开翻译软件，一秒钟就出来一句漂亮的 I can tell what's wrong with a transformer just by listening to it. 这句话比他的 I listen transformer. I know problem. 好太多了。

那他照着念出来，算不算自生？

要看这句话在他那里走了多远。如果他只是把屏幕上的字念一遍，念完就忘，那么这句话的指针虽然指向了他的事，可握着这根针的手不是他的，是翻译软件的。信息的面孔是对的，可它没有从他和英语的纠缠里凝出来，只是从机器那里递过来，经过他的嘴，再递给女婿。这像请人代写一封家书：信是写给自己家人的，内容是自己的事，可字不是自己的笔迹。

如果他念完之后，盯着那句话看，发现 tell 在这里不是"告诉"而是"分辨"，觉得有意思，第二天又对女儿说了一遍，第三天换了个说法跟女婿说 I can tell by

sound，那么这句话就慢慢从机器手里，挪到了他手里。他挪过来的每一颗词，都开始有了自己的那一头。

第三十五章会专门讲 AI 在开口这件事上的两面。这里只先把一条界线画出来：查到的词，要被你拿去再用一次、再改一次，才开始成为你的；只经过你的嘴，它仍是别人的指针，只是这一回的"别人"是机器。

◆ 九、怎样数一个人有多少颗自己的词

本书说"自己凝出来的词比词汇总量更能说明能不能开口"，这句话要能检验，就得说清怎么数。

办法不复杂，也特意避开了开口。给一个人一张纸，请他用英语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不限时、可以查词典。写完之后，研究者和他一起逐个看他用到的实词，问一个问题：这个词，在今天之前，你有没有拿它指过你自己生活里的某样东西？有，就记一颗"自己的词"；没有，哪怕他认识这个词很多年，也记作"递来的词"。

这样数出来的，是一个比例和一个绝对数。比例高、绝对数低的人，像那位遛狗的阿姨，词不多，可几乎每颗都是自己的。比例低、绝对数高的人，像林晓雯，认识的多，自己的少。本书的预测是：在同等词汇量的人里，比例高的人开口更多。如果结果相反，或看不出差别，那么本章"词的来历比词的数量更要紧"这个说法就要收回。

这个测法有一个明显的弱点：靠本人回忆，回忆可能不准。补救办法是让他在一段时间里随手记"今天拿哪个英语词指过自己的东西"，用记录代替回忆。这些细节放在附录二的检验设计里。

自己的词，会拖出别的词来

自己凝出来的词，还有一个递来的词没有的性质：它会拖着别的东西出来。

老陈的 transformer，一旦戳在那个变电站上，再想起它，跟着冒出来的就不只是一个词，而是一整片东西：夜里的嗡嗡声、冬天冻裂的手、班组里那个总爱抽烟的小伙子、那场大水。这些东西当时还没有英语说法，可它们已经被这根针拖到了门口，等着找词。于是他第二天想说的，就不再是孤零零的 transformer，而是 transformer、night、sound、cold 一串。词和词之间，开始有了一股往外涌的劲。

递来的词不会这样。boarding pass 在老陈那里，想起来就是一张纸，旁边什么也没有。它是一颗干干净净的粒子，四面不挨着他的生活，自然也拖不出别的东西。

这一点很要紧，它说明符号的自生不只是多了几颗"自己的点"，而是给下一步埋了种子。自己的词彼此之间本来就连着，因为它们都戳在同一个生活里；这种连着，就是下一章要讲的逻辑——一念引出一念的链——最早的苗头。一个人手里如果全是递来的词，词与词之间只有词典意义上的关系，没有生活里的牵连，他想把它们接成自己的链，就找不到接口。

背单词还要不要

这一章读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别背单词了。

不是这个意思。背单词是收集指针，指针多了，自己要用时可挑的就多。问题不在背，在于背完就收进抽屉，从不拿出来指自己的东西。第八章讲理念界时说过，英语在很多人那里只是一抽屉被存放的符号；这一章是从信息这一格，把那只抽屉再打开看一次：抽屉里装的全是别人的针。

所以要改的不是"背不背"，而是背的方向。一种是从单词书出发：背一个词，等将来某天用上。另一种是从自己的世界出发：今天碰到了一件事，要说它，缺哪个词就去找哪个词，找到了立刻拿去指那件事。前一种的词汇量涨得快，后一种的词汇量涨得慢；可后一种涨出来的每一颗词，都已经是自己的。

两种方向可以并行。老陈的蓝皮本照样可以背，去机场时用得上。但如果他每天还能从自己的世界里挑一样东西——电线杆、他养的那盆兰花、他每天去的河边——给它找一个英语说法，并且当天找机会对谁说一次，哪怕是对着手机说给女儿听，他手里就会慢慢多出一批属于他自己的针。等他真到了悉尼，女婿问他退休前做什么，他就不只是 I … electric 了。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还是第二步：九宫细分。第十三章在第二列入口划出了"信息不自生"，这一章把它细分到 E2 的第一副面孔——符号上。

细分出来的缺口是：学习者手里的英语符号，全部是从别人的纠缠里切下来递过来的点，没有一颗是从他自己和英语的纠缠里凝出来的。现有的词汇研究多问"词汇量多大、记得牢不牢、深度如何"，这些问的是 S，是显露出来的词库有多丰富；本书问的是这些词的来历，是 E=H(S,D) 里那个 E：它们和你牵动过没有。

这一格也已经碰到了第二列的三角。符号是 S2 里"粒子"那一副模样在信息上的对应：一颗一颗、分明、可清点。只停在粒子态上，就只能拼词。下一章看逻辑——波那一副模样，看词与词怎样连成你自己的链。第十七章会说，从粒子到波，中间是一道断层。

还要补一句与 E1 的关系。"名是指针"是第八章讲理念界时展开的话，本章只借它讲符号，是因为两格本来牵连：一个英语词有没有指向你生活里的东西，既是信息问题（它是不是你的点），也是入界问题（英语有没有进你的现实界）。九宫的格子之间本来就互相牵动，本书三格分立，分的是生成的来源与路径，不是说它们互不相干。

> **带走的话**
>
> 背来的词指向别人的世界，拿去指了自己的东西，它才成了你的。

小账

本章读数——E2 符号模态；第二列（S2 粒子态 → E2 符号）；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

开口小账——从身边挑一样只有你家有的东西，给它找一个英语说法（找不到就绕着说），今天对一个人或对着手机说出来。

第 15 章

逻辑：句子接不成你自己的理由链

这一章的问题：一句一句都会说，单拿出来都没错，为什么一要讲"因为……所以……但是……"，第二句就断了？

◆ 一、唐老师的第二句

唐老师在湘潭一所中学教了二十年英语。她的语法功底很扎实，定语从句、虚拟语气、非谓语动词，讲起来条理分明，学生说她的课"听完就会做题"。

前年学校接待一个英国来的交流团，里面有几位中学老师。座谈会上，一位英国老师听说她们学校规定学生上课不许带手机，很感兴趣，问唐老师：Why do you think it works for your students?（你为什么觉得这对你的学生有用？）

唐老师对这件事其实有很深的想法。她带过的班里，有个男孩初二时成绩一落千丈，后来她发现那孩子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刷短视频到一两点，白天上课眼睛都睁不开。她和家长谈了好几次，最后家长把手机收了，孩子花了一个学期才缓过来。她由此觉得，手机的问题不在课上那四十五分钟，而在它把孩子的夜晚吃掉了；学校禁手机，好处不在课堂纪律，而在给家长一个理由去管晚上。可她也知道，这个办法有代价：有的孩子父母在外地打工，手机是他们唯一能和爸妈说话的东西。

这一层一层的想法，她用中文讲，五分钟能讲得清清楚楚，有因有果，有转折，有保留。

她开口用英语讲。第一句很顺：I think phones are bad for students. 第二句她想说"但问题不在课堂上"，脑子里冒出 But the problem is not in class，说出来了，可是说到这儿，她自己先觉得不对：前一句说手机不好，后一句说问题不在课堂，那问题在哪？她想接"在晚上"，可是"手机把夜晚吃掉了"这个意思，她找

不到一条路从前一句走过去。她顿了几秒，说：Because … students use phones at night. Very late. So … they are tired. 再往下，"所以学校禁手机的真正好处是给家长一个理由"，这一步太绕了，她试了一下，放弃了，回到了一句安全的话：So we think it is good for them.

英国老师礼貌地点头。唐老师坐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教了二十年 because、so、but、although、therefore，学生的作文里这些词用错了她都会圈出来。可轮到她自己要把一条真的理由链用英语接起来，第二句就断了。

◆ 二、断的不是连词

先排除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解释：她缺连词。

唐老师不缺。because、so、but、however、although、which means、that's why，她全会，用法讲得比谁都清楚。她缺的不是这些"接口零件"，而是零件两头要接的东西。

做个比方。连词像水管接头，手里有一大箱各式各样的接头，三通、弯头、变径，样样齐全。可要接成一条管路，还得有一段一段的管子，而且这些管子得朝着同一个方向铺：从水源，到要用水的地方。唐老师手里有接头，也有管子（单句），可管子都是一截一截各自放着的，没有一根朝着她那条理由要去的地方铺过。她临时去接，接上一节，发现下一节对不上口，只好停下。

为什么对不上口？因为她在英语里练过的所有句子，都是单独出场的。课本上的例句、练习册上的翻译题、考试里的改错题，每一句都是一个完整的、自足的单位，前面没有来路，后面没有去处。The boy who is wearing a red hat is my brother. 这句话很好，可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没有。它就是一句话，单独站着，等着被判对错。

二十年下来，唐老师自己教、学生学的英语，几乎全是这种单独站着的句子。句与句之间的接法，只在两种地方出现过：一种是连词练习题，"用适当的连词填空"，前后两句是编好的；另一种是阅读理解，理由链是作者铺好的，学生只要看

懂。没有哪一次，她需要自己从一个真实的想法出发，一节一节地铺出一条英语的理由链。

◆ 三、本地逻辑：每一束纠缠有自己的接法

这里要借站上三维九宫栏目讲 E2 时的一个判断。栏目说，逻辑是把纠缠显成一条条流动的链，一念引出一念；接着说了一句很锋利的话：连逻辑都不止一套，形式逻辑只是理念界最抽象的那束纠缠的本地逻辑，被误当成了全体的母版；没有通用逻辑学，每束纠缠都有自己的本地逻辑。

这个判断放到开口这件事上，意思很实在：一个人要说出一条自己的理由链，他用的不是一套现成的、人人通用的推理格式，而是他自己和那件事纠缠出来的一套接法。

唐老师那条链是怎么接的？手机不好——但不是在课上不好——是在晚上——因为它吃掉了睡眠——所以禁手机的真正用处是给家长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对留守孩子不公平。这条链里，每一个"但"和"所以"，都不是逻辑课本上的标准推理，而是她二十年看孩子、和家长打交道、亲眼看一个男孩垮下去又缓过来，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接法。别的老师对同一件事，可能接出完全不同的链：有人从课堂效率接，有人从视力接，有人从学校的责任风险接。每一条都是一束纠缠的本地逻辑。

所以，"用英语讲出自己的理由"，难就难在这里：英语课教给她的，只有那套通用的接头（because 表原因、but 表转折），从没有让她用英语去走过一次自己的本地逻辑。她的本地逻辑全长在中文里，英语里一条都没有。临场把中文的本地逻辑往英语里搬，就像把一条长在土里的根拔出来，移栽到一个没有土的花盆里，一边搬一边断。

◆ 四、为什么偏偏是第二句

断，常常断在第二句。这不是偶然。

第一句是一个点。I think phones are bad for students. 这句话不需要来路，单独站得住，和课本里的例句是同一种东西。一个人只要有词、懂语法，第一句总能说出来。

第二句就不同了。第二句必须和第一句接上，它要回答一个问题：从第一句，怎样走到这里来？这时候，说话的人第一次需要的不是一颗句子，而是一个方向。他得知道自己这条链要往哪里去，第二句才知道该往哪边迈。

唐老师用中文时，这个方向是现成的，她心里那条链早就铺好了，第二句自然顺着第一句流下去。用英语时，她心里只有那条中文的链，英语里没有。她说完第一句，回头去找第二句，发现得先把整条中文的链翻成英语，再挑出第二节来说。这一翻，两件事同时压上来：既要想下一步往哪走，又要找英语词句把它装起来。前一件在中文里不费力，可现在要在英语里重新走一遍；后一件本来就吃力。两件叠在一起，脑子就堵了。

还有一层。第一句说出来时，听的人已经开始等第二句；而第二句一旦说得和第一句接不上，前一句的意思也跟着变模糊。唐老师说完 But the problem is not in class，自己先觉得不对，就是因为这一句把听的人引向了一个问题（那在哪？），而她手里没有下一节去回答。断在第二句，是因为第二句是第一个需要"链"的地方。

◆ 五、单句做题，练的是什么

这里不妨回头看看，十几年英语学习里，大量的单句练习到底在练什么。

单句翻译、单句改错、单句填空，练的是一句话内部的东西：词形对不对，词序对不对，时态对不对。这些东西很要紧，没有它们，句子立不住。可它们练的，全是一颗粒子内部的结构，是 S2 里粒子态的那一面：独立、分明、可清点。练得再好，练出来的是一颗一颗很漂亮的粒子。

而一条理由链，是波态的东西：流动、传递、一段过程。它要的不是每颗粒子都漂亮，而是粒子与粒子之间有一股劲在往前推，前一句把后一句推出来，后一句

又把再后一句推出来。站上栏目讲 S2 时用过一个比方：一滴水、一道浪、一片海。单句是一滴水，理由链是一道浪。一滴一滴的水摆在桌上，摆得再多，也不会自己变成浪。浪要有推力，有方向，有前后相续的一股劲。

唐老师二十年手里捧的，都是一滴一滴的水。她可以把每一滴都捧得清清亮亮，学生拿去考试，分数很高。可当她要的是一道浪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推过一次浪。

这里还藏着一个更别扭的现象：单句练得越漂亮，有时越难接成链。一个人习惯了每说一句都要求它完整、正确、有一个漂亮的从句，他在说第一句时就会把力气全用在这一句的内部，句子收得严严实实，前后都封了口。一句封了口的话，后面很难再接。母语者聊天时恰恰相反，常常说半截话、留个尾巴：手机吧，其实课上还好，主要是晚上……这种不完整的、留着口子的说法，正好给下一句留了接口。唐老师的 I think phones are bad for students 是一句封了口的话，干净、正确，可它没给 But the problem is not in class 留任何接口，于是第二句一出来，就像从另一个方向插进来的。

这不是说要故意说病句，而是说：在一条自己的链里，句子的分寸和单句考试里的分寸不一样。链里的句子要给下一节留门，这个"留门"的本事，是单句练习从来不练、也不打分的。

◆ 六、中文的链，为什么不能直接搬

有人会说：唐老师中文里那条链已经铺好了，翻译过去不就行了？翻译是她的本行，学生的翻译题她天天改。

这里有个误会。翻译题翻的是别人写好的一句一句话，原文的链已经在那里，译者要做的是把每一节换一身衣服。可唐老师在座谈会上，手里没有一句一句写好的中文，只有一团在心里涌动的想法：那个男孩、被窝里的屏幕、家长的为难、留守孩子。这团想法用中文说出来时，是一边说一边长成句子的；它从来不是先写好再念出来的。

所以，她要做的不是"翻译一条中文的链"，而是"用英语重新长出这条链"。这两件事难度天差地别。前者是照着图纸换材料；后者是没有图纸，凭着心里那团东西现场施工，而且手里的材料（英语）是她从没用来盖过自己房子的。

更麻烦的是，中文的本地逻辑里，很多接法是藏着的。唐老师说"手机的问题不在课上，在晚上"，中文里一个"在"字就把前后接住了，听的人自然明白她是说"真正的危害发生在晚上"。换成英语，这一层就得说出来：The real harm happens at night, not in class. 这里面"real""happens"都是中文里没有说出口、可意思里有的东西。她要把藏在中文接法里的意思一样一样掏出来，再用英语明说。这一掏，链就容易断。

不是说中文那条链没用。它是她的本地逻辑的源头，英语的链要从它那里长出来。可"从它那里长出来"，需要一次真正的、在英语里重走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几年里她一次也没有做过。

◆ 七、一条链里的"但是"，最见本地逻辑

唐老师那条链里，最难说的不是"因为"和"所以"，而是最后那个"但是"：禁手机对留守孩子不公平。

为什么这一节最难？因为"因为……所以……"是顺着走的，走的是她认定的那个方向；而"但是"是回过头来，在自己的主张上开一道口子，承认它有代价。这一步，最需要她自己的东西：她见过那些孩子，知道他们晚上握着手机等爸妈的视频；这种知道，是任何教材里都没有的。

在考试作文里，"但是"常常是一个格式要求：论点之后要写"当然，这也有一些缺点"，然后列一两条，再收回来。学生学会了在第三段开头写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可那些"缺点"往往是凑的，和前面的论点没有真牵连。这种"但是"是格式的但是，不是本地逻辑的但是。

本地逻辑的"但是"，是从说话人自己的纠缠里冒出来的不安：我这样主张，可我心里还记着另一些人。它往往是一条链里最有分量的一节，因为它让听的人看见

说话的人想得有多深。唐老师如果能在英语里说出这一节，英国老师听到的就不只是一个中国学校的规定，而是一位老师二十年的掂量。

所以，测一个人的英语里有没有自己的本地逻辑，"但是"是很好的一个探针：请他写一条链，看看他的"但是"是格式的还是自己的。格式的"但是"，自生信息度不算；自己的"但是"，才算。

◆ 八、链是走出来的，不是先画好的

还要防一个误会：以为一个人要先在脑子里把整条链画好，才能开口。

其实母语里没有人这样说话。唐老师用中文讲那件事时，并不是先在心里把六节链排好，再一节一节念出来。她是说了第一句，看见对方的表情，想起那个男孩，接了第二句；说到"晚上"，脑子里冒出家长那张为难的脸，就接上了"给家长一个理由"；说到这里又觉得这话太满，补了一句留守孩子。链是一边说一边长出来的，每说一节，都会看一看、改一改，再往下走。

这正是站上三维九宫栏目讲 D2 时说的那个六步循环：先大胆抛出一个猜想，动手执行，看看结果，收下反馈，修正，再来一轮；路在走的过程中长出来，不是事先就在那里。说话人的每一节，都是一次小小的猜想—执行—评估。

唐老师在英语里断掉，有一部分原因正在这里：她以为自己得先把整条链在英语里排好才能开口，于是第一句说完，就去脑子里找"整条链的英语版"，找不到，便停了。她没有试过另一种办法：说一节，看一看，凭着心里那团东西再猜下一节，说错了就补一句，绕回来也行。这种一节一节往前走的说法，在英语课上从没被允许过。课上的每一句都要先想好、说对；说错了要被纠正，而不是被接着往下说。

所以，本地逻辑在英语里长不出来，不只是因为材料（词句）不够，还因为那个让链长出来的走法（D2 六步循环）从没在英语里转过。第十七章会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讲：粒子到波的跃迁，要靠六步循环转起来才过得去。

◆ 九、教的人自己也没走过

唐老师的例子还有一层特别的意味：她是教英语的人。

她二十年教给学生的，是那一箱接头和一滴一滴的水。她教得很好，学生考得很好。可在座谈会那一刻，她第一次从里面看见了自己教的东西缺了什么：她的学生和她自己一样，单句都对，第二句就断。

这不是唐老师个人的问题。她当年也是这样被教出来的；她的老师，多半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一套非常精细的单句工艺，以及一种默认：链会自己长出来，等单句足够熟练的时候。可这个默认，二十年里在她身上都没有兑现过。

本书不在这里替英语老师开药方，第三十四章会专门讲老师怎样从纠错者变成场主。这里只记下一个读数：当教的人自己也从没在英语里铺过一条自己的链时，这一格的缺口就不只是学习者的，而是整个教学链条一起缺的。

书面上先把链铺出来

那么，怎样让一个人在英语里长出自己的本地逻辑？

这一章不讲完整的填补（那是第二十七章的事），只先说怎样把这一格测出来，因为测法本身就指着补法。

本书说自生信息度要用书面英语测，在逻辑这一格，测的是：请一个人用英语写一条自己的理由链——为一件他真在意的事，说出他为什么这么看，至少三节，节与节之间要有"因为""所以""但是"一类的接法，而且这些接法必须是他自己的想法里本来就有的，不是为了凑格式加上去的。写的时候不限时、可以查词典。

拿唐老师来试。如果她坐下来，用二十分钟写那条关于手机的链，她多半写得出来。她会写得慢，会停下来查"留守儿童"怎么说，会把一句改三遍。但写完之后，她手里第一次有了一条用英语铺过的、属于她自己的理由链。这条链写下来之后，下一次再有人问起，她脑子里就不只有中文那条了。

这个书面测法和开口能力是分开的。一个人写得出链，不一定说得出；说不出链，也不一定写不出。分开测，才能看清楚：唐老师那天在座谈会上断掉，是因为她手里根本没有一条英语的理由链（信息没有自生），还是有链、只是被当时那个场合压住了说不出来（那更多是能量那一格的事，第四编会讲）。本书的预测是：大量"单句都会、第二句就断"的人，问题首先在前一种——他们连书面上都没有铺过一条自己的链。若测下来发现这些人书面上的链写得很好、只是口头断，那么断的根就不在信息这一格，本章的说法应当收缩，问题要挪到能量那边去找。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是第二步"九宫细分"的第二格：E2 的第二副面孔——逻辑。

细分出来的缺口是：学习者手里的英语，只有通用的接头（连词）和一颗颗自足的单句，没有一条从他自己的纠缠里长出来的本地逻辑链。现有研究讲语篇连贯、讲连接手段，大多仍是在问"学习者掌握了多少接法"，问的是显露（S）的丰富度；本书问的是：那条链是谁的，它是从哪一束纠缠里长出来的（E=H(S,D) 的 E）。

这一格也正是第二列的矛盾第一次露出真面目的地方。唐老师心里有一整条链（想说一整段），手上只能一句一句地拼（只会一个词一个词、一句一句地拼）。第十三章说这组矛盾会变成燃料；这一章能看到它的温度：正是因为她心里那条链太真、太想说出来，拼不上时的那股憋屈才那么强。第十七章会讲，这股憋屈不是要消掉的毛病，而是把她从粒子推向波的那股劲。

在 S2 的三副模样里，这一格对应的是波。从符号（粒子）到逻辑（波），中间有一道坎；第十七章会说这道坎为什么是断层，以及怎样测出它。

> **带走的话**
>
> 连词谁都会，链得是你自己铺的。

小账

本章读数——E2 逻辑模态；第二列（S2 波态 → E2 逻辑）；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第二列矛盾初现。

开口小账——今天挑一件你真有看法的小事，用英语写三句：我这么看，因为……，但是……；写完大声读一遍。

第 16 章

数学：一段话没有你自己的格局与模型

这一章的问题：词也有了，句子也能接两三句了，为什么一要说完一整段，就越说越散、不知道在哪里收？为什么心里从来没有"我说英语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底？

◆ 一、展位前的两分钟

周屿二十七岁，在英国读过一年硕士，回国后在长沙做跨境电商运营，卖家居小件到欧洲。他的英语，按一般人的标准算不错：听得懂美剧，写得了邮件，和海外仓的客服打字聊天毫无压力。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年春天，公司在广州一个国际家居用品展会上租了一个小展位，老板派周屿去守两天。展位上摆的主打产品，是一款新改过的收纳盒：去年这款盒子在欧洲卖得不错，可有一阵退货突然多起来，周屿查了三周，查出原因是包装改版后盒子在运输中容易压瘪，客户收到时一角凹进去，就退了。今年的新版，盒子本身加了两道筋，包装换回了带护角的旧款，退货已经降下来了。这是他最熟的一件事，也是展位上最该讲的一件事。

这件事的每一块，他都有英语说法：return rate、packaging、damaged、corner、redesign，他都熟。开展前一天晚上，他还在酒店里把要点用英文列在手机备忘录里。

第二天上午，一位德国采购商在展位前停下来，拿起那个盒子翻看，问他：So what's new about this one? 周屿知道，这样的客人在一个展位前通常只停两三分钟，这两三分钟就是全部。他开口：Last year, this box, the return rate increased. It was three percent, then eleven percent. 很好。接着：We checked the reviews. Many customers said the box was damaged. 也很好。然后他想起还没说包装改版的事，倒回去补：Because, ah, last year we

changed the packaging. 再然后想起应该先说新版好在哪里，又插了一句：So now, the new box is stronger. 说完这句，他忽然不知道下面该讲查了三周的过程，还是讲加了两道筋，还是先说退货已经降了。他三样都提了一点，每样两句，越说越碎。采购商一边听一边点头，眼睛却已经瞟向隔壁展位。周屿赶紧收尾：So, yes, this is the new version. Thank you.

采购商客客气气地拿了一份产品册，说：Could you send me a short written summary? 然后走向了隔壁。周屿看着他的背影，知道意思是：没听明白，也没打算再听。

他后来跟朋友说：每一句我都说对了，可就是一盘散沙。

◆ 二、一盘散沙，散在哪里

周屿的问题，不在词（第十四章那一格），也不全在链（第十五章那一格）。他每一句都说对了，句与句之间也有 because、so 这样的接法，局部看，链是有的。散，是散在更大的地方：整段话没有一个形状。

一段两分钟的讲解，在说出来之前，本该在说话人心里有一个大致的样子：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哪里是重点，哪里一笔带过，在哪里收。这个样子不是逐句的，是整片的；它像一张地图，说话人一边说，一边知道自己现在走到了地图上哪一块，离终点还有多远。

周屿给国内客户用中文讲这款盒子时，这张地图是自然就有的。他会说：这款去年退货多，原因找到了，是包装压瘪，新版加了筋、换了护角，退货已经降下来了。四句话，一张完整的地图，听的人一下就抓住了。然后他才会展开：怎么查的、为什么是包装、跟工厂怎么谈的。整片在前，细节在后，听的人从头到尾知道自己在哪儿。

用英语时，他手里有每一块的说法，却没有那张地图。他是一块一块往外拿的：想起一块，说一块；说完发现顺序不对，倒回去补；补完又想起另一块。每一

块都没错，可没有一个整体把它们放在该放的位置上。结果就是一盘沙：每一粒都实实在在，合起来没有形状。

◆ 三、信息的第三副面孔：一整片

站上三维九宫栏目讲 E2 时，说信息有三副面孔：符号把纠缠显成一颗颗点，逻辑显成一条条链，数学显成一整片相连的场，体现万物之间的结构。

"数学"这两个字，在这里容易引起误会，以为是算术、公式。本书照栏目的意思用它：数学这一模态，说的是信息的整体格局，是很多点、很多链放在一起时，它们之间那张相互连着的网，以及这张网能不能被一个简单的样子把握住。一道几何题，图一画出来，所有线段角度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这种"一目了然的整片关系"，就是数学这一模态的面孔。

一段话也有这样一副面孔。周屿那两分钟里，退货率、包装改版、运输压瘪、加筋换护角、退货回落，这五样东西之间有一张确定的关系网：一个现象，一个原因，一个机制，一个行动，一个结果。这张网的形状，用中文他一眼就看得见，所以中文讲解时，他是"站在网的上空"往下说的。用英语时，他站在网里头，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摸，看不见整张网的样子。

所以第十五章说的"链"和这一章说的"格局"不同。链是一条线上前后相接；格局是很多条线放在一起时的整个样子。一个人可以每一条链都接得上，却仍然看不见几条链合起来是什么形状。周屿就是这样。

◆ 四、"我说英语大概是这个样子"

格局之外，这一格还有更深的一层：模型。

这里的模型，说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说话方式的一个大致的底：我说话通常是先讲结论还是先讲经过；我一段话一般多长；我卡住的时候习惯怎么绕；我的英语大概是个什么样子，能装什么、装不下什么。这个底，母语者人人都有，只是不自觉。周屿知道自己说中文时"喜欢先说结论，再一层层摊开"；他也知道自己"一着急

会说快，要放慢"。这些不是别人教的，是他二十多年说中文、一次次看效果、一次次调，慢慢长出来的对自己的一个模型。

有了这个模型，开口之前就有了底。不是说每句都想好了，而是知道自己大概会怎么走，知道哪里可能出状况，出了状况怎么办。这个底，让人敢开口。

周屿的英语里，没有这个模型。他不知道自己说英语时"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从没用英语完整地说过几段自己的话，也就从没有机会回头看一看：我刚才那段话是什么形状？哪里散了？下次可以怎么走？他用英语说过很多话，可大部分是接话、回答、打字聊天，一来一往，每次两三句；完整的、由他自己从头撑到尾的一整段，屈指可数。没有足够多的整段，就长不出对自己整段说话方式的模型。

把这层和上一层放在一起：格局，是这一段话的整体样子；模型，是"我的话"一般的整体样子。前者是一次的，后者是很多次之后沉淀下来的。周屿两样都缺：那天的那段话没有格局，他的英语整体上也没有一个"我是这样说话的"的模型。

◆ 五、十几年里，撑起过几个整段

不妨数一数，周屿这十几年里，用英语从头到尾撑起过几段自己的话。

中学课堂上的对话练习，一人两三句，是来回的，不是整段的。课文背诵是整段，可那是别人的整段，背的是别人的格局。考试作文是整段，可格局是模板给的：开头一句点题，中间两段各一个理由，结尾一句呼应；学生往格子里填话，自己并不需要看见什么整体，格子替他看见了。大学的英语演讲比赛，周屿参加过一次，稿子是自己写、老师改、背熟了上台的；那是他少有的一次撑起整段，可那段话的格局是老师帮着定的，说的时候他在背，不在撑。

在英国那一年，他写了不少课程论文，那是整段的，也是他自己的。可论文是书面的，一写一改，格局可以在纸上慢慢磨出来，不必在说话那一刻现场撑住。口头上，他在研讨课上发过几次言，每次一两句，插一个观点就停；小组作业的展示，他负责做幻灯片，讲的是组里口才最好的那个同学。

这样数下来，周屿用英语当场撑起的、属于自己的、两分钟以上的整段，一只手数得过来。而他用中文这样说话，每天都有好几次：跟同事讲一件事，跟父母讲一个决定，跟朋友讲一个八卦。中文里成千上万次的整段，让他对中文的格局和自己的中文模型都了然于心；英语里一只手数得过来的整段，什么都沉淀不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不错"和"一段话说得清"是两回事。水平（S）可以靠大量接收和书面练习抬上去，可格局和模型这一格（E2 的数学模态），只能靠一次次用英语撑起自己的整段、再回头看它的形状，才长得出来。

◆ 六、格局是为听的人长的

格局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来源：听的人。

周屿中文讲解时那张"现象—原因—行动—结果"的地图，不是凭空来的。他跟国内客户打了几年交道，知道采购最想先听什么（这东西卖不卖得动、会不会给我惹麻烦），知道老板最关心什么（价格和交期）。他的格局，是在一次次看听的人的反应里调出来的：哪次先讲经过，客户不耐烦地打断"你直接说现在怎么样"；哪次先讲结果，生意就谈得很顺。这样调多了，格局里就装着听的人。

展位前，他对那位德国采购商想听什么，几乎没有底。对方关心的是退货率本身，还是盒子结实不结实，还是价格和起订量？他不知道，因为他从没在这样的场里，用自己的整段话去试过、看过反应、调过。所以他那天的散，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心里没有听的人：话往哪个方向长，没有一个牵引。

这一点和第二编讲的入界（E1）连着：没有一个真实的英语场（现实界），格局就没有听的人来牵引它。三格分立，分的是来源和路径，可它们在一个人身上是互相牵动的。本书在第二十四章讲短板律时，会正面处理这种牵动：一格短了，会怎样拖住别的格。

◆ 七、对照一下马雅

这里用马雅做一个简短的对照。马雅二十九岁，温哥华人，在学中文，中文水平远不如周屿的英语。她认的汉字不过几百个，语法常错，声调常常跑。

可马雅在和林晓雯的语言交换里，说中文有一个很清楚的样子。她后来自己总结过：我说中文就是"先说最重要的一句，然后举一个例子，最后问一个问题"。比如她讲自己周末去了一个农贸市场，她会说：我周末很开心！我买了很多蘑菇，很奇怪的蘑菇，像耳朵。你吃过吗？三句，一个格局：感受、例子、抛回去。词很少，可这段话有头有尾，有中心，听的人一下就抓住了。

马雅的这个"先说一句、举一个例、问一个问题"，就是她给自己的中文搭的一个小模型。它很简单，甚至有点笨，可它让她每次开口之前都有底：她知道自己要走三步，走完就收。词不够的时候，她会在第二步里比画、绕说；可第一步和第三步总在，整段话总有一个形状。

拿这个对照，不是说周屿要学马雅的三步，而是说：一个人的外语里有没有自己的模型，和他的水平高低关系不大。马雅水平低，有模型；周屿水平高，没模型。模型是在一次次用这门语言说完整段自己的话、回头看、再调整中长出来的。马雅从学中文第一个月就在这样做；周屿学了十几年英语，几乎没做过。

◆ 八、模型不能借

有人会想：那就借一个现成的模型好了。比如英语演讲课教的"总分总"、商务汇报教的 STAR 法、考试作文教的"三段式"。

这些格式当然有用，周屿要是那天按"结论—原因—行动—预期"说，大概不会散。可它们和本章说的"自己的模型"有一个要紧的不同：格式是从外面套上来的，模型是从里面长出来的。

套上来的格式，在你熟练之前，会占掉你一大块心思：你一边说，一边在心里对着格式检查，第二步到了没有、该不该转第三步。这在准备好的演讲里还行，在

真实的展位前，当采购商中途插一句"What's the price?"、你要回答完再回到原来的路上时，格式就常常接不住了。因为格式不知道你会被打断，也不知道你被打断后习惯怎么接。

自己长出来的模型不一样。它是你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接回来之后沉淀下来的，它本来就包着"我被打断时会怎么办"。马雅的三步是她自己的，她被林晓雯打断，回答完，自然就回到第三步去问那个问题。这种回得去的本事，格式给不了，只有自己说过足够多的整段才会有。

所以本书说"数学这一模态的自生"，指的不是学会某个汇报模板，而是一个人用英语说过足够多段自己的话，开始看得见自己的话的形状，并且对"我说英语大概是这个样子"有了一个底。模板可以当拐杖，可拐杖不是腿。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有没有自己的模型，会直接影响开口那一刻心里有没有底。一个人知道自己说英语大概会怎么走、卡了会怎么绕，开口前就少一分悬着；不知道，就像走进一间没开灯的屋子，每一步都要先摸。周屿那天越说越碎，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每说完一句，都得重新判断下一步往哪走，这种判断一次次消耗他，到后面就乱了。这里只记一笔：信息这一格的缺，会在开口那一刻变成一种悬着的感觉。可这种悬着是不是焦虑的来源，本书不这么认为；第二十一章会说，焦虑是能量被按住时的读数，而不是病因。信息这一格补上了，悬着会少一些，可不能指望它替能量那一格把劲点起来。

◆ 九、散，是格局长出来之前的那一段

说到这里，好像"散"全是坏事。其实不尽然。

站上三维九宫栏目讲 D2 时，说过三种状态：秩序态，方向明确、照规矩走；混沌态，什么都可能、还没收成形；介生态，混沌已经开始自己组织、却还没定型的那一段，栏目说它是创造最关键的温床，并且提醒，太早求稳会把介生态里的新东西扼杀掉。

周屿那两分钟的散，是混沌态。东西都在，没有收成形。这个状态本身不可怕，任何人第一次用一门语言撑一整段自己的话，几乎都会散。可怕的是散完之后的去向。

一种去向是：被那句"请发一份书面总结"刺痛，从此遇到要用英语讲整段的场合就躲，或者每次都提前写好稿子背熟。背稿是秩序态，太早求稳；它让下一次汇报不再散，可也让那张自己的地图永远长不出来，因为背稿的时候，格局是在纸上定的，不是在说的时候撑出来的。

另一种去向是：他把那两分钟当成一次猜想，回头看它的形状，看哪里倒回去补了、哪里跳开了，下一位客人停下来时，试着先说一句结论。说完看对方的反应，再调。展会两天，停下来的客人有几十位，这样几十轮下来，混沌开始自己组织：他会发现自己用英语讲这款盒子时最顺的走法，可能和中文不一样，比如欧洲采购商更喜欢先听数字。这时他手里那个格局，就处在介生态：有了初步的样子，还在长。再说几十次，它才稳下来，成为"我说英语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模型。

所以，散不是要消灭的毛病。散是格局长出来之前必经的那一段混沌；关键在于它有没有机会走向介生态，而不是被一纸背稿压回秩序态。这一层，第十七章讲六步循环时还会接着说。

怎样测出一个人的英语有没有格局

照全书的规矩，这一格的自生信息度也用书面英语测，与开口能力分开。

测法是：请一个人用英语写一段有头有尾的话，讲一件他自己经历的、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的事，长度在两百词上下，不限时、可以查词典。写完之后，看三样东西。第一，这段话能不能被一两句话概括出中心；如果连写的人自己都概括不出，说明没有格局。第二，段落里各部分的位置是不是服务于那个中心，有没有倒回去补、补了又跳开的痕迹。第三，请写的人自己说一说"我这段话是怎么安排的"，看他对自己的写法有没有一个说得出的样子；说得出，算有一点模型的苗头。

拿周屿来试。如果让他坐下来写那件收纳盒的事，他多半能写出一个比口头好得多的版本，因为写的时候可以回头改、可以挪段落。这正好说明测法的用处：写得出格局、说不出格局，问题更多在开口那一刻的其他格（比如能量）；连写都写不出格局，问题就在信息这一格本身。本书预测，像周屿这样"每一句都对、整段散"的人里，相当一部分在书面上也写不出清楚的格局，因为他们的英语从没被用来完整地撑起一段自己的话。如果测下来发现这些人书面格局普遍都好、只在口头上散，那本章的说法就要收缩：散的根不在信息自生，而在别处。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是"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的第三格：E2 的第三副面孔——数学（格局与模型）。

细分出来的缺口是：学习者手里有点（词）、有局部的线（单句和两三句的接法），却没有整片——一段话的整体格局，以及对自己说话方式的整体模型。现有研究讲语篇结构、讲宏观组织，多是教学习者认出和套用现成的结构，问的仍是"显露（S）里有没有这些结构"；本书问的是：这片格局、这个模型，是不是从他自己和英语的纠缠里长出来的（E=H(S,D) 的 E）。

这一格在 S2 里对应场：一片、弥漫、连成一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到这里，第二列的三副模样都摆出来了：符号对粒子，逻辑对波，数学对场。下一章把三者收拢：从粒子到波，从波到场，为什么第一道坎是断层；而让人跨过断层的那个循环（D2 六步），为什么十几年里从没转起来过。

> **带走的话**
>
> 每一句都对，不等于一段话有形状；那个形状，得是你自己说出来的。

> **小账**
>
> 本章读数——E2 数学模态；第二列（S2 场态 → E2 数学）；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收尾。
>
> 开口小账——用英语写下"我说一段话通常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最后怎么收"，三句就够；明天开口时照它试一次。

第 17 章

E2=H(S2, D2)：从粒子到波的断层，与从没转起来的六步循环

这一章的问题：词、句、段三处都缺，背后是不是同一个毛病？为什么练了那么多，自己的英语信息就是长不出来，而且好像不是"再多练一点"就能长出来的？

◆ 一、二十分钟的三句话

林晓雯在语言交换软件上认识马雅，已经两个月了。马雅在学中文，她在学英语，两人约好：马雅用中文写，林晓雯用英语写，互相改。

马雅的消息总是来得很快，一段一段的，错字不少，可读起来热热闹闹：今天我做了饺子！可是形状很丑，像小老鼠。我的室友说好吃。你周末做什么？

林晓雯回消息，是另一番光景。那个周六晚上，她想告诉马雅：小禾学校开运动会，他跑接力赛跑最后一棒，本来落后，最后追上了一个人，全班都在喊他的名字，他下来以后假装不在乎，回家路上却一直在笑。

她打开对话框，先打了 My son。停住。"运动会"怎么说？她打开词典，查到 sports meeting，又看到 sports day，不知道用哪个，又去搜了一下哪个更常用。回来打 had a sports day。"接力赛"，再查，relay race。"最后一棒"，查不到满意的，试了几个翻译软件，有说 last leg 的，有说 anchor 的，她看不懂 anchor 为什么是锚，犹豫半天，用了 the last one。打到"追上了一个人"，她写了 he catch，删掉，改成 caught，又不确定 caught up 后面要不要加 with。查。二十分钟过去，屏幕上是三句话：

My son had a sports day at school. He ran the last one in relay race. He caught up with one student.

她读了一遍，觉得干巴巴的。"全班都在喊他的名字"和"假装不在乎、回家路上一直在笑"，那才是她真正想说的，可她已经没力气了。她又看了一遍这三句，把 relay race 前面补了个 the，确认没有语法错误，发了出去。

马雅照约定替她改了一处，把 the last one 改成 the last runner，末尾顺手带了一句问结果的话。

林晓雯看着那处红色的修改，先想的是"原来要这么说"，记下了；那句问话，她想说的多得很，可一想到又要二十分钟，她回了一句：Yes, he is happy. 然后去洗碗了。

这一幕，把第二列的三个缺口压在了一起：她手里的词都是一颗一颗现查来的（符号），句子一句一句地拼，接不成那条起伏的链（逻辑），整件事在她心里本有一个形状——落后、追上、全班喊、假装不在乎、偷偷笑——到了英语里只剩开头三颗珠子（数学）。而这三样缺口背后，还有两样更深的东西：她拼词的那种方式，和她回消息的那种走法。这一章就讲这两样。

◆ 二、第二列的式子：信息由什么生成

先把式子摆出来。本书第7章说过，第二列的三角是：E2 = H(S2, D2)。白话说就是：一个人能不能生出自己的英语信息（E2），取决于两样东西牵动在一起——他的英语以什么模样显露出来（S2，粒子、波、场），以及他怎样一步一步去组织（D2，猜想、执行、评估、反馈、修正、迭代这六步，以及秩序、混沌、介生三态）。

这个式子要说的话，可以先用林晓雯那二十分钟讲清楚。

看 S2：她的英语，在那二十分钟里只有一种模样——粒子。一个词一个词，一颗一颗，独立、分明、可清点。她不是在说一件事，而是在搬一颗颗词，从中文的那件事里，一颗一颗地找出对应的英语，排成一行。

看 D2：她的走法，是"先把每一颗都确认对了，再发出去"。查词、比较、再查、改时态、补冠词，全部在发送之前完成。发出去的那一刻，已经是终稿。马雅

的回应，对她来说不是下一轮的起点，而是一次考试结果：没被指出错，就算过了。

这两样一牵动，结果就是 E2 几乎为零：二十分钟，三句干巴巴的话，真正想说的那一大半，没长出来。

反过来看马雅。她的中文，显露成的是一股一股的流：今天做了饺子、形状丑、像小老鼠、室友说好吃、你呢。错字很多，可话是流着出来的。她的走法，是"先发出去，看你怎么回"：写错了，林晓雯改她，她下次就记住；没人改，她也照样往下聊。一样的语言交换，马雅那一边的 E2 每天都在长。

◆ 三、粒子到波：断层，不是渐变

现在讲这一章要承担的那个可检验的说法：从粒子态到波态，是一次跃迁，不是渐变。

什么意思？常见的想法是：一个人先会说词，词多了会说句子，句子熟了能说一段，一段段多了就流利了。这是一条平缓上升的坡，只要往上爬，总能爬到。照这个想法，林晓雯只要词再多一点、查得再快一点，二十分钟会变成十分钟、五分钟，慢慢就流起来了。

本书的看法不一样。粒子态和波态，不是同一种东西的多和少，而是两种不同的组织方式。粒子态的组织方式是：先有词，词排成句。波态的组织方式是：先有一股要说的东西在流，词被这股流带出来。前者是从下往上搭，后者是从一个整体往下长。

打个比方。一个人学骑自行车。在会骑之前，他可以把每个动作练得很熟：脚怎么踩、手怎么握、身子怎么正。可这些动作一个一个练熟了，加起来并不等于会骑。会骑的那一刻，是所有动作被一股往前走的劲统一起来，人不再一个一个地想动作，而是车子在走、动作跟着走。这一刻之前和之后，是两种状态，中间没有"会骑百分之六十"的阶段。人们常说"一下子就会了"，说的正是这道坎。

从拼词到句流，是同一种坎。林晓雯拼得再快，只要她还是"先找词、再排句"，她就仍在粒子态里，只是一个更快的粒子态。要到波态，需要换一个起点：说之前先有一段话的样子在心里涌——落后、追上、全班喊、偷偷笑——然后让英语词被这个样子带出来，带不出来的就绕、就跳、就先空着。这个起点一换，信息的面孔就变了：哪怕词很笨，话是流着的。

所以前面讲的那个标志，可以在这里说得更白一点：跨过断层的人，开口（或下笔）之前，心里先有的是"一段话的样子"，而不是"第一个词"。

◆ 四、怎样测出这道断层

一个说法要能被检验，就得说清楚怎么测，以及测出什么结果算它错。

照全书的规矩，自生信息度用书面英语测，不用口头，这样才能和开口能力分开，避免拿结果去证明原因。具体做法可以是这样：请一批学习者，用英语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有经过的事，可以查词典，不限时；写完以后，按前三章说的三样来打分——自己凝出来的词有多少（符号），有没有一条自己的理由链（逻辑），整段有没有一个说得出的格局（数学）。三样合起来，是一个人的自生信息度。

然后看这批人的分数怎样分布。

如果"渐变"的看法对，分数会大致连成一片：从很低到很高，中间各个位置都有不少人，像一道平缓的坡。

如果本书"断层"的看法对，分数会分成两团：一团人挤在低处，他们写的东西是一颗颗珠子，词也许不少，可链断、无格局；另一团人在高处，词未必更多，可话是流着的、有形状的；两团之间，人很少。换句话说，人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坡上，而是要么还在坎下，要么已经过了坎。

还可以加一道检查：在写之前，问每个人一句"你现在心里先有的是什么——第一个词，还是这段话的大致样子？"本书预测，回答"先有样子"的人，几乎都落在高处那一团。

这个预测有可能错。如果测出来就是一道平缓的坡，中间密密麻麻，没有断开，那么"跃迁"这个说法就不成立，第二列只能退回到更平常的说法：多练，慢慢就流了。本书愿意让这个结果来裁。

还要说明一点：断层这个说法，只说粒子到波这一道。波到场（从一条链到一整段的格局）是不是也有断层，本书没有把握，不作预测。

◆ 五、六步循环，为什么从没转起来

再看式子里另一边：D2。

站上三维九宫栏目讲 D2 时，给了一个六步循环：先大胆抛出一个猜想，哪怕它八成是错的；动手执行；看看结果；收下现实给你的反馈；据此修正；然后最关键的一步，带着修正过的猜想，再来一轮。栏目说，路是一圈一圈往前拱出来的。

拿这六步去对林晓雯那二十分钟，会看到一件很清楚的事：她的六步，被压成了两步，而且顺序倒了。

她没有"猜想"——她不敢先抛出一句八成错的话。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评估"：每一个词、每一个时态，在打出来之前就先自己评一遍，评不过就查，查完再评。评估全部完成之后，才"执行"：点发送。发出去之后，"反馈"来了：马雅改了一个词，又带了一句问话。可她把那处修改当成了判卷，记下就算；把那句问话当成了下一道题，用最省力的答案交了卷。没有一样被她拿去"修正"心里那段话。没有修正，也就没有"再来一轮"。

这样的走法，循环转不起来，因为它的每一圈都在发出去之前就结束了。路要一圈圈拱出来，前提是你得先走出去，带着一个不完美的猜想。林晓雯从来不走出去，她只在门里把鞋子系了又系，系好了才迈一步，迈完就回屋。

为什么会这样？第十二章讲过的"怕说错"，在这里落成了一个很具体的动作习惯：评估提前、反馈当成判卷。这个习惯不是她天生的，是十几年英语学习一圈一圈压出来的。课堂上，说话之前要想好，说错了被纠正，纠正完下一个同学；作业上，写完交上去，批回来一个分数，这件事就结束了。没有哪一次，老师拿着她的

错句说：好，接着说，你想说的是什么？再来一遍。她被训练出来的，是一个只有"评估—执行—判卷"的半截循环。

用 D2 的三态来说，她一直守在秩序态里：每一步都要方向明确、照规矩走。混沌态（先乱说一气）她不敢进；介生态（乱说里开始长出自己的样子）她就更到不了。第十六章说过，太早求稳，会把介生态里正在长的东西压回去。她的英语信息长不出来，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 六、两个牵在一起的原因

到这里，第二列的两样生成来源都摆出来了：显露只有粒子，走法只有半截循环。要紧的是，这两样不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毛病，而是互相牵着、互相锁住的。

先看粒子态怎样锁住循环。一个人手里的英语只有一颗一颗的词，他每说一句都要从仓库里一颗颗提货；提货慢，出错的机会就多；出错的机会多，他就越要在说之前把每一颗检查一遍。于是评估被一再提前，猜想越来越不敢抛。粒子态让循环只能转半截。

再看半截循环怎样锁住粒子态。一个人从不先抛出一句八成错的整话，他就永远没有机会看见"一段话流出来是什么样子"；他每次只交一颗颗确认过的词，收回来的反馈也只针对这一颗颗词（冠词漏了、时态错了）。没有人对他的整段话给过反馈，因为他从没交过整段话。于是他对英语的全部经验，都停在粒子这一级。半截循环让显露只能停在粒子态。

两样互相锁住，就成了一个很稳的状态。第一章说哑巴英语是一个"稳固得可疑的显露态"，在第二列这里，可以看见它稳在哪里：粒子与半截循环互相喂养，转出来的不是自生信息，而是一个永远在门口系鞋带的人。

下面这张表把第二列的账放在一起看。

信息的面孔（E2）	对应的显露模样（S2）	林晓雯们缺的	本编所在章
符号	粒子：一颗、分明、可清点	词都是别人递来的指针，没有一颗是自己凝的	第十四章
逻辑	波：一道、流动、一段过程	只有通用接头和单句，没有自己的本地逻辑链	第十五章
数学	场：一片、连成一体	一段话没有格局，自己的英语没有模型	第十六章

表里看得出，三处缺不是三个并列的漏洞，而是一级压着一级：粒子这一级如果只有别人递来的点，波就很难起来；波起不来，场就无从谈起。所以第二列的突破口，在粒子到波那一道坎上。

◆ 七、为什么多听、多背、少紧张，都跨不过去

用这个账去看几种常见的办法，就能看清它们为什么在这一格上使不上劲。

多听多读，是在粒子仓库里继续进货。仓库更满了，可提货的方式没变，还是一颗一颗地提；而且进的都是别人的货，自己凝出来的一颗都没多。它不碰断层。

多背句型、多练模板，是让提货更快、把提出来的颗粒排得更整齐。它能把粒子态练到极熟，甚至让人在准备好的场合说得很顺；可它仍是从下往上搭，不是从一段话的样子往下长。它也不碰断层。

降低焦虑、多鼓励，是在开口那一刻少一点压力。这在能量那一格有它的位置（第四编会讲，而且本书认为焦虑是读数，不是病因）；可在信息这一格，人放松了，手里仍然只有颗粒，走法仍然是半截循环。放松地拼词，还是拼词。

三种办法各有用处，可都没有去换那个起点：先有一段话的样子，再让词被带出来；先抛出去，再一圈圈改。这一点，也正是本书第三个预测在信息这一格的根据：只加输入的那一组，词汇量会涨，自生信息度不会有明显的跳变。

◆ 八、第二列的矛盾：燃料，不是毛病

最后讲第二列的那组矛盾：想说一整段，和只会一个词一个词地拼。

林晓雯那天晚上，心里有一整段——小禾追上了人、全班喊、他假装不在乎、偷偷笑——手上只能一颗一颗地拼。这两样顶着：那一整段越真、越想说，拼词的慢和干就越叫人难受。马雅那句问话一来，这股难受到了顶，她选了最省事的出路：Yes, he is happy. 然后去洗碗。

现有的做法，大多把这组矛盾当成要消除的毛病。一种消法是降低"想说一整段"那一头：别贪多，先说简单句，能说一句是一句。另一种消法是抬高"拼词"那一头：多背词、多练句型，拼得快了自然就不难受了。两种消法，都是在让矛盾不再顶撞。

本书的看法反过来：这组矛盾恰恰是让人从粒子跳到波的燃料。三原理说，任意两维的矛盾，会推动第三维改变。这里的两维，一头是显露的模样（S2，只有粒子），一头是想走的路（D2 里那股要把一整段说出来的冲动，也就是一圈完整循环的起头）。两头一顶，被推着改变的，是信息（E2）：当想说的那一整段足够真、足够急，而一颗一颗拼又实在跟不上，人就有可能被逼着换一个起点——不再先找词，而是先抓住那段话的样子，让词被带出来，带不出的就绕。这一换，就是跨过断层。

所以要紧的不是消掉矛盾，而是别让它熄火。林晓雯那天晚上，矛盾已经烧到了顶，可她用一句 Yes, he is happy 把火灭了。如果那一刻她不灭火呢？如果她顺着那股劲，不查词，直接打：He was behind. Then, run run run, he pass one boy! All class shout his name! He say "not important", but on the way home he smile smile smile. 这段话错得一塌糊涂，可它是一道浪，是她第一次在英语里推出来的浪。

这一段该怎样去走、怎样用六步循环把它一圈圈改得更好，是第二十七章的事。这一章只把账算清：粒子态的显露（S2）和半截循环的走法（D2）牵动在一

起，生不出自己的信息（E2）；而那组"想说一整段对只会拼词"的矛盾，是推它跨过断层的燃料，一直在烧，只是每次都被灭掉了。

◆ 九、信息这一格补上了，还不等于开口

最后要把这一格的分量摆准，免得读者以为跨过断层就万事大吉。

假设林晓雯那天晚上真的发出了那段错得一塌糊涂的浪，马雅也回了，两人一来一往聊了半小时。她的自生信息度，在那个晚上确实往上跳了一级。可这是打字，是书面，是对着一个友善的网友。第二天在公司，老板让她给来访的外国客户讲一下对账流程，她能开口吗？

不一定。那要看另外两格。英语有没有进她的现实界，有没有一个让她非说不可、又允许她说错的场（入界，第二编）；开口那一刻，她有没有那股劲，是被"别说错"按住，还是被"想让对方明白"推着走（能量，第四编）。信息这一格补上了，她手里第一次有了可以说出去的自己的东西；可东西有了，有没有地方说、有没有劲说，是另外两回事。

这正是本书三格分立和短板律要说的：三格各有来源，补了一格，不能指望另外两格自动跟上；而决定能不能开口的，更可能是最短的那一格。如果林晓雯的短板在能量，那么信息补得再好，她开口的量也上不去多少。第二十四章会把短板律摆出来，并写明怎样检验：如果三格平均分比最低一格更能预测开口，短板律就错了。

这里只为第二列做一个了结：信息不自生，是开不了口的三个根之一，有它自己的生成来源（显露只有粒子、走法只有半截循环），有它自己的燃料（想说一整段对只会拼词），有它自己可以被检验的形状（粒子到波的断层）。它不是全部，可缺了它，别的两格补得再好，开口时也只能说别人的话。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是第三编的收口，也是第二列的收口，在"缝隙与填补"里，走完了第二步"九宫细分"、碰到了第四步要用的"三原理"。

前三章把信息不自生细分成符号、逻辑、数学三处缺；这一章用第二列的式子 E2 = H(S2, D2) 把三处缺收回到两个生成来源上：显露只有粒子一副模样，走法只有半截循环。三格分立的意思，在这一格落实为：信息这一格有它自己的生成来源（S2 与 D2），补法不同于入界和能量。

这一章还交出了一个可检验的预测——自生信息度在粒子态与波态之间呈断层分布——并写明测法与推翻条件。矛盾即燃料这一条，在这里第一次被说清楚：第二列的矛盾不是要消除的毛病，而是推动 E2 改变的动力。在第五编的发生链里，这一段正对着"想讲一整件事手里只有别人的词，S2 从拼词改成先想这段话的样子"那一环。

> 带走的话
>
> 别把那股"想说一整段"的难受灭掉，它就是推你跨过那道坎的火。

小账

本章读数——E2 = H(S2, D2) 第二列收口；S2 粒子→波的断层（预测 5）；D2 六步循环被压成半截；第二列矛盾作燃料（三原理）。

开口小账——今天用英语给谁发一条消息，先想好"这段话的样子"再动手，不查词、不删改，错了就让它错着发出去。

第 四 编

E3 能量：没有开口的能量发生（第三列：S3·D3·E3）

编 序

这是第三列：能量。内能、动能、势能，对应真、善、美，是这束纠缠使着的三股劲。

第 18 章讲内能，也就是「守不住我有话要说」。第 19 章讲动能：开口从没点燃过谁，只为被打分。第 20 章讲势能：从没被一个英语场吸进去。第 21 章是全书最承重的一章，「按压读数」：焦虑不是病因，是能量被按住时显出来的读数。第 22 章讲为什么「误差最小」拧得太紧，纠错文化怎样把优化约束拧死。第 23 章收起第三列：E3=H(S3,D3)，真善美与分寸之间的矛盾，怎样点出开口的三股劲。

这一编是预测三和预测四的主场：矛盾为什么是燃料，焦虑为什么可以不先降。

前两编看了两处缝隙：英语没有进你的三界（第二编），你也没有用英语产生过自己的信息（第三编）。这一编看第三处：就算有了地方、有了话，开口还要一股劲。这股劲不是胆量，也不是意志，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那束纠缠使着的劲（E3，能量）。三维九宫把它分成三态：内能是真，守住；动能是善，激发；势能是美，将聚未聚。第 18 到 20 章各看一态怎样没有发生；第 21 章立全书承重的

新概念「按压读数」；第 22 章看分寸（D3）怎样被拧死；第 23 章把三者合起来，看真善美与分寸的顶撞怎样成了点火的燃料。

第 18 章

内能（真）：守不住"我有话要说"

这一章的问题：明明心里清清楚楚有一句话，为什么对方一句"Sorry?"，那句话就散了，再也接不回来?

◆ 一、一通被"Sorry?"打散的电话

林晓雯在长沙一家物流公司做会计。有一个月，马来西亚一家供应商的对账员打电话过来，说有一笔货款过了付款日还没收到，问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林晓雯比谁都清楚。那笔钱公司上周就付了，可被银行退了回来：对方发票上的收款账号错了一位数。她已经照对方后来发来的正确账号重新付了一次，两张银行回单就摊在她手边。用中文讲，三句话就讲完了。

她开口了："The payment... we paid it, but because the account number..."说到这里，对方插进来一句："Sorry? The what?"

就这一句。林晓雯脸一热，脑子里那句"账号错了一位，钱已经重付了"像被人从中间剪断了。她想换个词，没找到；想从头再说一遍，又觉得刚才那半句肯定错了，再说一遍只是再错一遍。她停了两秒，说："I will send you an email."对方说好，电话挂了。

接下来她花了二十分钟写那封邮件。邮件写得很清楚，附了两张银行回单，对方第二天回了一个"Noted, thanks"。事情办成了。可林晓雯心里知道，有一样东西没办成：那句话她明明有，在电话里却没守住。

这一章只看这一个瞬间：一句"我有话要说"，被一个最普通的打断打散。它不是词汇的事，因为邮件证明她找得到词；也不是胆子的事，因为她在中文里跟车队、跟老板据理力争是常事。散掉的，是一股劲。

◆ 二、内能是什么：守住自己、如实持存的劲

三维九宫栏目在 E3 一格里把能量分成三态，第一态叫内能，对应真。它的意思是：守住自己、如实持存的劲。一样东西要"是其所是"地待下去，不散架、不走样，靠的不是它天生结实，而是有一股劲一直在守。栏目里有一个看法很要紧：守真是要烧劲的。面对一件真事并且守住它，需要持续供能；自欺反而省劲，只是省下的劲日后要还。

把这个看法放到开口上，"我有话要说"就是一件真事。它说的是：此刻我这里有一样东西，它是这样的，我要把它交到你那里去。林晓雯手里那句"账号错了一位、钱已经重付"，是一件实打实的真：账是真的，单子是真的，她的理解也是真的。这件真事要从她这里走到对方那里，中间要经过一条路，就是一句一句的英语。路上会有坑，"Sorry?"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坑。内能，就是让这件真事在坑前不散、在坑后还接得上的那股劲。

所以内能不是"自信"的另一个说法。自信说的是人对自己的估价，内能说的是一句话、一件事在说出来的过程里能不能持存。一个很谦虚、很不自信的人，也可以在被打断后平平静静地把话再说一遍；一个平时很张扬的人，也可能在英语里一被打断就把话吞回去。差别不在人格，在那句话有没有一股劲托着。

这里要再强调一次全书对 E 的定义。本书的 E 不是学习者外面的环境，也不是学习者里面的心理状态，而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特征纠缠。内能也一样，它不是林晓雯身体里储着的一罐"勇气"，而是林晓雯、她那句话、英语这门语言三者牵在一起时，那一束牵动里有没有劲。所以问"她为什么守不住"，不能只往她心里找，要往这束纠缠里找。

◆ 三、散，是怎么散的

被打断之后，那句话散掉，常见的有三种散法。仔细看，三种都是"省劲"。

第一种是换道。林晓雯说"I will send you an email"，就是换道：不在这条路上走了，换一条可以慢慢写、可以查词典、可以反复改的路。换道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成了唯一的出路。十几年里，每次口头上遇到坑都换到书面上去，口头这条路就永远修不起来。

第二种是缩话。本来要说一整件事，被打断后缩成一个词，或者缩成"Yes, yes"。很多人在英语场里最熟的一句话就是"Yes"，不是因为同意，是因为"Yes"最短、最不会错、最不需要守。

第三种是交出去。对方说了一句自己的理解，比如"So you haven't paid yet?"，明明不对，学习者却顺着说"Maybe, I will check"。这时那件真事不但没守住，还被交给了对方的版本。

第三种散法最值得多看一眼，因为它暴露了一件很少有人说破的事：开不了口的人，说出口的英语里常常有不少并不真的话。"I will check"——其实她早查过了，她就是知道。"I'm fine"——其实一点也不 fine。"I see"——其实没听懂。这些句子不是撒谎，是省劲。在英语里守住一句真话太费劲，就换一句不用守的。栏目说自欺省劲而日后要还，在这里看得很清楚：每一次用"I see"代替"我没听懂"，下一次没听懂时就更难开口，因为你已经在对方那里立了一个"听得懂"的样子。欠下的劲，下次连本带利地还。

这三种散法，现有研究多半会归到"交际策略"或"回避"名下，看成学习者面对困难时的一种应对。这个归类没有错，但它看的是学习者怎样处理一个已经出现的困难；本书要看的是：为什么一个"Sorry?"就足以成为困难。同一句"Sorry?"，在中文里只会让人把话重说一遍，在英语里却能让整件事散掉。差别在哪里?

◆ 四、为什么母语里守得住，英语里守不住

在中文里，林晓雯被车队的人打断，她会说："不是，你听我说完。"这句话几乎不经过考虑就出来了。它背后有一整套撑着的东西：这件事在她的世界里有位置（现实界里，她就是管账的人），这件事她能用自己的话讲（信息是她自己生的，

不是背来的），她讲它的时候知道自己是谁（自我界里，她是"林会计"）。那句"你听我说完"，是整个纠缠在替她守。

换到英语里，那件真事还在，可它住在中文里。要说出来，她得先在中文里想好，再一点一点搬到英语里去。这条搬运线很细，"Sorry?"一来，搬运线就断了。断了以后，真事还在中文那头好好的，英语这头却什么也没有。她不是没有话，是话没有在英语里落地。

这就接上了前两编的读法。英语没有入界（第二编），那件真事在英语里就没有一个可以站住的地方；她没有用英语自生过信息（第三编），那句话在英语里就只是一串临时拼的词，拼的时候已经把劲用光了，哪里还有劲去守。内能不是孤立的一格，它烧在入界与自生信息的地基上。地基没有，劲就没处烧。

但这还不是全部。即使地基薄，劲也可以先烧起来一点。林晓雯那一刻其实有一个选择：她可以把半句话原样再说一遍，"The money came back. Account number wrong, one number. We paid again, Tuesday"。这句话语法上不漂亮，可那件真事守住了。她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另一样东西把劲抢走了。

◆ 五、守真的劲被谁抢走了

回看那个瞬间。"Sorry?"之后，林晓雯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我要说的是账号错了"，而是"我刚才那句是不是错了"。because 后面是不是少了主语？payment 前面要不要加 the？account number 后面该接 is 还是 was？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在烧劲，可烧的都不是守真的劲，而是查错的劲。

这里看到的是第三列里另一维的影子：分寸（D3，优化约束），尤其是其中的"误差最小"。分寸本来是好东西，它让人别走偏、别啰嗦、别白烧劲。可在林晓雯这里，误差最小被拧得太紧，紧到一被打断，所有的劲都涌去查错，守真那一头就空了。第 22 章会专门看这把螺丝是怎么拧死的，这里只先记下一个读法：内能的流失，常常不是因为劲本来就少，而是因为劲被分寸那一头全数抽走。

这正是本书第三列的写法：E3＝H（S3，D3）。开口的劲由两样东西生成，一样是开口里显露出来的真善美（S3），一样是分寸（D3）。在林晓雯这一幕里，显露出来的真非常足，她对那件事的把握比对方还清楚；分寸却拧得太紧，把那份真压在了下面。两者一顶，劲没烧在守真上，烧在了自我审查上。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她觉得写邮件更省事。按分寸的第三条准绳"损耗最小"来算，这个判断其实算错了。电话里再说一遍，十秒钟；写邮件，二十分钟。她选了二十分钟，是因为在她的账本里，口头说错一次的"损耗"被估得极高，高到二十分钟也划算。分寸本身没有坏，坏在账本里只剩下一种代价。

◆ 六、真不是对：两把尺子不能混

讲到这里，有一个混淆必须先拆开，不然后面几章都会走偏。开口里的"真"（S3 里的真），和考试里的"对"（S1 里的规范），是两把尺子。

"对"量的是一句话合不合英语的规矩：时态对不对、单复数对不对、介词对不对。"真"量的是一句话合不合那件事本身：钱是不是真的因为账号错了被退回、是不是真的已经重付，她是不是确实知道。两把尺子可以同时满足，也可以各走各的。"The money come back, number wrong"不对，但真；"I will check"对，但不真。

十几年的英语学习，几乎只发给了学习者一把尺子。课本、练习册、考试，量的都是"对"。很少有人被问过：你刚才那句英语，是真的吗？是你真想说、真知道、真这样看的吗？结果是，学习者在英语里练出了一种奇怪的本领：能造出很多对而不真的句子，却很难说出一句真而不够对的话。前者是题目要的，后者是生活要的。

这把尺子的偏，直接决定了内能的去向。如果一个人心里只有"对"这把尺子，那被打断时他自然会去查对错，因为那是他唯一会量的东西；如果他手里还有"真"这把尺子，他就会先问：我那件事说清楚了没有？前一个问题烧掉劲，后一个问题守住劲。

所以内能的发生，第一步不是"多练口语"，而是在英语里把"真"这把尺子拿回来。拿回来不等于扔掉"对"——第 22 章会讲"先松后紧"，对错迟早要收紧——只是顺序要换：先守真，再求对。林晓雯那天的顺序是反的，她先求对，结果真也没守住，对也没求到，只剩一封邮件。

还要补一句，以免误会。"真"在这里不是道德上的诚实，不是说开不了口的人爱说假话。"I see""I will check"这些话，说的人并没有骗人的意思，它们只是在英语里最省劲的出口。本书说它们"不真"，是说那件真事没有在这句话里显露出来，而不是给说话的人定性。显露（S）这个读法在这里正好用得上：真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的品质，而是一句话里有没有显露出来的东西。

◆ 七、内能为什么不是意志

很多人读到这里会想：说到底，不就是要咬咬牙、硬着头皮说下去吗？这正是本书要避开的读法。

咬牙是意志，意志是一个人往自己身上加的力。它确实能让人撑过一两次，可撑过之后，那股力还得从同一个人身上再挤一次。挤多了，人会累，会觉得开口是一件苦差事，最后宁可不开。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报了个口语班，头几周天天逼自己开口，一个月后就再也不去了。这不是意志不够，是意志从来就不是能量的源头。

内能和意志的区别在于，内能是纠缠里的劲，不是人身上的劲。一件真事在英语里有位置、有自己的话、有说给谁听的理由，那股守它的劲是这束纠缠自己使出来的，人只要不去拦它就行。打个日常的比方：一个母亲在人群里喊自己走散的孩子，嗓子哑了也停不下来，她不是在咬牙，是那件事本身在使劲。反过来，一个人被要求在会上念一份别人写的讲稿，念得再大声，劲也是借来的，一被打断就念不下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把开口能量放进 E，而不放进 D。如果开口的劲是意志，那它属于学习者的做法与动机（D），提升的办法就是激励、打气、给奖励；如果开口的劲是纠缠的劲，它就由 S 和 D 一起生成（E＝H），提升的办法就要去改那束

纠缠：让那件真事在英语里有位置、有话、有人。前一种办法在第一编里已经看到，它是D＝G那一式的大合唱；后一种办法，是这本书的填补方向。

当然，意志并非无用。在纠缠刚刚开始发生、劲还很薄的时候，一点意志可以帮人跨过第一次。林晓雯那句"Let me say it again"，第一次说可能确实要咬一下牙。但它的作用是点火，不是供油。火点着之后，烧的应该是那件真事自己的劲。

◆ 八、被打断以后：一个可以观察的读数

本书在第7章给开口能量定了三个读数，第一个就是：被打断后，是否继续。这个读数和流利度、和词汇量分开来看。一个人可以说得磕磕绊绊，但被打断后会继续；也可以说得很顺，但一被打断就停。本书预测，前一种人的开口能力在半年、一年之后会走得更远，因为守真的劲是一切后来的东西的底座。

这个读数也好观察，不需要仪器。设想一下：一个学习者把自己一周里所有被打断的英语时刻记下来，每次只记一件事——打断之后，那件事有没有说完。说完了记一笔，换道、缩话、交出去各记一笔。一周下来，他看到的不是自己英语有多好，而是自己的真事在英语里有多少次活过了打断。这比任何口语测评都更接近内能这一格。

这个读数还能帮本书把自己放到可以被推翻的位置上。如果内能真是纠缠里的劲，而不是词汇量的副产品，那么应当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人词汇量几个月里没什么变化，但因为开始在英语里讲自己真知道的事、开始练"让我再说一遍"，他被打断后说完的比例明显上升。反过来，如果"被打断后说完"的比例只跟着词汇量走，词汇不涨它就不动，那本章的读法就站不住，内能就只是词汇的影子，不配单独成一格。这个对照不难做，附录二会把它并进五个预测的检验设计里。本书宁可把这个风险写在这里，也不愿让"内能"成为一个怎么说都对的词。

还有一个细处值得看：被打断后说完的那一次，说得往往比第一次更简单。林晓雯如果再说一遍，大概不会是"The payment... we paid it, but because..."这种起头讲究的句子，而会是"Account number. Wrong. Paid again."这样光秃秃的几个词。这不是退步，恰恰是守真的样子：把一切不承重的东西先放下，只托住

那件事本身。语法的讲究可以下一轮再加回来；那件事若这一轮没托住，下一轮就没有了。一句被打断后仍然说完的英语，常常是一个人在英语里说过的最真的一句。

需要说明，这样的记录是给学习者自己看的，不是给老师打分用的。全书有一条禁令：纠缠度读数不进考试或考核。一旦"被打断后是否继续"成了考分，它就会变成又一种要表演的东西，人会为了得分而硬撑着说下去，那份劲又从守真挪到了应考上。

◆ 九、三态之中，为什么先看内能

E3 有三态，本编先讲内能，不是随手排的次序。

动能（善）要有一个被点燃的对象，势能（美）要有一个将聚未聚的场，这两态都向外，都需要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在那里。内能不一样，它最贴近说话的人自己：只要有一件真事、一句要交出去的话，它就已经在场。换句话说，内能是三态里最不依赖条件的一态。假如连它都守不住，后两态就很难起来——一句话还没守到说完，谈不上点燃谁；一个人连自己那句话都会散，被一个场吸进去时也只会站在边上听。

这也正好对应开口最常见的失败形状。设想一下：一个人参加公司的外宾接待，前面寒暄都还行，到了真要讲自己负责的那一块时，一被追问就退下来。前面的寒暄是背好的，不需要守；后面的那一块是真事，需要守。开口的失败，常常就发生在从"背好的"走到"真有的"那一步上。那一步要的正是内能。

还要提防一个误读：先讲内能，不等于内能是根、动能和势能是枝。本书在第五编会讲短板律——三格中最低的一格最能决定开不开得了口——在 E3 内部也一样，三态谁最低，谁就卡住开口。有的人内能不差，在英语里能把一件事说完，却从没让英语点燃过谁，劲只在自己这头打转；有的人能被一个场吸引，却一到自己说话就散。先看内能，只因为它最贴近被打断的那一刻，最容易被每个人在自己身上认出来。

一句"让我再说一遍"

回到林晓雯。假如再来一次，她不需要先把英语学好，只需要在"Sorry?"之后说一句："Let me say it again."然后把那件事用最笨的办法再说一遍。

这句话的作用不在英语，而在劲。它是在英语里替"你听我说完"占一个位置。说出它的那一刻，她做的事情是：告诉对方，也告诉自己，这件真事我还要守着。守住一次，下一次被打断时，那条细细的搬运线就多了一股绳。守真要烧劲，可它也会在烧的过程里长劲；省劲的路走多了，劲就越来越少，烧劲的路走多了，劲反而越来越多。这正是内能和体力不一样的地方。

这句话也不是什么技巧。英语课本里有一长串"澄清请求"的套话，学了的人很多，用的人很少，因为套话本身不带劲。"Let me say it again"之所以有用，不在于它是一句正确的套话，而在于说它的那个人手里正握着一件真事，并且决定不放。没有那件真事，这句话只是又一句背好的英语；有了那件真事，它才是守真的第一下。

这一章只讲到内能这一态没有发生。它怎样被点着，要等到第 23 章把三态合起来看，等到第五编在发生链里一段一段地接起来。这里先留下一个判断：开不了口的人缺的往往不是话，而是让那句话在英语里活过一次打断的劲。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在"缝隙与填补"这套方法里，这一章走的是第二步：九宫细分。第一编已经用三方程扫过一遍，发现现有理论多在 S＝F（怎样把英语练出来）和 D＝G（怎样调动学习者）两式上用力；E＝H 这一式并非无人碰过，第6章讲过，van　Lier 的可供性与 Larsen-Freeman 的能动性都已碰到"学习者生成情境"，只是没有把 E 拆成三格，也没有把开口的劲当作被生成的一格来单独追问。第四编进入第三列，把"开口没有劲"这一处缝隙再细分到 E3 的三态；本章是第一态，内能（真）。

现有研究看到被打断后放弃，大多读成焦虑高、交际意愿低，也就是把它当成学习者内部的一种状态，属于 D＝G 那一式的写法。本书换一个读法：那是纠缠里

守真的劲没有发生，它由 S3（显露的真）与 D3（分寸）一起生成，两者的顶撞决定劲烧在哪里。这个读法要到第 21 章才完整，届时焦虑会被重新安放成一个读数。

> 带走的话
>
> 守不住那句话，不是你没有话，是那句话在英语里还没有一股守它的劲。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三列・E3 内能（真）格；方法第二步，九宫细分。
>
> 开口小账——今天用英语说一件你确知为真的小事，被打断就原样再说一遍——不换道、不缩话、不交出去。

第 19 章

动能（善）：开口从没点燃过谁，只为被打分

这一章的问题：学了十几年英语，你说过的每一句英语，都是说给谁听的？有没有哪一句，让对面那个人因此做了点什么、想了点什么、回了你一句真心话？

◆ 一、一个读给评分软件听的孩子

林晓雯的儿子小禾，十岁，上小学四年级。学校的英语作业里有一项叫"每日跟读"：打开一个手机软件，听一句课文录音，然后自己读一遍，软件会给出一个分数，九十分以上有一颗星，攒够星星能换电子勋章。

小禾很快摸清了门道。他发现读得慢一点、每个词咬得清楚一点，分数就高；读得像在跟人说话那样自然连读，分数反而往下掉。于是他每天晚饭后对着手机，用一种平平的、一字一顿的调子，把"This is my friend. She likes apples."读上三四遍，直到出现九十二分，截图，提交，完事。

有一天晚上，小禾的外婆来家里吃饭。林晓雯随口说："小禾，用英语跟外婆说一句你今天干什么了。"小禾愣了一下，说："这个又不打分。"一桌人都笑了，小禾自己也笑了。笑完，那句英语也就没说。

这句"这个又不打分"，是这一章要看的全部。一个十岁的孩子，用最诚实的话说出了很多成年人自己也没说破的事：在他学英语的世界里，开口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分数。分数之外，开口没有理由。说给外婆听，外婆听不懂；就算听得懂，说了又能怎样？没有星星，没有勋章，没有九十二分。

需要先说明：这里不是要批评跟读软件，也不是批评小禾的学校。跟读对练发音有用，评分也有它的道理。这一章看的是另一件事：当开口唯一的对象是一个打分的机器或一张试卷，开口这件事里就少了一股劲。这股劲叫动能。

◆ 二、动能是什么：激发别的、成全点燃的劲

三维九宫栏目在 E3 一格里，把第二态叫动能，对应善。它的说法是：激发别的、成全点燃的劲。善在这里不是"不做坏事"的那种消极克制，而是一股积极的力道：让别的东西动起来、让好的事发生、把另一个人点着。栏目还说了一个很要紧的特性：动能会传导。一个善举引出另一个善举，像一道波在人和人之间传过去。

放到开口上，动能问的是：这句话说出去，有没有在对面激起点什么？对方有没有因为这句话想到了一件事、回了一句不是客套的话、做了一个原本不会做的决定？一句话说出去，被接住了，又被传回来，这一来一回本身就是动能在走。

这股劲为什么叫"善"，值得多想一步。日常里说一个人"心善"，往往不是说他从不犯错，而是说他愿意成全别人：别人话说一半卡住了，他接一句；别人有一个想法不敢说，他问一句"你是不是想说……"。开口里的善也是这样，它是一句话对另一个人的成全。你说的英语帮对方弄清了一件事，逗乐了对方，让对方愿意多说几句——这些都是开口里显露出来的善。

而小禾的九十二分里，没有这样的东西。分数是一个终点，不是一个对象。它不会被点燃，也不会把什么传回来。小禾的每一句跟读，都是一次只出不进的开口：声音出去了，落在一个计分器里，计分器吐出一个数字，事情结束。十几年的英语学习，有多少开口是这个形状？朗读、背诵、口试、配音作业、英语演讲比赛——几乎都是说给评判者听的。评判者听，是为了给分，不是为了被打动。

◆ 三、冷漠：动能的死寂

栏目里有一句很重的话：冷漠是动能的死寂，比恶还可怕，因为它连激发都懒得发生。

这话放到英语学习上，乍看会觉得太重。没有人对学习者冷漠啊，老师认真批改，软件精确打分，考官一丝不苟。可是仔细想，这种认真恰恰是一种结构上的冷漠：评判者对你说的那件事本身毫无兴趣。考官不在乎你周末是不是真的去爬了

山，他在乎你用没用对过去时；软件不在乎这个朋友是不是真的喜欢苹果，它在乎apples的尾音有没有发出来。你说的内容，只是承载语法和发音的一个容器，容器里装的是什么，没人关心。

学习者很快就学会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开始往容器里装最省事的东西：每篇作文都写"My favorite sport is basketball"，哪怕从来不打篮球；每次口语考试都说"My hometown is a beautiful city"，哪怕那个城市在他看来一点也不美。这些话不是谎言，它们只是被冷漠的听者养出来的、不需要被点燃的话。第18章说过"对而不真"的句子，这里看到了它们最大的产地。

这样练出来的开口，一旦遇到一个真正在乎内容的人，就会卡住。因为真人听你说话，不会去数你的过去时，他会接着问："你跟谁去的？""山上冷不冷？""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城市？"每一个追问都是对方的动能传回来了，而学习者手里没有接这股劲的东西，他准备的只是一个给评判者看的容器。

◆ 四、为被打分而开口，开口的劲就借来了

为什么只为分数开口会让人开不了口？这里要把"动机"和"动能"分开。

现有研究谈开口，很常用的一个概念是动机：工具型动机（为了考试、升学、找工作）和融入型动机（为了亲近说这门语言的人和文化），后来又有二语自我等更细的说法。这些研究看的是学习者心里推着他去学的那股力，属于本书第一编说的D＝G那一式——研究学习者的做法与意愿怎样被调动。

本书说的动能不是动机。动机在学习者心里，动能在纠缠里。一个孩子可以有很强的动机（想要勋章、想要老师夸），他的开口却没有一点动能，因为他的话没有点燃任何人。反过来，一个人可以没想过"我要学好英语"，却在一次偶然的对话里，因为说了一句让对方眼睛一亮的话，从此有了想再说的劲——这股劲不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是那一来一回给的。

所以只为分数开口的毛病，不是"动机不对"那么简单。分数也是一种动机，而且常常很强。毛病在于：分数这种动机，是从外面借来的劲。它推得动一个人去

读、去背、去考，但推不出一句传导出去又传回来的话。借来的劲用完了就没有了，考完了、勋章换完了，开口也就停了。很多人大学英语一过六级，英语就彻底放下，不是懒，是那股借来的劲到了期。

动能则是在开口里自己长出来的。你说了一句，对方被点了一下，回了一句，你又被点了一下——劲在两个人之间来回传，越传越多。这和第 18 章说的内能有同样的性质：烧了反而长。区别在于，内能是守住自己那句话的劲，动能是让那句话在别人那里引起回响的劲。前者向内，后者向外。

◆ 五、"这个又不打分"背后的那张地图

回到小禾那句话。它其实画出了一张地图：在他的英语世界里，只有一块地方允许开口，那就是打分的地方；出了这块地方，英语就没有用处了。外婆的饭桌、和同学的玩闹、爸爸妈妈的说话，都在这块地方之外。

这就看到了动能与前两编的连接。英语只在"被打分"这一块地方，等于说英语没有进小禾的现实界（第 9 章看过：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英语里说的都是课本给的句子，等于说他没有用英语生过自己的信息（第三编）。在这样的地基上，动能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生：没有对象，没有自己的话，哪来的点燃?

但这一章还想说一件更深一点的事。动能的缺失不只是地基薄的结果，它反过来还会把地基压得更薄。一个从没在英语里点燃过谁的人，会渐渐认定英语就是用来被打分的东西。这个认定一旦成形，他就算遇到一个真人、一个场，也会自动切换成被打分的样子：说得慢、说得板、说完就等对方评价。对方等着他接着说，他等着对方给分，两个人就这样僵住了。很多中国学习者第一次和外国人聊天时，说完一句会下意识地看对方的脸，像在等一个"Good"——这正是被打分的习惯带进了真人场。

这个僵住的形状，在 SDE 里可以说成：动能不传导时，善这一维的显露（S3 里的善）就收缩到只剩"不被扣分"。"不被扣分"本来是分寸的事（D3，误差最小），却占了善的位置。于是开口里显露的不再是"我想让你知道"，而是"我希望你

觉得我说对了"。前者朝向对方，后者朝向自己的分数。前者有动能，后者只有焦虑——这一点，第 21 章会正面处理。

◆ 六、善为什么会传导，分数为什么不会

栏目说动能会传导，像波一样。这一点值得在开口上多停一下，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一旦开了口就越说越多，有的人却每一次都要从零开始。

传导的意思是：一句话点燃了对方，对方回来的那句话又点燃了你，于是你的下一句比上一句更有劲。劲在两个人之间不是平分，而是增殖。日常里谁都见过这个样子：两个老朋友聊天，越聊越起劲，从一件小事聊到半夜；两个刚认识的人，一个人说了句好笑的，另一个人接了句更好笑的，场子一下就热了。热起来的不是哪一个人，是那一来一回。

分数不会这样。分数是单向的：你给出一句话，它给出一个数字，数字不会回头再给你一句话。就算这次得了九十八分，下一次开口时你手里的劲也不会因此更多，只会多一份"别掉下来"的担心。分数越高，担心越重。小禾后来有一阵不太愿意跟读，林晓雯问他为什么，他说："昨天九十五，今天要是八十几多丢人。"这是一个十岁孩子已经尝到的味道：被打分的开口，劲不是越烧越多，是越烧越紧。

这里看到的，正好是第三列两维的顶撞。一头是善的显露（S3）：开口里有没有成全谁、点燃谁；另一头是分寸（D3）：误差要小，分数要高。在跟读软件里，后者成了唯一的目标，前者没有出场的机会。设想小禾在饭桌上教外婆说一个英语词（下面"第一次点燃"一节会细说这个场景），前者第一次出场，后者被暂时放下——外婆说错了，没人去扣分，于是劲开始传导。

这也提示了一件事：动能不能靠"多给几次开口的机会"来补。开口机会再多，如果每一次的对象都是计分器，或者都是像计分器一样听你的真人，劲就永远只出不进。要补的不是次数，是对象：至少要有一次，英语说给一个会被打动的人，并且对方的回应里没有分数。

◆ 七、一个常被误会的地方：善不是讨好

讲到"让对方笑、让对方动"，有人会担心：这是不是在教人讨好？为了让对方高兴而说话，不也是一种表演吗？

这个担心要认真对待，因为讨好和善在表面上很像，在劲上却正好相反。讨好是把对方当成另一个评判者：我说这句话，是为了让你给我一个好脸色。它的形状和被打分完全一样，只是分数换成了笑容。讨好的人说完一句会看对方的脸，就像小禾说完一句会看屏幕上的数字。劲还是朝向自己的，只是换了一个计分器。

善则是朝向对方的。教外婆说 apple，小禾不是为了外婆夸他，他是想让外婆也会一个词，想看外婆说出来的样子。那一刻他关心的是外婆，不是自己的表现。动能之所以能传导，正是因为它朝向对方：对方被成全了一点，自然会回一点；而讨好朝向自己，对方感觉到了，回给你的只是一个礼貌的微笑，劲到这里就断了。

这个区别对开不了口的人很要紧。很多人好不容易从"怕扣分"里走出来，又掉进"怕对方不高兴"里，开口时一直在察言观色，说两句就累。这不是动能起来了，是计分器换了一个。真正的动能，开口时想的是"他知道了这件事会怎样""她会不会也想试试"，想的是对方那头会发生什么，而不是对方怎么看我。

◆ 八、成年人的分数，换了名字

小禾的分数是一个数字，成年人的分数常常没有数字，却一样在打。

林晓雯在公司里有时要陪老板见外商。她发现，每当老板在场，她的英语就比平时更难出口。老板听不太懂英语，不可能挑她的错，可她总觉得老板在看她"英语到底行不行"。这就是一个没有数字的计分器：一个在场的人，被她当成了评判者。她说的每一句英语，收件人表面上是外商，实际上是老板的那双眼睛。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计分器，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六级白考了"。很多考过级的人，正因为考过级，开口时背上多了一个分数：我是六级，我不能说得这么差。证

书本来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却变成了以后每一次开口的底线分。底线越高，开口越难，因为每一句都可能跌破它。

这些计分器的共同点，是把开口的对象从"眼前这个人"换成了"一个打量我的目光"。只要这个换掉的动作在，开口就没有动能，因为劲都朝着那个目光去了，没有朝向眼前这个可以被点燃的人。所以帮一个成年人找回动能，常常不是让他多练，而是帮他认出：此刻你在说给谁听？

◆ 九、第一次点燃，可以很小

要说清楚，动能不是要人去做什么感人肺腑的演讲。它可以很小，小到日常。

设想一下：小禾不再给外婆"说一句今天干了什么"，而是教外婆一个英语词——"外婆，苹果是 apple，你说一遍。"外婆说成了"阿婆"，小禾笑得打滚，再教一遍，外婆又说一遍，一桌人都在笑。这一刻没有分数，可小禾的英语第一次点燃了一个人：外婆为了他的一句英语，做了一件本来不会做的事。这就是动能的形状，一来一回，一句话在别人那里引起了动作。

再设想一下：林晓雯在工作邮件里，给马来西亚那位对账员多写了一句："Your reminder saved us from a bigger mistake next month."对方回信时多了一句"Glad to help! Let me know if..."——这是一来一回，劲传回来了。这也是动能，它不在口头上，但它是开口的预演：一个人一旦体验过英语能点燃人，就会开始在乎下一句话能不能点燃人，而不只在乎它会不会被扣分。

这两个设想都很小，小到不值得写进任何教学大纲。可它们和九十二分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它们有一个会被打动的对象。动能不需要宏大，它需要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计分器。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把对象换成真人，不等于真人就一定带来动能。真人也可以像计分器一样听你说话。很多英语角就是这样，一群学习者围着一个外教，轮流说一句，外教点头说"Very good"，下一个。这个场里人是真的，听却是假的——

外教在"打分"，学习者在"被打分"，没有谁被谁点燃。所以动能的关键不是有没有真人，而是有没有那一来一回：你的话在对方那里引起了一点非打分的动作。

怎样认出自己的动能是零

成年人很少会像小禾那样直说"这个又不打分"，可动能为零的样子，在成年人身上一样认得出来，只是分数换了名目。

一个认法是看你的英语有没有过"收件人"。回想过去一年里你说过、写过的英语，每一句都问一问：它的收件人是谁？是一份考卷、一个面试官、一个领导的审阅，还是一个真想知道这件事的人？如果收件人几乎都是评判者，那么就算你说得不少，你的开口也一直在单向地出，没有劲传回来。

另一个认法是看你开口之后在等什么。说完一句英语，你是在等对方的下一句话，还是在等对方对你这句话的评价？前者是在一来一回里，后者是在被打分里。很多人在英语场里说完话就沉默，不是没话了，是在等一个"Good"或一个皱眉。等来了，下一句才敢出；等不来，就不出了。

还有一个认法是看有没有"多说的一句"。被打分的开口，说到刚好够就停，多一句都是风险；有动能的开口，常常会多出一句没人要求的话——"对了，还有一件事……"那一句多出来的，是劲在往外溢。一个人在英语里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他的动能多半是零。

这三个认法都不是诊断，更不是考核，只是给读者自己看的镜子。它们指向同一件事：动能不是你身上缺了一样东西，而是你的英语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被点燃的对方。找到那个对方，是第五编发生链里的一段工作；第 28 章会写那一刻真正到来时的样子，这里不抢。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仍在"缝隙与填补"的第二步：九宫细分，第三列，E3 的第二态动能（善）。

现有理论里，最接近本章的是交际意愿研究和动机研究。交际意愿研究问一个人在有机会时愿不愿意开口，动机研究问是什么推着他去学，二语自我研究问他心里有没有一个"会说英语的我"。这三家看的都是学习者这一头的状态，写法上是 D＝G：学习者的做法和意愿由他的显露水平和环境决定。它们都很有价值，本书在第一编已经转述过它们的贡献。

本章换了一个位置：动能不在学习者这一头，而在学习者与对方之间、通过英语牵起来的那束纠缠里。它由开口里显露出来的善（S3）和分寸（D3）一起生成——E3＝H（S3，D3）。小禾的情况是：分寸被定成了"读到九十分"，善的显露被压到零，因为根本没有可以被成全的人。两者一合，动能为零。

这个读法给出一个可检验的东西。本书在第7章给开口能量定的第二个读数是：开口是否换来过真回应。如果本章的读法对，那么"换来过真回应的次数"对日后开口能力的预测，应当强过"跟读得分"或"口试成绩"。如果反过来，口试分数更能预测一个人后来开不开得了口，而真回应的次数几乎没有预测力，那本章就错了，动能就只是分数的另一种叫法。

> 带走的话
>
> 只为被打分而开口，劲是借来的；能点燃一个人的开口，劲才是自己长的。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三列 · E3 动能（善）格；方法第二步，九宫细分。
>
> 开口小账——今天说一句不为任何分数的英语，说给一个会因此动一下的人——教家人一个词也算。

第 20 章

势能（美）：从没被一个英语场吸进去

这一章的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一群人在用英语说笑，你听懂了一大半，却只是站在边上，心里一点也不想加入？不是不敢，是那个场没有把你往里吸。

◆ 一、视频那头的笑声

老陈六十二岁，娄底的退休电工。女儿在悉尼工作多年，外孙今年三岁，在那边上幼儿园。每个周末，女儿会打一次视频回来。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场景，但它的样子很多家庭都认得。视频接通，一开始是外孙凑到镜头前喊"外公"，用的是女儿教的、带点口音的中文。喊完这一声，孩子就转过身去，跟妈妈用英语叽叽喳喳说幼儿园里的事。说到一个小朋友把颜料打翻在老师鞋上，母子俩笑成一团。老陈在这头也跟着笑，他其实听懂了几个词——paint、shoes、teacher——可他笑，是因为看见外孙在笑。

笑完，女儿转过头来用中文说："爸，他说幼儿园有人把颜料打翻了。"老陈说："哦，好，好。"然后问外孙吃饭了没有。外孙用中文答"吃了"，又转回去说英语。整个视频四十分钟，老陈说的英语是零。

老陈不是没学过英语。他年轻时在电工培训班学过一点，退休后为了去悉尼，还在手机上背了几个月单词，日常的词认得不少。他也不是胆小，在娄底的小区里，他是那个修电路时会给邻居讲半天电工原理的人。可每周这四十分钟，他从没想过要插一句英语进去。他不觉得自己被挡在外面，他只是觉得：那是他们的，我在这边看着就好。

这一章要看的，就是这个"在这边看着就好"。它不是内能的问题（老陈没有一句要守的话），也不是动能的问题（他没有试着去点燃谁）。它是更早的一步：那个英语场，从来没有把他吸进去。

◆ 二、势能是什么：要聚成一片、将聚未聚的劲

三维九宫栏目在 E3 一格里，把第三态叫势能，对应美。它的说法是：要聚成一片、将聚未聚的劲。美活在一种张力里：一样东西还没有完全合拢，却已经在朝合拢那一头走，这一走就有吸力，会把旁边的人、旁边的东西卷进来。栏目还点出美的两面：它有诱惑，要把你纠缠进去；它又不功利，一想占有它，它就死了。艺术家懂这个道理，所以留白；最动人的地方，常常不在落幕，而在悬而未决的那一刻。

拿这个说法看开口：一个能把人吸进去的英语场，是一个"将聚未聚"的场。话题还没说完，笑话还在发酵，问题抛出去了还没人接——这些时刻都有一个缺口，缺口在召唤一个声音来补上它。站在边上的人，如果感觉到了这个缺口，就会有一股往里走的劲。这股劲不是他自己给的，是场给的；也不完全是场给的，是场的缺口和他自己的某样东西对上了。这就是本书一再说的：E 是纠缠，不是环境。

老陈那头的视频，为什么没有这股劲？因为从他的位置看过去，那个英语场是"已经聚好了的"。母子俩的对话自成一圈，说得快、说得熟，你一句我一句，严丝合缝。没有缺口，就没有召唤。他看见的是一幅完成了的画，可以欣赏，但没有地方下笔。女儿的转述又把最后一点缺口也补上了：你不必听懂，我替你说了。

这一点很要紧，也很反直觉。很多人以为，把学习者放进一个英语环境，他自然就会被吸进去。老陈的视频是最地道的英语环境，母语的、亲人的、充满笑声的。可它对老陈没有势能。势能不在环境够不够浓，而在环境对这个人有没有一个"将聚未聚"的缺口。

◆ 三、两种"聚好了的场"

开不了口的人遇到的英语场，大多是聚好了的。聚好的方式有两种，正好一冷一热。

一种是冷的聚好：课堂、考场、面试。这些场在开场之前就已经定好了一切——说什么、谁先说、说多久、怎样算好。学习者进去，是去填一个已经画好的格子。格子是有的，却不是缺口；缺口召唤你补上一样它还不知道的东西，格子只要求你填上一个它早就知道答案的东西。这样的场没有美，只有规范（S1）。前一编讲第一列时已经看到，只有考试规范而没有意义三律，英语就不入界；这里看到的是同一件事在能量这一格的投影：只有格子的场，没有势能。

另一种是热的聚好：像老陈的视频、像一群老外在酒吧里的热闹、像一场熟人之间的英语聚会。这些场有笑声、有节奏、有自己的小默契，它们很美，可它们的美是合上的。一个外人站在边上，会觉得插进去就是打破它。很多人在这样的场里的感受是"不好意思打断"——这句话说得很准，他感觉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而他自己不在那个完整之中。

冷的聚好让人觉得开口是一项任务，热的聚好让人觉得开口是一种打扰。两者看起来相反，劲的去向却一样：都不往场里走。栏目说势能是"要聚成一片"的劲，前提是那一片还没聚成。已经聚成的，不管冷热，都没有要你的地方。

◆ 四、为什么十几年里没遇到过一个吸人的英语场

有人会问：英语场那么多，难道十几年里一个将聚未聚的都没碰上？

碰上过，只是没认出来。势能是纠缠里的劲，不是场的属性。同一个场，对甲有缺口，对乙没有。缺口要对上，学习者这一头也得有一样东西：他得在那个场里有一点点自己的东西可以放进去。

老陈其实有。外孙说的那件事——颜料打翻在老师鞋上——老陈干了一辈子活，衣服鞋子上沾过的东西数不清，他完全可以有一句自己的话："Paint on

shoes? Very hard to wash!"这句话不漂亮，可它是他的，而且它正好补在那个笑话还在发酵的缺口上。外孙听了大概会笑得更厉害，女儿会愣一下然后接着笑。那一刻，场就从"他们的"变成了"我们的"。

他没有说，不是因为没有这句话，而是因为那句话在他心里从没被当成英语的材料。他的生活经验住在中文里，他的英语住在单词本里，两者之间没有通道。这就是第二、第三编看到的缝隙：英语没有进他的现实界和自我界，他没有用英语生过自己的信息。地基不在，缺口就对不上；缺口对不上，场再热也吸不动他。

这里也就看清了势能和另外两态的区别。内能要的是一句要守的话，动能要的是一个可以点燃的对方，势能要的是一个可以加入的"一片"。三者都是开口的劲，可来处不同：内能来自自己那件真事，动能来自一来一回，势能来自一个还没合拢的整体。一个人可能三态都缺，也可能只缺一态。老陈缺得最明显的是势能：他有话（在中文里），他也有想点燃的人（外孙），可英语这一片对他一直是合上的。

◆ 五、英语自己的美，也从没被看见过

势能不只来自一群人的热闹。英语这门语言本身，也可以有将聚未聚的美。

日常里每个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时刻：一句歌词、一句电影台词、一句广告语，你说不清为什么，它就是一下子钻进了耳朵，你会在洗碗时、走路时不自觉地哼出来。那一刻，英语对你有吸力。它不是一条要记住的知识，而是一个还没收尾的东西，在你嘴边打转，等你把它说出来。很多人小时候学会的第一句流利英语，不是课本里的，而是一首歌的副歌。

可十几年的英语学习，很少让学习者停在这样的时刻。一句好听的话出现在课文里，接下来的事是划出重点词组、分析句子成分、做替换练习。分析完了，那句话的美也就拆完了。拆开来的零件很清楚，却再也不会在嘴边打转。栏目说美一占有就死，这里的"占有"换成了"拆解"：把一句话拆成考点，就是用考试的方式占有它。

老陈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只是没被当回事。他背单词的那几个月，最记得住的一个词是外孙常挂在嘴边的"awesome"。不是因为它常考，而是因为他在视频里听外孙说过好多次，每次都是蹦着说的，像个小炮仗。这个词对他有一点吸力，他自己在家里修好一个插座时，还偷偷说过一次。这一点吸力，就是势能的苗头：英语里有一样东西，开始要把他卷进去了。

可惜这个苗头没有接上一个场。他在家里自己说，没人听；到了视频里，那个场又是合上的。苗头和缺口没碰上，就熄了。势能要发生，往往就是这样两头的事：一头是英语里某样东西对你有了吸力，另一头是一个场里有一处缺口，两头在同一刻对上，人就被吸进去了。

◆ 六、美不能占有：为什么"融入"常常适得其反

栏目里那句"一想占有它，它就死了"，放在开口上有一层很实际的意思。

很多想开口的人，会把"融入英语圈"当成一个目标去拼：报名参加英语角，强迫自己每次至少说三句话，回家记下来说了几句。这样做的出发点没错，可它对势能常常适得其反。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带着"我必须融进去"的念头走进一个场，那个场在他眼里就变成了一个要攻下的目标，一个要占有的东西。场的缺口他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自己说够没说够三句。美在这一刻就死了，剩下的只是又一张计分表。

被一个场吸进去，和攻进一个场，劲的方向正好相反。吸进去是场把你往里拉，你顺着走；攻进去是你往里挤，场在抵抗。前者省劲而越走越轻，后者费劲而越走越累。很多人参加英语角几次之后就不去了，说"太累了"，累的正是这种挤。

所以势能的发生，不能靠给自己定一个"融入指标"。它更像是在一个场里先找到一处还没合上的地方：一个话题你恰好知道一点，一个问题还没人答，一个笑话你也有一个可以接的版本。找到这一处，你不是在占有这个场，你是在让这个场聚成一片时，多了你这一块。这一块很小，可它让"将聚未聚"里有了你的位置。

◆ 七、听懂了，为什么还不想说

老陈这一幕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拿出来：他听懂了一大半。

按照"可理解输入"一路的想法，听懂是开口的前提，听懂得越多，开口就越近。老陈正好处在一个理想的位置：材料是真实的、亲切的、略高于他水平的，而且每周都有。可听懂并没有把他推向开口。他听懂得越多，反而越安心地待在听的位置上：反正我都懂了，何必还要说？

这个现象很多人都有。看美剧能看懂七八成，听播客能跟上大意，一到要说的时候，却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听懂给人的是一种旁观的满足，像在电影院里看一部好片子：你完全进入了剧情，可你从没想过要走上银幕去说一句台词。电影是聚好了的，它的美是看的美，不是加入的美。

这里能看出势能与"输入"的根本区别。输入是信息往你这边流，你接住；势能是你往场那边去，场接住你。两件事方向相反。第三编讲过，本书把 E2 信息当成要自生的东西，而不是给定的输入；这里看到的是同一件事在能量这一格的样子：听懂再多，都是场在流向你，你一步也没有流向场。势能要的不是更多的"流过来"，而是第一次"流过去"。

所以不能指望多听就会自然想说。多听可以让缺口对上时你有东西可接，这一点很有用；但缺口本身，以及你看见缺口时的那股往里走的劲，不会因为多听而自动出现。老陈再听十年视频，如果每次都是母子俩说完女儿翻译，他大概还是会在那头笑着说"好，好"。

◆ 八、势能弱的人常有的一个错觉

开不了口的人，常常有一个关于英语场的错觉：总觉得自己要先准备好，才能进去。

准备好的意思是：词够了，句子顺了，发音像样了，听力不会掉了，然后再去和人说。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稳妥，可它暗中把英语场当成了一个聚好了的东西——

一个有门槛的地方，你得先够格才能进。而一个聚好了的场，按本章的读法，本来就没有势能。于是这个错觉自我证实：越觉得要准备好才能进，越看不到场里将聚未聚的缺口；越看不到缺口，越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

把这个错觉翻过来看：一个有势能的场，恰恰欢迎还没准备好的人。外孙讲颜料的笑话，他自己的英语也是三岁孩子的英语，根本谈不上准备好；他讲得起劲，是因为那件事还热乎，还没讲完。那个场的美就在这里：每个人都带着一点没准备好的东西进来，一起把它聚成一片。老陈缺的不是准备，是认出这一点。

这个错觉也连着第三列的矛盾。"先准备好"是分寸（D3）里误差最小的一种说法：别带着错误进场。"想被那片热闹吸进去"是美的显露（S3）。两者一顶，只要前者占上风，后者就永远等下一次。第 22 章会细看这把螺丝，第 23 章会看两者的顶撞怎样反过来成为点火的燃料。

◆ 九、留白：一个场怎样才有缺口

讲到这里，可以从场这一头再看一眼。如果势能要缺口，那么谁来留下缺口？

老陈的女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转述外孙的话，是出于体贴，怕父亲听不懂。可这份体贴恰恰把缺口补死了。设想一下：如果她不急着翻译，而是对外孙说一句"Tell 外公 what happened, he fixes things"，再转头对老陈说"爸，你问问他颜料洗掉没有"——这一下，场就留出了一块白。外孙会转向镜头，用慢一点的英语再讲一遍，老陈手里多了一个可以接的问题。这块白是为老陈留的。

这个设想说明一件事：势能不只是学习者一个人的事，它在纠缠里，场的那一头也在其中。一个会留白的人，能让场里出现吸人的缺口；一个总是把话说满、把缺口补齐的人，哪怕满怀善意，也会让旁边的人永远只是旁观者。第 34 章讲英语老师怎样从纠错者变成场主，这一点也用得上：一个好的场主，不必是把场填满的人。

但这一章的重点仍在开不了口的人这一头。场有了缺口，人还得认得出缺口。认得出，靠的是心里有一点可以放进去的东西；有一点东西，靠的是英语入了界、

生了自己的信息。三维又一次连在一起：势能看起来是一个场吸不吸人的事，往下挖，是三格纠缠有没有发生的事。

势能和动能，在哪里分开

读到这里，有人会觉得势能和上一章的动能很像：不都是和别人之间的劲吗？两者确实挨得近，但分得开，分开了对看清自己卡在哪里很有用。

动能是一对一的：我的一句话点燃了你，你的一句话又点燃了我，劲在两个人之间来回走。它可以发生在一封邮件里、一次电话里、饭桌上教外婆一个词时。势能是一对一片的：一个还没合拢的整体在召唤我，我往里走，成了那一片里的一块。它要有一个"一片"——一场对话、一个话题、一种气氛，甚至一句还没唱完的歌。

所以动能回答的是"我的话有没有在别人那里引起回响"，势能回答的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把我往一个英语的整体里拉"。前者的方向是从我出去再回来，后者的方向是从那一片指向我。一个人可以动能不错，在一对一的语言交换里聊得挺好，可一进到四五个人的英语饭局，立刻缩回去，只会对着坐在旁边的那一个人小声说话——他缺的是势能。反过来，一个人也可以很容易被热闹吸引，凑到人群边上，可一轮到自己说，就没有一句能让谁动一下——他缺的是动能。

老陈两样都弱，但最先卡住的是势能。他连往里走的那一步都没有，动能自然无从谈起。这也是为什么本编把势能单独成章：不分开看，就会把"不想加入"误读成"不会聊天"，去练聊天技巧，而真正缺的那股吸力依然不在。三态各有各的缺法，缺哪一态，起手的地方就不同；第五编讲短板律时，这个区分会派上用场。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是"缝隙与填补"第二步九宫细分的第三格：第三列，E3 的第三态势能（美）。

现有理论里，最接近本章的是社会文化取向和实践共同体、想象共同体的研究：它们看到了学习者能不能进入一个用目标语的群体，看到了边缘参与、身份投

资这些现象。本书第一编已经转述过它们的贡献，也指出它们多半把"场"当成学习者要进入的外部群体。本章换了一个读法：吸力不是群体本身的属性，而是群体那将聚未聚的缺口与学习者显露出来的东西对上之后，纠缠里生出的劲。这个劲由开口里能显露的美（S3）和分寸（D3）一起生成——E3＝H（S3，D3）。

老陈这一幕里，美的显露是有的（那个笑话很美），但那是别人的美，合上的美；分寸这一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别打扰、别出错"，两样都是误差最小的变体。合上的美加上拧紧的分寸，势能为零。

本书在第7章给开口能量定的第三个读数是：是否主动想加入一个英语场。这个读数可以用很朴素的方式记：一段时间里，有多少次你听见别人用英语说话时，心里冒出过"我也想说一句"。它不问你说没说，只问那股吸力有没有出现过。本书预测，这个读数为零的人，即使词汇量和考分很高，开口能力也会长期停在低位；这个读数一旦从零变成一，开口往往会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明显上升。若这两条都对不上，本章的读法就要收回。

> 带走的话
>
> 不是英语场不够热，是它对你一直是合上的；找到一处还没合拢的地方，你就有了往里走的劲。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三列·E3 势能（美）格；方法第二步，九宫细分。
>
> 开口小账——下次听见别人说英语时，只找一处你也有一点东西可以放进去的地方，在心里把那一句说出来就算数。

第 21 章

按压读数：焦虑不是病因，是能量被按住的读数

这一章的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说，开不了口是因为紧张、因为焦虑，先把焦虑降下来就好了。可要是反过来呢——焦虑不是让你开不了口的那个原因，而只是开不了口时显出来的那个数字？

◆ 一、周屿的周会

周屿二十七岁，在英国读过一年硕士，回国后在一家做跨境电商的公司当运营。他负责的一个店铺，货从英国一家小供应商进，每周二下午有一个三十分钟的英语视频会，对方是供应商的销售经理，一位说话很快的曼彻斯特人。

周屿跟人说起这个周会，第一句话总是："我一到周二就焦虑。"他描述得很具体：周一晚上开始想第二天要说什么，周二中午吃不下饭，会议前十分钟手心出汗，会上心跳很快，说话时总觉得声音在抖。会议结束，他会长长地出一口气，像跑完了一段路。

他试过很多办法让自己不焦虑。看过讲情绪调节的书，会前做几分钟深呼吸，告诉自己"对方根本不在乎你的口音"，甚至试过在会前喝一小杯咖啡壮胆。有的办法管用一两次，过几周又回到原样。他最后的结论是：我就是一个说英语会焦虑的人，这是我的性格。

这一章不对周屿的心理作任何判断，也不作任何医学意义上的诊断——那不是本书的事，也不是本书能做的事。本章只做一件事：把"焦虑"在开口这件事里的位置挪一下。周屿说的那些感受都是真的，问题在于它们被放在了哪里。他把焦虑放在原因的位置上：因为焦虑，所以说不好。本章要把它放到读数的位置上：因为开口的劲被按住了，所以焦虑这个数字高。

这一挪，看上去只是换了个说法，其实改变的是该往哪里用力。放在原因的位置上，力气就花在降焦虑上；放在读数的位置上，力气就该花在把按住的东西松开上。

◆ 二、一块仪表，一根被压着的弹簧

先用一个日常的东西把"读数"说清楚。

家里的高压锅上有一个限压阀，锅里的气压越高，它跳得越厉害、嘶嘶声越响。没有人会说"锅之所以压力大，是因为限压阀在响"；大家都明白，响是读数，压力才是那件事。你要是嫌它吵，拿块湿毛巾把阀捂住，声音是小了，锅里的压力一点没少，反而更危险。

再想一根被压着的弹簧。弹簧本来要伸开，一只手按着它，它就绷着。绷得越紧，手上感到的反推越大。这个反推力就是一个读数：它告诉你，有一股要伸开的劲正被按着。弹簧没有毛病，手也未必是坏手，绷着的那份力，是两者顶在一起时显出来的。

本书说的"按压读数"，就是这个意思：开口的劲（E3，能量）本来要往外走——要守住那句真话，要点燃对面的人，要被那个场吸进去——这时有一只手按着它，这只手主要是拧得太紧的分寸（D3，尤其是误差最小）。劲要出，手要按，两者顶住时，人身上就显出一种绷着的感觉：心跳快、手心出汗、脑子发空、声音发抖。这种绷着，就是人们叫作焦虑的东西。它真实，它难受，但它是一个读数，不是那件事本身。

那件事本身是什么？是第三列的矛盾：开口里要显露的真善美（S3），与把误差压到最小的分寸（D3），两者顶撞。顶撞得越厉害，读数就越高。所以按压读数可以说成一句话：焦虑是 E3 被第三列矛盾按住时显出的读数。

◆ 三、回到周屿：按着的是什么

用这个读法再看周屿的周二。

他要守的真是有的。他是这个店铺的运营，哪个款卖得好、哪批货迟到了、哪个包装让买家投诉，他比谁都清楚，这些都是要交出去的真事。他想点燃的善也是有的：他希望对方听完他的话，真的去改那个包装，下一批货真的准时。那个场也不是全无吸力：曼彻斯特那位经理说话快，却爱开玩笑，有时会讲他家狗的事，周屿听着也想接一句。

三股劲都在，都要往外走。按着它们的是什么？周屿自己说过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我在英国读了一年，要是还说错，多丢人。"这句话里，分寸被拧到了极紧：误差最小，而且误差的标准不是"对方听没听懂"，而是"一个留过学的人该有的样子"。每一句话出口之前，都要过这道标准的检查；检查通不过，话就压回去，或者改成一句更安全但不那么真的话。

劲要出，标准要按，两者在周二下午三点准时顶在一起。他的心跳、手心、发抖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时刻读出来的数字。会议前一天的焦虑也好理解：顶撞还没发生，人已经预先感到了那只手。

他试过的那些办法，深呼吸、自我安慰、咖啡，都在对读数用力：想让高压锅的阀别那么响。有时阀确实安静了一点，可锅里的东西没变——三股劲还在被那个"留过学就不能错"的标准按着。所以过几周又回到原样。这不是他意志弱，也不是那些办法没用，而是力气用在了读数上，没用在按压上。

◆ 四、和"愉悦与焦虑两个维度"不是一回事

讲到这里，必须和一项很重要的研究分清楚，因为两者看上去近，实则走的是两条路。

外语焦虑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1986 年，Horwitz、Horwitz 与 Cope 就把外语课堂焦虑当作一种特定的焦虑来测量，后来的大量研究发现，焦虑高的学习者往往说得少、说得差。这些研究让"焦虑导致开不了口"几乎成了常识。

2014 年，Dewaele 与 MacIntyre 发表了一项把外语愉悦与外语焦虑放在一起测的研究，推动了一个转向：他们把积极心理学引进二语研究，测量外语愉悦，并

指出外语愉悦与外语焦虑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一个人可以既很享受课堂又很焦虑，也可以两样都低。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它让研究者不再只盯着焦虑这一头，而开始关心怎样增加愉悦。依我的理解，他们的意思大致是：两种情绪各自独立地影响学习，与其一味压低焦虑，不如同时把愉悦养起来。

本书的按压读数，与这一转向的区别在三处。

第一，位置不同。两维度的看法，把愉悦和焦虑当作两种并列的个人状态，都在学习者身上，都是可以直接调节的东西。按压读数说的是：焦虑不在"状态"这一层上和别的状态并列，它在另一层——它是一个读数，读的是 E3 这束纠缠里劲与按压的顶撞。读数可以很高，也可以和愉悦同时存在，这一点与两维度的发现并不冲突；冲突在于，按压读数不认为焦虑本身是一个要被单独调节的变量。

第二，用力方向不同。如果焦虑是一个独立的维度，合理的做法就是一手降焦虑、一手升愉悦，两头都做。如果焦虑是读数，就不必直接去降它，而要去改那个生出读数的矛盾：一头让真善美在开口里有地方显露（入界、自生信息、有一个会被点燃的对方），一头把分寸先松一松。读数会跟着变，但它是跟着变，不是被调下来。

第三，可检验的后果不同。这一点最要紧，下一节单独说。

需要说明，我这里对 Dewaele 与 MacIntyre 等人的转述只是大意，具体的测量方式、样本与结论，请读者以他们的原文为准。本书不替他们说他们没说过的话，也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有错——本书只是在同一片现象上，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读法，并且给这个读法留了被推翻的出口。

◆ 五、可以推翻它的那个结果：脱钩

一个新概念要站得住，必须说清楚什么样的事实能把它推倒。按压读数的出口是这样的。

如果焦虑是开不了口的原因，那么事情的次序应当是：焦虑先降，开口后升。不先把原因去掉，结果就不会变。

如果焦虑只是读数，那么次序就可以是另一种：入界与自生信息做起来，开口的劲有了地方烧、有了东西烧，开口量就开始上升；而这时焦虑不一定先降，甚至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不降反升——因为说得多了，劲和分寸顶撞的次数也多了，读数照样会跳。开口在升，焦虑没有先降，两者在这段时间里不再同进同退。本书把这叫作"脱钩"。

设想一下周屿的另一种周二。不去管焦虑，而是改三件事：会前不想"说什么才不丢人"，只写下三件他真知道、对方真需要知道的事（守真）；会上每讲完一件，就问一句对方打算怎么处理（让劲传导）；对方讲他家的狗时，接一句自己小时候养狗的事，说错了也不改（让场留出一处给他）。这是我构想的做法，不是对周屿的处方。按照按压读数的预测，几周之后，周屿在会上开口的时间会变长，主动说的话会变多；而他周二中午吃不下饭、会前手心出汗的情形，可能还在。焦虑没先降，开口先升了。

反过来，如果实际观察到的是：不管入界和自生信息做得怎样，只要焦虑没降，开口就一点不升；只有焦虑先降下来，开口才跟着升——那么按压读数就被推翻了，焦虑就确实是原因，而不只是读数。本书把这一条写进自我证伪条款，结语会逐条验收，附录二给出检验设计。

这里还有一个和第五编连着的预测：三组干预在总时间相同的条件下比较——只加输入、只降焦虑、三维一起做。按压读数预言，只降焦虑那一组会出现一种"轮回"：开口先升，然后又落回来。原因很好懂：读数被捂住了，阀不响了，人敢说一阵；可锅里的顶撞没变，过一段时间，读数换个地方冒出来，开口又缩回去。周屿那几次"管用一两次又回到原样"，就是轮回的小样子。如果只降焦虑组稳定上升，并且最后与三维一起做的那组持平，那么本书的"矛盾即燃料"就错了，按压读数也要收缩。

◆ 六、读数低，不等于劲足

按压读数还有一个反面，常被忽略：读数低，不一定是好事。

回想第 19 章的小禾。他对着跟读软件读"This is my friend"，一点也不紧张，手不抖、心不慌，读完截图提交，轻轻松松。按"焦虑导致开不了口"的想法，他是最理想的状态。可他那句话里没有劲：没有要守的真，没有要点燃的人，没有要加入的场。弹簧本来就没想伸开，手按在上面自然感不到反推。读数低，是因为没有东西在顶。

成年人里也有这样的人。有的人说起英语来很淡定，甚至有点无所谓，问他紧不紧张，他说"不紧张啊，反正也用不上"。这份不紧张，和一个在英语里自在说话的人的不紧张，读数可能差不多，背后却是两回事：一个是劲足而没被按，一个是根本没有劲。栏目里说冷漠是动能的死寂，放在这里，就是一种读数为零的死寂。

这一点对按压读数的检验很要紧。如果只看焦虑高低，会把这两种人算到同一格里；而本书的读法要求同时看两样东西：读数，和劲。所以第7章给开口能量定的三个读数——被打断后是否继续、是否换来过真回应、是否想加入一个英语场——都不测焦虑，测的是劲本身。焦虑另外测。只有把两者分开测，"脱钩"这个预测才有意义：劲在升，读数没先降。若只测焦虑，就分不出一个人是劲被按着，还是本来没劲。

这也解释了一个让很多老师困惑的现象：有的学生在课堂上一点也不怕，却也一句不多说；有的学生每次开口都紧张得脸红，却总是举手。前者读数低、劲也低；后者读数高、劲也高。按"先降焦虑"的思路，后者最需要帮；按按压读数的思路，后者其实离开口最近，他缺的只是一只手松一松，而前者缺的是那股劲本身，要从入界和自生信息起手。

◆ 七、三态各有各的读数

按压读数是 E3 的总读数，落到内能、动能、势能三态上，各有各的样子。分开认，能帮人看清此刻被按住的是哪一股。

内能被按住时，读数常常是"脑子一空"。第 18 章林晓雯那一下，"Sorry?"一来，那句话从中间剪断，脑子里只剩查错的念头。这是守真的劲正要出，被"别说错"一把按回去，两者一顶，最先显出来的是一片空白。

动能被按住时，读数常常是"看脸"。话说出去，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对方的表情，等一个评价。这是想点燃对方的劲正要出，被"别被扣分"按着，于是劲转了方向，从对方身上折回到自己的分数上。周屿在周会上，每说完一句就停下来看屏幕里对方的眉毛，正是这个读数。

势能被按住时，读数常常是"想说又咽回去"。站在一场英语热闹的边上，喉咙里有一句话，嘴已经张开了，又合上。这是被场吸过去的劲正要出，被"别打扰、别出丑"按着，劲没处去，变成一种发紧的旁观。

这三种样子，人们一概叫作紧张或焦虑，混在一起就只能一概去降。分开来看，就知道每一种要松的手不一样：脑子一空，要松的是查错；看脸，要松的是计分；咽回去，要松的是"先准备好才能进"。这三只手，都是分寸被拧得太紧的样子，下一章会集中看它们是怎样被拧起来的。

◆ 八、读数有用：别把它当敌人

把焦虑挪到读数的位置上，不等于说焦虑不要紧，更不等于叫人忍着。

读数是有用的。高压锅的阀在响，告诉你锅里有压力，你该看看火是不是太大。开口时的绷着也一样，它告诉你此刻有劲要出、有手在按。一个能读懂自己读数的人，可以问出两个比"怎么不紧张"更好的问题：我此刻要出的是哪股劲——是要守住一句真话，还是想让对方动一下，还是想加入那片热闹？按着它的又是哪只手——是怕说错，是怕丢人，还是怕不像一个"考过六级的人"？

这两个问题一问，读数就从一个要赶走的敌人，变成了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劲在哪里、按压在哪里。很多人在这张地图上会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不是没有劲，我的劲还挺大的；只是按着它的那只手更大。

也要说清楚边界。本章讲的焦虑，只是开口这件事里那种绷着的感受。如果一个人的紧张、心慌已经大到影响生活、睡眠、工作，那属于另一类问题，应当去找专业的人，不应当拿一本讲开口的书来对照自己。本书不作心理或医学诊断，按压读数不是一个诊断工具，也不能拿来给任何人贴标签。同样，按压读数也不进考试

或考核，不能变成"这个学生焦虑读数高，扣分"之类的东西——那恰恰是又加了一只按着的手。

◆ 九、"焦虑是原因"为什么这么难撼动

既然按压读数讲得通，为什么"焦虑导致开不了口"会这样牢？至少有两个缘故。

一个缘故是：读数和原因在大多数时候一起动。劲被按得越紧，读数越高，开口越少——三样东西同时出现，看上去就像焦虑造成了开口少。这和看到限压阀响得越凶、锅里越危险，就以为阀是危险的来源，是同一种错觉。要分清读数和原因，必须找到两者不一起动的时刻，这正是"脱钩"这个预测的用处。

另一个缘故是：把焦虑当原因，最省事。它给了一个人一个现成的解释——"我就是容易紧张"——这个解释不要求他去改任何别的东西：不必去找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不必去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话，不必把分寸松一松。周屿那句"这是我的性格"，背后就是这份省事。第 18 章说过自欺省劲而日后要还，在这里又见到了：把根子放在一个改不了的性格上，眼前是省了，以后每个周二都在还。

为什么这个挪动值得写成全书的承重概念

最后说一说，为什么本书把"按压读数"放在这么重的位置上。

开不了口的问题，在大众那里几乎被一个词垄断了：焦虑。"我说英语会紧张""我有口语焦虑""中国人脸皮薄"——这些说法都把根子放在了一个人内部的情绪上。放在那里，出路就只剩两条：要么改性格，要么想办法镇住情绪。改性格太难，镇情绪不长久，于是很多人十几年在这两条路之间来回，最后认命。

按压读数把根子从人内部挪到了纠缠里。根子在纠缠里，就有了第三条路：去改那束纠缠——让英语入界，让信息自生，让分寸先松后紧，让真善美在开口里有地方显露。这条路不要求谁先变成一个不焦虑的人。焦虑可以带着，开口照样可以

往上走。这对十几年来一直被"你太焦虑了"这句话压着的人，是一个实在的松动：你不必先治好自己，才配开口。

这也是本书"矛盾即燃料"的一个最清楚的例子。现有的做法把焦虑当毛病，要消除；本书把焦虑看作第三列矛盾的读数，而那组矛盾本身——要显露的真善美与拧紧的分寸——恰恰是推动开口能量的燃料。第 23 章会讲这组矛盾怎样从按住开口，变成点燃开口。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处在九宫细分的收束处：前三章把 E3 拆成三态，这一章看三态共同的一个读数。它用的是三原理：任意两维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第三列里，S3（开口里显露的真善美）与 D3（分寸）顶撞，被推动的是 E3（开口的劲）。顶撞的方式不同，E3 就有不同的变化：顶撞而无出口，劲被按住，读数升高；顶撞而有出口，劲被点燃，开口上升。按压读数，是前一种情形在人身上的显示。

本章也是本书四样新东西中的第四样，导论和第6章已经交代过：三格分立、短板律、矛盾即燃料、按压读数。前三样主要靠第五编来示范，这一样在本章立住，并给出了它的推翻条件——脱钩不出现，按压读数即被推翻。

> 带走的话
>
> 焦虑是读数，不是病因；别去捂那个阀，去看锅里是哪股劲被哪只手按着。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三列・E3 总读数；三原理（S3 与 D3 矛盾推动 E3）；全书承重新概念。
>
> 开口小账——下次开口前感到紧张，只问自己两句——此刻要出的是哪股劲？按着它的是哪只手？

第 22 章

误差最小拧太紧：纠错文化怎样把 D3 拧死

这一章的问题：从第一天学英语起，我们就被教会了一件事——别说错。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可它为什么会一路长成"宁可不说，也不说错"？

◆ 一、唐老师课堂上的一句"went"

唐老师四十六岁，在湘潭一所中学教了二十年英语。她认真、负责，学生的作文她每一篇都用红笔改，连标点也不放过；课上学生开口说错，她一定当场纠正，因为她相信"错误不及时纠正就会固化"。这是她从师范学校学来、又在二十年里被一届届成绩验证过的道理。

有一节初二的口语课，话题是"我的周末"。一个平时很少说话的男生举了手，站起来说："Last Sunday I go to my grandfather's village. He have a big dog. The dog..."

唐老师温和地打断他："Went. Last Sunday I went. And he has, not he have. 再来一遍。"

男生重新说："Last Sunday I went to my grandfather's village. He has a big dog."说完，他停住了。唐老师等了几秒，鼓励他："The dog what?"男生摇摇头，说："没了。"坐下了。

那只狗后来怎样，全班都没听到。唐老师课后有点懊恼，她感觉到那个男生本来是有一件事要讲的——他举手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可她想不通哪里做错了：两个语法错误，她都纠正了，语气也很温和，还给了他再说一遍的机会。难道就让错误过去吗？

这一章不评判唐老师。她做的每一件事，单拿出来都有道理；她是千千万万认真的英语老师中的一个，第 34 章还会回到她。这一章要看的，不是哪个人做错

了，而是一套做法——纠错文化——怎样在无数个这样的瞬间里，把开口的分寸拧到了死紧。

◆ 二、分寸是什么：三条准绳

三维九宫栏目把 D3 叫作优化约束，本书在白话里叫它"分寸"。栏目给了它三条准绳：误差最小，别走偏；冗余最小，别啰嗦；损耗最小，别白烧劲。

这三条准绳本来是好东西。没有它们，做事会乱、会拖、会累。说话也一样：一句话要说到点上，不能越说越偏；不要绕三圈才说到正题；不要为了一个词把自己憋得满脸通红。一个会说话的人，往往就是一个分寸好的人。

可栏目同时提醒了一件事：优化的本性是收紧、砍掉多余；创造的本性却要冗余、要试错。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分寸有一个次序：先松后紧。新东西刚冒头时，要允许它乱、允许它多、允许它错，让它先长出来；等它稳住了，再去收紧、去打磨。次序一反，先紧后松，或者一开始就拧死，新东西还没成形就被掐掉了。栏目把这种情形叫作过度优化：高效而贫血。

开口恰恰是一件创造的事。一个人用英语说出一句此前没说过的话，讲一件只有他知道的事，这句话就是一个刚冒头的新东西。它需要冗余——多说几个词，绕一下，找一找；它需要试错——说错了，对方没听懂，再换一个说法。如果分寸在这一刻就拧到最紧，要求它一出口就对，这句话就很难长出来。

唐老师课堂上的那只狗，就是这样没长出来的。

◆ 三、那一句"went"拧掉了什么

仔细看那个瞬间。

男生站起来时，他手里有一件事：爷爷村里有一只大狗，这只狗大概做了什么好玩的或者吓人的事。这是一件真事（S3 里的真），也是一件他想让全班知道的事（S3 里的善，他想点燃大家），甚至他可能觉得那只狗挺美——一个城里孩子在乡下见到的一只大狗。三股劲都在，他举了手。

他的第一句英语有两个错。按照误差最小的准绳，这两个错必须马上消除。于是那件事被叫停了，他的注意力被从"狗"拉到了"went"和"has"上。他照着改了，改对了。可就在改对的那一刻，那件事的劲断了——他再回到狗那里时，已经不是刚才举手时的那个他了。他现在知道：在这里，说一句话的头等大事是别出错。而接下来关于狗的那些话，他一句也没有把握说对。于是他说："没了。"

这就是"误差最小拧太紧"的全部机制。它不是让人说错了受罚，它甚至很温和；它做的是一件更根本的事：把开口的目标悄悄换掉。目标本来是"让大家知道那只狗"，被换成了"说出一句没有错的句子"。前一个目标会推着人往下说，后一个目标只会让人在每一句之前停下来检查。目标一换，劲就从往外走变成了往里收。

第 21 章说过，焦虑是 E3 被按住时显出的读数。在这个男生身上，那只按着的手是在这一刻被放上去的。他第一次站起来时，读数大概不高——他眼睛是亮的；被纠正之后，他的读数一下子升上来，因为劲还在，而手已经按上了。他坐下，读数才慢慢落回去。

◆ 四、纠错文化：一千次温和的打断

一次纠错不会把人拧死。拧死的是一千次。

从小学到大学，一个中国学习者在英语里被纠正过多少次？没有人算过，可人人都有感受：作文本上的红圈，听写本上的叉，口语课上的"再来一遍"，考试卷上被扣掉的半分。每一次都很合理，每一次都很小。可它们加起来，教会了学习者一件远比任何语法规则都牢固的事：英语是一个会被挑错的地方。

这件事一旦学会，就不再需要老师在场。学习者自己会在脑子里装一个纠错的老师，每一句英语出口之前，先过它一道。这个装在脑子里的老师比真的老师更严，因为它不温和，也不会说"再来一遍"，它只会说"这句有错，别说"。第 18 章林晓雯被"Sorry?"一打断就去查时态，第 21 章周屿觉得"留过学还说错多丢人"，都是这个脑子里的老师在工作。

本书把这一千次叫作纠错文化，不是在指责哪一位老师、哪一套教材，而是在指出一种积累起来的结构。结构的意思是：它不靠任何一个人的坏心或失误维持，它靠大家都在合理地做事维持。正因为每一次都合理，它才难以被察觉，也难以被松动。

纠错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它几乎只拧误差那一条。分寸的三条准绳里，冗余最小和损耗最小很少有人管。一个学生绕了很大的圈子才说到点上，没人纠正；一个学生为了一个词憋了半分钟，也没人说"别白烧劲，换个说法就好"。被管的只有"对不对"。于是三条准绳失了平衡，误差最小一条独大，另外两条反被它牵着走：为了不出错，宁可绕远（冗余增加），宁可憋着（损耗增加）。林晓雯宁可花二十分钟写邮件也不在电话里再说一遍，就是误差最小独大之后，损耗最小被它吃掉了。

◆ 五、为什么错误会被看得这么重

纠错文化能长成今天这样，不全是课堂的事。它背后还有一种对错误本身的看法：错误是失败的证据。

在这种看法里，一个人说错一句英语，说明他"没学好"；说错得多，说明他"不行"。错误被当成一个人的成绩单，而不是一个人正在长的痕迹。于是每一个错误都带着一份羞耻：它暴露了我。第 21 章周屿那句"留过学还说错多丢人"，正是这份羞耻在说话；林晓雯被"Sorry?"打断就去查时态，也是想赶在暴露之前把错误抹掉。

可在任何一件真正在长的事情里，错误都是另一种东西。一个孩子学走路，摔跤不是他"不会走"的证据，而是他在学走的证据；一个人学做菜，第一次盐放多了，不是他"做不了菜"的证据，而是他的手在找分寸的证据。日常里，没有人会因为孩子摔跤而羞愧，也没有人会因为第一次做菜咸了就再也不进厨房。为什么到了英语里，错误就从"在长"变成了"失败"？

因为英语在大多数人的经历里，从来没有作为一件在长的事出现过。它一直是一门考试科目，而考试科目里的错误，确实就是失分。第二编讲过，英语没有进入学习者的三界，它只住在考试这一处；在考试这一处，错误只能是失败。所以错误

的分量，其实是英语没有入界的一个后果。英语一旦进了现实界，有了一件真想用它做的事，错误就会自然地从"失分"变回"在长"——就像做菜时盐放多了一样平常。第五编讲"生成英语之我"时会看到，这正是第一列的收口：错误从"我的失败"变成"我在长"。

这里提一句，好让读者看见各列之间的牵连：第三列的分寸被拧死，有一部分螺丝是第一列拧上的。考试规范（S1）独大，误差最小（D3）就跟着独大。三列不是三根分开的柱子，它们在纠缠里互相牵动，这也是本书坚持三格分立又不把它们拆散的理由。

◆ 六、拧紧的分寸，长什么样

脑子里那个纠错的老师，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样子。认出它，是松开它的第一步。下面这些样子，读者可以对照自己，但它们只是镜子，不是诊断。

有一种是"先在心里写好"。开口之前，先在脑子里把整句英语完整地造出来，检查一遍语法，确认无误，再说。这样说出来的句子往往是对的，但慢，而且只要对方一插话，心里写好的稿子就作废，人就卡住。

有一种是"挑最安全的说"。明明想说一个复杂一点的意思，因为不确定该怎么说，就换成一个简单的、有把握的说法。"I think it's not very good"代替了心里那句"这个包装看着高级，其实一摔就破"。说出来的话对了，但那件事被削掉了一大半。

还有一种是"说完立刻自我纠正"。一句话刚出口，就听见自己的错，马上停下来改："He go—went, he went..."改得很勤快，每一句都被自己打断好几次，听的人反而跟不上。这是脑子里那个老师太勤快，连说的过程都不放过。

这三种样子有一个共同点：分寸被提到了"说"之前或"说"之中，而不是"说"之后。先松后紧的意思，就是把分寸的位置往后挪：说的时候松，说完了再紧。

◆ 七、课堂之外的纠错者

纠错文化不只住在课堂里。走出校门，它换了好几种面孔继续工作。

一种是家里的。很多父母自己英语不错，孩子在家说一句英语，父母第一反应是纠正发音：不是"sree"，是"three"，舌头要伸出来。父母是好意，可孩子很快就知道，在家说英语和在学校一样，是要被挑的。小禾后来不太愿意在家说英语，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林晓雯自己是考过六级的人，听见儿子说错，忍不住要改。

一种是同事和同学的。在一个大家都学过英语的地方，一个人开口说英语，旁边的人会不自觉地在心里给他打分。有时候不只在心里，还会在背后说一句"他那个口音……"这种目光比老师的红笔更有分量，因为它来自和你平起平坐的人。很多人在外国人面前还敢说几句，在中国同事面前反而一句不说，怕的就是这个。

还有一种是网上的。各种"中国人最常犯的英语错误""这些英语你一直说错了"的短视频，一条接一条。它们传播的知识大多是对的，可它们一起制造了一种气氛：英语处处是坑，你说的每一句都可能是笑话。看多了，脑子里那个纠错的老师就又多了几本参考书。

这些纠错者都不是坏人，也都有自己的道理。可它们和课堂上的红笔一起，把"误差最小"从一条准绳变成了一种空气。人在这种空气里说英语，不必有谁真的来纠正，分寸自己就拧紧了。

◆ 八、高效而贫血：哑巴英语是一种过度优化

栏目说过度优化的结局是"高效而贫血"。拿这句话看哑巴英语，几乎严丝合缝。

高效在哪里？在考试上。纠错文化培养出来的学习者，语法题做得又快又准，阅读理解抓得住要点，作文的错误率很低。如果目标只是"英语考试分数"，这套做法确实是高效的，它在单一目标上做到了极致。第一编讲过，哑巴英语是一个"稳固得可疑的显露态"，它之所以稳固，正是因为它在自己的目标上是成功的。

贫血在哪里？在开口里。一句话要说出来，需要的不只是"对"，还要有真、有善、有美，要有劲。纠错文化把这些都当成误差之外的东西，不管、不养，甚至在纠错的过程中顺手把它们削掉——就像那只狗。剩下的英语是一副骨架：语法正确、词汇准确，没有血肉，也没有劲。

栏目在讲 D3 时还提到一个更大的图景：只盯一个指标、不惜一切地优化，整个系统就会内卷——大家互相消耗，越努力越累。英语学习里的内卷，大家都见过：分数越来越高，开口越来越难；刷题越来越多，说话越来越少。这不是学习者不努力，是努力被一个单轴目标吸干了。

◆ 九、先松后紧：不是不纠错，是换次序

读到这里，最容易得出的结论是"别纠错了"。这个结论是错的，本书也不主张。

分寸本身不是坏东西，误差最小也不是坏东西。一个人说英语，最终是要越说越准的，"He have"迟早要变成"He has"。问题不在纠不纠，而在什么时候纠、纠在哪一刻。栏目给的答案是先松后紧：先让新东西长出来，再去收紧它。

放到唐老师的课堂上，先松后紧可以是这样的。设想一下：男生说"Last Sunday I go to my grandfather's village. He have a big dog. The dog..."唐老师不打断，只是身子往前一倾，问一句："A big dog? What did the dog do?"她在这个问句里自然地用了 did，但不要求男生改。男生会接着讲那只狗——也许狗追着鸡满院子跑，也许狗把爷爷的鞋叼走了。讲完了，全班笑了，那件事落地了。然后，在下课前的五分钟，唐老师把刚才几个同学说的句子写在黑板上，不点名，一起看看"go"和"went"、"have"和"has"该用哪个。

这样做，错误并没有被放过，它只是被挪到了后面。前面松，让那件事有劲讲完；后面紧，让句子慢慢变对。次序一换，那只按着的手就不会在劲最足的时候按下来。这是我构想的做法，唐老师和她的同行们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本书要说的只是那个次序。

先松后紧还有一层意思：松和紧不是对立的两种老师，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一个学习者在英语里也要学会自己先松后紧：说的时候先把事说完，说完了再回头看哪里可以说得更准。很多开不了口的人恰恰是反着来的——说之前先紧，把每句话在脑子里审一遍；说完了反而松，从不回头复盘。把这个次序翻过来，是第五编里"能量点火"那一段要做的事。

后紧，紧在哪里

先松后紧，"松"容易理解，"紧"却常被忽略。好像只要不纠错、放开说就好了。不是这样。只松不紧，也是一种失衡：话说了很多，却一直停在差不多的样子，几年都不长进。很多在外教口语班里聊得很开心的人，一年后发现自己说的还是那几句，就是只松没紧。

后面的"紧"，要紧在三条准绳上，而不只是误差一条。

误差那一条，要紧在影响意思的地方。"He have a big dog"，对方完全听得懂，这个错可以晚一点、轻一点收；"I went there tomorrow"会让对方搞不清你到底去没去，这个错就该先收。纠错文化的毛病之一，是对所有错误一视同仁，一个漏掉的 s 和一个弄反的时间，扣同样的分。后紧的意思是分出轻重：先收那些让真事走不过去的错。

冗余那一条，要紧在绕远的地方。说的时候松，允许绕；说完回头看，就该问：这件事有没有更短的路？林晓雯那句"The payment... we paid it, but because the account number..."，回头一看，"Wrong number. Paid again."就够了。这一收，下次说同一件事就快了。

损耗那一条，要紧在白烧劲的地方。回头看一次对话，问自己：哪一处我憋了很久？是为了一个词，还是为了一个句式？如果是为了一个词，下次就准备一个替代的说法；如果是为了一个句式，下次就换一个自己有把握的结构。这样收，收掉的不是开口的劲，而是劲的浪费。

三条准绳都紧了，分寸才回到它本来的样子：让劲用得准，而不是把劲按住。这时的分寸，正是第 23 章要讲的那个与真善美顶撞、又一起点火的 D3。

四种结局：拧紧之后，努力去了哪里

栏目在讲 D3 时，给出了加大努力之后的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这四种结局，本书在第 30 章还会用来总结整条发生链，这里先用它看纠错文化下的开口努力。

一个被拧紧了分寸的学习者，想要开口，加倍努力，会走向哪里？

最常见的是内卷：努力被原来的结构吸收了。他背更多的句型、刷更多的口语题、练更标准的发音，每一样都让他"更不容易出错"，却也让脑子里那个纠错的老师更挑剔。他越准备，越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努力没有改变结构，只是让结构更累。

其次是轮回：努力带来一点变化，又被原来的结构拉回去。他去了一个外教口语班，外教从不纠错，他放松了几周，说得很开心；回到工作里，第一次被领导挑了一个错，一切又回到原样。第 21 章说的"只降焦虑组先升后落"，就是这个样子：没动那只手，只是手暂时没按，一回到老地方，手又按上来了。

第三是耗散：劲耗光了。一个人反复地逼自己开口，每次都在纠错的目光下绷着，一年两年，人累了，最后说"我就不是学语言的料"，彻底放下。这比内卷更可惜，因为他原本是有劲的。

只有第一种，跃迁，是真正的出路：结构本身变了。分寸从"先紧"换成了"先松后紧"，开口的目标从"别出错"换回了"把事说出去"，那只按着的手松开了一些。跃迁不是更努力，而是努力有了新的地方可去。这一章只讲到拧死是怎么回事；跃迁怎样发生，要在下一章看第三列的矛盾怎样从按住变成点火，再到第五编看它怎样在发生链里一段段接起来。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仍在"缝隙与填补"的第二步九宫细分里，走到了第三列的另一维：D3，分寸。前四章看的是 E3 这一维（三态与读数），这一章看生成 E3 的两维之一。按第三列的式子 E3＝H（S3，D3），开口的劲由显露的真善美和分寸一起生成；本章说明，分寸这一维在纠错文化里被拧到了"误差最小独大"，于是它对 E3 的作用从"让劲用得准"变成了"把劲按住"。

现有研究里，关于纠正性反馈的讨论很多，研究者比较过显性纠正、重述、提示等方式各自的效果，也讨论过纠错与焦虑的关系。这些研究多半问的是：怎样纠错，学习者的语言形式进步最快。它们是 S＝F 那一式的写法——怎样把英语的显露练出来。本书不否定这些研究，只是换一个问题：纠错的时机与轻重，对开口的劲做了什么。这是 E＝H 一式的问法。

> 带走的话
>
> 不是错误不该纠，是不该在劲最足的那一刻纠；先松后紧，先让那件事说完。

小账

本章读数——第三列・D3 分寸（误差最小）；方法第二步，九宫细分；四种结局预告。

开口小账——今天说英语时，规定自己说完一整件事之前不改任何一个错，说完再回头看一处。

第 23 章

E3=H(S3， D3)：真善美与分寸的矛盾怎样点火开口的三股劲

这一章的问题：前面五章都在讲开口的劲怎样被按住。可同一组矛盾——想显露的真善美，和拧紧的分寸——有没有可能不是按住开口，而是点燃开口?

◆ 一、地铁站里的那三分钟

林晓雯下班坐地铁回家，在长沙一个换乘站，看见一对外国老夫妇站在线路图前，手里捏着一张写着酒店名字的纸条，老太太一直在摇头，老先生在比划着问路过的人，大家匆匆走过，有人摆摆手说"No English"。

林晓雯第一反应是低头快走。这个反应她很熟：在任何可能要说英语的地方，先躲。她走出去四五步，听见老太太用一种很疲惫的声音对老先生说了句什么，她听懂了其中一个词：lost。

她停下了。后来她跟人说起这件事，说不清那一刻是怎么回事，只记得自己脑子里两个声音在吵。一个说：你说不好的，别去丢人，万一指错了路更糟。另一个说：他们迷路了，你知道那个酒店在哪儿，就在你家前一站。

她转回去，指着纸条说："This hotel—I know. You... take this line, Line 4, two stops, no, three stops. Get off. Exit... exit B? Then walk... five minutes."说到一半她自己也知道语法乱七八糟，"two stops, no, three stops"说出来时她脸都红了。老先生认真听着，重复了一遍"Line 4, three stops, exit B"，她用力点头："Yes, yes! Exit B."

老太太握了一下她的手，说了一长串谢谢。两个老人往四号线的方向走了。整个过程大概三分钟。

林晓雯回到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发现手还在抖。可那天晚上她跟丈夫讲这件事讲了两遍。她说："我今天说英语了。乱七八糟的，但他们听懂了。"

这一章只用这一个场景（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读者也许记得前言里长沙超市收银机前那位被外国姑娘问话的女士；这一回是同一类人、同一类场合，结局却反了过来。它没有后续，那对老夫妇她再也没见过；它也不是一场来回的对话，只是一次指路。可在这三分钟里，前五章分开讲的东西，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一个开不了口的人身上，并且方向反了过来：那组一直按着她的矛盾，这一次把她推出了口。

◆ 二、同一组矛盾，两个方向

回看那四五步路上的吵架。

一个声音是分寸：说不好、别丢人、万一指错更糟。三条准绳都在里头——误差最小（说不好）、损耗最小（别白费劲去丢人）、甚至还有一点冗余最小（何必多管闲事）。这是第 22 章那个脑子里的纠错老师，它在林晓雯身上工作了二十年。

另一个声音是显露的真善美：他们迷路了（善，有人需要被成全），你知道那个酒店在哪儿（真，有一件确知的事），而那一声疲惫的"lost"，让一个陌生的场突然对她有了缺口——两个老人在异国的地铁里，正等着有一块东西补上（美，将聚未聚）。

这两个声音，就是第三列的两维：S3（开口里显露的真善美）与 D3（分寸）。前五章里，它们一直在顶撞，顶撞的结果都是同一个：分寸压住真善美，劲被按住，读数升高，人不开口。林晓雯在电话里、周屿在周会上、唐老师课上的那个男生，都是这样。

这一次，顶撞的结果反了。真善美那一头压过了分寸，劲没有被按住，而是冲了出来。林晓雯说的英语和那次电话里一样乱，分寸那只手也还在——她脸红了，手抖了，读数一点也不低。可她把事说完了。

这就是本章要讲清楚的第一件事：E3＝H（S3，D3）不是说开口的劲等于真善美减去分寸，而是说劲由两者的关系生成。同样一组矛盾，可以按住开口，也可以点燃开口。决定方向的，不是矛盾有没有，而是矛盾怎样顶。本书说"矛盾即燃料"，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现有的做法把这组矛盾当毛病，想办法消掉它（降焦虑、建立自信、少纠错）；可消掉了矛盾，也就消掉了燃料。林晓雯那三分钟里，矛盾一点没少，劲却第一次上来了。

◆ 三、三股劲是怎样一起上来的

细看那三分钟，内能、动能、势能三态，是同时被点着的。

内能（真）：她知道那个酒店。这是一件确知的事，比站上任何一个路过的人知道得都清楚。说到"two stops, no, three stops"时，她自己改了口，没有停下来，也没有放弃——这是守真：数字说错了，可那件事她要守到对。第 18 章她在电话里被"Sorry?"打散，那一回她改的是语法；这一回她改的是事实。改语法的劲是查错的劲，改事实的劲是守真的劲。

动能（善）：两个老人需要帮助，她的话说出去，能让他们走对路。这是一来一回最朴素的样子：她说"Line 4"，老先生复述"Line 4, three stops, exit B"，她用力点头。复述那一下，就是她的话在对方那里引起了动作，劲传回来了，她的"Yes, yes!"比前面任何一句都响。第 19 章说动能要有一个会被点燃的对象，这里有了，而且对方要的不是一句对的英语，是一条对的路。

势能（美）：那一声"lost"在一个嘈杂的地铁站里，划出了一个小小的、还没合上的场——两个人在异国的地铁里，等着被接上。第 20 章说势能要有一个将聚未聚的缺口，老陈那头的视频是合上的，这一处却是敞开的，而且敞开的正是她恰好能补上的那一块。她往回走那四五步，就是被这个缺口吸回去的。

三股劲同时上来，所以那三分钟虽然短，却和她二十年里的任何一次开口都不一样。在第 18 章的电话里，只有内能这一股在挣扎，另外两股都不在：对账员不需要被点燃，那个电话也不是一个吸人的场。在小禾的跟读里，三股都不在。三股

同时在场时，它们互相托着：守真的劲让她敢说出数字，点燃的劲让她在被复述时更有底，吸引的劲让她在想躲的那一刻转回来。

◆ 四、什么样的顶撞会点火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是点火，而不是按住?

如果把这件事读成"林晓雯那天突然勇敢了"，就又回到了意志的读法，第 18 章已经说过那条路走不远。本书要从矛盾的形状上找原因。

第一，真善美这一头这次足够实在。不是"我应该多练英语"那种抽象的善，而是两个具体的老人、一张具体的纸条、一个她确知的酒店。显露得越具体，这一头就越有分量。很多人开口时真善美这一头是空的：说的是课本上的话，对的是一个打分的人，进的是一个合上的场，那一头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和分寸相顶，分寸自然独大。

第二，分寸这一头这次被迫换了标准。在地铁站里，"说错"的代价第一次有了一个更大的对手——"指错路"。她怕的不再只是语法错，而是两个老人坐错车。于是误差最小这条准绳，悄悄地从"语法别错"挪到了"路别指错"。这一挪非常关键：分寸没有消失，它换了一个对象，从对着自己的形象，转向对着那件事本身。转向之后，它和真善美不再是死对头，而成了一起用力的两只手——她改"two stops, no, three stops"，就是分寸在为真服务。

第三，没有时间让分寸先走。地铁站里没有让她先在心里写好稿子的余地，两个老人随时可能走掉。这逼出了一种先松后紧：先说出来，说的过程里再校正。第 22 章讲先松后紧时说它是一个次序；在这三分钟里，次序是被情境逼出来的。

这三点合起来，是点火的形状：真善美这一头具体而实在，分寸这一头换了对象、换了次序。顶撞依然存在，可顶撞的力推向了开口。用三原理的话说：S3 与 D3 的矛盾推动了 E3，推的方向取决于两者怎样顶。

◆ 五、如果用现有的说法来读这三分钟

为了看清本书的读法新在哪里，不妨用现有的几种说法分别读一读地铁站这一幕。

用"焦虑"来读：林晓雯那天焦虑很高，手都抖了，却开了口，这是一个例外，说明她那一刻克服了焦虑。这个读法把开口算作焦虑的手下败将，可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一个人在电话里没能克服、在地铁站里却克服了。焦虑一样高，结果相反，差别不在焦虑。

用"交际意愿"来读：MacIntyre 与 Clément、Dörnyei、Noels 在 1998 年提出过一个交际意愿的多层模型，常被画成一座金字塔，把一个人在某一时刻愿不愿意开口，看作稳定的特质与当下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我的理解，这个模型会说：地铁站的情境提高了她那一刻的交际意愿。这个读法比"克服焦虑"更近一步，它看到了情境。可它仍然把开口的劲放在学习者这一头——情境影响的是"她的意愿"。

用"动机"来读：她有了一个助人的动机，动机推着她开口。这也说得通，可它同样说不清，为什么她平时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在电话里却没被这份心推出口。

本书的读法是：劲不在她这一头，也不在情境那一头，而在两者通过英语牵起的那一束纠缠里。地铁站的情境之所以起作用，不是因为它提高了她的某个内部变量，而是因为它让第三列的两维换了形状：真善美的显露突然具体了，分寸突然换了对象。形状一换，同一组矛盾推出来的方向就反了。这个读法的好处是，它告诉人可以去改什么：不是改自己的性格或意愿，而是去找、去造那种能让真善美具体、能让分寸对着事的场合。前几种读法给出的出路，多半是"提高意愿""增强动机""降低焦虑"，都还是在人身上用力。

需要说明，这样比较不是说那些研究错了。它们各自看到了真东西，本书在第一编已有转述；这里只是借这三分钟，把 E＝H 这一式和 D＝G 那一式的区别摆得更清楚一点。

◆ 六、三股劲，谁先点着

地铁站里三股劲几乎同时上来，可在别的场合，它们常常有先后。认出自己的劲通常从哪一股先起，对第五编选择起手点有用。

有的人是从真先起。他们一定要手里有一件确知的事才肯开口，一旦有，就能守住；场子热不热、对方是谁，没那么要紧。林晓雯大概属于这一类，她在地铁站里转回去，最后那一下推力就是"你知道那个酒店"。对这类人，最好的起手是先让他们在英语里有一件非说不可的真事。

有的人是从善先起。他们对"被需要"特别敏感，只要对面有一个人等着他的话，劲就上来了。小禾教外婆说 apple 时眼睛发亮，是这一类的样子。对这类人，起手是给他一个会被他点燃的对方。

有的人是从美先起。他们容易被一种气氛、一个热闹的圈子、一句好听的话吸过去，先被吸进去，然后才找到要说的话。对这类人，起手是一个留了白的场。

三类不是性格分型，也不是测验，只是起手的倾向，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变。本书第五编会讲短板律：三格中最低的一格最能决定开不开得了口。放到 E3 内部，也可以这样用：先从最容易起的那一股点着，再让它去带最弱的那一股。地铁站那天，真先起，带起了善，又带起了美；可如果没有那声"lost"，她最弱的美那一股就点不着，她会走掉。

◆ 七、点着一次，不等于烧起来

讲到这里，要泼一点冷水，免得这一章被读成一个"勇敢一次就好了"的励志故事。

林晓雯那天之后，并没有从此开得了口。下一次公司来电话，她照样想写邮件。为什么？因为地铁站里那一下，是情境替她把三股劲同时点着的：具体的人、确知的事、敞开的场、没时间犹豫。电话里这些都不在，英语也还没有入她的界，她也还没有用英语生过多少自己的信息。点火需要燃料，持续地烧需要地方和东西。地方，是英语入界（第二编）；东西，是自生信息（第三编）。没有这两样，点着的火只会是一次。

这正是本书三维缺一不可的意思。第三列讲的是能量，可能量要烧在入界和信息的地基上。地铁站给了一次临时的地基：那一刻，英语进了她的现实界（一件非说不可的事），她用英语生出了一段自己的信息（只有她知道的那条路）。地基一撤，能量就没处烧了。第五编的发生链，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临时的地基，变成一个人自己的、日常的地基。

还有一点：她的手在抖，读数一点不低。如果按"先降焦虑再开口"的思路，那天她根本不该开口；可她开了。焦虑没先降，开口先发生了——这是第 21 章说的"脱钩"一个很小的样子。一个样子不能证明什么，按压读数要靠附录二那样的设计去检验；可它至少提示，不必等到不紧张才开口，劲可以带着读数一起往外走。

◆ 八、分寸不是敌人：它换了对象之后

这一章很容易被读成"真善美打败了分寸"。这个读法要纠正，否则第 22 章说的"先松后紧"就落了空。

地铁站里，分寸没有被打败，它是换了岗。原来它站在林晓雯自己的形象前面，守着"别让人看出我英语不好"；那三分钟里，它挪到了那件事前面，守着"别让两个老人坐错车"。站岗的位置一换，同一只手就从按住她，变成了帮她：她在"two stops"之后马上改口"three stops"，在"Exit..."之后犹豫了一下才说"exit B?"，还带了一个问号——这些都是分寸在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好。一个只有真善美、没有分寸的人，可能会热情地指一条错路。

所以 E3＝H（S3，D3）里，两维缺一不可。只有分寸、没有显露的真善美，是第 18 到 22 章看到的那种被按住的开口；只有真善美、没有分寸，开口会有劲却

没准头，热闹而不可靠。点火要的是两者都在、而且顶在一起：真善美往外推，分寸对着事去校准。两者的顶撞产生热，这热就是开口的劲。

日常里其实处处是这个道理。一个好厨师做菜，心里有想让人吃得高兴的那股劲，手上有放盐多少的分寸；只有前者，菜会咸；只有后者，菜会没有味道。一个好司机，想把人安全送到，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刹车。分寸从来不是热情的反面，它是热情的方向盘。纠错文化的毛病，不在于给了学习者分寸，而在于给了一个只朝向自己、不朝向事的分寸，一个方向盘装反了的车。

把这一点放回按压读数里看，就更清楚了。按压读数说焦虑是 E3 被第三列矛盾按住时的读数；这一章补上另一半：同一组矛盾在点火时，人身上的读数可能也不低——林晓雯手在抖——但劲是往外走的。读数高低本身不决定开不开口，决定开不开口的，是那组矛盾顶出来的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坚持说：不必先把读数降下来，先去换矛盾的形状。

◆ 九、把三分钟变成日常

地铁站的三分钟是碰上的，不是练出来的。那么，能不能有意地造出类似的形状？

这一章不给方法——方法是第五编的事——只说一个方向：找那种"真善美具体、分寸对着事"的小场合。比如，替一个不会用某个英文软件的长辈，用英语给客服写一段话；比如，在语言交换软件上，回答马雅一个关于长沙的具体问题，她真想知道，你也真知道；比如，看到网上有外国人问一个你恰好熟悉的事，用几句英语回答他。这些场合都很小，可它们的形状和地铁站相同：有一个具体的人需要一件你确知的事，你说的英语错一点没关系，要紧的是那件事对。

这些小场合还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它们不需要你先变成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地铁站里的林晓雯，英语水平和打那通电话时没有任何差别；变的只是那一刻英语被放进了什么样的形状里。很多人以为开口要等到水平到了某一条线，可第四编一路看下来，卡住开口的那条线不在水平上，在形状上。水平当然还要长，第三编讲的自生信息就是长水平的正路；只是不必等水平长够了，才去碰一个能点火的形状。

这里要避开一个陷阱：不要把这些小场合变成任务清单，每天完成几次，记录打卡。那样一做，分寸又会从"对着事"转回"对着自己完成了没有"，形状就又变回了按压。小场合的价值在于它是真的，而不是它被做了几次。

往后看：第 28 章的那一笑

这一章讲的是点火的原理：真善美与分寸的矛盾，怎样从按住开口转成点燃开口。原理讲到这里为止。

第五编的发生链里，第 28 章会讲点火在一个人身上持续发生的样子。那里的主例是一场真正来回的对话：对方笑了、追问了，善与美在开口里显露出来，"别说错"又拧紧，两者顶撞，为了对方那一笑宁可说错也要说下去。这一章只预告那个场景，不抢它。地铁站的三分钟和那一笑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次性的、单向的、被情境逼出来的；后者是在一个人自己找到的场里，一来一回、可以反复发生的。点火的原理相同，但只有后者能让火烧下去。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是第四编的收束，也是第三列三角的合拢：E3＝H（S3，D3）。前五章分别看了 E3 的三态（内能、动能、势能）、E3 的总读数（按压读数）、D3 的拧紧（误差最小），这一章把三者放回一个式子里，看它们怎样一起生成开口的劲。

在"缝隙与填补"的方法里，这一章走到了第二步九宫细分的末尾，并且第一次用到第四步：三原理给动力。任意两维的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第三列里，S3 与 D3 的矛盾推动 E3。本章说明了这个推动有两个方向：按住（读数升，开口不出）与点火（读数可能也升，开口却出来了）。决定方向的是矛盾的形状：真善美这一头是否具体实在，分寸这一头是否换了对象、换了次序。这也是本书四样新东西中"矛盾即燃料"在第三列的落点。

在发生链里，这一章对应样本链的第④段：〔S3 与 D3 矛盾〕→ E3 点火。它前面接着第②③段（S2 重排、六步循环、信息自生），后面引出第⑤段（有了劲，主动进更大的真人场）。第五编会把这一段放回整条链里，从起手写到收口。

> **带走的话**
>
> 按住你的和点燃你的，是同一组矛盾；让真善美具体起来，让分寸对着事而不是对着自己，劲就会往外走。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三列三角合拢，E3＝H（S3，D3）；三原理（S3 与 D3 矛盾推动 E3）；对应发生链第④段。
>
> 开口小账——下次想躲开一个英语场合时，问自己一句——这里有没有一个人需要我确知的那件事？有，就转回去。

第 五 编

填补：三维纠缠的发生链

编　序

前三编讲「缺在哪里」，这一编讲「怎样补」。这是用六路径把三列合在一起的一条发生链。

第 24 章先立短板律：三维缺一不可，开口取决于最低的一格。第 25 章讲从哪一维起手，主路与备路。第 26 章讲入界起手：从「会做题」到「有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第 27 章讲信息自生：带着「一段话的样子」去走六步循环。第 28 章讲能量点火：为了对方那一笑，宁可说错也要说下去。第 29 章讲生成「英语之我」，把第一列收口。第 30 章讲三维怎样互相点火，以及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

这一编是预测二与预测三的主场。它给的是顺序和判断，不是配方：每个人从哪一格起手，取决于他当下最低的那一格。

第 24 章

三维缺一不可：短板律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三样都差一点，另一个人两样很好、一样很差，算总分两人一样，谁更开不了口?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娄底一所老年大学开了一个英语班，班上有两位六十出头的学员。一位是老陈，退休电工，女儿在悉尼工作，外孙三岁，他想明年去悉尼住三个月；另一位我叫他老彭，退休前在县里的供销社，没有亲人在国外，报这个班是因为老伴说"学点东西脑子不生锈"。

先看老陈。他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外孙在悉尼上幼儿园，说中文越来越少，每次视频，孩子先冒出来的是英语。老陈的劲也足，每天早上在小区里一边走一边对着手机念句子，念到邻居都认得那几句。可你让他说一件他自己的事，比如他昨天修好了楼下那家的电闸、为什么是零线松了而不是火线，他张嘴就只剩下 How are you、Good boy、Very good。他手里的英语，全是课本里别人写好的信息，没有一句是他自己长出来的。

再看老彭。他没有悉尼，也没有外孙，英语在他生活里的位置不大，但也不是没有：他每周跟着孙女看一集英文动画，会把里面的话跟着说两句；他也乐意在班上讲讲供销社当年怎么收鸡蛋，磕磕巴巴，但是一段一段地讲，讲的是他自己的事；他的劲不算大，被老师打断也不恼，换个说法接着来。

如果给这两个人的三样东西打分——英语进没进他的世界、他用英语产生了多少自己的信息、他开口的劲有多大——老陈大约是高、低、高，老彭大约是中、中、中。平均下来，两人差不多。可是一个学期下来，谁在课堂上、在生活里开口更多？本章要说的预测是：老彭。不是因为老彭更用功，而是因为老陈三格里最低的那一格太低，低到把另外两格也拖住了。

这就是本书在填补部分要先立住的一条：短板律。三格中最低的一格，比三格平均更能决定一个人开不开得了口。

◆ 一、平均数为什么会骗人

我们习惯用平均来看一个人的英语。听说读写四项，加起来除以四；考试总分，各题型相加。平均数背后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假设：各项可以互相补。听力差一点，阅读好一点，总分照样过线；某一格低了，别的格高一点就能抵掉。

对开口来说，这个假设不成立。拿日常生活打个比方：骑自行车出门，要有车、要有路、要有力气。车再好、路再平，腿没劲，你走不了；力气再大、车再好，门口是一片烂泥地，你也走不了。三样东西不是加在一起变成"出行能力"，而是三样同时在场，人才动得起来。少了一样，另外两样再多也换不来那一样。

开口的三格也是这样。英语入没入界（E1），讲的是这束纠缠有没有地方待：理念界里英语是不是你自己的指针，现实界里有没有一个需要你说的场，自我界里有没有一个用英语说话的你。自生信息（E2），讲的是这束纠缠里有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在流：符号、逻辑、格局是不是从你这里长出来的。开口能量（E3），讲的是这束纠缠有没有劲：你守不守得住"我有话要说"，你的话点不点得着别人，你会不会被一个英语场吸进去。

为什么三格不能互相补？要回到本书对 E 的定义。E 不是外面的环境，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特征纠缠，是两端被互相牵动所构成的一束。三格不是三块可以分别堆高的积木，而是同一束纠缠的三个面：栖身处、可传递的面孔、使着的劲。一束绳子，抽掉其中一股，剩下的两股不是"少了三分之一的力"，而是整束松了，连另外两股也吃不上劲。

老陈的情况正是这样。他的现实界有场，他的劲也有，可是一到视频里，外孙问他一句"Grandpa, what did you do today"，他手里没有一句自己的话。劲往外冲，冲到嘴边，出来的还是 Good boy。几次下来，劲就散了；场也开始变味，视频成了"让外孙看看外公"，而不是"外公跟外孙说话"。最低的那一格没有安安静

静地待在那里，它在往下拽：信息不自生，能量就没处烧；能量烧不起来，那个场就慢慢退回成一个屏幕。

老彭三格都不高，可三格都在。他的信息虽然少，是他自己的；他的场虽然小，是他真在用的；他的劲虽然不大，够他接着说下去。三股都在，绳子就是一束，就能吃上一点劲。

◆ 二、短板律说的是什么，不说什么

短板这个词，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木桶：一只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这个比方说对了一半。说对的是"最低者决定"；说漏的是，木桶的板子是死的，长板不会因为短板而变短，水位停在短板那里，长板的长度只是浪费了。

开口的三格是活的。最低一格不只是给开口封了顶，它还会把另外两格往下拉，就像上面老陈那样。反过来，最低一格一旦抬起来，往往会把另外两格一起带起来：自生信息一有，能量就有地方烧，场也就重新有了内容。所以本书说的短板律，比木桶多一层意思：三格之间不是并排站着，而是互相牵动；牵动的方向，由最低的那一格起决定作用。第三十章讲三维互相点火，讲的就是这件事的正面；本章先讲它的反面，三维互相熄火。

农学里早有一条相近的道理，大意是植物的长势受最缺的那一种养分限制，不是受养分总量限制，通常叫"利比希最小因子律"，归在十九世纪德国化学家利比希名下；不过科学史上有归属之争，比他更早，德国农学家施普伦格尔在 1828 年前后已经提出过相近的看法，利比希的功劳更多在于把它推广开。短板律和它形状相似，但有一处根本不同。土里的养分是外面给的，缺什么施什么；开口的三格不是外面给的，是学习者的水平（S）与做法（D）同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按本书的方程，E=H(S,D)。缺哪一格，不能"施"进去，只能"生"出来。这一点决定了后面几章的写法：本编不是教你往哪一格里加东西，而是教你怎样从你的 S 和 D 出发，把最低那一格生出来。

短板律也有几件不说的事，要讲清楚，免得被用歪。

第一，它不说其他两格不重要。最低一格决定开口的上限，不等于最高一格可以不管。三格都在、都不低，才谈得上流利地说。

第二，它不说只补最低一格就够了。最低一格抬起来以后，原来的次低格就成了新的最低格。补短板是一个接一个的事，不是一锤子的事。

第三，它不说最低一格就是起手的地方。从哪一维起手，取决于你手里已经有什么（下一章详谈）；最低一格决定的是路径的终点要落在哪里，也就是收口要收在哪一格。起手和收口是两件事。老陈的最低格是信息，可他也许最好从他已有的那个场起手，让那个场逼着他长出自己的话。

第四，它不给人贴标签。说一个人的信息格最低，不是说他笨或者懒，只是说他的英语这一束纠缠，现在在信息这一面上最松。读数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人打分的。本书反复申明：纠缠度的读数不进考试，不进考核。

◆ 三、为什么人总爱去补最高的那一格

短板律说起来不难懂，做起来却很反人性。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开不了口，第一反应不是去找最低的那一格，而是回到自己最熟、最有把握的那一格，继续往上堆。

林晓雯就是一个例子。她六级过了，词汇量不小，手机里装着两个背单词的软件，每天打卡，连续打了四百多天。每次觉得自己"又开不了口了"，她就把每天的单词量从五十加到八十。她的理念界里，英语的符号存得满满的；可这些符号没有一个是她自己用来指过什么的，她的现实界里没有一个需要她说的场，她的劲也一直被"别说错"压着。最高的一格越堆越高，开口没有因此多一句。

为什么人会这样做？有三层原因，都很日常。

第一层是看得见。背了多少词，软件上有数字；听了多少小时，播放器里有记录。最高的那一格往往也是最容易量的那一格，量得见就有成就感。而最低的那一格，往往连名字都没有：你很难说清"我在自我界里没有一个用英语说话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更说不清今天在这上面进步了多少。

第二层是安全。在最高的那一格上用力，不会出错，也不会丢人。背单词没有人看着你，听播客没有人打断你。最低的那一格之所以低，常常正是因为它碰上去会疼：要开口说一件自己的事，要走进一个有人回应、也有人评判的场。人绕开疼的地方，是很自然的事。

第三层是习惯了的教法。前面第一编说过，几十年的主流教法大多在 S=F 这一式上用力，问的是"英语水平怎样被练出来"。按这个思路，补的永远是水平：词汇、语法、听力。至于水平之外那一束纠缠，有没有地方待、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在流、有没有劲，教法里很少有位置。学习者从小就被教会了"不会说就再多背一点"，长大后自然也这样对待自己。

短板律的用处，首先就在于把这种反射叫停。它让人在加量之前先问一句：我是在补最低的那一格，还是又在给最高的那一格加砖？这一问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对林晓雯来说，答案很清楚：她不缺词。她缺的是一件让这些词有处可去的事。这件事是什么，她后来怎样找到它，是第二十六章的主例，这里先不展开。

◆ 四、怎么测：把三格和开口分开量

要检验短板律，先得能量三格，还得把三格和开口本身分开量。如果用"开口说得好不好"去量信息格，再用信息格去预测开口，那就成了拿开口预测开口，说什么都对，等于什么都没说。所以本书的测量从一开始就把两边隔开。

量的是什么	怎么量	为什么这样量
入界度（E1）	问卷加一周生活记录：理念界里有没有自己用英语想过的事，现实界里有没有一个需要英语的场，自我界里有没有用英语说话的那个自己	不问说得好不好，只问三界里有没有英语
自生信息度（E2）	书面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一条自己的理由链，一段有头有尾的话	用笔不用嘴，避免与开口能力重合
开口能量（E3）	被打断后是否继续，是否换来过一次真回应，是否主动想加入一个英语场	问的是劲的去向，不是说出来的质量
开口能力（被预测的一边）	一段时间里的开口量、流利度、主动开场次数	单独记录，不参与上面三格打分

每一格各有三问，每问分几档，附录一给了自测表和计分说明。这里只说三个要点。

一是自生信息度用书面测。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比如你家楼道的灯为什么总是坏，你怎么判断今天的菜贵了没有。这件事别人替你写不出来，课本里也没有现成的句子。写出来的东西长短、对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里面有多少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自己的事，能不能接成一条"因为所以"的链，是不是有头有尾。书面测有一个代价，书面好的人未必口头好。可这个代价正是我们要的：如果书面的自生信息度能预测口头的开口量，说明两者之间确实有一条真实的通道，而不是同一件事量了两遍。

二是开口能量不问"你紧张吗"。紧张是读数（第二十一章讲过的按压读数），不是劲本身。能量问的是去向：被人打断了，你是缩回去还是换个说法接着说；你说的话有没有哪一次换来对方真心的回应，而不是礼貌的点头；你有没有过主动想走进一个英语场的念头。这三问看的是劲往哪里使，而不是心里有多慌。

三是三格要分开记分，不能一开始就合成一个总分。合成总分，短板就被平均掉了，正好掉进本章开头说的那个坑。

◆ 五、怎么检验：让最低格和平均数正面比一次

量好了，检验就有了靶子。办法不复杂：同一群人，同样的开口记录，分别拿"三格平均"和"三格中最低的一格"去预测开口量、流利度、主动开场次数，看哪一个预测得更准。如果短板律对，最低格的预测力应当明显高于平均。

光看相关还不够，相关只说明两者一起变，不说明谁拉动谁。所以还要有第二步，找"平均相同、最低格不同"的人来对照，就像开头的老陈和老彭。把三格平均分接近的人放在一组，再按最低格的高低分开，看开口量是不是随最低格变，而不随平均变。如果平均一样的人里，最低格高的那些人开口明显更多，短板律就多了一层支撑。

第三步是干预。总时间相同，剂量控制好，一组人去抬自己最低的那一格，另一组人去加强自己最高的那一格，抬的幅度大致相当。半年后看开口变化。短板律预测：抬最低格的那一组，开口涨得更多；而且他们原来较高的两格，也会被带起来一点。加强最高格的那一组，开口涨得少，甚至不涨，因为最低格还在拽着。

这三步里，第一步最容易做，第三步最有说服力，也最难做。附录二给了这三步的检验设计，包括样本多大、跟多久、怎么防止同一个人既打分又被打分。这里要强调一点：本书只是提出这些预测，没有做过这些检验。读者看到的是一份可以被检验的说法，不是一份已经检验过的结论。

◆ 六、一个人自己怎么用：看短板怎样移动

上面说的是研究者怎么检验。对一个普通学习者来说，短板律还有一种更朴素的用法：不比别人，只跟自己比，隔一段时间看一次，看自己的最低格在哪里，有没有挪地方。

设想一下老陈按这个办法做了三个月。第一次自测，他的最低格是信息：他写不出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于是他每天睡前用英语写三五句今天修了什么、为什么那样修，写得很笨，可都是他自己的。一个月后再测，信息格从低升到了中，开口也跟着多了一点：视频里外孙问他今天干什么了，他能说出"I fixed the light. The wire was loose"。再过一个月，他发现新的问题来了：他能说自己的事，可一到女儿的朋友在场，他就不敢张嘴。最低格从信息挪到了能量，被打断就缩回去，在陌生人面前守不住"我有话要说"。

这个挪动本身就是一个读数。它说明原来那一格真的抬起来了，抬到不再是最低；它也说明下一步该往哪里用力。如果三个月过去，最低格始终在同一处、读数一动不动，那就要回头看：是不是又在给最高的那一格加砖，或者用的办法根本没有碰到那一格。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留意：最低格没挪，可另外两格降了。这往往说明最低格正在往下拽，前面讲的三维互相熄火正在发生。老陈如果一直不去碰信息格，几个月

后他早上念句子的劲也会散掉，视频也会越打越短。这种时候不是该加劲，而是该先把那根最松的绳股拧上。

自己看自己的读数，有一条要守住：读数是镜子，不是成绩单。它只告诉你现在哪一股最松，不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

◆ 七、短板律与按压读数

还有一处要和前面接上。第二十一章说，焦虑不是开不了口的病因，而是能量被按住时显出的读数。短板律给这个说法添了一层：焦虑这个读数，不一定只在能量格最低的人身上最高。一个信息格最低的人，比如老陈，劲本来是足的，可一到要说自己的事就没词，劲冲到嘴边被堵回去，堵多了，读数也会升高。这时候看上去是"他太紧张"，其实是信息那一格在往下拽，拽住了能量。如果只盯着读数去降焦虑，劝他放松、别怕，老陈会好受一点，可开口不会多，因为最低的那一格没动。这也是本书预测里"只降焦虑组先升后落"的一个来由：读数降了，短板还在，开口涨一阵就会落回去。

◆ 八、什么结果会推翻它

一条说法能不能当真，要看它肯不肯写明什么情况下它就错了。短板律在全书的自我证伪条款里排第一条：如果三格平均比最低一格预测力更强，短板律就错了。

具体说，下面几种结果出现任何一种，本书都得认账。

一种是正面比输了：拿同一批人、同一份开口记录去比，平均的预测力高于最低格，而且换一批人、换一种开口指标，结果不变。这时候三格就更像是可以互相补的，平均数没有骗人，骗人的是本书。

一种是对照组里看不出差别：平均相同的人，不管最低格高还是低，开口量差不多。这说明最低格没有起决定作用。

一种是干预结果反过来：加强最高格的那一组，开口涨得不比抬最低格的那一组少。这时候至少要承认，三格之间存在替代，高的一格可以把低的一格抵掉。

还有一种结果不算推翻，但要收缩：短板律只在最低格低于某一条线的时候成立，最低格过了那条线，三格就开始可以互相补了。这种情况很可能出现。打个比方，自行车的力气只要够蹬动车就行，再多的力气要靠车和路来用；可是没力气的时候，力气就是全部。如果数据显示出这样一条线，本书会把短板律改写成"有门槛的短板律"：开口在起步阶段由最低格决定，过了门槛以后三格的关系另说。我现在把这个可能先写在这里，到结语逐条验收时再看它的下落。

我也要说一句本章最弱的地方。三格怎么分档，档与档之间是不是等距，最低一格和次低一格差得不多时怎么算，这些都会影响检验结果。不同的计分办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对这一点，本书能做的是把计分说明写在附录里，摆在明处，让别人用别的办法来复算。

◆ 九、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本书用的是缝隙与填补这套科研法：先用三方程扫描缝隙，再在九宫里细分，再用六路径去填补，最后用三原理给动力。前四编做的是前两步，找到了缝隙在 E 这一维，又把 E 细分成三界、信息、能量三格，各对一列三角。从本章起进入第三步，填补。

填补的第一件事，不是马上挑一条路去走，而是先确认这道缝隙能不能用一个总分来补。短板律回答的正是这个：不能。三格要分开看，要找出最低的那一格；而且三格互相牵动，最低格会把别的格往下拉。这一步在方法里叫什么不要紧，用大白话说，就是动手修之前，先看清楚哪里最漏。

本章落在第三方程 E=H(S,D) 上，但不是某一列，而是把三列放在一起看：三列三角各自生出一格，三格合成一束，最低的那一格定了这一束能吃多大的劲。它也给下一章埋了一个伏笔：最低格定的是收口落在哪里，至于从哪里起手，要看你手里的 S 和 D。

> **带走的话**
>
> 开口不看你最强的那一格，看你最弱的那一格。

> **小账**
>
> 本章读数——E 维总看，三列合观；填补第一步：定短板，定收口落点。
>
> 开口小账——今天在纸上给自己的三格各打一个高、中、低，圈出最低的那一格，先别急着补，只看清楚它。

第 25 章

收口：从哪一维起手——S→D→E 与 D→S→E

这一章的问题：同样是要把英语纠缠进自己的世界，一个肚子里装满单词却开不了口的大人，和一个还没学过几个词的孩子，该不该走同一条路？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周六下午，林晓雯带着儿子小禾在小区的游乐场玩。邻居家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在长沙教书的外国老师，带着他七八岁的女儿。那个小女孩不会说中文，一个人在滑梯边上站着。

小禾在学校的英语课上学了一年多，会的词不多，能说的整句更少。可他没多想，跑过去，指指滑梯，又指指自己，说了一个 go。小女孩笑了，先滑了下去。小禾跟着滑下去，在底下喊 again。两个人来回滑了七八趟，滑到后来，小禾冒出了一句 my turn，那是他在动画片里听过、却从没用过的话。等两人跑去荡秋千，他已经会说 you push，me push 了，语法不对，可小女孩懂了，真的过来推他。

林晓雯在旁边的长椅上，看着这一切。那位外国老师坐到她旁边，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句 Your son is very friendly。她脑子里一下子涌出好几个句子：Thank you, he likes playing with other kids; He is in grade four; Where are you from。每一句她都会，语法都对。可这几句话在她嘴里转了一圈，最后出来的只有一个 thank you，然后是一个笑。外国老师又说了两句，她点头，点头，再点头。

回家的路上小禾很兴奋，说"妈妈，我会说 my turn 了"。林晓雯没说话。她会的英语比儿子多出不知多少倍，可那天下午，开口的是儿子。

这一幕里有两个人、两种情况。一个手里几乎没有 S，却先动了起来；一个手里有一大堆 S，却怎么也动不起来。本章要回答的就是：这两个人要把英语纠缠进自己的世界，各自应该从哪一维起手。

◆ 一、先说清楚：起手和收口是两件事

上一章说，三格中最低的那一格决定开口，所以填补的终点要落在缝隙所在的那一维，也就是 E。本书管这叫收口：一条发生路径，最后一段要终于 E，让那一束纠缠真的生出来。

收口定了，起手还没定。SDE 的六条路径，每一条都是三维依次走一遍：D→E→S，E→D→S，D→S→E，S→D→E，S→E→D，E→S→D。终点在 E 的只有两条：S→D→E 与 D→S→E。前者从显露起手，先有一点英语的样子，再拿它去做事，做着做着生出纠缠；后者从做法起手，先做起来，做着做着显露出英语的样子，再由这个样子去生出纠缠。

另外四条路径各有用处，但不适合当收口。E→D→S 与 D→E→S 终于 S，走完了得到的是水平的变化，适合在纠缠已经有了以后，回头去把英语磨精；S→E→D 与 E→S→D 终于 D，走完了得到的是做法的变化，适合在纠缠已经有了以后，去改一改说话、学习的路数。本书要补的缝隙在 E，所以选终于 E 的那两条作主路和备路：S→D→E 为主，D→S→E 为备。

用大白话说：两条路的终点一样，都是让英语进到你的世界里、长出你自己的话、点着你开口的劲；不同的是起点，一条从"已经有的英语"起手，一条从"先去做一件事"起手。哪一条更合适，看你手里有什么。

◆ 二、已经有"哑巴 S"的大人：S→D→E

林晓雯这一类大人，手里最不缺的就是 S。十几年的英语课，几千个词，一整套语法，六级证书。本书把这种状态叫作"哑巴 S"：英语的样子已经显露了，也挺稳，只是从没被拿去做过一件自己的事，所以一直哑着。

对这样的人，从 S 起手是顺势。理由有三。

其一，丢掉已有的不划算。一个手里有几千词的人，要她装作零基础，从比划和喊单词开始，既浪费，也做不到。她做不到像小禾那样不假思索地喊出 go，因

为她脑子里永远会同时冒出 Let's go、Shall we go、Do you want to go 三个版本，而且会去想哪个更对。她的 S 是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事实，绕不开，只能用起来。

其二，她的问题不在 S 少，而在 S 没去处。哑巴 S 就像一屋子工具，样样齐全，却从没拿出门去干过一件活。缺的不是再添一把工具，而是一件活。所以这条路的第二段 D，不是任何做法都行，而是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这件事一找到，屋里的工具就有了去处，S 才开始被调动起来，而不是被存放着。

其三，她的 S 会在做事中被改写。S→D→E 不是拿现成的 S 原样去用。哑巴 S 一用起来，很快就会发现它不合用：课本里的词指的是课本里的东西，不是她自己生活里的东西；她会的句型是一句一句的，可她想说的是一整件事。这种"不合用"不是坏事，它正是第二列那组矛盾，想说一整段与只会一个词一个词拼。矛盾一出现，S 就得重排。第二十七章要讲的，就是这次重排之后怎样走。

所以对大人来说，S→D→E 的意思是：从你已经会的英语出发，去找一件非用它不可的事，让这件事把你的英语从存放状态里拽出来，在拽的过程里，英语进入你的世界。

这条路有一个风险，要先说。从 S 起手的人，很容易在 S 上停住：她会觉得"我还不够好，再准备准备才能去做"。于是起手变成了原地踏步，第二段永远走不出去。所以 S→D→E 对起手那一段有一个要求：越短越好。不是把 S 补到够用再出发，而是看一眼手里已经有什么，马上出发。手里有的够不够，要到做事的时候才知道，不是坐在书桌前能算出来的。

◆ 三、零基础的孩子：D→S→E

小禾那一类孩子，手里的 S 很少，起步阶段的英语只是零零星星几个词。要他从 S 起手，先把单词背够、句型练熟再去用，等于让他在一个还没有东西的地方起步；而且背单词这件事本身，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很快就会变成一项任务，跟玩、跟交朋友毫无关系。

对这样的孩子，从 D 起手更自然。先做起来：一起玩一个游戏，一起搭一样东西，一起追一只猫。做着做着，英语的样子会从做的过程里显露出来。小禾的 my turn 就是这样来的：它不是先学会再去用的，而是在滑滑梯这件事里，因为需要分清楚轮到谁，才从记忆里浮上来，第一次真正成了他自己的话。英语是被事情召唤出来的。

D→S→E 的第二段，S 的显露，往往不规整。you push，me push，语法不对，可它对那件事管用。这时候显露出来的 S，是带着那件事的形状的：它记得是在秋千边上、为了让对方推自己才说出来的。这种 S 很牢，因为它一开始就绑在一件真事上。第三段，由这样的 S 去生出纠缠：英语进了小禾的现实界（游乐场成了一个英语场），也进了他的自我界（他成了"会跟外国小朋友玩的人"），而他的劲，来自小女孩真的过来推他那一下。

这条路也有风险。从 D 起手的孩子，容易停在"能玩"上。你 push 我 push 能把秋千荡起来，可是说不清楚昨天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喜欢某个游戏。显露出来的 S 一直停在粒子态，一个词一个词蹦，没有往句流那边跃。所以 D→S→E 的第二段，S 不能只靠做事自己长，大人要在旁边帮一把：不是纠正 you push 应该说成 push me，而是在他想说一整件事的时候，给他递一点样子，让他自己去拼。孩子与父母怎样在家里搭这样的场，第三十二章会细谈。

◆ 四、为什么不直接从 E 起手

读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缝隙在 E，为什么不干脆从 E 起手？直接把人扔进一个英语场，让纠缠先有了，S 和 D 自然会跟上。很多人也真是这么想的：出国待一年，口语自然就好了。

六路径里确实有从 E 起手的两条，E→D→S 与 E→S→D。可是它们的终点不在 E，一条终于 S，一条终于 D。也就是说，从 E 起手，走完一遍得到的是水平或做法的变化，纠缠本身不一定因此生得更深。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常见的现实：周屿在英国读了一年硕士，人在那里，场似乎也在那里，可回国以后照样开不了口。他的情况第三十三章会专门讲，这里只借一句：一个人被放进一个英语环

境，并不等于他和英语之间的纠缠已经发生。环境是外面的，纠缠是他的 S、D 与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他每天上课、买菜、交作业，用的都是最少够用的那几句，英语在他的现实界里有了一个位置，却没有进他的自我界，也没有长出他自己的信息。

还要回到本书对 E 的定义：E 不是外部环境，而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被互相牵动所构成的那一束。这一束不能被"给予"，只能被生成。从 E 起手，往往是把"外面有一个英语环境"误当成"我已经有了纠缠"。真正的 E 起手是有的，比如一个人已经有了一个用英语说话的自己，带着这个自己去改做法、改水平，那正是发生链后半段 E→D→S 那一段要走的。可它适合在纠缠已经初步生出来以后，不适合当最初的起手。

所以对开不了口的人，本书的建议是：不要指望一个环境替你把纠缠生出来，从你手里的 S 或你能做的 D 起手，自己把它生出来。环境有当然好，它可以让第二段的事情更容易找到；可是第一步要你自己迈。

◆ 五、怎样给自己的 S 做一次快盘点

S→D→E 的起手要越短越好，可也不能一点不看就出门。大人需要的，是一次十分钟以内的快盘点：不是测自己的英语水平到哪一级，而是看一眼手里有哪些英语，是能马上拿去用在一件事上的。

设想林晓雯坐下来做这个盘点。她不去翻单词书，而是想一件自己最近想做的事，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跟这件事有关的英语，我手里有哪些词？她想了想，会计这一行的词她有不少，生活里的厨房、买菜、天气这些词也有一些。第二，我能把这些词串成几句完整的话？她发现自己能说的句子不少，可都是课本口气，像在答题。第三，哪一块明显是空的？她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怎样用英语讲一个过程，比如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十分钟的盘点，有两个收获。一是看清自己不是一无所有，这一点对哑巴 S 的人很重要，他们常常因为开不了口，就以为自己什么都不会。二是提前看见那块空白，等到真正做事时撞上它，心里有数，知道那是矛盾到了，不是自己不行。

盘点完就出门。剩下的，交给第二段的那件事。

◆ 六、一张对照表

	已有"哑巴 S"的大人	零基础的孩子
主走路径	S→D→E	D→S→E
起手	盘点已有的英语，越短越好	一件能一起做的事
第二段的关键	找到一件非用英语不可的事	让英语在做事中显露，并帮它往句流跃
最容易卡在哪	起手不出门，一直在准备	停在"能玩"，S 不往上长
收口	英语进入三界，长出自己的话，点着开口的劲	同左

这张表要读活。大人与孩子只是两种最常见的情况，真正决定走哪条路的，不是年龄，而是手里的 S 多不多、牢不牢。一个只学过几个月英语的大人，可以像孩子那样从 D 起手；一个从小在双语幼儿园长大、手里有一大堆 S 却不爱开口的孩子，可能反而适合 S→D→E。

还有一层：两条路不是二选一，走着走着会互相换手。林晓雯从 S 起手，走到第二段做事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时候是事情先动、英语后到，那一刻她其实就在走 D→S→E 的一小段；小禾从 D 起手，等到他的 S 攒得多了，有一天他会想好一句话再去说，那一刻他就在走 S→D→E。路径不是一条轨道，而是一段发生过程里最显眼的那个次序。

◆ 七、起手时最常见的几个错觉

不管走哪条路，起手那一下最容易被几种错觉绊住。把它们说出来，人就不那么容易上当。

第一个错觉：起手要选对，选错了就白走。很多人在起手之前反复比较，到底该先背书还是先找人聊，到底该先练发音还是先学语法，比较得越久，越不敢动。

其实六路径不是六条互不相通的铁轨，走着走着会换手，前面已经说过。起手选得不那么理想，代价是多绕一点路，而不是走不到。真正的代价来自不起手。在两条终于 E 的路径之间犹豫三个月，不如随便挑一条走三个月。

第二个错觉：大人比孩子难，是因为年纪大了。年纪当然有影响，可是那天下午林晓雯开不了口，主要不是因为她三十四岁，而是因为她手里的 S 一直被存放着，从没跟一件事绑在一起，一要用就先去比对哪一句更对，比对完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孩子没有这套比对，所以一张嘴就出来。大人要学的不是假装没有这套比对，而是让比对跟着事情走：先说出来，事后再比。这一点到第二十八章讲点火时还会碰到，那时比对和说出来会顶撞得更厉害。

第三个错觉：起手的那一维要先练好。从 S 起手，就要先把 S 练到够用；从 D 起手，就要先把做事的本事练好。这正好把路径走成了一个点。S→D→E 的起手只是一段，它要传给 D；D→S→E 的起手也只是一段，它要传给 S。起手的意义在于传，不在于停。打个比方，接力赛的第一棒不是要跑到终点才交棒，而是跑到交接区就交。起手那一维只要够交接，就够了。

还可以补一个第四个，它专属于已经有"哑巴 S"的大人：以为自己的 S 是一种负担。很多开不了口的大人会羡慕孩子，说孩子没有包袱，敢说。言下之意是，自己学过的那些语法、那些对错，反倒成了绊脚石，最好能忘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却走反了。哑巴 S 不是负担，是一笔还没动用的积蓄。孩子从 D 起手，要在做事中一点点攒出 S，攒得慢；大人从 S 起手，一旦找到那件事，积蓄马上就能取出来用，往往比孩子走得快。问题从来不在于有没有积蓄，而在于这笔积蓄有没有一个花出去的地方。

这四个错觉合起来，有一个共同点：都把发生当成了先准备、后开始的两段事。而发生链的意思恰恰是，准备就在做里，做就是准备。

◆ 八、矛盾之后，从哪一维接着走

一条路走完一遍，纠缠不会一次就生成齐全。走着走着，会撞上矛盾。本书的发生链给了一个样本：先 S1→D1→E1，英语入界；然后撞上〔D1 与 E2 的矛

盾〕，想讲一整件事，手里却只有别人的词；矛盾推动 S2 重排；然后 S2→D2→E2，信息自生；再撞上〔S3 与 D3 的矛盾〕，对方笑了与"别说错"又拧紧，两相顶撞，推动 E3 点火；然后走一段 E→D→S，有了劲去进更大的场；再撞上〔S1 与 D1 的矛盾〕，在有人评判的场里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再顶撞，推动 E1 深改；最后三维纠缠稳住。

这条链里藏着一条路径规则：矛盾节点之后，下一段从被推动改变的那一维起手；最后一段终于 E。

先看前半句。SDE 的三原理说，任意两维的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D1 与 E2 的矛盾，推动的是 S，所以下一段从 S2 起手；S3 与 D3 的矛盾，推动的是 E，所以下一段从 E 起手。为什么要从被推动的那一维起手？因为那一维刚被撞松，正是最容易变的时候。打个日常的比方：两个人为了周末去哪里吵起来，一个想爬山，一个想睡懒觉，吵到最后，真正被推动的往往是第三样东西，比如两人的周末安排方式，从此改成轮流做主。吵完以后，最好就从这个刚松动的安排方式着手，而不是回头再去争爬山还是睡觉。被推动的那一维，是矛盾留给你的一扇开着的门。

再看后半句。不管中间怎么转，最后一段要终于 E。中间那段 E→D→S 终于 S，它是一段过渡，有了劲以后，进更大的场，在场里把自己的英语磨出新的样子；可是链不能停在那里，停在 S 上，得到的又只是水平涨了一截，纠缠未必跟着稳住。所以链的最后一段，要再回到 E 收口。

这条规则对普通学习者的用处很直接：当你在学英语的路上卡住，觉得两样东西在打架，比如"想说一整段话"和"只会一个词一个词拼"在打架，别急着去消除其中一样，也别回到原来的起手处重来，而是问一句：这场架在推动哪一样东西变？从那样东西起手，接着走下去，最后让它落回英语与你的纠缠上。

◆ 九、怎么知道收口收住了

路径的最后一段终于 E，可 E 收没收住，怎么看？不能看考分，也不能看自己觉得流利了多少，那都是 S 的读数。要看的是那一束纠缠本身有没有变。

有三个迹象，分别对着三格。

第一个对着入界：英语开始在没人要求的时候出现。林晓雯如果哪天发现，自己在菜市场挑菜时脑子里冒出一句英语，不是在背，也不是在练，只是因为她想起要告诉某个人这种菜怎么挑，那说明英语进了她的现实界，而且开始在那里自己待着。对小禾来说，这个迹象可能是他回家跟妈妈复述游乐场的事，中间夹着 my turn，因为那句话在他心里已经跟那件事长在一起了。

第二个对着信息：说出来的东西里，有越来越多别人替你说不出来的部分。不是词更高级，而是更像你自己。老陈说"The wire was loose"，这句话用词极普通，可它是他的，只有他知道那天是哪根线松了。收口收在信息格上，看的是这种"只有我知道"的比例。

第三个对着能量：劲开始自己续上。起手时开口要靠逼自己，收住之后，开口会有一点往前的势头：被打断了想接着说，说完了想再说一件。这股劲不一定大，可它不再完全靠意志撑着。

三个迹象不一定同时出现。按短板律，最先出现的往往不是最低那一格的迹象，最低那一格常常最后才动。所以看收口，要盯着自己最低的那一格：那里的迹象一出现，这一轮路径才算真的收住。没出现，就说明还要再走一轮，或者在某个矛盾节点之后，换一维接着走。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缝隙与填补的第三步是用六路径填补。上一章定了收口落在 E，本章定起手：在终于 E 的两条路径里，按手里的 S 来选。手里有一大堆哑着的 S，走主路 S→D→E；手里的 S 还很少，走备路 D→S→E。两条路在走的过程中可以换手。

本章还立了一条路径规则，把第三步和第四步接了起来：三原理说两维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路径规则说矛盾之后从被推动的那一维起手、最后终于 E。合在一起，发生链才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撞一次、转一次、越转越深的链。接下来三

章，各走链上的一段：第二十六章走第一段 S1→D1→E1，第二十七章走矛盾之后的第二段 S2→D2→E2，第二十八章接〔S3 与 D3 的矛盾〕那一下点火。

> **带走的话**
>
> 手里有英语就从英语出发去做事，手里没有就从做事出发等英语来，两条路都要落到你和英语的纠缠上。

> **小账**
>
> 本章读数——六路径中终于 E 的两条（主 S→D→E，备 D→S→E）；路径规则：矛盾之后从被推动维起手、终于 E。
>
> 开口小账——今天给自己定一下：我是"哑巴 S"还是"手里没几个词"？前者找一件事，后者找一个一起做事的人。

第 26 章

入界起手：从"会做题"到"有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英语考过六级的人，怎样让英语从试卷上走下来，走进自己的日子里？

林晓雯的老家在邵阳乡下。每年腊月，外婆都要做猪血丸子：豆腐捏碎，拌进猪血和切碎的肥肉，加盐、加辣椒粉，团成一个个比拳头略大的圆，挂在灶头上用柴火慢慢熏。熏上二十来天，外皮发黑发硬，切开里面是暗红的，带着烟火气。她到长沙工作十几年了，每年还是要从老家带几个回来，切片和蒜苗一起炒。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林晓雯在一个语言交换软件上认识了马雅。马雅二十九岁，住在加拿大温哥华，在学中文，平时最爱做饭，常在聊天里发她做的菜。两人约好每周聊两次，一次说中文，一次说英语。说中文的那天，马雅问得多，林晓雯答得顺；轮到说英语的那天，两人常常冷场。林晓雯会问 How are you、What did you do today，马雅答得很热情，可林晓雯接不住，聊天十几分钟就散了。

有一天马雅发来一张照片，是她自己做的麻婆豆腐，说她最近迷上了中国菜，问林晓雯：你们湖南人平时在家吃什么？那天是说英语的日子。林晓雯看着屏幕，第一次没有去想该用什么句型回答，她脑子里冒出来的是灶头上那一串黑乎乎的丸子。她想让马雅知道这个东西。

她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又打，又删。blood ball？听着吓人。pork ball？不对，里面有豆腐。tofu ball？更不对，那不是重点。她第一次发现，她背过的几千个英语单词里，没有一个能指到外婆灶头上那一串东西。她也第一次发现，她特别想用英语说清楚它。

她没有放弃。她查了几个词，smoked、tofu、pig blood，又想了想熏是怎么回事，最后发过去一段很笨的话：In my hometown, my grandma makes a kind of food in winter. She mixes tofu, pig blood and pork fat, makes it

into balls, and hangs them over the fire for many days. It becomes black outside. We call it zhuxue wanzi. 发完以后，她盯着屏幕等了半分钟，心跳得比考六级时还快。

对方的回应怎样点火，是第二十八章的事。本章只看林晓雯这边，看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她从"会做题"走到了"有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这件事很小，可就在这一下，英语第一次进入了她的世界。

◆ 一、会做题与有事要做，差在哪里

林晓雯会做题，这一点没有疑问。给她一篇阅读，她能找出主旨；给她一个句子，她能判断时态用得对不对；给她一个话题作文，她能按模板写出一百五十个词。可是这些本事全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方：题目里。题目给出范围，给出要用的词，给出对错的标准。她在里面做得很好，因为那个地方的规矩她熟。

这就是第一列三角里 S1 的样子。九宫里 S1 是显露·规范维，讲的是对比、变化、分布：一个东西靠和别的东西的对比显露出来，在变化里显露出来，在分布里显露出来。考试给林晓雯的规范，只有一种对比：对与错。她的英语就在这一种对比里显露、稳住，十几年下来稳得很牢。可这种规范有一个缺口：它只告诉你什么说法是对的，从不告诉你什么东西值得说。

有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就是在这个缺口上打开一扇门。那天晚上，林晓雯面对的不再是对与错的对比，而是另一种对比：猪血丸子和肉丸子不一样，和豆腐也不一样，和马雅那边的香肠更不一样。她得在这些不一样里，把自己的东西显露出来。这是规范的另一种用法：不是用来判卷，而是用来指认。

两者差在哪里？用最日常的话说，做题是别人出题，你来答；做事是你自己有一个问题，非答不可。做题的规范是现成的，做事的规范要你在做的过程里自己找。林晓雯删掉 blood ball、删掉 tofu ball，就是在找：哪一种说法能把那个东西指出来，又不把马雅吓跑。这种找，十几年的英语课里一次也没有过。

◆ 二、规范的三种手势：对比、变化、分布

说规范可以用来指认，还有点抽象。把九宫里 S1 的三个字拿出来，对着那天晚上一一看，就具体了。

对比，是靠和别的东西不一样，把一个东西显出来。林晓雯最后那段话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对比：她没有直接给丸子安一个英语名字，而是先说它由什么做成，豆腐、猪血、肥肉。这三样放在一起，马雅一看就知道，它不是西方人熟悉的肉丸，也不是豆腐块，而是一样她没见过的东西。考试里，对比只有一种，对的和错的；在这件事里，对比有很多种，这个丸子和那个丸子，湖南和温哥华，腊月和平常。规范还是那套规范，用来对比的东西换了。

变化，是靠一个东西怎样变成另一个样子，把它显出来。林晓雯写了 It becomes black outside。这一句很要紧。猪血丸子之所以是猪血丸子，不在它刚团好的时候，而在挂上去熏了二十来天以后，外皮变黑变硬。她抓住了这个变化，这样东西才真正被指认出来。很多人用英语讲一样东西，只会描述它此刻的样子，讲不出它是怎么来的。变化这一手势，是让一样东西从一张照片变成一段故事的开始。

分布，是靠一个东西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谁那里出现，把它显出来。In my hometown、in winter、my grandma，这三处都是分布。它们告诉马雅：这不是随便哪里都有的东西，是邵阳乡下的、腊月的、外婆手里的。分布让一样东西有了根。

这三种手势，林晓雯在考试里其实都练过：比较级是对比，时态变化是变化，介词短语讲时间地点是分布。只是那时它们是被拿来考的语法点，现在成了她指认自己东西的手势。S1 没有换，换的是它朝向哪里。入界的第一步，常常就是这样一个转向。

◆ 三、意义三律：为什么偏偏是这件事

为什么那天晚上林晓雯突然有了说的冲动？马雅以前也发过菜，也问过问题，她都没接住。这一次不同，是因为这件事同时碰到了 D1 的三样东西。

九宫里 D1 是意义目标，三样：创造、自由、幸福。本书把它们叫意义三律。说得白一点：一个人去做一件事，背后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中的一样或几样在推。

先说创造。用英语讲猪血丸子，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答案。课本里没有，翻译软件给的说法也不是她想要的。她发出去的那段话，是她第一次用英语造出一个此前不存在的东西：一段只有她能写出来的话。不管写得多笨，那是她造的。

再说自由。没有人要求她讲这个。不讲，聊天照样能继续，马雅也不会怪她。她选择讲，是因为她想。这和考试里的作文完全不同：作文是被规定的，讲丸子是她自己选的。

最后说幸福。外婆、灶头、腊月、柴火的味道，这些是她生活里很暖的一块。她想讲，有一部分原因是她想把这一块分给另一个人。讲的时候她心里是热的，不是慌的；后来的慌，是等回复时的慌，那是另一回事。

十几年的英语学习里，林晓雯的 D1 一直是空着的。她学英语有目的：考试、升学、找工作。可这些目的都不是创造、自由、幸福，而是过关。过关的劲来自外面，过完了就松了。意义三律的劲来自里面，一碰到就会自己往外推。

第一列三角写成方程是 E1=H(S1，　D1)：入界，由规范和意义三律一起生出来。光有规范，英语只是被存放的符号；光有冲动没有规范，也说不出来。林晓雯那天晚上两样都有了：她手里有一套考试练出来的规范，可以拿来指认，拿来造句；她心里有一件让她想造、想说、想分享的事。两样一碰，入界就开始了。

◆ 四、三界里各多了什么

入界，是指英语进入一个人的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这三界在九宫里是平权的，谁也不比谁更真；而且三界各有一整套，每一界里都可以找到另外两界的影子。那天晚上，林晓雯的三界里各自多了一点东西。

先说现实界，因为这一界的变化最显眼。她的现实界里多了一个场。以前，英语在她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位置：工作用不上，生活用不上，和马雅的聊天也只是一个约好的练习时间。那天晚上以后，这个聊天变了：它成了一个她有话要说的地方。场不是聊天软件本身，软件一直都在；场是她和马雅之间，围着那串丸子被牵动出来的那一束。本书说的现实界多一个场，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多了一个外面的环境，而是多了一处你被英语牵着、英语也被你牵着的地方。

再说理念界。第八章讲过"名是指针"：一个词，是指向某个东西的箭头。林晓雯背过的几千个词，在她的理念界里都是别人的指针：apple 指向课本上那个红苹果，kitchen 指向课本插图里那间厨房。那天晚上，smoked 第一次指向了外婆家的灶头，hang 第一次指向了挂在房梁下的那一串丸子。词没有变，指向变了。这就是英语进入理念界的样子：不是多存了一些词，而是有一些词开始指向你自己的东西。

最后说自我界。那天晚上的林晓雯，在聊天框前面坐着的那个人，和平时做会计、接孩子的那个人有一点不一样。她是一个用英语给外国人讲家乡菜的人。这个身份很小，小到她自己都没察觉，可它是一个新的自己。第十章说过，很多人没有"英语之我"；林晓雯这一刻有了它的一个芽。这个芽要怎样长成一个稳住的英语之我，是第二十九章的事，本章只记下它冒头的那一下。

三界平权的意思，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三界里的变化不是一个先一个后，而是同时发生、互相牵着：因为有了场，词才开始指向她自己的东西；因为词指向了她自己的东西，坐在那里说话的才是她自己；因为是她自己在说，那个场才是她的场。

◆ 五、怎样找到你自己的那件事

林晓雯的那件事是猪血丸子。你的那件事是什么？这一节给一点找的办法，不给现成的答案，因为那件事只能是你自己的。

一个办法是从你最熟的东西里找。林晓雯是会计，她最熟的东西除了数字，就是老家的菜和长沙的街巷。老陈最熟的是电路，他能把一根线为什么会松讲上半个小时。熟，意味着你在这件事上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是英语课本里没有的。从熟的东西里找，S1 那一套规范就有了用处：它要帮你在你熟的东西里做对比、找变化、看分布，把它指认出来。

另一个办法是看什么东西让你一想起就想讲。不是该讲，是想讲。外婆的丸子让林晓雯想讲，因为那里面有她的幸福；一件让你愤愤不平的事、一个你琢磨了很久的想法、一处你特别喜欢的地方，也可以。意义三律里至少要有一律在推，那件事才算是你的。

还有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想听的人。林晓雯的那件事之所以成立，一半是因为马雅爱做饭、真想知道湖南人吃什么。一件事要变成一个场，得有另一头。这个人不一定是外国人，可以是网上一个和你有共同爱好的人，可以是一个在学中文的留学生，也可以是你家里一个也在学英语的人。

要提醒一点：那件事不要太大。很多人一想到"用英语做一件事"，就想到出国、跟外国客户谈生意、去国际会议发言，于是觉得自己离那件事还很远。林晓雯的那件事只是一段一百来个词的话。小，才起得了手；小，才能今天就做。

还有人会说：我想了很久，就是找不到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这种情况很常见，也不必着急。找不到，往往不是因为生活里没有值得讲的东西，而是十几年的英语学习让人默认，英语只配用来讲课本里的那些话题：天气、爱好、周末计划。人被这几个话题框住了，一想到用英语，就只往这几个框里去找，当然找不到让自己心热的东西。这时候可以反过来做：先不想英语，只想这一周里哪件事你最想跟

人讲，用中文讲给自己听一遍；讲完以后再问，这件事有没有一个可能想听的人在说英语。很多时候，那件事早就在你嘴边了，只是你从没想过它可以用英语讲。

再提醒一点：找到那件事，不等于做好那件事。林晓雯那段话写得很笨，有好几处用词别扭，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看了会觉得有点怪。可这些都不妨碍入界。入界看的不是说得多好，而是英语有没有走进你的三界。走进去了，后面才谈得上说好。

◆ 六、那个查词的半小时，翻译软件为什么替不了

那天晚上林晓雯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发出那段一百来个词的话。有人会说，何必呢，把中文打进翻译软件，一秒钟就出来一段更地道的英语。现在的 AI 翻译确实做得到，而且做得比她好。

可是如果她那样做了，那天晚上就不会发生入界。不妨把两种做法放在一起看。用翻译软件，英语是从软件里出来的，她只是一个转手的人；猪血丸子还是用中文想的，英语只是贴在上面的一层皮。她的理念界里，没有一个英语词因此指向了外婆的灶头；她的自我界里，坐在聊天框前的仍然是一个"会用工具的人"，而不是一个"用英语讲家乡菜的人"。现实界里的那个场也会变味：马雅以为在跟林晓雯说话，其实是在跟软件说话。

那半个小时里真正发生的，是她一次一次地删掉、换掉、比较：blood ball 太吓人，tofu　　ball 不对重点，最后决定先描述做法，再给出中文名字。这一串删改，就是 S1 的规范在被她自己拿来指认的过程。规范从别人给的判卷标准，变成了她手里的指认工具。这种转变只能发生在她自己身上，软件替不了。

这不是说翻译软件不能用。查 smoked 这个词，就是用工具查的。分寸在于：工具帮你找零件，那段话要你自己来造。AI 在这件事上的双重角色，既是最耐心的帮手，也是最危险的替身，第三十五章会专门讨论；这里只记下一点：入界那一下，必须是你自己迈的。

◆ 七、入界会不会退回去

入界不是一次就成的事。那天晚上林晓雯的英语进了她的三界，可是过了一个星期，如果她再也没有别的事想用英语做，和马雅的聊天又退回到 How are you，那么现实界里刚多出来的那个场就会慢慢变淡，那几个刚指向灶头的词，也会慢慢退回成课本上的词。

这是很多人的经验：某一次出差、某一次旅行，突然说了很多英语，回来以后过一阵子，一切照旧。入界有了，没有稳住。

稳住靠什么？靠第二件、第三件想用英语做的事接上来。一件事打开一个场，可一个场要一直有事情在里面发生，才会一直是场。林晓雯讲完猪血丸子，可以接着讲剁辣椒，讲长沙的米粉，讲她怎样教小禾包饺子。每一件事都不大，但每一件都让那几个指针多指一回，让那个场多被牵动一回。

还要看到，入界会退，主要不是因为忘了，而是因为下一段没走起来。前面说过，这一段走完会撞上〔D1 与 E2 的矛盾〕：想讲一整件事，手里的信息接不上。很多人就卡在这里，一次两次讲不出整件事，渐渐就不想讲了，意义三律的劲退下去，入界也跟着退。所以入界能不能稳住，一半要看第二段能不能接着走。这又回到了第二十四章的短板律：E1 起来了，E2 还在最低，最低的那一格就会把 E1 往下拽。

◆ 八、不只林晓雯：同一段路的几种样子

林晓雯的那件事是给马雅讲家乡菜。换一个人，同一段路会是另一副样子，可走法一样。这里只各用一两句带过，不展开，因为他们各自的主例在别的章里。老陈的那件事，可能是想给悉尼的外孙讲清楚家里那盏台灯为什么一按就亮；他手里规范不多，可意义三律里的幸福推得很足。唐老师的那件事，可能是想给一位外国同行讲一讲她班上一个学生怎样从不说话到说话；她手里的规范极多，难在这些规范一直是拿来教人的，从没拿来讲过她自己。周屿的那件事则可能藏在他天天做的跨境生意里，他有现实界，缺的是一件让他想用英语说出自己的事。人不同，S1

的厚薄不同，D1 里推得最响的那一律也不同，可这一段都是同一个次序：从手里的规范起手，经过一件让意义三律动起来的事，收在英语进入三界。

◆ 九、第一段走完，下一段会撞上什么

那天晚上林晓雯发出那段话，第一列三角走完了一遍：S1→D1→E1。从规范起手（她手里那套考试练出来的英语），经过意义三律（一件她想造、想说、想分享的事），收在入界（英语进了她的三界，现实界多了一个场）。这正是上一章说的主路 S→D→E，用在第一列上。

可是这一段一走完，马上就会撞上下一个东西。设想林晓雯接下来想多讲一点：外婆为什么要在腊月做这个，熏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柴火而不能用煤，小时候她和表弟怎样偷偷掰一块吃，被外婆追着打。她想讲一整件事，一件有前因后果、有人有声音的事。这时候她发现，她手里能用的，还是那些别人的词、别人的句子，一个一个拼起来，拼出来的是一堆零件，不是一件事。

这就是发生链上的第一个矛盾节点：〔D1 与 E2 的矛盾〕。D1 里的意义三律推着她要讲一整件属于自己的事，可 E2 那一格，她和英语之间可传递的信息，还只停在别人的词上，一颗一颗，接不成她自己的话。一边是想造的劲，一边是信息还没有长出来，两样顶在一起。按照三原理，这两维的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被推动的是 S，具体说是 S2：她原来那种一个词一个词拼的显露方式，要重排成先想"这段话的样子"。按照路径规则，下一段从被推动的那一维起手。这就是第二十七章要讲的。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本章走的是发生链的第一段：S1→D1→E1，用的是主路 S→D→E，在第一列三角上。这一段的起手是一个已经有"哑巴 S"的大人，所以从她手里的规范起手；中间靠一件让意义三律动起来的事，把规范从判卷用转成指认用；收在入界，三界各多了一点东西，最显眼的是现实界多了一个场。

方法上，这一章示范的是填补怎样从最小处着手。不是先建一个英语环境，也不是先把水平练到够用，而是找一件小到今天就能做、又真是自己想做的事。缝隙在 E1，填补也就从让 E1 生出来的那两样东西下手：S1 的规范，D1 的意义三律。

> **带走的话**
>
> 英语进不进你的世界，不看你会多少，看你有没有一件非用它不可、又真想用它做的事。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一列三角 E1=H(S1， D1)；发生链第一段 S1→D1→E1；主路 S→D→E；末尾引出〔D1 与 E2 矛盾〕。
>
> 开口小账——今天找一样只有你家有、课本里没有的东西，用英语写三句话，把它讲给一个真想听的人。

第 27 章

信息自生：带着"一段话的样子"去走六步循环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手里的英语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往外拼，怎样才能让它变成一段一段、属于自己的话？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讲完家乡菜之后的几个星期，林晓雯和马雅的英语聊天多了起来。有一次马雅问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林晓雯答 I am an accountant。马雅接着问：你喜欢这份工作吗？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最忙的时候是年底关账。每年十二月底到一月中旬，公司所有的账要一笔一笔对平，差一分钱也不能结。去年有一个晚上，她们部门四个人一直对到凌晨两点，最后发现差的那三百多块，是一个仓库把一批货的入库日期填错了一天，跨了月。找到的那一刻，四个人一起笑出了声，她到现在还记得那种又累又松的感觉。

这件事她很想讲。可是一张嘴，出来的是这样的东西：December… very busy… we check… numbers… every number… very late… two o'clock… and then… a mistake… warehouse… date… wrong. 每一个词都对，连在一起，马雅大致能猜到她很忙，可是那个凌晨两点的故事，那种又累又松的感觉，一点也没有传过去。马雅回了一句：Wow, so you work very hard! 林晓雯愣了一下。这不是她想说的。她想说的不是"我很辛苦"，而是"那一刻很有意思"。

她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手里的英语是一颗一颗的。她能拿出一个词，再拿出一个词，可是拿出来的东西接不成她心里那一整件事。

这就是上一章末尾说的那个矛盾：〔D1 与 E2 的矛盾〕。意义三律推着她要讲一整件属于自己的事，可她和英语之间能传递的信息，还停在零件状态。两样顶在一起，推动的是第三维，她的英语显露的方式，S2。本章要讲的，就是这次被推动的重排，以及重排之后，怎样带着新的样子去走一个循环，让信息从她自己身上长出来。

◆ 一、粒子、波、场：林晓雯卡在哪里

九宫里 S2 是显露·模态维，有三个字：粒子、波、场。拿来看一个人说出来的英语，很合用。

粒子态，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出来。每个词是一颗独立的东西，彼此之间靠说话的人临时去接。林晓雯讲关账，就是粒子态：December、busy、check、numbers，一颗一颗往外蹦。粒子态不是没用，问路、点菜、打招呼，粒子态够了。可是它传不了一件事，因为一件事不是一堆东西，而是一些东西之间的关系：先怎样、后怎样，为什么，结果怎样。

波态，是句子连成一股流。一句接一句，前一句给后一句起头，后一句把前一句往前推。说话的人不再是在找下一个词，而是顺着一股势往前走。波态里，词还是那些词，可它们被一股流带着，各就各位。

场态，是一段话有了自己的格局。哪里是开头，哪里是转折，哪里是那个最要紧的时刻，哪里收尾，整段话像一块有形状的地方，听的人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场态的话，听完了能记住的不是某几个词，而是一件事。

林晓雯手里的英语，在课本和考试里长期停在粒子态，偶尔能到很短的波态，背过的范文、套过的模板就是这种短波。她想讲的那件事，要的却是场态：一个凌晨两点的晚上，一个找错的过程，一个大家笑出声的时刻。从粒子到场，中间隔着一个她从没走过的距离。

本书在第三编立过一个预测，这里要再提：从粒子态到波态，不是一点一点滑过去的，而是一次跃迁。在自生信息度上，应当能看到一个断层：要么还在拼词，要么已经有了一股流，中间那种半拼半流的状态，人数会明显偏少。跨过断层的标志，是说之前先有一段话的样子。这个预测可以检验，附录二给了设计；如果数据显示两者之间是平滑的渐变，没有断层，那么粒子与波这一对读法就只是标签，本书得收回这一层说法。

◆ 二、S2 重排：说之前先有"一段话的样子"

被矛盾推动的那一维是 S2。重排什么？从"先找词，再接词"，改成"先有一段话的样子，再往里填词"。

这听起来像写作文时老师讲的"先列提纲"，其实不一样。提纲是写在纸上的几条要点，一条一条，本身还是粒子。一段话的样子，是你心里对这段话的形状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它从哪里起，往哪里走，哪一下是最要紧的，到哪里收。它更像你要讲一个笑话之前，心里已经知道笑点在哪里，前面的话都是为那个笑点铺的。

设想林晓雯在马雅回了那句 so you work very hard 之后，停下来想了一想：我到底想讲什么？想了一会儿，她心里有了这样一个形状：开头说年底我们最忙；中间讲一个晚上，四个人对账，对到凌晨两点，差三百块；然后是找到的那一下，原来是一个日期填错了一天；最后是我们一起笑了，那一刻很累，可是很开心。这个形状里，最要紧的是"找到的那一下"，前面都是为它铺的，后面是它带出来的。

有了这个形状，她手里的那些词就有了去处。December 放在开头，two o'clock 放在中间，date 和 wrong 放在那个最要紧的时刻，laughed 放在最后。词还是那些词，可它们不再是一颗一颗往外蹦，而是被这个形状拉成了一股流。

为什么说这是重排而不是学会了新东西？因为林晓雯并没有因此多认识几个词，她的语法也没有突然变好。变的是她显露英语的方式：从以词为单位，换成以一段话为单位。这一换，原来就在她手里的那些东西，排出了一个新的样子。

这次重排为什么非要矛盾来推？因为没有那件非讲不可的事，一个人永远可以用粒子态应付过去。问路、点菜、打招呼，粒子态都够用。只有当你真心想传一整件事，而粒子态又明明白白地传不过去，马雅回来一句完全不对的 so you work very hard，你才会被逼着去找另一种显露方式。矛盾不是要消除的毛病，是推着 S2 换样子的那股力。

◆ 三、六步循环：带着那个样子走一圈

有了一段话的样子，不等于就能说出一段好话。样子只是一个猜想。接下来要做的，是带着它去走一个循环。九宫里 D2 是路径组织，基本的一圈有六步：猜想、执行、评估、反馈、修正、迭代。这六步，林晓雯十几年的英语学习里，几乎没有完整走过一次。

第一步，猜想。就是上面那个样子：开头、晚上、找到、笑了。这是她对"这件事用英语应该怎样讲"的一个猜想。它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可能太长，可能漏了要紧的地方。猜想的意义不在于对，而在于有一个可以被检验的东西。

第二步，执行。照着这个样子说一遍，或者写一遍。林晓雯选择先写，因为写可以慢一点。她写出来是这样：At the end of every year, we are very busy. Last year, one night, four of us checked the accounts until two in the morning. We had a difference of three hundred yuan. Finally we found it: a warehouse wrote the wrong date, one day wrong, so it went into the next month. We all laughed. We were so tired but very happy. 比上一回好多了，可还是有些地方别扭。

第三步，评估。她自己读一遍，拿它跟心里那个样子对一对。她发现，那个最要紧的时刻，找到错的那一下，写得太平了，一句 Finally we found it 就过去了，没有那种"啊，原来是这个"的感觉。她还发现，马雅可能不知道"跨月"为什么要紧，因为她不知道关账是按月关的。评估不是打分，而是看说出来的东西和你想说的东西之间差在哪里。

第四步，反馈。这一次她把写好的话发给了马雅。马雅回来的是一个小小的误会：So the warehouse person made a mistake and you had to fix it? 她理解成了"仓库的人犯了错，会计替他们收拾"，重点跑到了别人的错上。这个反馈很有用：它说明那段话里，"为什么一天之差就会对不上"这一层没有讲出来，马雅只能用自己的猜测去填。反馈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能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那一块。

第五步，修正。林晓雯在那个最要紧的地方加了一层，讲清楚为什么一天之差会出问题：We close the accounts month by month. The goods came on the thirty-first, but the record said the first, so the numbers in December didn't match. 她还把找到的那一下改了改：At two a.m., my colleague suddenly shouted, "It's the date!" 这一句是她加的，那天晚上确实是一个同事喊出来的，她一直记得。

第六步，迭代。下一次再讲这件事，或者讲另一件类似的事，她会带着这一轮学到的东西重新猜想：讲一件事，要给听的人补上他不知道的背景；要把最要紧的那一下讲得像一下，而不是一句交代。这一轮的修正，成了下一轮的起点。

六步一圈走下来，林晓雯得到的不只是一段更好的话。更要紧的是，这段话里的东西是从她自己身上长出来的：那个跨月的道理，是她十几年会计工作的积累；"It's the date!"那一喊，是她亲历的那个晚上；整段话的形状，是她自己猜、自己试、自己改出来的。这就是本书说的信息自生。

这六步里，有一个地方最值得多看一眼：反馈那一步，马雅的误会。很多人把被误解当成失败，觉得自己没说清楚，丢人。可在循环里，被误解是最有价值的反馈之一。一个准确的回应只告诉你"这里通了"；一个误会会精确地指出"这里断了"，而且告诉你对方是用什么去填那个断口的。马雅把重点听成了"仓库的人犯错"，这个误会本身就是一张地图，标出了那段话里缺的那一层道理。一个人如果能把对方的误会当成地图而不是判决，循环就会转得比别人快得多。考试文化里只有对错两种回应，误会根本没有位置；在一个真的场里，误会天天发生，它是信息自生的养料。

◆ 四、长出来的三样东西：词、理由链、段落结构

九宫里 E2 是信息三模态：符号、逻辑、数学。林晓雯那段话走完一圈，三模态里各长出了一样属于她自己的东西。

先说符号，长出来的是她自己的词。close the accounts month by month，这几个词单个看都不稀奇，可组合在一起，指向的是她那一行里一个具

体的做法；It's the date，指向的是那一晚的那一刻。第十四章说，词是别人的指针，不是你的；走完这一圈，有几个词第一次成了她的指针，指向只有她熟悉的东西。符号的自生，不是发明新词，而是让现成的词开始指向你自己的世界。

再说逻辑，长出来的是她自己的理由链。按月关账，所以日期要准；货是三十一号到的，记成了一号，所以跨了月；跨了月，所以十二月的数对不上。这一串"所以"，是她用自己的行业经验接起来的，课本里不会有，翻译软件也不会替她想到要补这一层。第十五章说，句子接不成你自己的理由链；这一次接上了。

最后说数学，长出来的是她自己的段落结构。这里的数学不是算术，而是格局、模型：一段话里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与关系。她那段话有了一个清楚的形状：背景短，过程中等，那一下最重，收尾短。这个比例是她自己定的，因为她知道这个故事的重心在哪里。第十六章说，一段话没有你自己的格局与模型；这一次，格局是她的。

三样东西不是分头长的。理由链要靠词来承载，段落结构要靠理由链来撑，而词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段落结构给它们留了位置。这三样一起长，就是第二列三角的方程：E2=H(S2，D2)。重排过的 S2 给了一个整体的样子，转起来的 D2 给了一个循环，两样一碰，信息就从学习者自己身上生出来了。

◆ 五、从写到说：一段话的样子怎样搬到嘴上

林晓雯这一圈，主要是在书面上走的。有人会问：本书讲的是开口，为什么信息自生要先在纸上做？写好了，就能说好吗？

先说为什么从写起。写可以慢。一个长期停在粒子态的人，一开口就要同时管好几件事：找词、接句、看对方脸色、怕说错。几件事挤在一起，那个刚刚冒头的"一段话的样子"很容易被挤掉。写的时候，没有人等你，你可以先把样子定住，再一个词一个词地往里填。等到样子在纸上立住了几回，它才有可能在嘴上也立得住。这也是本书测量自生信息度时用书面而不用口头的原因之一：先看信息有没有长出来，再看它能不能被说出来，两件事分开看，才不会混在一起。

再说写好了能不能说好。不能直接画等号，可是有一条通道。设想林晓雯把关账那段话写了两三遍，改到满意。下一次和马雅视频，马雅说起她最近工作上也遇到一个难找的错，林晓雯脱口而出：Oh, that reminds me of one night at the end of the year... 后面的话不会跟纸上一字不差，有些词会换，有些地方会卡，可是那个形状还在：背景、那个晚上、找到的那一下、大家笑了。她说的时候不再是在找下一个词，而是顺着那个形状往前走。这就是从粒子态跨到波态的那一下：说之前，先有了一段话的样子。

这条通道有一个特点：搬到嘴上的，不是那段文字，而是那个样子。背下来的文字一到嘴上就僵，因为它是别人的形状，哪怕是你自己写的，背的时候也成了一个要复述的东西。样子不一样，它是你自己猜出来、试出来、改出来的，你知道它为什么长成这样，所以说的时候词可以换，形状不会散。

所以本章的建议是：在纸上走循环，目的不是写出一篇好文章，而是把"先有一段话的样子"这个习惯养出来。习惯一养成，样子就会自己跑到嘴上去。

◆ 六、怎样看自己有没有跨过断层

前面说，粒子到波是一次跃迁，中间有一个断层。研究者用书面测量去看这个断层；一个普通学习者，也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看看自己在哪一边。

找一件你经历过的小事，用英语写出来，不限长短。写完以后，不看词用得对不对，只看一件事：你是先想好这段话的形状再写的，还是想到一句写一句、写完一句再想下一句？如果是后者，你多半还在粒子这一边；如果是前者，哪怕写得很短、错很多，你很可能已经跨过去了，或者至少站在了断层的边上。

再看第二个迹象：写完以后，你能不能用一句话说出这段话最要紧的那一下是什么？能说出来，说明这段话有一个重心，有了场态的苗头；说不出来，说明这段话还是一堆并排的句子，没有形状。

这两个迹象都不是分数，只是给自己看的读数。按本书的预测，人在这两个迹象上应当是两头多、中间少：要么还没有形状，要么已经有了。如果你发现自己总

是卡在中间，有时有形状、有时没有，那也不要紧，说明你正在跨。断层不是一堵墙，是一道沟，跨的时候总有一只脚在半空。

◆ 七、循环转不起来的三种情况

六步说起来简单，真正转起来却不容易。很多人走到半路就停了，停的地方大致有三处。

一处是不猜。不先想一段话的样子，直接开口，想到哪说到哪。这样走下来，执行是有的，可没有猜想，评估就没有尺子：你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也就看不出说出来的差在哪里。不猜的人，循环一开头就断了。

一处是只评估不反馈。有些人很会挑自己的毛病，写完一段，自己反复看，越看越不满意，改来改去，就是不发出去。他们的循环卡在第三步和第四步之间：一直在评估，从不让别人看。可是没有反馈，就看不到自己看不到的那一块，就像林晓雯不发给马雅，就永远不知道"跨月"那一层没讲出来。

还有一处是只修正不迭代。这一次改好了，下一次讲别的事，又回到粒子态，一颗一颗往外蹦。这一轮学到的东西没有带进下一轮，循环就成了一次性的。迭代的意思，是把这一轮的修正变成下一轮的猜想，让循环一圈一圈接下去。

这三处，恰好对着 D2 的三态。九宫里 D2 有秩序态、混沌态、介生态。不猜的人，停在混沌态，想到哪说到哪，没有形；只评估不反馈的人，停在秩序态，自己的尺子越拧越紧，却不让外面的东西进来；真正转起来的循环，是在两者之间的介生态：有一个样子，又让它被反馈改动；有形，又不僵。

六步转熟了，循环还能往上长。站上三维九宫栏目讲 D2 时，在六步之上又放了三个更高阶的动作：分化、重组、升维，合起来是九步。栏目的意思是，六步是在现有的框子里把一件事做成，后三步是去改那个框子本身。拿林晓雯来说，分化，是把一团笼统的东西分出层次：她原先只觉得"关账那晚挺有意思"，分开一看，里面其实缠着三层——一件事（那个凌晨）、一条行规（按月关账）、一种感受（又累又松）；三层分清了，她才知道哪一层是马雅缺的。重组，是把原本不相

干的东西硬凑到一处一起看：比如她把会计找错和马雅做饭时找"哪一味调料放多了"放在一起讲，两样从没被放在一起的事一凑，马雅一下就懂了对账是怎么回事，林晓雯自己也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行当有点像做菜。升维，是跳到更高一层，让原来在平面上解不开的结松开：她原来卡在"这句英语怎么说才对"这一层，怎么改都别扭；跳上一层去问"我讲这件事是为了让她看见什么"，很多卡住的句子就不必死磕了，换个讲法自然就通。到了这一步，她改的已经不只是某一段话，而是自己讲话的那个框子。这三步不必急着走，六步还没转起来的时候，先把六步转熟；可是知道上面还有路，人就不会把一段改好的话当成终点。

还要提醒一点：AI 在这里是一个两面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极好的反馈者，你写一段话给它，它能告诉你哪里不清楚、哪里可以改，而且从不嫌烦。可它也很容易越过反馈，直接替你写出一段更好的话。一旦你拿了它写的那一段，循环就断在了第二步：执行的不再是你，长出来的信息也不再是你的。用 AI 走循环，分寸只有一条：让它当第四步，别让它当第二步。

◆ 八、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本章走的是发生链的第二段，从〔D1 与 E2 的矛盾〕节点起。按路径规则，矛盾之后从被推动的那一维起手：被推动的是 S2，所以这一段是 S2→D2→E2，仍是主路 S→D→E，用在第二列三角上。三原理在这里第一次完整地发挥作用：两维顶撞（想讲一整件事与信息还停在零件），推动第三维重排（S2 从粒子态换到"先有一段话的样子"）；重排之后，接着走六步循环，收在信息自生。

方法上，这一章示范的是：填补不是把缺的东西补进去，而是让矛盾推动一维换样子，再带着新的样子去走一个循环，让缺的那一格自己长出来。

信息自生之后，林晓雯讲得出一整件事了，马雅也开始真正听懂她。可是事情不会停在这里。当一段自己的话真的传到了对方那里，对方会有回应，那个回应会把她开口里的真善美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别说错"的那根弦又会拧紧。这两样怎样顶撞，顶撞之后开口的三股劲怎样同时上来，是第二十八章的事。

> **带走的话**
>
> 先有一段话的样子，再往里填词；带着这个样子走一圈，话就长成你自己的了。

小账

本章读数——第二列三角 E2=H(S2, D2)；矛盾节点〔D1 与 E2〕推动 S2 重排；发生链第二段 S2→D2→E2；粒子到波的断层预测。

开口小账——今天挑一件你亲身经历的小事，先用一句话说出它最要紧的那一下，再用英语写五句，把这五句发给一个人看，问他听懂的是什么。

第 28 章

能量点火：为了对方那一笑，宁可说错也要说下去

这一章的问题：明明怕说错，明明心跳得厉害，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反而说下去了？那股往前推的劲，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个周六晚上九点，长沙下着小雨。林晓雯把小禾哄睡，回到客厅，打开手机，马雅那边是早上六点，她刚起床，头发还乱着，端着一杯咖啡。两个人原先多是打字聊，最近才改成每周视频一次，前半小时讲中文，后半小时讲英文。前两次视频的英文时段，林晓雯基本是"Yes""Right""I see"三件套，偶尔冒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也是事先在备忘录里写好、对着念的。

这一次不一样。几周前她用文字给马雅讲外婆的猪血丸子（第26章），马雅回了一串问题：外面黑的那层能吃吗？要配米饭还是配酒？那是第一点火星，可隔着屏幕、隔着打字的工夫，火星没有烧起来；后来她又带着"一段话的样子"把年底对账的那一晚写成英文、改了几轮（第27章），从那以后，她再想公司里的事，心里先冒出来的不再是单词，而是一段话的形状。视频里马雅问她：最近工作忙吗？她没有去翻备忘录，直接开口：

"Very busy. In November, our warehouse is... is like a mountain. Boxes, boxes, everywhere. And I am the accountant, so I must count — no, I don't count the boxes, I count the money of the boxes —"

说到这里，马雅笑出了声，咖啡差点洒了。她笑着追问："Wait, so the boxes have money? Do you talk to them?"

林晓雯愣了半秒。那半秒里，脑子里同时响起两个声音。一个是熟悉的：刚才那句"I am the accountant, so I must count"时态对不对？"the money of the

boxes"是不是中式英语？马雅是不是在笑我说错了？另一个是陌生的：她笑了，她是真觉得好玩，她还想听。

她选了后一个。她说："Yes! Every night I talk to them. I say: please, don't lose, don't break, because if you break, I need to write a very long report." 说完她自己也笑了。那天的英文时段，她说了二十多分钟，比前两次加起来还多。挂了视频，她发现自己手心是湿的，心跳还快着，可人是热的。

这一章就讲这半秒。

◆ 一、那一笑里显露了什么：善与美

先把那一笑放慢了看。

马雅笑，不是礼貌的笑，是被逗到了。"箱子有钱、我跟箱子说话"这个画面，是林晓雯自己的生活里长出来的，别人的课本里没有。马雅接着追问，说明这句话在她那边落了地，引出了下一句想听的话。用三维九宫的说法，这一刻在林晓雯的开口里显露出了两样东西：善与美（S3，显露·价值维）。

善，在这里不是道德评语，而是"开口点燃了别人"。第19章讲过，很多人十几年的英语开口只为一件事：被打分（小禾对着跟读软件读课文，就是这个样子）。林晓雯也一样。说出来的每一句，落到的都是一支红笔、一个分数、一个表情严肃的考官。没有一句话点燃过谁。这一次，她的一句话让大洋另一边的一个人笑了、追问了，这是她在英语里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话"对人有用"——不是有用在答对题上，而是有用在让一个具体的人更高兴、更想往下聊。

美，在这里也不是辞藻漂亮，而是一种"将聚未聚"的吸引。第20章说，开不了口的人很少被一个英语场吸进去过，老陈守着外孙的视频四十分钟，一句英语也没插进去；林晓雯此前也是如此。这一次，对话自己有了一个向前的形状：箱子—钱—说话—报告，一句接一句，像两个人在合力搭一个小小的东西，还没搭完，所以让人想接着搭。那种"还差一点就成形"的感觉，就是美在开口里的样子。

真，也在场。那段话说的是她自己的真事，是她守得住的"我有话要说"（第18章讲的内能）。上一周写那段书面英语时，这份真已经有了底子；这一晚它被带到了嘴边。

这三样东西在日常里并不稀奇。一个人讲笑话，讲到一半听的人先笑了，讲的人往往会越讲越来劲，加细节、加动作，原本三句话的事讲成十句；一个孩子给大人讲学校里的事，大人一追问"后来呢"，孩子就停不下来。没有人教过他们"怎样增加表达量"，是对方的笑和追问把话从他们身上拉出来的。中文里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只是在英语里，林晓雯此前一次也没有过。十几年的英语，她说出的每一句都是被检查的对象，没有一句是被等着听的下文。

所以，那一笑不是一个外来的奖赏，而是她自己的开口里第一次同时显露了真、善、美。这是本章的第一件事：能量点火的前提，不是有人给你鼓劲，而是你的开口里先显露出了真善美。马雅的笑只是让它被看见了。

◆ 二、偏偏在这一刻，"别说错"又拧紧了

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多鼓励就好了"的故事。可真实的经验不是这样的。

就在马雅笑的那半秒，林晓雯脑子里那根弦反而拧得更紧了。为什么？因为场一下子变真了。前两次她念备忘录，句子是事先改好的，不会错，也就不怕。现在她是现场说的，说出来的东西收不回来；对方的笑又让她第一次在乎这场对话的结果——在乎，就怕砸。人越在乎一件事，"别出错"的要求就越高。

这根弦，就是三维九宫里的 D3（优化约束）：误差最小、冗余最小、损耗最小。它本身没有错。说话当然要尽量说对，尽量不啰嗦，尽量不白费劲。问题在于第22章讲过的那件事：十几年的纠错文化把"误差最小"这一项拧到了极限，拧到了"宁可不说，也不说错"。站上三维九宫栏目在讲 D3 时有一句提醒：过度优化会让一件事高效而贫血，新东西必须先松后紧。林晓雯的英语恰恰是"先紧"——紧了十几年，从来没松过。

这里有一个日常里常见、却很少被说破的现象：越在乎，越怕错。一个人给陌生人指路，说错了也就说错了；给喜欢的人写一张生日卡，会反复改一个字。做饭也一样，自己吃的时候随手放盐，请丈母娘吃饭那天，盐罐子拿起来又放下。在乎让人更想把事做好，这没有问题；可"做好"在人的心里常常被偷换成"别做错"。前者是朝向对方的，后者是朝向自己的。林晓雯那半秒里，正是这样一次偷换：她刚刚想让马雅高兴（朝向对方），紧接着就变成了"我别出丑"（朝向自己）。

换句话说，善与美的显露，本身就会把误差最小那根弦拧得更紧。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弱点，而是两维之间的一种结构关系：价值越显露，分寸越被看重。一个人对英语越无所谓，越不怕错；一旦英语开口第一次变得有价值，怕错也跟着第一次变得真切。所以那些说"放轻松，说错了没关系"的劝告，在这一刻往往不起作用——它要求人把在乎和怕错一起放下，可人恰恰是因为在乎才站在这里的。

于是这一刻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很矛盾的局面：真善美刚刚在她的开口里显露出来（S3），误差最小又在同一刻拧到了最紧（D3）。前者把她往前拉，后者把她往后拽。很多人在这里输掉了。他们的读法是：我太紧张了，我不行，下次准备好了再说。于是退回"Yes""Right""I see"。

◆ 三、两股力顶撞，推动第三维：三股劲同时上来

三维九宫的三原理说：任意两维的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本书的读法是：第三列的矛盾（S3 与 D3 顶撞）不是毛病，是燃料。它推动的，正是第三维——开口的劲（E3，能量）。

为什么矛盾反而能点火？看林晓雯那半秒里发生了什么。如果只有真善美，没有"别说错"，她会很舒服，也会很松，但这种松里没有分量，说完就过去了，像跟熟人闲聊。如果只有"别说错"，没有真善美，她会退缩，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样子。恰恰是两者同时在场、互相顶着，她必须做一个选择：为了谁、为了什么，值得冒这个险？

她的答案是：为了对方那一笑，宁可说错，也要说下去。

这个选择一做出来，三股劲是同时上来的，不是一股一股来的。

内能（真）上来了。她不再是在完成一个练习，而是在讲一件只有她知道的事。"我跟箱子说话"是她的事，没人能替她讲。守住这件事要讲完，这是内能。

动能（善）上来了。她想让马雅再笑一次，想把这个小故事讲到对方觉得值。这是开口第一次朝向一个具体的人去激发，而不是朝向一支红笔。

势能（美）上来了。对话有了形状，还没讲完的那一截在前面吸着她：报告要写多长？老板会怎么说？箱子真的会坏吗？那一截"将聚未聚"，把她往前吸。

这就是"点火"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慢慢加温，而是一瞬间几股劲同时着起来。之所以同时，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束纠缠的三副劲道（E3 一格的三态），只是此前一直被按住。按住的东西一松，就一起起来。

那么那一晚的错误到哪里去了？"I must count the money of the boxes"不地道，"don't lose, don't break"也有毛病。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位置。在老的算法里，错误是终点：说错了，这一句就判了死刑，下一句也不敢说。在点火之后的算法里，错误成了路过的东西：马雅听懂了，笑了，追问了，对话从错误旁边绕过去，继续往前走。事后林晓雯回看，也许会发现"count the money"可以说成"keep track of the money"，她会记住这个说法，因为它连着一个让人笑过的晚上，而不是连着一个红叉。错误被同一股劲带着走，就从拦路的石头变成了下次修路的材料。这正是第22章说的"先松后紧"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这一晚先松，误差被允许；松里长出的东西，日后再去紧。

我想特别说一句：这个选择不是"勇敢"两个字能概括的。勇敢是一种个人品质，好像有的人天生多一点。而这里发生的是一个结构上的事：S3 与 D3 的矛盾在她身上第一次同时出现，矛盾本身逼出了选择，选择打开了能量。没有那一笑，就没有这个矛盾；没有"别说错"，也没有这个矛盾。两头缺一头，都点不着。所以本书不说"多鼓励"，也不说"别怕错"，而说：让真善美在开口里显露出来，让它去撞那根拧紧的弦。

◆ 四、为什么非得是一个真人的那一笑

有人会问：既然要的是真善美在开口里显露，那对着 AI 聊天软件讲"我跟箱子说话"，它也会回一句"That's hilarious!"，也会追问，为什么不行？

AI 的回应当然有用。第35章会专门讲，它是最便宜的私人场，也是最耐心的反馈者。可在点火这一步，它有一个先天的缺口：它从不评判你。你说错了，它不会皱眉；你讲得无趣，它照样热情；你停在一半，它也不会失望。这意味着在它面前，"别说错"那根弦根本拧不起来。弦拧不起来，S3 与 D3 的顶撞就不会发生；没有顶撞，就没有那一下被逼出来的选择。人在 AI 面前说得很顺，换到真人面前又卡住，原因往往在这里：顺，是因为没有矛盾；卡，是因为矛盾第一次出现，而此前从没练过把它变成燃料。

另一面，真人的笑之所以算数，是因为它可能不来。马雅完全可能礼貌地点点头，说一句"Oh, that's interesting"，然后换话题。正因为有不笑的可能，笑了才显出善——你真的点燃了一个人；正因为对方可能走神，对话被她追问着往前走，才显出美——你真的被一个场吸住了。一个永远会笑的对象，给不出这两样东西的分量。

还要分清两种"笑"。一种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Very good"，一种是马雅那一下差点洒了咖啡。前者是对你说对了的认可，落在 D3 那一边，强化的仍是"说对了才有回报"；后者是对你说出的那件事的回应，落在 S3 那一边，回报的是"你讲的东西让我在乎"。林晓雯十几年里听过很多次"Very good"，没有一次让她想再多说一句；马雅这一笑，让她说了二十分钟。点火要的是后一种。

那么，如果对方没笑呢？这是读者最该问的问题。设想林晓雯讲完箱子的事，马雅只是"嗯"了一声。那一晚多半点不着。但要看清楚：点不着，不是因为她讲错了，而是因为这一次 S3 没有显露出来——这件事对这个人不够好玩，或者讲的方式还没有形状。这时该改的不是"下次更小心"（那是去拧 D3），而是"下次换一件真正让我自己觉得好玩的事"（那是回到内能，回到真）。真守住了，善与美迟早

会在某个人那里显露出来。点火不是一次性的考试，没点着的那一次，也在告诉你下一根火柴该往哪里划。

◆ 五、焦虑还在，口已经开了：和"按压读数"对上

回到那个细节：挂了视频，林晓雯手心是湿的，心跳还快着。

如果用"先降焦虑、再练开口"的思路看，这一晚是失败的：焦虑没有降，甚至可能比前两次更高。可开口量是前两次加起来还多。这正是第21章提出的"按压读数"要预言的样子。

再说一遍按压读数的意思。焦虑不是开不了口的病因，而是开口的劲（E3）被第三列矛盾按住时显出的一个读数。就像压力表：表上的数高，说明管道里有东西被按着，并不说明表本身是坏的。按住的时候，劲出不来，读数显得高；劲一旦冲出来，读数未必马上回落，因为管道里的东西还在流、还在冲。

林晓雯那一晚，就是劲冲出来了，读数还在高位。焦虑和开口在这一刻"脱钩"了：焦虑高，开口也多。这一点非常要紧。它说明她不必先把自己调成一个不紧张的人，才配开口。紧张可以一直在，口照样可以开。

这里要和一种常见说法分开。Dewaele 与 MacIntyre 等研究者指出，外语愉悦和外语焦虑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愉悦又焦虑。这个发现本书承认，也很有用。可它是把两种情绪当作两个并列的个人状态来看。按压读数说的是另一件事：焦虑不是和愉悦平起平坐的另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读数，读的是能量被按住的程度。区别落在可检验的后果上：如果真是"两种并列状态"，那么干预就该分别调这两个旋钮；如果是"按压读数"，那么只要矛盾被转成燃料、能量冲出来，开口就会先升，而焦虑可以晚一步、甚至很久都不降。林晓雯这一晚，是后者的样子。当然，一个构想的场景证明不了什么，它只是把预测说具体：如果大量真实的学习者都是"焦虑必须先降，开口才升"，按压读数就被推翻，本书在结语里会认这笔账。

还要补一句分寸：按压读数不是叫人去硬扛。手心出汗、心跳快，是正常的身体反应；如果有人的紧张已经影响到睡眠和日常生活，那是另一回事，该找专业的人，本书不作这方面的判断。我们只说开口这一件事：开口不必等焦虑清零。

◆ 六、有了劲往哪里去：E→D→S，主动进更大的真人场

点火之后最怕什么？怕火就烧这一晚，下周又熄了。

第25章讲过发生链的路径规则：矛盾节点之后，下一段从被推动改变的那一维起手。这一次被推动的是 E3，所以下一段从 E 起手，走 E→D→S：能量先改变做法，做法再改变显露出来的水平。

先看 E→D。有了劲的人，做法会自己变。林晓雯那晚挂了视频，没有像往常一样关掉软件，而是翻到马雅以前提过的一个线上读书小组——五六个在学中文的外国人和几个在学英文的中国人，每两周用英文聊一本书的一章。以前她看见过，没点进去，觉得"我还不够格"。这一晚她点进去报了名。这一步不是谁要求她的，是劲在推：她想再有一次"有人笑了、有人追问了"的时刻，而一对一的视频已经装不下这股劲了。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转折：劲推着她去的，是一个比视频更大、更难、更容易出错的场。按"误差最小"的老算法，这是不划算的——人越多，说错被看见的概率越大。可有了劲之后，算法换了：她要的不是"不出错"，而是"更多真善美显露的机会"。更大的场，意味着更多个可能笑、可能追问的人。这就是能量改变了做法（D）：不是做得更小心，而是主动往更大的真人场里走。

再看 D→S。做法变了，显露出来的水平就会跟着变。在读书小组里，她要在别人说完之后接一句，要在讨论偏题时把话拉回来，要在不同意时说一句"I see it differently"。这些动作，备忘录里写不出来，课本里练不到，只能在场里一次次地做。几次下来，她说出来的英语会显出一个新样子：不再只是一段事先想好的话（第27章讲的"一段话的样子"），而是能在别人的话后面接着长出来的话。这是 S2 从"波"往"场"走了一步——话语不只是自己一段，而是和别人的话织在一起。

这一段链条，前面几章写得很短："有了劲，主动进更大的真人场。"可它恰恰是很多人缺的一环。不少人有过类似那一晚的经验：某次出国旅游，某次外国客户来访，某次喝了点酒，忽然说了很多英语，事后回想很痛快。可第二天就回到原样。原因就在这里：火点着了，却没有接上 E→D→S，劲没有变成新的做法，新的做法也没有长成新的显露。火就只是那一晚的火。

也要预先说一句：更大的真人场，不只是放大了笑和追问，也放大了评判。读书小组里有说得比她好的人，有会纠正别人用词的人，也有她希望被对方看得起的人。到了那样的场里，"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会以另一种样子再顶撞一次，而且更深——那已经不是这一晚某句话说得对不对，而是"我算不算一个会说英语的人"。那是下一章要讲的第一列的收口。点火只负责把人送到那个场门口；进门之后人是谁，要靠另一次发生来解。

所以本章的点火，必须连着下一步读：点火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让劲去改变你下周要做的事。不是记住"那一晚我很勇敢"，而是让那一晚的劲替你报一个名、约一次见面、接一个以前不敢接的电话。

◆ 七、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走的是发生链的第④段和第⑤段。

第④段是三原理的一次完整示范：第三列的两维矛盾——开口里显露的真善美（S3）与拧得太紧的误差最小（D3）——推动第三维，开口的劲（E3）点火。现有的研究多半把这组矛盾当毛病：把"怕说错"当作要消除的焦虑，把"想被认可"当作要调动的动机，两头分开治。本书把它们当成一对，并且认为恰恰是它们的顶撞产生了燃料。这就是导论里本书守住的第三样新东西："矛盾即燃料"。

第⑤段是路径规则的一次示范：矛盾节点之后，从被推动的那一维起手，所以接 E→D→S，而不是回头去"再练练口语"（那是 S 起手）。也正是在这一段，按压读数第一次在故事里有了样子：开口升了，焦虑没有先降，两者脱钩。

本章也给全书的预测四（按压读数）补了一个可观察的细节：如果要在真实学习者身上检验脱钩，不该只看一段时间的平均焦虑，而该看"点火时刻"前后——开口量跳升的那一次，焦虑读数是先降、持平还是更高。若大量样本在开口跳升时焦虑普遍先降，本章的读法就站不住。

从三列三角看，本章是第三列 E3=H(S3，D3) 的发生，不是诊断。第四编在第三列上做的是扫描：开口没有劲，为什么没有劲；本章做的是填补：劲怎样被点着。

> 带走的话
>
> 火不是在不怕的时候点着的，是在既怕说错、又舍不得对方那一笑的时候点着的。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三列（S3・D3・E3）；发生链第④⑤段；三原理（S3 与 D3 矛盾推动 E3），路径 E→D→S；按压读数在案例中显形（焦虑与开口脱钩）。
>
> 开口小账——今天用英语给一个人讲一件只有你知道的小事，讲到对方笑或追问为止，哪怕中间说错了也不停。

第 29 章

生成英语之我：第一列的收口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英语说了不少，也敢说了，为什么一到"有人在评判"的场里，又缩回去？要解开这一回，靠的是什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周屿在英国读硕士那一年，用的名字是"Yu Zhou"。老师点名总读成"You Joe"，同学叫他"Joe"，他也应着。回国进了一家做跨境电商的公司，公司要求对外邮件署英文名，他随手填了"Joe"。可这个名字从来不像他的。写邮件署"Joe"，开会对方喊"Joe"，他心里总是慢半拍：哦，是在叫我。

更难受的是另一件事。部门里只有他出过国，同事们自然而然把他当成"会说英语的那个人"。每周二下午和英国供应商有一个英语视频会（第21章讲过他那份周二的紧张），主管总说："周屿，你出过国，你来讲。"这句话他听了一年，每听一次，心就往下沉一次。被认作会说，比被认作不会说还难受——因为一开口，大家就会知道他其实没那么会说。于是他在会上能少说就少说，说也只说准备好的几句数据。会后同事夸："还是你英语好。"他笑笑，心里清楚：自己是"会说英语的人"这个名分底下的一个空壳。

后来有一件小事，让这个空壳慢慢有了东西。那是一个跨境卖家的线上社群，几百人，主要讲英语，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人、中国人都有。有人发帖问：为什么从中国下单的灯具，旺季前一个月交期会忽然拉长？周屿正好熟这件事——工厂排产、春节前的工人返乡、港口的节奏。他犹豫了一晚，用英文写了一大段回复，写完没改几遍就发了，署名的时候，他没写"Joe"，写了"Yu"，后面加了一句："Yu means a small island in Chinese. I sit on the island between factories and sellers."

那条回复后来被很多人点赞、追问。几个月后，社群里有人遇到中国供应链的问题，会直接说："Ask Yu, the island guy." 他第一次在一个英语的圈子里，被认作一个"会说英语的人"——不是因为他出过国，而是因为他用英语讲了一件只有他讲得清的事。也就是从那以后，周二下午的会上，他说的话一周比一周多。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个"Yu"是怎么长出来的。

◆ 一、为什么点火之后还会缩回去

上一章说，第三列的矛盾点了火，有了劲的人会主动进更大的真人场。可更大的场有一个特点：里面有评判。

一对一的视频里，对方是朋友，笑了就是笑了；到了周二下午的会上，到了几百人的社群里，听的人里有说得比你好的，有会挑错的，有你在乎他怎么看你的。这时候第一列那组老矛盾——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会再顶撞一次，而且比第12章讲入界时那一次更深。

入界那一次，怕说错的"错"是一句话的错：语法、用词、发音。这一次，怕的是另一种错：我算不算一个会说英语的人？说错一句，不再只是这一句扣分，而是让"我是会说英语的人"这个名分当场塌掉。周屿正是这样：他在会上怕的不是哪个时态用错，而是一开口就被看穿。

这就是本章要说的"收口"的意思。第一列在第二编被扫描时，读的是：手里只有考试规范（S1，显露·规范维：对比·变化·分布），从没为创造、自由、幸福（D1，意义三律）开过口，于是英语没有入界（E1）。第26章入界起手，林晓雯找到了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现实界多了一个场。可那一次入界还浅：英语进了她的现实界（有个场了），也进了一点理念界（有了自己的话），却还没有真正进她的自我界——在英语里，她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点火把人送进了有评判的场。在有评判的场里，自我界的空缺第一次被逼到台前：别人在看"你是谁"，而你在英语里没有一个"谁"。这一空，第一列的矛盾就以最尖锐的样子回来了。

◆ 二、英文名：名是指针，可这根指针指向哪里

先从名字说起，因为名字是自我界最小、也最直接的入口。

三维九宫栏目讲 E1（三界）时有一句话：名是指针。名字本身不是那个东西，它指向那个东西。问题是，指向哪里?

中国学英语的人，大多有一个英文名。很多是初中英语老师在第一节课上发的：一张表格，Lily、Tom、Jack、Lucy，挑一个。有的是后来自己起的，起名的理由往往是"好记""外国人好念""听起来洋气"。这些理由都没错，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根指针指向的不是你，而是一个"好让外国人方便"的位置。所以很多人一辈子用着英文名，却从没觉得那是自己。周屿的"Joe"就是这样：它从老师的误读里来，从方便里来，没有一处连着他。

一根不指向自己的指针，会造成一个隐蔽的后果：在英语里说话的那个人，不是你。你是周屿，说英语的是 Joe；周屿有想法、有脾气、有幽默，Joe 只是一个负责传话的人。于是一开口，就自动退到"传话"的位置上，只说数据，只说准备好的话。这不是性格内向，是指针指错了地方：英语里那个"我"，从来没有被生成过。

周屿那条回复里署的"Yu"，改的就是这根指针。名字的发音几乎没变，变的是它指向的东西。"Yu means a small island"这一句，把他在中文里的名字、他在工作里的位置（工厂和卖家之间）、他看事情的角度，一起接进了英语。从此英语里说话的那个人，和中文里那个周屿，是同一个人在两种语言里的两种显露。

这里要分清一件事：本书不是在主张"不要用英文名""要用本名"。很多人的英文名用得很好，比如有人叫自己"Sunny"，因为小时候家里人都说她爱笑；那根指针就指向她。要紧的不是用哪个名字，而是这个名字在英语里指不指向一个会说自己话的"我"。英文名本身也可以是生成英语之我的第一步：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讲得出它为什么是你。

◆ 三、被一个圈子认作"会说英语的人"：两种认作

再看第二件事：被认作。

周屿被认作"会说英语的人"有两次，性质完全相反。

第一次，在部门里。认作的理由是"出过国"，是一个外在的标签。这个标签先于他开口就已经贴上了，于是他每一次开口，都是在给这个标签交账。交得上，是应该的；交不上，是露馅。这种被认作，把规范（S1）推到了最高：在别人眼里你应该会说，所以你不能错。也把意义（D1）压到了最低：你开口不是为了说出自己，而是为了守住名分。这样的被认作，越认，人越缩。

第二次，在社群里。认作的理由是"他讲清楚了一件只有他讲得清的事"，是他开口之后才有的。这个认作不是先于开口的要求，而是开口的结果。它认的是他说出的东西，而不是他是否说对。社群里没有人在意他把"lead　time"前面的冠词漏了，大家在意的是他讲的灯具交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被认作，把意义推到了前面：你开口是因为你有东西可说。规范没有消失，只是退到了它该在的位置上：帮你把话说清楚，而不是审你有没有资格说。

两种被认作，表面上都是"大家觉得你会说英语"，底下却一个在拧紧 S1、一个在点燃 D1。日常里也有一样的事：一个人被家里人认作"会做饭的那个"，每次过年做一桌菜都像在考试，生怕哪道咸了；另一个人被朋友认作"会做酸豆角炒肉的那个"，因为那是她外婆的做法，别人做不出来——她做菜不怕，还越做越想做。前一种是名分压着人，后一种是人长出了名分。

这两种认作，在时间上的次序也正好相反。第一种是"先认作，后开口"：标签在前，开口去追标签。第二种是"先开口，后认作"：开口在前，标签是开口长出来的。前一种把人放在一个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位置上，人越证明越累；后一种把人放在一个只需要继续说下去的位置上，人越说越有。很多出过国的人困在第一种里——第33章会专门讲这类人：他们有过现实界，有一个"留过学"的名分，却没有自

生的信息，也没有在英语里生成过自我界。名分越响，空壳越空，越不敢开口去填。

也有人会问：周屿在社群里被认作，靠的是他懂行，那不就还是"会不会"的问题，只不过从会英语换成了会业务？不完全是。懂行只是让他有东西可说，真正让圈子认出他的，是他愿意用英语、以自己的名字把这件事说出来。部门里也有懂业务的同事，社群里也有懂供应链的中国卖家，他们不说，圈子就认不出他们。认作的对象，是"用英语说出自己那件事的人"，而不是"懂这件事的人"。

所以，英语圈子里被认作"会说英语的人"，有一个判别的问题可以问自己：他们认的是我的英语对不对，还是我说出的东西？前者把你推回考场，后者才是在你身上生成了一个"英语之我"。

◆ 四、两维矛盾推动第三维：E1 深改

把本章的发生机制说清楚。

到了有评判的场里，第一列的两维再次顶撞：S1 规范（在别人面前要对，要像一个会说的人）与 D1 意义（想说出自己，想在英语里有一份创造、一点自由、一种幸福）。按三原理，这组矛盾要推动第三维——E1，三界。

推动的方式不是让 S1 退场，也不是让 D1 压倒 S1，而是让三界本身改变：在自我界里，生成一个英语之我。这是第一列在第26章那次入界之后的第二次改动，比第一次深，所以叫"深改"。

深在哪里？三维九宫栏目说三界有一个"123 全息"的意思：三界平权，每一界里都各有一整套。入界的第一次，英语只是进了现实界的一个场、理念界的一些话；深改之后，英语在自我界里也有了一整套——有名字（Yu），有位置（工厂和卖家之间的那座岛），有被别人认得出的声音（"Ask Yu, the island guy"），有自己愿意承担的话题（中国供应链）。而自我界有了这一整套之后，又反过来让另外两界的英语也"成套"了：周屿在社群里写的那些回复，现在是"Yu 的观点"，属于

他的理念界；周二下午的会，现在是"Yu 要去讲供应链的地方"，属于他的现实界。三界不再是三个分开的抽屉，而是同一个英语之我在三处的整套显露。

也可以从另一头看这次深改：如果矛盾没有被转成燃料，会发生什么？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 S1 赢：规范压倒意义，人退回"只说准备好的话"，周屿在会上念数据就是这样，英语留在现实界的一个角落里，自我界照旧是空的。另一种是 D1 硬赢：不管规范，只要说出自己，结果常常是说了别人听不懂、也不想听的话，在圈子里得不到认作，热情过几周就散了。两种都没有改动 E1。真正的深改，是两维都在场、都不让步，逼着人在三界里找一个新位置——那个位置上，规范是为了把"我"的话说清楚，意义是为了让"我"在英语里有话可说，两者第一次不再互相拆台。

这就是为什么本章叫"第一列的收口"。第二编扫描第一列，说的是英语没有入界；第26章起手，是入界的第一步；第28章的点火把人送进了有评判的场；到这一章，第一列的矛盾在最尖锐的地方被转成了燃料，E1 完成了它在这本书里最深的一次改动。发生链从第一列出发，绕了第二列、第三列一圈，在第一列收口——这一圈画完，三列才算都动过。

◆ 五、错误从"我的失败"变成"我在长"

英语之我生成之后，有一件很具体的事会跟着变：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的错误。

在没有英语之我的时候，错误只有一个归属：它是"我"的失败。这里的"我"是中文里那个完整的、有面子的、在别人眼里应该会英语的人。英语错了，等于这个"我"出了洋相。所以每一个错误都在伤一个整体，难怪人宁可不说。

有了英语之我之后，错误换了一个归属：它是英语之我在长的痕迹。英语之我是新的、在长的，长的东西当然有歪的地方。就像一个孩子学走路摔了一跤，没有人说"这个孩子失败了"，大家说"他在学走路"。周屿后来在会上说错了一个词，美国卖家顺口纠正了一下，他回了一句："Thanks, my English is still growing,

like my island." 大家笑了，会接着开。这个错误没有伤到他，反而成了他英语之我的一部分——一座还在长的岛。

这个转变不是靠心态调整来的。很多书和课会教人"要把错误看成成长"，这话对，可单靠告诉自己做不到。原因很简单：如果英语里根本没有一个在长的"我"，那"错误是成长"就没有主语——谁在长？长在哪里？只有当英语之我被生成了，错误才有地方落，才能落在"长"上，而不是落在"败"上。所以本书的顺序是倒过来的：不是先改变对错误的看法再开口，而是先在开口里生成英语之我，对错误的看法自然就换了。

这和第21章的按压读数也对得上。错误换了归属，并不意味着说错时不再脸红、不再紧张。周屿那一句"still growing"说出口的时候，心跳也快。读数可以照旧高，可劲不再被按住了，因为错误不再是对整个"我"的审判。按压读数在第三列上讲的是能量被按住，在第一列收口时还能看到它的另一个来源：能量之所以被按得那么死，有一部分是因为每一个错误都压在一个没有英语之我的人身上，压的是全部。

还要守一条分寸。英语之我不是一个新人格，也不是要人变成"另一个人"。它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诊断或分裂，只是一个人在英语这一种语言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位置、声音和话题。中文里的你，和英语里的你，本来就该是同一个你的两种显露，就像同一个人在家里和在单位里说话不一样，但都是他。

◆ 六、英语之我要哪几样东西才生得出来

周屿的故事里有运气：他正好熟灯具交期，正好碰上那个帖子。读者会问：没有这样的机缘，英语之我怎么生？

把他的故事拆开看，生成英语之我至少要三样东西同时到位，三样都不神秘。

第一样，一件只有你讲得清的事。不必是专业，也不必大。林晓雯讲得清仓库"双十一"的箱子，老陈讲得清老房子怎么接电线、为什么娄底的电工夏天最忙，小禾讲得清他们班上谁的橡皮擦最多。这件事是英语之我的"内容"，它让英语里那

个"我"不是一个空名字，而是一个有话可说的人。第18章讲内能（真）时说过，守不住"我有话要说"，劲就出不来；在第一列收口这里，同一件事换了个作用：它成了英语之我的骨头。

第二样，一个能把这件事认出来的圈子。不是任何英语场都行。考场认不出你讲的东西，只认得出你的错；一个只讲寒暄的聚会也认不出，因为它只要求你会接话。要的是一个"在乎这件事"的圈子：跨境卖家在乎交期，做饭的人在乎菜谱，养花的人在乎土。网络上这样的英语圈子很多，一个兴趣小组、一个论坛板块、一个读书会都可以。圈子小没关系，三五个人认得出你，就够生出一个"谁"。

第三样，一次署名。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周屿写那段回复，最关键的不是内容，而是他在结尾署了"Yu"，还补了一句岛的解释。署名意味着：这段话是我说的，我认它，我愿意被这个名字记住。很多人在英语圈子里潜水多年，偶尔发言也用匿名、用默认头像、用一个随手起的网名，话说了，却没有一个"谁"站在话后面。署了名，话才有了主人，圈子也才有东西可认。

三样东西缺一样都生不出来：只有内容没有圈子，是自言自语；只有圈子没有内容，是凑热闹；有内容有圈子而不署名，是替别人干活。三样凑齐，英语之我才在三界里同时有了落脚处——内容在理念界，圈子在现实界，署名在自我界。这也再次说明，英语之我不是靠"想象一个理想的自己"想出来的，它要在三界里都有东西接着。

还有一点要说清：生成英语之我不是一次完成的。周屿署了"Yu"之后，并不是从此就在任何场合都自在了。到了一个更大、更陌生的场，比如去美国参加一次行业展会，面对面的寒暄、听不太懂的口音，"会说英语的人"这个名分可能又会摇一下。但有过一次生成的人，和从没有过的人，处境不一样：前者知道英语之我是怎么长出来的，下一次可以照着再长；后者每一次都从零开始，每一次都在守一个空壳。

◆ 七、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走的是发生链的第⑥段，也是第一列的收口。

按路径规则，第28章矛盾节点推动了 E3，下一段从 E 起手走 E→D→S，人带着劲进了更大的真人场；这一章，在那个有评判的场里，第一列的两维（S1 规范与 D1 意义三律）再次顶撞，〔S1 与 D1 矛盾·收口〕按三原理推动第三维 E1 深改：在自我界生成英语之我，三界由此各有一整套。

这一段也落实了缝隙划法里的第三样新东西"矛盾即燃料"在第一列上的样子。现有研究里，Dörnyei 等人讲二语自我，讲理想的二语自我如何成为动机；本书承认这一路已经碰到"英语里的我"。本书往前走的一步在于：英语之我不是先被想象出来、再去追的一个目标，而是在规范与意义的矛盾里、在一个有评判的真人场里被生成的；没有那组矛盾，生成不出来。英文名与被认作，是这次生成在日常里最容易看见的两处痕迹。

这一章也给纠缠度的测量补了一处可操作的细节。附录一的入界度里，自我界那一问不该问"你有没有英文名""你想不想成为会说英语的人"——这两问测的是标签与愿望；该问的是"有没有一个英语的圈子，因为你说出的某件事而认得你"。前者人人都可以答"有"，后者只有生成过英语之我的人才答得出具体的圈子和具体的事。按本书的预测，这一问的得分升起来之后，开口量会跟着升，而在有评判的场里，开口量的升幅会比一对一场里更明显；如果自我界这一问分数高了，有评判场里的开口却不动，那么"收口在自我界"这一读法就要收缩。

还要说明这一段在全链里的位置：它是第一列第二次被动，却不是回到起点。第26章那一次，第一列是起手，靠的是"找一件想做的事"；这一次是收口，靠的是两维矛盾在有评判的场里被转成燃料。同一列动两次，第二次比第一次深，这正是发生链与"重复练习"的区别。

> **带走的话**
>
> 你在英语里有了一个"谁"，错误才有地方去长，而不是有地方去败。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一列（S1・D1・E1）收口；发生链第⑥段；三原理（S1 与 D1 矛盾推动 E1 深改），E1 自我界生成英语之我，三界各成一套。
>
> 开口小账——用英语写两句话介绍你的英文名（或本名）为什么是你，下次有人问起，就这样说。

第 30 章

三维互相点火，以及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

这一章的问题：同样花了力气学英语，为什么有人一年后脱胎换骨，有人原地打转，有人好一阵坏一阵，有人干脆累垮了？你卡在哪一种？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娄底一个小区楼下，有个每周六上午的"英语角"，是小区里一位退休中学老师张罗的，来的人五花八门。这一年里，有四个人都是常客，都很用功，一年下来却走成了四个样子。

第一位是老陈。他女儿在悉尼，他想去看外孙。一年前他每周六都来，带着一个本子，上面记满了"机场怎么问路""怎么点咖啡"的句子。半年后，他在女儿的建议下，开始每周和外孙视频，外孙讲英语，他讲半英半中，讲他年轻时爬电线杆的事，讲娄底的腊肉怎么熏。外孙听得哈哈笑，追着问："Grandpa, were you scared up there?" 老陈的英语角本子后来不怎么翻了，可他说的英语一个月比一个月多。年底他第二次去了悉尼——头一回去时全靠一台翻译机，那件事第35章再讲——这一回在超市里跟收银员聊了几句天气，回来讲给英语角的人听，讲得眉飞色舞。

第二位是一个准备考研的大学生。他每周六来，每天背一百个单词，刷两套阅读，一年下来词汇量涨了三千。可英语角上他还是只会说那几句，跟人聊天时脑子里在找"高级词汇"，找到了，话已经过去了。他越背越多，越说越少。

第三位是一个刚生完二胎的妈妈。她报了一个"告别英语焦虑"的线上课，课上教呼吸、教正念、教"给自己积极暗示"。头两个月她在英语角明显松了，说得也多了；可到了第四五个月，她又慢慢不来了。问她，她说："课上完了，好像又回去了。"

第四位是一个年轻的程序员。他一口气报了三个课、两个陪练、每天早上六点打卡口语软件，晚上十点还要跟读。三个月后，他在英语角上说得飞快，可到了第六个月，他换了工作、加班变多，打卡断了一周，然后整个计划塌掉，连英语角都不来了。他说："我再也不想碰英语了。"

四个人，四种结局。这一章，用整本书的三维纠缠来读这四种结局，也请读者对照，看自己卡在哪一种。

◆ 一、三维互相点火：发生链的最后一段

先把发生链的最后一段讲完，因为四种结局里只有一种走完了它。

前面几章分头讲了三格怎样各自被推动：入界（E1）在第26章起手、在第29章收口；信息自生（E2）在第27章，带着一段话的样子走六步循环；开口的劲（E3）在第28章点火。可这三格不是三件分开的事，各自做好了就完事。它们之间会互相点火，而且只有互相点火了，纠缠才算稳住。

怎么互相点火？三句话。

第一句：入界给能量一个地方烧。劲是要有地方去的。老陈和外孙视频，那个视频是他现实界里的一个英语场，外孙是他自我界里最在乎的人之一，"讲年轻时的事"是他理念界里攒了一辈子的东西。三界都有英语了，劲就有地方烧：每个周末他都想去视频，想讲下一个故事。没有入界的人，就算某一晚被点着了，火也没地方烧，第二天就熄了——第28章最后说的"那一晚的火"，就是这样熄的。

第二句：能量推信息自生。有了劲的人，会主动去长自己的信息。老陈为了给外孙讲清"熏腊肉"，会去查"smoke""hang""pine branches"这几个词，会自己琢磨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会在讲完后想"下次要说外孙听得懂的"。这就是第27章那个六步循环——猜、说、听反馈、改、再说——但这一次不是谁布置的练习，是劲推着转的。信息就是这样在劲的推动下一圈圈长出来的：自己的词、自己的理由链、自己一段话的格局。

第三句：自生信息把英语钉进三界。老陈讲过的故事，成了他在英语里的东西。外孙记住了"Grandpa climbed poles"，那是英语里属于老陈的一个说法；他下一次去悉尼，跟女儿的同事说起自己是退休电工，可以接着讲那几句已经长在他身上的话。信息自生得越多，英语在理念界里的东西越是他自己的，在现实界里的场越多，在自我界里那个"会讲电线杆故事的外公"越清楚。三界被钉得越牢，下一次的劲越有地方烧。

这个圈有一个特点：缺一段就转不起来。只有入界和能量、没有信息自生，人会有场、有劲，可每次开口说的都是那几句，几回之后场里的人听腻了，劲也就散了——不少人在国外住了几年，日常对话应付自如，却始终讲不出一件自己的事，就卡在这里。只有信息和能量、没有入界，人能写、能想、也想说，可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劲只好烧在自言自语和对着 AI 练习上，烧不进真人。只有入界和信息、没有能量，人有场也有话，却总在开口前那一刻退回去，第四编讲的"按压"就落在这一处。三段缺哪一段，圈就在哪里断，这也是第24章短板律在"圈"这个形状上的样子：断的那一处，决定了整个圈转不转。

三句话连起来，就是一个圈：界→能→信→界。这个圈一旦转起来，就不太需要外力了。这正是三维九宫三方程在 E 内部的回响：E 的三格之间，也像 S、D、E 三维之间一样，互相生成、互相推动。到这里，全书的发生链走完了：从第一列起手，经第二列，到第三列点火，再回到第一列收口，最后三格互相点火，三维纠缠稳住。

◆ 二、四种结局：同样用力，劲烧到哪里去了

三维九宫栏目在讲 D3（优化约束）时，说了同样的努力会有四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只有跃迁是真正向前，其余三种都把劲烧在了原地。本书把这四种结局拿来读开口这件事，并且给每一种一个三维纠缠的读法。

跃迁：底层改写了，登上一个新台阶。在开口这件事上，跃迁的标志是上一节那个圈转起来了：英语入了三界，信息在自生，劲有地方烧，三格互相点火。老陈

是跃迁。他的词汇量也许没涨多少，考试分数他根本没测过，可他和英语之间的纠缠变了——英语不再是他本子上的东西，而是他和外孙之间的东西。

内卷：困在原地打转，投入被旧的那一套完全吸收。考研的大学生是内卷。他投入的每一分钟都进了同一个地方：S（词汇、阅读得分）。可他的 D 没有变，开口仍然是"先找对的词再说"；他的 E 也没有变，英语没有入他的任何一界，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没有一句自己的信息，没有一股想开口的劲。投入越多，越证明"再多背一点就好了"，于是越背越多，越说越少。三维九宫栏目讲内卷时有一句要紧的话：只优化一个指标，把整个人烧进一个数里。词汇量就是那个数。

轮回：反复改写，又被拉回原点，改变扎不了根。二胎妈妈是轮回。她做的事在三格里只碰了一格的一面：降焦虑，等于只去调读数。按压读数的读法在这里正好能解释她为什么先升后落：焦虑被课程暂时调低了，按在开口上的那只手松了一点，开口先上去了；可三列的矛盾一个都没有被转成燃料，英语没有入界，信息没有自生，劲也没有自己的来源。课一停，外力撤了，读数回到原位，开口也跟着回到原位。

耗散：过度透支，磨损失修，最终垮掉。程序员是耗散。他的毛病不是不努力，而是在 D3 上反着拧到了另一个极端：把投入拧到最大，冗余、损耗全不管，每天的时间表排满，没留任何修复的余量。三维九宫栏目讲 D3 时提醒过要设停止条件、留修复裕度；他一条都没有。而且他的投入几乎全压在 S 和 D 上——更多的课、更多的打卡——E 一格都没长：没有一个他真正在乎的英语场，没有一件他想用英语讲的事。劲是从外面借来的（课程、打卡、自我要求），不是从纠缠里生出来的。借来的劲总有还的一天，一断供，整个系统就塌了，还连带着把"再也不想碰英语"留在了他身上。

把四种结局并排放，能看出一件事：四个人的用力程度差不多，差别不在用力多少，而在劲进了哪里。三维九宫栏目在讲内卷时有一个比喻：投入被底层那台"路由器"分配，路由器不改，再多的投入也只会被送回老地方。在开口这件事上，那台路由器就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纠缠（E）。大学生的路由器把一切都送进词汇量，二胎妈妈的路由器把外来的放松送进一时的读数，程序员的路由器把借

来的劲送进一张排满的时间表；只有老陈的路由器被改了——英语接进了他和外孙之间，于是每一分投入都被送进那个会转的圈。所以本书一再说，开不了口不是努力不够：路由器不改，努力只会被更有效地浪费掉。

◆ 三、"只降焦虑＝轮回"：本书在这里报一笔账

上一节说二胎妈妈是轮回，这不只是一个故事里的判断，而是本书一个可以被检验、也可以被推翻的预测。在这里先报一笔账，结语里再逐条验收。

本书第三个预测是这样说的：设想三组学习者，总投入时间相同（控制剂量），第一组只加输入（多听多读），第二组只降焦虑（放松训练、积极暗示一类），第三组三维一起做（入界、自生信息、点火）。半年后，第三组的开口量最高；而第二组会呈现"轮回"的样子：开口量先升后落。

为什么本书预测只降焦虑会是轮回，而不是稳定的慢升？因为按压读数。如果焦虑是开不了口的病因，那降了焦虑，开口就该稳定上升，降多少升多少，不会回落。可如果焦虑只是能量被按住的读数，那降焦虑就是去调表盘：表盘暂时调低了，管道里的压力并没有变，按住能量的那组矛盾（S3 与 D3）也没有被转成燃料。短期内，读数一低，人敢多说两句，开口先升；时间一长，管道照旧，读数回升，开口回落。

这个预测是有风险的。如果真去做了这样的干预，结果第二组没有先升后落，而是稳定上升，并且半年后和第三组持平，那就说明"矛盾即燃料"这个说法错了——不需要把矛盾转成燃料，只要把矛盾的读数调低就够了。本书在自我证伪条款里写明了这一条，这里再写一次：出现这个结果，主命题须收缩。

还要说明一点分寸：本书说只降焦虑是轮回，不是说降焦虑没用，更不是说有焦虑的人不该去找帮助。降焦虑的方法在它自己的范围里可能是有益的；本书只是说，就"开口"这一件事而言，单靠降焦虑走不出轮回。至于焦虑本身怎样处理，那不是本书能做判断的事。

这一节也顺手回答一个可能的疑问：既然只降焦虑是轮回，那只加输入呢？按本书的读法，只加输入多半是内卷，而不是轮回——输入进的是 S 那一格，不会先让开口升起来，所以没有"先升"可落，只有原地。内卷和轮回在曲线上的样子不同：内卷是平的，轮回是起伏的。这本身也是一个可检验的区分。

◆ 四、对照自己：你卡在哪一种

读到这里，读者可以拿自己对照。下面这张表把四种结局放在一起，每一种都给出一个日常里的识别标志，以及三维纠缠的读法和出路的方向。

结局	日常识别标志	三维纠缠的读法	出路的方向
跃迁	不太刻意学，开口却一个月比一个月多	三格互相点火，圈已转起来	继续进更大的场，让圈变大
内卷	越学越多，越说越少；最在乎一个数	投入全进 S，D 与 E 不动	停一个数，找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入界起手）
轮回	好一阵坏一阵，靠课程或外力撑着	只调读数，矛盾没被转成燃料	从调读数转到转矛盾：让真善美在真人场里显露
耗散	计划排满、断一次就全塌，之后厌恶英语	劲是借来的，E 没长，没有修复余量	先松后紧：砍掉一半计划，留一个真在乎的场

这张表有几处要多说一句。

内卷的出路不是"换一个更好的数"。很多人从背单词换到刷口语分数、换到记打卡天数，看上去换了，其实还是在一个数里打转。出路是从 S 起手换成从 E 起手：找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让现实界里先多一个场（第26章）。

轮回的出路不是"再上一期课"。再上一期，就是再轮一回。出路是在一个真人场里，让开口第一次显露真善美，让它去撞那根拧紧的弦（第28章）。有了自己的劲，就不必再靠外力撑着读数。

耗散的出路最反直觉：先少做。三维九宫栏目讲 D3 时说，新东西要先松后紧；耗散的人正是一上来就最紧。砍掉一半计划，留下一个自己真在乎的场——哪

怕只是每周和一个人视频一次——让英语在那里先长出一点纠缠，劲从纠缠里生，而不是从计划里借。

还有一种情况表里没写：混合。很多人不是只卡在一种里，而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里卡在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工作场合内卷（只追求邮件写得零错误），在私人生活里轮回（偶尔被朋友带着说一阵，又回去）。这时候可以用第24章的短板律去看：三格里最低的那一格，往往决定了你卡在哪一种。E1 最低的人多内卷，因为英语没地方去，只好堆在 S 里；E3 最低的人多轮回或耗散，因为没有自己的劲，只能借外力；E2 最低的人，常常在点火之后又熄——劲有了，场也有了，可每次开口都是别人的话，说不了几句就空了。

◆ 五、从一种结局走到另一种：圈转没转起来，怎么看

结局不是判决。四个人里，除了老陈，另外三个都还可以换一条路。问题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圈开始转了？毕竟开口量的变化要几个月才看得出，等看出来，可能已经又轮了一回。

本书给三个比开口量更早出现的信号，分别对应三格。

入界的信号：你开始在不是"学英语"的时间里想到英语。比如二胎妈妈某天给孩子换尿布，忽然想起要把这件事讲给某个英语网友听——英语不再只住在"学习时间"里，它进了现实界的一个角落。这个信号出现，说明英语开始有地方住了。

信息自生的信号：你开始在说之前，先有一段话的样子。第17章预测过，从拼词（粒子）到句流（波）是一次跃迁而不是渐变，会在自生信息度上出现断层；跨过断层的标志就是"说之前先有一段话的样子"。考研的大学生如果某天发现，自己想讲一件事时脑子里先冒出的是"先讲什么后讲什么"，而不是"这个词怎么说"，那他就跨过去了。这个信号出现，信息开始是自己的了。

能量的信号：你开始主动约一个英语场，而不是等别人布置。程序员如果哪天不是因为打卡，而是因为想跟某个人说件事，自己打开了对话框，那他的劲就是从纠缠里生出来的了，不再是借来的。

三个信号里出现两个，圈多半已经在转；出现三个，跃迁就在路上。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练了很久，三个信号一个都没有，不管开口量眼下高还是低，都值得停下来，对照上一节的表，看看劲是不是又烧在原地了。

这三个信号也对应了附录一的纠缠度自测表：入界度、自生信息度、开口能量。本书反复强调，它们只是给自己看的读数，不是考核，不该被拿去打分、排名、进考试。一旦被拿去打分，它们自己就会变成又一个让人内卷的数。

◆ 六、跃迁不是终点，是一个更大的圈

最后说一点跃迁本身。

跃迁不是"学会了英语"。老陈第二次去悉尼，英语照样有很多错，口音照样很重，听不懂的地方照样很多。跃迁说的是：他和英语之间的纠缠，从"一本子句子"变成了"一个会转的圈"。圈会转，就会自己长：下一次去，场更多（女儿的同事、外孙的老师、邻居），信息更多（讲完电线杆讲腊肉，讲完腊肉讲娄底的山），劲更足（外孙越来越大，能聊的越来越多）。

这里也要回到第33章会讲的那种人：出过国、在国外住过，看上去最该跃迁，却常常是内卷或轮回。原因用这一章的圈一看就明白：他们有过一个现实界，可那个现实界是"被放进去"的，不是自己生的；回国之后，那个场没了，劲也没了，留下的只有一个"留过学"的名分。跃迁不看你去过哪里、待了多久，只看圈是不是在你自己身上转起来了。老陈一辈子没出过国，在娄底的客厅里和外孙视频，圈照样转起来；有人在伦敦住了三年，圈一次也没转过。

所以跃迁之后，人并不就此停下。三维纠缠稳住之后，每一次进更大的场，都会遇到更深一层的矛盾——更难的话题、更挑剔的听众、更陌生的口音——每一次矛盾，又可以按三原理推动某一格再改一次。这就是本书说"谁纠缠，谁成为"的意思：成为不是一个到达的点，而是纠缠一直在发生。

这一章也是第五编的结束。第五编从短板律讲起（第24章），讲从哪一维起手（第25章），然后沿着发生链一段一段走完：入界、信息自生、能量点火、生成英

语之我，到这一章三维互相点火。四种结局，是这条链走完和没走完的四种样子。接下来第六编，会把这条链放进具体的人群和场景里：中学生、上班族与家庭、出过国的人、英语老师。

◆ 七、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走的是发生链的第⑦段，也是最后一段：三格互相点火，三维纠缠稳住，终于缝隙维 E。按路径规则，最后一段要终于缝隙维；本书的缝隙是"英语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缝隙维是 E，这一段正好终于 E 的三格互相生成。

方法上，这一章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三维九宫 D3 一格里的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拿来作诊断，并给每一种一个三维纠缠的读法：跃迁＝圈转起来；内卷＝投入全进 S；轮回＝只调读数；耗散＝劲是借来的、无修复余量。二是在这里给预测三里"只降焦虑组呈轮回"报了一笔账，并重申对应的自我证伪条款：只降焦虑组若稳定上升并与三维组持平，"矛盾即燃料"即被推翻。

> 带走的话
>
> 同样用力，劲烧在原地的有三种，往前走的只有一种——让入界、信息、能量互相点火的那一种。

> **小账**
>
> 本章读数——E 三格互相点火（E1→E3→E2→E1）；发生链第⑦段，终于缝隙维 E；D3 四种结局作诊断；预测三（只降焦虑＝轮回）在此报账。
>
> 开口小账——对照本章的表，写下你卡在哪一种结局，并照"出路的方向"那一栏，今天只做其中一件事。

第 六 编

人群与场景

编　序

这一编把前面的东西放回人群里：同一套道理，落在不同人身上，样子是不同的。

第 31 章讲中学生：考试与纠缠能不能兼得。第 32 章讲上班族、孩子与父母：没时间的人，和家这个场。第 33 章讲出过国的人为什么也开不了口：有现实界，却没有自生信息和自我界。第 34 章讲英语老师：从纠错者，变成场主。

这一编不增加新的原理。它要做的是一件小事：让你在其中认出自己，或者认出你身边的那个人。

第 31 章

中学生：考试与纠缠能不能兼得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每天被分数追着跑的中学生，还有没有余地让英语纠缠进自己的世界？考试和纠缠，是不是只能二选一？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苏晴是小禾的表姐，十六岁，在长沙读高二，英语是她最拿得出手的一科，上学期期末考了一百三十八分，满分一百五十。四月里学校来了两位外籍交换生，年级要每个班出一个人带他们在校园里走一圈。班主任点了苏晴，理由很简单：她分数最高。

那天下午，苏晴领着一个叫艾玛的女孩从教学楼走到食堂。她在心里预演了好几遍开头，"This is our teaching building, and that is our library"，说出来也确实一字不差。可艾玛指着食堂门口排队的长龙问她，你们为什么中午都这么急？苏晴愣住了。她知道答案：下午一点半要午自习，大家要赶回去补觉。她也认识这里头每一个词。可是"午自习""补觉""赶"在她脑子里一下子全变成了中文，英文那边空空荡荡。她憋了半天，说了一句"Because we are busy"，然后两个人都笑了笑，往前走。回家以后，她跟妈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林晓雯听去了，也成了这一章的起点：我考一百三十八分，怎么连一句"我们赶着回去睡午觉"都说不出来？

◆ 一、一张高分卷子显露的是哪一格

先把苏晴的一百三十八分认真看一遍，别急着把它说成"哑巴英语"的证据。这张卷子显露的东西是真的：她认得词，分得清时态，读得懂长难句，作文按模板写得工整。用九宫的话说，她在显露·规范维（S1，对比·变化·分布）这一格上下了实打实的功夫，在优化约束（D3）这一格上也练得很紧——误差小，冗余少，不浪费一分钟。这两格的本事，到了真开口的时候并不会作废。一个规范扎实的人，一旦

开口发生，往往比规范稀松的人长得快。所以本章先说清楚一件事：考试练出来的东西不是敌人。

问题出在别处。把苏晴那天下午卡住的地方放回三列三角里看（第11、17、23章），卡住的不是第一列的规范，而是三格纠缠里有两格几乎是空的。

先看三界（E1）。她的英语有理念界——一抽屉存放得整整齐齐的词和句型（第8章）；有现实界，但只有一个场，就是考场和课堂；自我界里则没有一个"用英语的苏晴"（第10章）。英语从来没有被她拿去做过一件她自己想做的事。"午自习""补觉"这几个意思之所以说不出来，不是因为她没学过 nap、study period 这些词，而是这几个意思属于她的日常，而她的日常从没跟英语缠在一起过。日常是中文的，英语是卷子的，中间隔着一道墙。

再看信息（E2）。她写过上百篇英语作文，可绝大多数是"别人给的题，别人给的结构，别人给的好句子"。用第13章的话说，她听了、读了、背了很多年别人的信息，自己生出来的英语信息，屈指可数。作文里那句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她用了不下二十次，可那是一颗别人的粒子（S2 的粒子态），不是她自己的一段话。

最后看能量（E3）。这一格最值得细看。那天在食堂门口，苏晴感到的那阵慌，她自己说是"紧张"。照第21章的读法，这阵紧张不是病因，是读数：开口的劲被第三列的矛盾按住了。按住它的，恰恰是她最熟练的那一格本事——误差最小。考场上，宁可少写也不写错，是一种聪明；带到交流的场里，这种聪明就变成了"宁可不说也不说错"。她那句 "Because we are busy"，语法上无可挑剔，信息上几乎为零。这是误差最小拧得太紧时最典型的产物：说出来的话很安全，也很空（第22章）。

这里要守住一条禁令：说苏晴"紧张"，只是描述她那一刻显出来的读数，不是对她作任何心理判断。她平时活泼，跟同学讲起篮球赛能讲半小时。按压读数这个概念的好处就在这里——它不把慌张归到一个人的性格里去，而是问：是什么在这个场里把劲按住了？

◆ 二、兼得的难处，在一个旋钮上

问"考试和纠缠能不能兼得"，常见的回答有两种。一种说不能，中学生时间就这么多，搞纠缠就是耽误分数。另一种说当然能，多说多练，分数自然也上去。两种回答都太快了。

先讲时间。纠缠占不占时间？占，但比想象的少，而且很大一部分可以长在原有的时间里。三格之中，自生信息度本来就是用书面英语来测的（第17章、附录一）：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接一条自己的理由链，写完一段有头有尾的话。这三件事，跟中学生每周要写的英语作文，用的是同一支笔、同一种文字。区别不在花多少时间，而在写的是谁的信息。同一篇"我的周末"，可以从模板里抄出三个firstly、secondly、finally，也可以写"我周六下午在楼下看见一只猫，被保安赶走了三次又回来"。后一种写法，考场上未必多得一分，也未必少得一分，可它在自生信息这一格上，是从零到一。

所以时间不是兼得的真难处。真难处在一个旋钮上，就是D3那三个"最小"——误差最小、冗余最小、损耗最小。考试要你把这个旋钮拧到底：错一个冠词扣分，多写一句废话浪费时间，听力多走神一秒就错过答案。纠缠的发生却要求这个旋钮先松一松（第22章说的"先松后紧"）：你得允许自己说出一句不完整的话，允许绕个圈子把意思讲明白，允许一段话里有三处小错。一个人在同一时刻，只能把这个旋钮往一个方向拧。这才是"兼得"二字真正的分量所在。

这样一看，问题就从"二选一"变成了"怎么分时"。旋钮不必永远拧死，也不必永远松着。它可以按场来拧：考场里拧紧，是对的；考前一个月拧紧，也是对的；而在只有自己、只有一个朋友、或者一个不打分的小场里，把它松开，同样是对的。这不是两种学习观在打架，而是一个人学会了在不同的场里使不同的劲。第22章讲过，过度优化的毛病是"高效而贫血"；可是从不优化，也会松垮无形。苏晴缺的不是紧，而是从来没有松过——她的旋钮只有一个档位。

这里也要说清楚本书不做什么。考试该怎么考，分数该怎么用，那是制度层面的事，牵涉的远不止英语开口一件，本书不对它表态。本书只回答一个人能回答的

问题：在考试照常进行的前提下，一个中学生自己手里，能不能长出一点纠缠来。答案是能，但要靠分时，而不是靠硬挤。

◆ 三、卷子里也藏着从粒子到波的那道坎

说分时，容易让人以为纠缠只能长在考试之外。其实卷子本身就把第二列的那道坎摆在了中学生面前，只是很少有人这样去看它。

拿中学英语作文来说。苏晴准备作文的办法，跟大多数高分学生一样：背范文，攒好句，记连接词。考场上，题目一出来，她先在脑子里搜"哪几个好句子能用"，再用 firstly、moreover、in conclusion 把它们串起来。这是一颗一颗粒子往一根线上穿（S2 的粒子态）。穿得好，读起来也顺，阅卷老师给的分也不低。可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她动笔之前，脑子里没有"这段话的样子"，只有"这几颗粒子的清单"。

第17章预测过，从粒子态到波态是一次跃迁，不是渐变，在自生信息度上会出现断层；跨过断层的标志，是说之前（或写之前）先有一段话的样子。中学作文恰好是观察这道断层最方便的地方。设想把同一个班的作文分成两堆：一堆是先列好句清单再拼接的，一堆是先在心里有个"我要讲一件什么事、从哪儿起到哪儿落"的样子再动笔的。照本书的预测，这两堆之间不应该是一条平滑的坡，而应该隔着一道沟——中间那种"半拼半流"的作文，会比想象中少。

这道沟跟开口有什么关系？关系很直接。苏晴在食堂门口说不出"我们赶着回去睡午觉"，跟她作文里只会搜好句子，是同一个毛病的两种显露：遇到一个意思，第一反应是去仓库里找现成的粒子，找不到就卡住；而不是先有一段话的样子，再让词跟着样子长出来。所以，中学生跨这道坎，可以从作文先跨。办法也不神秘：动笔前先用中文或英文，在草稿纸角上写一句"我这段要讲的是……"，写成一句完整的话，再下笔。这一句话就是"一段话的样子"的种子。它不占考试时间多少，却把写作的起手从粒子挪到了波。

阅读和听力也一样。中学生做阅读，被训练成"带着题目找答案"，眼睛在段落里搜关键词，这是粒子式的读法；考试里它很高效，是 D3 拧紧时的合理做法。可

在考试之外，若一个学生从来没有一次是"读完一整篇，然后用自己的话讲给别人听这篇讲了什么"，他就从没在接收端经历过一段话的整体。给自己一个小规矩：每周挑一篇做过的阅读，合上书，用三四句英语把它复述一遍。这是第二列的六步循环里最便宜的一圈——猜（这篇大概讲什么）、说（复述）、评估（对照原文）、反馈、修正、再说。

这样看，考试和纠缠并非两块互不相干的地。同一篇作文、同一篇阅读，可以拿来做粒子的练习，也可以拿来做波的练习。前者拿分，后者长信息。中学生手里的时间本来就在这些材料上，变的只是起手的那一下。

◆ 四、中学生的短板，常常落在哪一格

第24章立过一条短板律：三格之中最低的一格，比三格的平均更能决定开不开得了口。放到中学生身上，这条律有一个常见的样子。

设想把苏晴这样的高分学生的三格纠缠度粗粗读一遍（附录一的自测表可以拿来做，但只给自己看）。入界度：理念界有，现实界只有一个考场，自我界近乎空白，算偏低。自生信息度：书面上能写出完整的段落，只是多用别人的结构，算中等。开口能量：被打断就停，没换来过一次真回应，也没主动想加入过哪个英语场，算最低。三格一平均，她不算差——比很多分数中等的同学还高。可按短板律，决定她那天下午说不出话的，不是平均，是最低的那一格。

这就解释了一个让很多家长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分数高的孩子不一定比分数低的孩子更敢开口。分数高，往往意味着规范和误差最小练得好，而正是这两格的本事，最容易把能量一格按低。反过来，有些分数中等的孩子，因为喜欢一个英文游戏、一支乐队、一个外国博主，入界度和能量反倒不低，三格的最低处没那么深，开口时反而不怵。这不是说分数没用，而是说分数和开口量押在不同的格上。全书的第一条预测说的正是这个：开口能力与纠缠度的相关，应当高于它与考分的相关。中学是检验这条预测最方便的地方之一，因为考分是现成的，而纠缠度可以用书面方式另测，两者分得开（附录二）。

短板落在能量一格，补的时候却不能从能量下手。第25章讲过，纠缠不能被"给予"，只能被生成；放到能量上，就是劲不能直接加：你不能对一个孩子说"你要有劲"，劲就来了。只降紧张也不行，第30章说的"轮回"——先升后落——最容易发生在只哄着孩子"别怕，大胆说"的做法里：哄几天，敢说几句；回到考场和课堂，旋钮又拧回去，劲又被按住。要让劲长出来，得给它一个烧的地方，也就是先入界。苏晴那天卡在"午自习""补觉"上，恰好指出了她最近的一个入口：把自己的日常说成英语。

◆ 五、同学之间，那道比分数更难跨的坎

还有一样东西，是中学生特有的，比分数更直接地按着开口的劲：同学的眼光。

苏晴后来跟表妹说过一句实话：带艾玛走那一圈，最难受的不是说不出来，是身后有几个同班男生跟着，她每说一句，都觉得他们在听。说得磕巴，怕被笑"一百三十八分就这水平"；说得太溜、语调太像外国人，又怕被说"装"。两头都怕，最安全的就是说得少、说得平。这种两头怕，很多人中学时都经历过，只是长大后忘了。

把这件事放回第一列看，它很清楚。第一列的矛盾是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在中学的场里，"怕说错"多了一层：不只怕语法错，还怕"说法错"——在一群同龄人面前，用英语说话这件事本身就可能被读成出风头。于是"想说出自己"那一端被压得更低，连顶撞都顶不起来。按第29章的讲法，第一列的收口要靠生成"英语之我"；可对一个十六岁的人来说，自我界最要紧的那个镜子是同学，镜子里若只有两种样子——"磕巴的书呆子"和"装腔的出风头者"——她就很难在里面长出第三种：一个用英语说自己的事、说得不完美但很自然的苏晴。

这里没有什么巧办法，只有一个朴素的方向：先在小场里长，再进大场。两个人的场、三五个要好同学的场、一个只有网友的场，比一整个班、一整个年级安全得多。第32章会讲到家这个场，第34章会讲到老师怎样在课堂里把场做小、做松。对中学生自己来说，能做的是找到一两个同伴，约好在彼此面前用英语说话不

笑、不评、不传。一个两人的小场若能撑上一个学期，自我界里就会慢慢多出一个英语的自己，那时再进大场，身后那几双眼睛的分量就轻多了。

还要补一句：这种"两头怕"，同样只是读数，不是毛病。它显出的是这个年纪的能量被同伴之场按着的程度，不是这个孩子哪里有问题。大人看见孩子在同学面前不肯开口，最不该做的，是把它说成"性格内向""胆子小"。那样一说，读数就被当成了病因，路也就走窄了。

◆ 六、三件小事，都不打分

下面这三件事，是给中学生自己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规矩：不交、不批、不打分。一旦打分，它们就回到了第一列的考试规范里，纠缠又被按住了。这也是全书的第三条禁令在中学场景里最具体的样子——纠缠度读数不进考试，不进考核，也不进家长的检查本。

第一件，一本只给自己看的英文本。每天写五六句，写今天真发生的、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数学课上谁打了个喷嚏，食堂今天的鱼太咸，同桌借走的橡皮还没还。不求好句子，不查词典也行，不会的词先用拼音或中文占位，第二天再补。这本本子做的是两格：把日常接进英语，是入界（E1 的现实界和自我界）；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是自生信息（E2）。它不额外增加什么负担，每天十分钟左右，而且它跟英语作文用的是同一种肌肉——只不过这一次，肌肉是为自己用的。

第二件，每周一次不评分的五分钟。找一个人，同学、表妹、网上的语伴都行，用英语讲五分钟随便什么。规矩只有一条：谁都不纠错，说完也不评价说得怎么样。这五分钟就是第22章说的"松"的那一档。它的用处不在练出多少句子，而在让一个人知道，D3 那个旋钮原来是可以松开的，松开了天也没塌。我设想，苏晴这样的学生头两三次会很别扭，会忍不住停下来想"这里该用过去时还是现在完成时"；到第四五次，她会开始在一句话说错之后，直接说下一句。那一刻，就是能量一格第一次松动。

第三件，找一件自己本来就喜欢的事，把英语接进去。喜欢篮球，就去看一场英文解说的比赛，把一个精彩回合讲给自己听；喜欢做饭，就按一个英文菜谱做一

次；喜欢某个动画，就用英文给一个角色写三句台词。这件事的要点不在英语，而在"本来就喜欢"。D1 的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在考试里几乎没有位置，可在一个孩子自己喜欢的事里，它们本来就在。英语接进去，就是让第一列里那个从没被点燃的 D1，第一次跟英语缠在一起（第11章）。

这三件事加起来，一天不过十五分钟上下，周末多五分钟。它们不跟考试抢时间，而是跟考试抢一个旋钮的档位。考前一个月，三件事都可以停，让旋钮回到拧紧的位置，这完全正当。考完了，再松开。中学六年，一个人若能这样来回拧上十几次，他学到的就不只是英语，而是"先松后紧"这一种分寸本身。

设想苏晴照这样做了一个学期，会看到什么？照按压读数的预测（第21章），最先变的不该是她的紧张，而是她的开口量。下一次再带交换生，她可能照样心跳得快，照样手心出汗，可她会说得多一些：说错了一个词，接着往下说；说不出"午自习"，就绕一圈讲"我们中午要回教室再学一个小时，其实大部分人在睡觉"。紧张还在，开口却已经上来了——这就是第21章说的"脱钩"。反过来，假如她必须先等紧张退下去，才可能多说一句，那按压读数就错了，本书要认这笔账。中学生是检验这件事很好的人群：他们的变化快，场又集中，开口量和紧张程度都比成年人容易在一个学期里看出起伏。当然，这种观察只是给研究者和她本人看的，不进任何成绩单。

至于大人能做什么，第34章会细讲老师，第32章会讲家。这里只说一句：大人最有用的，常常是忍住不看那本本子，忍住不在那五分钟里插一句"这里错了"。

◆ 七、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第六编是把第五编的发生链放进具体人群里去走一遍。这一章走的是第一列和第三列。

第一列：苏晴手里的 S1 只有考试规范，D1 意义三律里只剩分数这一种"幸福"，于是 E1 三界里英语只占了一个考场。第一列的矛盾——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在她身上几乎还没成形，因为"想说出自己"那一端从没被激起来过。英文本和"喜欢的事"两件，就是先把这一端激起来，让矛盾有两端可顶。

第三列：她的 D3 拧在误差最小的最紧一档，S3 里的真善美在开口中从没显露过，于是 E3 被按住，读数是紧张。"不评分的五分钟"是让 D3 先松一档，好让第三列的矛盾——开口里显露的真善美与误差最小——真的顶起来。照三原理，两维矛盾推动第三维；没有矛盾，就没有推动。

第二列也顺带走了一步：作文和阅读里的"先有一段话的样子"，是把 S2 从粒子态往波态挪，让 D2 的六步循环在中学生现成的材料上转起第一圈。这一步不另占时间，只换起手；它也是第17章那道断层最容易被看见的地方。三列在一个中学生身上不是分开走的：入界给了要说的事，波态给了说的样子，旋钮松一档给了说的劲，三者缺一，食堂门口那句话就还是出不来。

路径上，本章走的是主路 S→D→E：从她已有的显露（扎实的规范）起手，改做法（分时拧旋钮、写自己的事），终于纠缠（入界、自生信息、开口的劲）。用短板律定先后：短板在能量，入口却在三界。

> 带走的话
>
> 考试要你把旋钮拧紧，开口要你先把它松开；兼得不靠硬挤，靠分时。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一列 S1・D1・E1 与第三列 S3・D3・E3；短板律的中学生样子；主路 S→D→E，D3 先松后紧。
>
> 开口小账——今晚用英语写五句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今天，写完合上本子，不给任何人看。

第 32 章

上班族、孩子与父母：没时间的人，和家这个场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白天上班、晚上管孩子、一天剩不下一个整钟头的人，还谈得上让英语纠缠进自己的世界吗？家里那几间屋子，能不能成为一个英语的场？

下面是我为林晓雯构想的一天，大致是这样排的。早上六点四十起床，给小禾做早饭、检查书包，七点半送他到校门口，八点二十赶到公司打卡。上午对账，下午做报表，月底和季末加班到八九点是常事。晚上回家，饭后陪小禾写作业，九点半催他洗澡睡觉，十点以后才是自己的时间——通常也就是刷二十分钟手机，然后困得睁不开眼。

她买过一套成人口语课，四十八节，每节四十五分钟。第一个月上了九节，第二个月上了三节，第三个月一节没上。她对自己的判断很干脆：我没时间，我学不成。这句话很多上班族都说过。这一章要做的，是把"没时间"这三个字拆开来看：它里头有一半是真的，另一半，是一种把纠缠误当成课时的读法。

◆ 一、"没时间"里的两笔账

先把真的那一半认下来。一个上班又带孩子的人，确实没有整块时间。四十五分钟一节的课，需要的是一段能坐下来、不被打断、脑子还清醒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林晓雯一周凑不出两段。这不是懒，也不是意志薄弱，是生活本身的样子。任何一种要求"每天一小时"的办法，放在她身上，都会在第三周断掉；断了以后，人还会顺带攒下一笔"我又没坚持住"的旧账，这笔账本身就会压低下一次开始的劲。

另一半，是读法的问题。整块时间不够，这个判断背后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学英语就是上课、做题、跟读，是一种需要专门坐下来干的事。这个前提，正是第2章说的"S=F 的大合唱"——把开口当成一种要被练出来的显露（S），练就得占时间。可本书从第7章起就换了一个问法：开口不是练出来的显露，是纠缠没有

发生。纠缠不是一种要单独坐下来干的事，它是英语在你已有的生活里占没占到位置。占位置，不一定要另开时间，可以长在已有的时间里。

这样看，"没时间"就分成了两笔账。第一笔是练的账：要整块时间，林晓雯确实付不起。第二笔是纠缠的账：要的不是整块时间，而是生活里有几处缝能让英语长进去。这笔账，她其实付得起，只是从没被算过。

◆ 二、零碎时间里，三格各有一个口子

第五编讲过发生链要三格都动起来（第24—30章）。对时间零碎的人来说，好办法不是三格各开一门课，而是在一天里本来就有的缝里，给三格各留一个口子。下面写的是我给林晓雯这样的人设想的做法，不是唯一的做法，只是一个可以照着改的样子。

入界的口子（E1），开在通勤和家务上。林晓雯从家到公司坐地铁二十五分钟，做晚饭三十分钟，晾衣服十分钟。这些时间脑子是半空的，手是忙的，正适合一件事：在心里用英语给自己说正在发生的事。不是背句子，是解说——"The train is late again. The man next to me is eating a baozi. I have three reports to finish today." 说错了没人知道，说不出来的词就跳过去，用中文占个位，晚上有空再查。这件事做的是现实界和自我界：英语第一次被拿来说"我的地铁""我的报表""我的晚饭"。第9章说过，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英语就进不了现实界；而这种自言自语，是一个人能给自己造出的最小的场。

信息的口子（E2），开在午饭后的十分钟。不用另找时间，就是吃完饭回到工位、还没开始干活的那一小会儿。拿出手机备忘录，用英文写三到五句今天上午真发生的事。自生信息度本来就用书面来测（第17章），这十分钟写的东西就是它的原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一条自己的理由链（"我今天不想加班，因为小禾明天要开家长会"），一段有头有尾的话。三五句不多，可一个月就是一百多句真正属于自己的英语信息，比四十八节课里跟读的句子更像她自己。

能量的口子（E3），开在一周一次。这一格不能每天做，也不必每天做，但不能没有。一周找一次跟真人说英语的机会，十分钟就够：语言交换软件上的网

友，公司里偶尔对接的外方同事，甚至是在网上一个英语兴趣群里发一段语音。要点只有一个：对面得是一个会真回应的人。第19章说过，开口的动能是"善"，要点燃过谁才算数；一周一次的真人十分钟，就是给这股劲留的那一口。林晓雯和马雅的交换，就是在这个口子里开始的（她们之间后来发生的事，第26章和第28章各有主讲，这里不重复）。

三个口子加起来，一天的新增时间几乎为零——通勤、家务、午饭后本来就在；一周的新增时间不过十来分钟。这就是本章对"没时间"的回答：纠缠的账，是用缝付的，不是用整块付的。

◆ 三、短板律提醒：别只开一个口子

零碎时间有一个陷阱，林晓雯第一个月就踩进去了。

她起先只做了通勤解说那一件。做得很顺：地铁上自言自语，不花钱，不丢脸，一个月下来，她对"说出眼前的事"越来越熟。可到了月底跟马雅视频，她发现自己照样卡——马雅问她"你为什么选会计这一行"，她张嘴就是一串零散的词。通勤解说练出来的是现实界里的一颗颗短句，它没有逼她接出一条理由链，也没有一个真人在对面等她把话讲完。

这正是第24章短板律的样子。她的入界度上来了，自生信息度和开口能量还在低处；三格一平均，比一个月前高了不少，可决定她卡不卡的，是最低的那一格。零碎时间的人最容易犯的，就是挑一个最顺手、最不难受的口子一直开下去，而那个口子往往恰好不是短板所在。办法是隔一阵子用附录一的自测表给自己读一遍三格（只给自己看），看看哪一格最低，下一个月就把多出来的那一点力气放在那一格的口子上。

老陈从另一个方向印证了这一点，这里只带一句：他退休在家，时间是整块的，背单词软件一背就是一个钟头，可第24章讲过，视频里外孙一问，他嘴里出来的还是那句good boy——整块的时间全砸进了理念界那一抽屉（第8章）。时间多不等于纠缠多，时间少也不等于纠缠少；决定开口的，是三格里最低的那一格有没有被碰到。

◆ 四、工作里那几封英文邮件，算不算一个场

上班族常有一种处境，比完全用不上英语更别扭：工作里偶尔要用，但只用一小块。林晓雯的公司做跨省物流，偶尔有外资客户，每个月她要回三五封英文邮件，内容都是对账单、发票号、付款日期。这些邮件她写得很利落，模板现成，几个固定句子来回用，十分钟一封。

这算不算英语入了她的现实界？算，但只入了一条缝。照第9章的说法，现实界里要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英语才算进去了；邮件这个场确实非写不可，可它被做成了最窄的样子：符号是固定的，逻辑是固定的，格局也是固定的，她在其中不需要生出任何自己的信息。第二列的六步循环在这里几乎不转——她不猜，因为模板里都有；对方也不追问，因为对账单只有对或不对。这样的场，让她的 S1 规范在一个小角落里更熟练，却没有推动 E2 的自生，也没有给 E3 一点劲。

很多上班族都有这样一块"工作英语"，并因此以为自己"用过英语"。可用过和纠缠过不是一回事。一个能把对账邮件写得滴水不漏的人，完全可以在视频会议上一个字说不出——两件事押在不同的格上。

这块窄场能不能撑开一点？可以，办法也不难，而且不越出本分。在一封邮件末尾，多写一句模板之外、属于自己的话：对方上周提到下雪了，就问一句雪停了没有；付款延了两天，就用自己的话把原因讲清楚，而不是套一句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这一句话很小，可它是一次"猜—写—等回应"的完整循环，是自己的一颗信息落进了一个真人的场。对方回了，哪怕只回一句，动能的火星就有了。设想林晓雯这样做三个月，她跟那位外方客户之间，就可能从"对账的两个邮箱"变成"偶尔聊两句的两个人"。到那时，那几封邮件就不再只是一条缝，而是她的现实界里一个小小的英语角落。

这里要提醒一句分寸：工作场是有评判的场，同事、上级、客户都在看，D3 天然比家里紧。所以工作里的英语只宜一点一点撑，不宜在这里练胆。练胆的场在家里、在网友那里；工作场里只需要每次多放一句自己的话。先松的地方松，该紧的地方紧，这还是第22章那个"先松后紧"的分寸。

◆ 五、家这个场：谁也不是老师

现在说家。林晓雯家里有一个十岁的小学四年级英语学习者，就是小禾。很多父母想到"家里的英语"，第一反应是陪孩子背单词、听写、检查作业，自己当半个老师。这条路林晓雯也走过：她拿着小禾的单词表一个个念，小禾一个个写，错了就圈出来重写三遍。一个学期下来，小禾的听写分数稳了，可他最怕的事变成了晚饭后妈妈拿出那张单词表。

把这件事放回第三列看，就很清楚。家里那半小时，被做成了一个缩小版的考场：有出题人，有答题人，有对错，有罚写。D3 的旋钮在家里也拧到了误差最小那一档。一个本来可以松一松的地方，被拧得跟学校一样紧。这样的家，对孩子的英语是一个场，但只是第一列里的那种场——规范的场，不是纠缠的场。

本书对家这个场的设想，是反过来的：家里谁也不是老师，两个都是学的人。林晓雯开不了口，小禾也开不了口，这恰好是一件好事——两个都不会的人之间，没有谁评判谁，D3 天然就是松的。下面是几种做法，都是构想，供读者照自家的样子改。

一是饭桌上的五分钟英语。约定周三和周六的晚饭，前五分钟只说英语，说不出来就比划，比划不出来就用一个中文词，然后两个人一起想英语怎么说，想不出来就记在冰箱上的便利贴上，周末一起查。这五分钟不纠错，只补缺。补缺和纠错不一样：纠错是说"你说错了"，补缺是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查一下"。前者按住劲，后者给劲找路。

二是让孩子当一回老师。小禾在学校学了 "What's your favourite animal"，回家让他来问妈妈，妈妈答，答错了让他来纠。这一下，家里的位置翻过来了：孩子拿着规范，大人在说自己的事。对小禾来说，他第一次在一个场里用英语让别人做出了回应，这是动能（善）的第一点火星；对林晓雯来说，被一个十岁的人纠正，几乎没有任何分量，她的劲反而不容易被按住。我设想，这种颠倒的局面会是家里最有生气的英语时刻。

三是一件全家都想用英语做的事。比如一起看一部英文动画，看完各自用英语说一句最喜欢的地方；或者一起给远方的某个人录一段英文语音。一个家里若有一个远在国外、说英语的亲人，那就是现成的场。设想全家一起给远方的亲人录一段一分钟的视频，每人说两句自己的事，这件事同时碰到三格——有一个真的场（入界），说的是自己的事（自生信息），对面有一个会笑会回的人（能量）。

家这个场有一条要守住的线：它不该变成第二个学校。小禾的英语成绩，交给学校；家里的五分钟，不进任何检查，不跟分数挂钩。全书的第三条禁令——纠缠度读数不进考核——在家里的样子，就是父母不拿"今天你说了几句英语"去奖励或批评孩子。一旦挂上奖惩，家这个场就又被拧紧了。

◆ 六、孩子那一端，纠缠是另一种样子

说家这个场，还得把孩子那一端单独看一眼。十岁的小禾和三十四岁的林晓雯，开不了口的样子很像，底下的格局却不一样。

林晓雯的三格里，理念界那一抽屉是满的——六级的词汇、语法，十几年的积累；空的是现实界和自我界，自生信息和开口能量也低。她的难处是"有很多，用不出来"。小禾不同。他的理念界还很薄，一共会几百个词，句型也就十来个；可他的劲是不缺的——他会对着动画片里的角色大喊"Run!"，会用刚学的"I like..."把所有喜欢的东西念一遍。他的难处是"想用，手里没有"。

这个差别决定了家里两人的做法不能一样。对林晓雯，要做的是松，把那个被考试拧了十几年的旋钮松开，让已有的东西出来；对小禾，要做的是护，护住他现在还没被拧紧的劲，同时让理念界慢慢长厚。最怕的是反过来：把大人那套"先背熟再说"的做法压到孩子身上，等于在他的劲还在的时候，提前把旋钮拧死。林晓雯那一个学期的听写，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这件事。

那怎么让孩子的理念界长厚，又不伤他的劲？一个朴素的原则是：让新词跟着他想说的事来，而不是让他想说的事等着新词。小禾想跟妈妈讲学校里一只跑进教室的麻雀，他不会"麻雀"，那就在这一刻一起查 sparrow，他会记得比单词表上的任何一个词都牢——因为这个词一进来，就钉在他自己的一件事上，钉在现实界和

自我界上。第14章说过，词是别人的指针，变成你的指针，靠的是它第一次指向你自己的东西。孩子这一端，指针的生成比大人快得多，只要大人别把它一律收回单词表里去。

还要说一个边界：这里说孩子"劲不缺"，只是从开口能量这一格的读数说的，不是对孩子的性格或发展作任何判断。每个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十岁已经很在意说错。家长照本章去看自己的孩子，看的是这一刻三格的样子，不是给孩子下一个结论。

◆ 七、父母自己先入界

最后说一个父母常常忽略的道理：家这个场里，最有分量的不是孩子做了什么，而是孩子看见大人在做什么。

林晓雯陪小禾背单词那一个学期，小禾看见的是：英语是妈妈拿来检查我的东西。她后来自己开始在地铁上自言自语、午饭后写三句英文，有一天在厨房里一边切菜一边小声说 "Too much salt, oh no"，被小禾听见了。小禾笑她，学她，然后自己也说了一句。那是家里第一次有一句英语，不是为了作业说的。

这件小事说明了家这个场的生成方式。照 E=H(S,D) 的读法，场不在家之外，也不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家里每个人的水平和做法与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那一束。父母若只当监督者，自己的 S 和 D 不跟英语缠，那家这个场里，英语就只缠在孩子一个人身上，而且缠的是作业那一根线。父母若自己先入界——哪怕只是厨房里一句不成样子的自言自语——家这个场就多了一根线：英语是一个大人也在用、也在说错、也说得挺开心的东西。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根线比十张单词表更能让英语进他的自我界。

所以，对"孩子的英语怎么办"这个问题，本章给出的第一步，不是给孩子加什么，而是父母自己在零碎时间里开那三个口子。父母开口不必好，开着就行。

◆ 八、零碎时间的四种结局

第30章讲过发生链的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放在零碎时间的上班族身上，它们各有一个很具体的样子，值得事先认一认，免得走到半路认错了方向。

耗散最常见。三个口子开了两周，加班一来，地铁上改回刷手机，午饭后改回补觉，一周一次的真人十分钟被推到"下周再说"。劲没有攒起来，就散了。零碎时间的好处是不占整块，坏处是没有一个硬的时刻钉住它。防耗散的办法不是加强意志，而是把口子钉在一个不会消失的事情上：地铁每天都坐，饭每天都做，午饭每天都吃。钉在必然发生的事情上，口子就不容易被挤掉。

内卷是另一种。口子都开着，也天天在做，可做来做去还是那几句：地铁上永远是"The train is crowded"，午饭后永远是"I am tired today"。三格都在动，却只在原地画圈，没有一次往外撑。内卷的标志是一个月下来，写的、说的句子里找不到一个新的意思。破内卷要靠矛盾：让那一周一次的真人十分钟去问自己一个答不上来的问题，或者让午饭后那三句非写一件"以前没用英语说过的事"不可。没有新的顶撞，就没有新的推动。

轮回在上班族身上，常常长在课程和打卡里。报一个班，头两周劲很足，第三周开始落，落到不上了，过半年再报一个，又是先升后落。这跟第30章说的"只降焦虑组"是同一个形状：外面推一把，劲上来，推的手一撤，劲又回去，因为三格里没有一格真被生成。

跃迁则不是一下子来的。我设想，对林晓雯来说，它的样子可能是某一天在地铁上，她发现自己不是在"解说眼前"，而是在心里跟马雅讲一件昨天的事，讲得有头有尾，中间还插了一句自己的看法。那一刻，信息从粒子挪到了波，入界从一条缝撑成了一块地，劲也有了一个想说给谁听的方向。三格同时动了一下，这才是跃迁。

◆ 九、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把第五编的发生链放进时间最零碎的人群里。它在缝隙与填补里走的是填补那一步，主要在发生链的①到④段：先入界（通勤解说），再让信息自生（午饭后三句），再给能量一个口子（一周一次真人）。

路径上，林晓雯这样的人走的是第25章说的主路 S→D→E：她手里有一大堆"哑着的"显露（S）——六级过了、读写都有底子——缺的是做法（D），从来没有把英语拿来做过一件自己的事。所以从她已有的英语起手，不另去补课，而是改做法（用缝而不用整块，解说而不是跟读，写自己的三句而不是抄别人的），让已有的英语在做里被拽出来，最后终于纠缠。老陈是同一条路上走偏了的旁例：他也从 S 起手，却一直停在 S 上加量，没有传到 D，更没有到 E。小禾那一端手里的 S 还少，更适合第25章说的备路 D→S→E：先一起做一件事，英语跟着事长出来。

家这个场，用的是三原理：家里本来有一组 S3 与 D3 的矛盾——想跟孩子一起开心说英语（美、善）与检查对错（误差最小）——父母若站到"一起学的人"一边，这组矛盾就推动 E3，劲出来了；若站到"检查的人"一边，矛盾被压平，家就成了小考场。短板律则提醒，零碎时间里开的口子要轮着照顾最低的那一格。

> 带走的话
>
> 纠缠的账用缝付，不用整块付；家里谁也不当老师，英语才缠得进来。

> **小账**
>
> 本章读数——三格各一个零碎口子；短板律在上班族身上的陷阱；家这个场的 S3・D3 矛盾；大人走主路 S→D→E，孩子宜备路 D→S→E。
>
> 开口小账——今天下班路上，用英语在心里把你正看见的三样东西说出来，说不出的就跳过。

第 33 章

出过国的人为什么也开不了口：有现实界，无自生信息与自我界

这一章的问题：在英国住过一年、天天用英语买东西、上课、交作业的人，回国以后为什么还是开不了口？现实界有了，缺的是什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屿二十七岁，在英国一所大学读过一年授课型硕士，专业是市场营销。回国几年，在长沙一家做跨境电商的公司当运营，平时对着的是后台数据、平台规则和英文的商品页面。他的简历上写着"英语流利"。

可他自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上个月公司接待一位美国来的供应商代表，老板让他陪着吃顿饭。菜上来之前，对方问他：你在英国那一年，最喜欢的是什么？周屿说了几句——"The city is nice, the people are friendly, I learned a lot"——说完自己都觉得像在念一张明信片。对方追问：具体是什么让你觉得学到了很多？他停了好几秒，最后说了一句"Many things, you know"，对方礼貌地笑笑，话题转到了菜上。那天晚上他在微信上跟一个同学说：在英国待了一年，我好像只学会了怎么点咖啡和怎么交论文。

这一章拿周屿当主例。他的情形，是本书母题最好的反证试金石之一：如果开口只是"缺环境"，那出过国的人应当都能开口；而周屿们恰恰不能。

◆ 一、一年英国，三格各得了什么

先把周屿那一年拆开看。按三格来读，他得到的东西并不少，只是分布得极不均匀。

现实界（E1 的一界），他确实入了。一整年，他在超市结账要说英语，在宿舍跟舍友商量谁倒垃圾要说英语，在课上做小组展示要说英语，去银行开户、去诊所挂号、给房东发消息，都是英语。这是一个非说不可的场，而且不是一个，是一

大片（第9章说的那种场，他不缺）。很多在国内学英语的人最羡慕的，就是这个。

可现实界里的这些场，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的形状：它们是事务性的。点咖啡、交论文、开户、挂号，都有固定的流程，对方要的是一个确定的信息，你给出来，事情就办完了。这类场把英语逼进了他的生活，却没有逼他生出任何自己的信息。"A flat white, please"是别人的句子，"I'd like to open an account"也是别人的句子。一年下来，他手里攒了几百个这样的句子，每一个都好用、都准确，可没有一个是他自己的话。

信息（E2）这一格，就落在了这里。那一年他写了十几篇课程论文，可论文是一种高度规范的文体，结构、引文格式、学术用语，都有模板可套；他自己也承认，不少段落是先用中文想好、再翻成英文、再用软件润色的。口头上，小组讨论他多半负责做幻灯片，展示时念的是准备好的稿子。照第13章的话说，他在英国一年，接收和转述了大量别人的信息，自己生出来、用英语说给一个真人听的信息，少得可怜。

自我界（E1 的另一界），几乎是空的。这一点最容易被忽略。一年里，周屿的朋友圈主要是同专业的中国同学，周末一起做饭、一起打游戏、一起去旅游，说的全是中文。他跟英国人、跟其他国家同学的交往，停在课堂和事务的边上。他没有一个用英语跟他吵过架、聊过心事、开过玩笑的人。于是英语在他那里，始终是"办事用的语言"，从来不是"我是谁"的一部分。第10章说过，没有"英语之我"，英语就只是借来的工具；周屿借了一整年，还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留下。

这就是本章标题的意思：有现实界，无自生信息与自我界。

◆ 二、一个活的短板律

第24章立过短板律：三格中最低的一格，比三格平均更能决定开不开得了口。周屿是这条律的一个活例。

设想用附录一的三格自测粗读一下他（这只是一个构想中的读数，不是对他的评定）。入界度：理念界有，现实界在英国那年很满、回国后剩下工作里的一小块，自我界空——算中等，甚至比林晓雯高得多。自生信息度：书面上能写完整的段落，但多是套用结构，写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事，他得想很久——中等偏低。开口能量：被打断就收，从没换来过一次对方真想接着听的回应，也很少主动想加入一个英语的场——低。

三格一平均，周屿比本书里几乎所有陪读人物都高。按"平均"去预测，他应当最能开口。可那天饭桌上，决定他卡在"Many things, you know"上的，不是那段高出别人的现实界经历，而是他最低的那两格：没有一段自己的信息可以拿出来，也没有一股想让对方听下去的劲。

这里正是短板律跟"环境论"分道的地方。环境论会说：他缺的是环境，回国以后环境没了，所以退步了。可他在英国时就已经是这样——那一年他天天在英语环境里，也照样讲不出一段自己的事。环境给了他现实界，没有给他自生信息和自我界；而开口押在最低的那一格上。如果短板律是错的，那像周屿这样平均分高的人，应当比平均分低的人更能开口；本书在结语里要为这一条验收（自我证伪条款第一条）。出过国的人群，正好是检验它的一个好样本：他们的三格往往是现实界高、另两格低，落差大，平均与短板的预测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 三、为什么现实界撑不起另两格

一个自然的追问是：现实界都入了，为什么没有顺带把另两格带起来？按第五编的发生链，入界不是应当推动信息自生吗？

答案藏在发生链里那个矛盾节点上。第五编的样本链是这样走的：入界之后，要有一个 D1 与 E2 的矛盾——想讲一整件事，手里只有别人的词——这个矛盾逼着 S2 从拼词改成先想"一段话的样子"（第27章）。关键在"想讲一整件事"这一端。入界之所以能推动信息自生，是因为入的那个界里，有一件你真想用英语讲的事；是这个"想"，跟手里只有别人的词顶撞，才推出了新的显露。

周屿入的那片现实界，偏偏缺这个"想"。点咖啡不需要讲一整件事，交论文不需要讲一件"只有我知道的事"，开户挂号更不需要。事务场的要求，恰好就是用最少的、最准确的、别人的句子把事办完。在这样的场里，D1 的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没有一条被点燃；他从没为了说出自己而开过口。没有这一端，第一列的矛盾（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就立不起来，D1 与 E2 的矛盾也立不起来。照三原理，没有两维的矛盾，就没有对第三维的推动。现实界再大，也只是一个被动的场，推不动 E2。

这是一个值得记下的区分：场有两种。一种是事务场，它把英语逼进你的生活，但只要求你交出别人的句子；一种是意义场，它要你说出只有你才能说的东西。出国给了周屿大量的事务场，意义场却几乎为零。第9章说"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读到这里要补一句：非说不可，还要分说的是什么。非说别人的话不可的场，跟非说自己的话不可的场，对纠缠的推动差得很远。

还有一层，在第三列。英国那一年，周屿身边常常是一个评判感很重的场：课堂上教授和同学都在听，展示有分数，论文有分数，连在店里点单都有一种"别让人觉得我听不懂"的紧绷。他后来说，他在英国最常用的策略是"少说，说准"。这就是第22章讲的误差最小拧太紧。在一个外语环境里，这种拧紧是很自然的自我保护；可它的代价是，开口里从来没有显露过他自己的真善美（S3）——没有一次是为了说一个他真信的看法、为了让对方开心、为了一段他觉得好的话而开口。第三列的矛盾，在他那里同样没有顶起来。

所以，出国这件事，给周屿的是一张极不对称的三格图：现实界一格被外力撑得很高，另外两格因为缺少矛盾而没有被推动。外力撑起的那一格，回国后自然塌下去；没被推动的两格，本来就在低处。这也就是很多人说的"出国一年，回来半年就还回去了"——还回去的，是那片现实界；另两格，本来就没得到。

◆ 四、每天经手几千个英文词，为什么还不算

周屿现在的工作，表面看是一个英语浓度很高的场。他每天打开的后台是英文的，商品标题、详情页、广告关键词、平台的规则通知，全是英语。一天下来，他经手的英文词可能有几千个，比很多在国内教英语的人还多。

可这些词，在三格里落在哪儿？几乎全落在理念界和一种很特别的"符号操作"上。他写商品标题，是把一串高搜索量的关键词按平台规则排在一起："Women Summer Dress Floral Casual Loose Beach"。这是粒子态的极端样子：每个词都是一颗被精心挑选的粒子，排在一起是为了被算法抓取，而不是为了被人读懂一段话。他改详情页，多半是把供应商给的中文翻成英文，再用工具顺一遍。他读平台规则，是在一大段英文里找"这一条会不会让我们的链接下架"。

这跟中学生"带着题目找答案"的阅读，是同一个形状：高效，准确，只在粒子层面上运作。第14章说词是别人的指针；在周屿的工作里，词甚至不是指向任何人的东西，而是指向搜索引擎的。一个人可以每天操作几千个这样的指针，却从不用它们指向自己的一件事。

所以，"每天都在用英语"这句话，放在纠缠的读法里要打一个大折扣。用英语，可以是用它来生成自己的信息、指向自己的世界、对一个真人显露自己的真善美；也可以只是用它来完成一套符号操作。后一种用法越熟练，人越容易以为自己的英语已经"在用了"，也就越不容易察觉三格里的空洞。周屿就是这样：后台的英文越熟，他越觉得自己天天在用英语，也就越不容易察觉，那一年和回国这几年里，他用英语对一个真人说出过的自己的事，几乎是零。熟练本身成了一层遮挡：它让人看不见三格里的空洞，也就不会想到要去补。

◆ 五、回国以后，从哪一格起手

对周屿来说，回国不一定是坏事。他失去了一片事务场，却也离开了那个"少说，说准"的紧绷环境。问题是从哪里起手。

照第24章的短板律，入口要从短板所在的一列去找。周屿的短板在自生信息和能量，入口我认为在第二列：先让他手里有一段自己的话。这里有一个他独有的便利——他有一整年在英国的经历，这是一座从没被用英语开采过的矿。那一年里有很多事，只有他知道：第一次在宿舍厨房跟舍友因为洗碗吵起来；某个下雨的周日一个人去海边，看见一个老人在沙滩上遛三条狗；论文截止前一晚电脑死机。这些事，他在中文里讲过很多次，在英语里一次都没讲过。

设想他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每周用书面英语写一件那一年里只有他知道的事，三百字上下，有头有尾，不查模板。这就是自生信息度测的那三样——只有自己知道的事、一条自己的理由链（为什么那次吵架让他记了三年）、一段有头有尾的话。写的时候，他会撞上第17章说的那道断层：一开始一定是拼词，一个词一个词地挤；写到第五六篇，也许某一天他会发现，自己是先有了"这件事从哪儿起、在哪儿转、在哪儿落"的样子，再动笔的。那就是从粒子跨到了波。

写了，还要说给一个人听。这一步是能量一格的入口。他身边其实有现成的场：工作里对接的海外客户、平台上的买家、公司偶尔来的外方代表。下一次再有人问"你在英国最喜欢什么"，他手里已经有一段自己写过、想过的话。不必背，只要那件事在他心里有个样子，就讲得出来。第19章说，开口的动能要点燃过谁才算数；当他讲那个海边遛狗的老人，对方真的往下问"三条狗都是什么品种"时，那就是他在英语里第一次换来一个真回应。

自我界在最后。照第29章的讲法，"英语之我"不是先立起来再去用的，而是在一次次说出自己之后，慢慢被生成的。周屿在英国的一年没有生成它，不是因为时间短，而是因为那一年他一次也没在英语里做过"自己"。回国后，若他开始用英语讲他自己的事，讲多了，英语就不再只是"办事用的语言"，而开始带上他的经历、他的看法、他的玩笑。到那时，自我界就会有东西了。（自我界怎样在一个圈子里长出来，第29章已有主例，这里不展开。）

这一路走下来，周屿的紧张会怎么变？按按压读数的预测（第21章），不该指望它先退。他陪那位供应商吃饭时的那阵发紧，是能量被第三列按住时显出来的读数；只要他手里还没有一段自己的话、对面还没换来过一次真回应，这个读数就会

高。我设想，他开始每周写一件旧事、在工作里讲给海外客户听以后，头几个月照样会紧张——讲到一半忘词，脸上发热，说完了心里还在复盘哪句说错了。可他的开口量会先上来：从一次饭局只说三句，到能讲完一件事、接住一个追问。紧张还在，开口已经动了，这就是"脱钩"。

这一点对出过国的人尤其要紧。他们常常有一种自责：在国外待过还这么紧张，说明我就是不行。这种自责把读数当成了病因，又把病因当成了自己的本性，路就越走越窄。按压读数换一种读法：紧张高，说明劲被按得紧，不说明你不行；要做的不是先想办法不紧张，而是去生成那几格——入界、自生信息——给劲一个地方烧。劲有了地方烧，按住它的那只手才会慢慢松开。当然，这只是对开口这件事的读法，不是对任何人的心理状况作判断。

反过来，如果周屿这样的人非得先把紧张降下来，开口才会多，那按压读数就错了。这是本书第三条自我证伪条款，出过国的人群也可以为它作证。

◆ 六、"再出去一次就好了"：一个要小心的念头

很多像周屿这样的人，心里都存着一个念头：等有机会再出去一次，这次一定好好跟外国人交朋友，一定能把口语练出来。这个念头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里头有一半对，有一半会让人重走老路。

对的那一半是：如果再出去一次，带着这一章的读法出去，确实可能不一样。他会知道事务场不够，要主动去找意义场；会知道不要躲进同胞的圈子里，要至少有一个能用英语聊真事的人；会知道"少说，说准"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按压。

会重走老路的那一半是：这个念头把开口的条件又一次放到了"环境"上，好像只要换一个地方，纠缠就会自己发生。可周屿第一次出国时，也是这样想的。他去英国之前，同样相信"到了那边自然就会说了"；结果是那片现实界确实有了，另两格却没有跟上。环境这个外力，只能撑起现实界一格；另外两格要靠他自己的 S 和 D 去生成，在哪里都一样。

所以，对"再出去一次"这个念头，本章的建议是先不急着出去，先在国内把第二列和第三列做起来。如果一个人在长沙的出租屋里已经能用英语写出自己的一件事、讲给一个海外客户听、换来一个真回应，那他再出去，就会带着一个已经开始生成的"英语之我"进入那片现实界，三格会互相点火；如果他在国内一格都没动，再出去，多半又是一年的事务场。这也是 E=H(S,D) 在出国问题上的一个直接推论：场不在国外，也不在国内，在你的水平和做法与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那一束里。换地方，换不来那一束；那一束，只能自己生。

◆ 七、不止周屿：出过国的人的几种样子

周屿是一种样子，出过国的人里还有别的样子。这里用构想的方式简单列几种，供读者对照自己，不作主例。

一种是"陪读式出国"：跟着配偶或孩子在国外住了几年，生活场很多，却多是接送、购物、就医之类的事务；社交圈是同胞。这种情形跟周屿相近，现实界高、另两格低，只是事务场更居家。

一种是"打工式出国"：在国外工作，职场里天天用英语，但工作内容高度标准化——比如在仓库、在后厨、在流水线上。这种人的现实界甚至比留学生更深，可工作中的英语是指令式的，生成信息的机会更少。

还有一种是相反的：在国外时间不长，甚至只是一两次短期交流，却因为交到了一个真朋友，跟对方用英语聊过很多真事，回国后反倒比住了几年的人更能开口。这一种最能说明问题：决定开口的，不是在国外待了多久，而是在那里有没有发生过自生信息和自我界的纠缠。

这几种样子放在一起，指向一个可检验的方向：如果比较一群出过国的人，他们的开口能力，应当跟在国外待的时间长短关系不大，而跟他们在国外有没有过意义场、有没有用英语讲过自己的事关系更大。这是全书第一条预测在出国人群里的一个变体。如果实际看到的是"待得越久越能说"，且这种关系压过了纠缠度的预测力，本书的母题就要收缩。

◆ 八、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是用一个特殊人群来检验扫描阶段的诊断。第7章说E要拆成三格，周屿就是"不拆三格就看不懂"的例子：只看"环境"一个总量，他应当能说；拆开三格，才看见他的现实界高、自生信息和自我界低。

短板律在这里有了一个活例：平均高、短板低，开口押在短板上。三原理在这里则从反面被印证：周屿的现实界里缺少 D1 与 E2 的矛盾、缺少 S3 与 D3 的顶撞，所以虽有场，却没有推动——没有矛盾，就没有燃料。这正是本书守住的第三样新东西（矛盾即燃料）的一个反例式说明：同样的场，有没有矛盾，结局完全不同。

路径上，对周屿适合从第二列起手，走主路 S→D→E：他手里的显露（S）并不少——一整年的经历、几百个好用的句子、后台上几千个词——缺的是把它们拿去做一件自己的事。所以从这堆已有的东西起手，改做法（用书面英语开采那一年的经历、写成自己的段落，再讲给一个真人听），让显露在做里从粒子跨到波，最后让自我界在一次次说出自己之后生成。四种结局里，他在英国那一年属于第30章说的轮回：靠外力撑着的场，劲没有被自己生出来，外力一撤，就落回原处——"出国一年，回来半年就还回去了"，正是轮回的样子。

> 带走的话
>
> 出国给你一片要说话的地方，却不保证你说出过自己；开口押在最低的那一格上，不押在走过多远的路上。

> **小账**
>
> 本章读数——E1 现实界高、自我界空，E2 低，E3 低；短板律的活例；事务场与意义场之分；起手在第二列，主路 S→D→E；在英国那一年属轮回。
>
> 开口小账——用英语写下你记得最清楚的一件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写满一段，有开头有结尾。

第 34 章

英语老师：从纠错者到场主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教了二十年英语、改了几万处错的老师，能不能从"把错找出来的人"变成"把场生出来的人"？如果能，课堂上要先松哪里、后紧哪里？

唐老师四十六岁，在湘潭一所中学教英语，二十年里带过七届毕业班。她的班平均分在年级里一向靠前，家长信得过她，学校也常让她给年轻老师上示范课。她的课有一个出名的特点：错不过夜。学生作文里的每一处错，她都用红笔圈出来，旁边写上正确形式；课堂上学生回答问题说错一个时态，她当场纠正，让学生把正确的句子再说一遍。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前年她做了一件小事，后来跟同事说起，说是"被自己吓了一跳"。她在一个班上做了个试验：让学生两人一组，用英语互相讲三分钟周末干了什么，她不插话，只在教室里走一圈听。三分钟里，她听见的大多是沉默、笑场，和一句接一句的 "And then… and then…"。最让她吃惊的是班上英语最好的两个学生：他们几乎没说话。她走过去问怎么了，其中一个说：老师，我怕说错，您待会儿要纠。

那一刻唐老师意识到，"错不过夜"这四个字，二十年里练出了学生的准确，也在不知不觉中，把课堂这个场拧成了一个只能说对、不能说话的地方。这一章就从她这件事讲起：英语老师怎样从纠错者变成场主。

◆ 一、纠错者站在哪一格

先说清楚，纠错本身不是错。唐老师二十年的红笔，做的是一件实在的事：守住第一列的规范（S1），压低误差（D3）。没有这一层，学生写出来的英语会松垮无形，考试会吃亏，以后真开口了也容易让人听不懂。第22章讲过，D3 的三个"最小"本身是好东西，毛病只在"过度"——在不该拧紧的地方拧紧了，在该先松的时候先紧了。

那么，纠错者站在哪一格？站在第三列的 D3 那一端，而且站得很稳。她的每一次纠正，都是在说：这里误差太大，要收紧。在一个以考试为主的课堂上，这个位置是天然的，也是被学校、家长、学生共同期待的。

问题在于另一端没人站。第三列的矛盾是"开口里显露的真善美"与"误差最小拧得太紧"（第23章）。如果老师站在误差一端，而课堂上没有任何力量站在另一端——没有一个时刻是为了说出一句真话、为了让同学开心、为了讲出一段好话而开口的——那么这组矛盾就顶不起来。没有矛盾，按三原理，就没有对 E3 的推动；开口的劲只会被一直按着。唐老师那两个最好的学生不说话，就是这样一个读数：劲被按住了，读数很高。

这里要守住一条禁令：说学生"怕"，只是在读这个课堂里显出来的读数，不是说这两个学生有什么心理问题。他们在别的课上、在课间，都可能很活跃。按压读数这个概念，在课堂上最大的用处，就是把"这个学生胆子小"改读成"这个场按得太紧"。前一种读法让老师去改学生，后一种读法让老师去改场。

◆ 二、场主是什么

"场主"这个词，要先用白话说清楚。场主不是主持人，也不是放手不管的旁观者。场主是让这个场生出来、并且照看着它、让它一直有劲的人。

照本书对 E 的定义，场不在学生之外，也不在学生之内，是学生的水平（S）、做法（D）与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那一束（E=H(S,D)）。所以老师做不了场——场只能由学生自己的 S 和 D 牵动出来。老师能做的，是给牵动创造条件：给一件值得用英语说的事（第一列），给一个能让话流起来的样子和循环（第二列），给一个说错了天不塌、说好了有人回应的安全地方（第三列）。这三样给到了，场就会在学生之间生出来；老师照看着，场就能长。

纠错者和场主的区别，用一个日常的比方最清楚。纠错者像一个在饭桌上专门挑菜咸了淡了的人：他的每一句都对，可饭桌上没人想多说话。场主像一个会张罗饭局的人：他先让大家坐下、给每个人倒上茶、抛出一个大家都有话说的话头，有人讲得好，他接一句让对方讲下去，有人卡住了，他递一个台阶。至于菜咸了淡

了，他也知道，饭局散了再跟厨房说。这两种人可以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不同的时刻站在不同的位置。

这就引出本章的核心：先松后紧。

◆ 三、先松后紧：一节课里的两个时段

第22章讲过，创造必须先松后紧：先让东西长出来，再收拾它的形状。放到一节英语课上，就是把课分成两个时段，旋钮在两段里拧到不同的档位。

先松的时段，老师是场主。设想唐老师把每节课的前十分钟或者最后十分钟划出来，规矩是：这段时间里，谁都不纠错，只要说。话题由学生自己定的或者跟他们的日常有关——昨天晚饭吃了什么、上周看了什么、最近为什么事烦。老师在这十分钟里不拿红笔，只做三件事：抛话头，接话尾，记错处。抛话头，是给第一列一个入口，让学生有一件真想说的事；接话尾，是在学生讲完一句之后追问一句"Why?"或"And what happened next?"，给第二列的循环转一圈，也给第三列一个真回应；记错处，是把听到的、大家都容易犯的错默默记在本子上，这时不说。

后紧的时段，老师回到纠错者的位置。十分钟结束，老师把本子上记下的几个错拿出来——不点名，不说是谁说的——讲给全班听："刚才我听到好几个人说 'I very like'，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对。"这时的纠错，跟以往的纠错有一个根本区别：错是从学生自己生出来的话里来的，是他们刚刚为了说出一件自己的事而撞上的墙。这样纠，学生记得牢，因为那个错跟他想说的那件事钉在一起；也不按劲，因为纠的是"大家的错"，不是"你的失败"。第29章说，错误要从"我的失败"变成"我在长"，课堂上能做的最具体的一步，就在这里。

先松后紧有一个次序上的讲究：不能颠倒，也不能混在一起。先紧后松，学生在紧的那一段被按住了劲，到松的那一段也松不开；松紧混着来——说一句纠一句——就是唐老师原来的课，学生学会的是先在心里把句子检查三遍再说，于是越来越不说。

◆ 四、唐老师的三个变化

设想唐老师照这个办法改了一个学期。我构想，她会经历三个变化，每一个都对着一格。

第一个变化是话题。她发现，当她问"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学生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I did my homework. I watched TV." 这是第13章说的"别人的信息"——在一个学生看来，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就是这几句，跟他真干了什么关系不大。后来她换了问法，问"上周末你做的哪件事，你爸妈不知道？"或者"你最近跟谁吵过一架？"，教室里一下子活了。这不是技巧，是第一列的入口：问题碰到了学生的现实界和自我界，D1 的创造、自由、幸福才有地方出来。

第二个变化是她的耳朵。以前她听学生说话，听的是错；现在她在先松的十分钟里练着听"这段话有没有样子"。一个学生说"My grandmother... she is old... she lives in village... I go there... summer"，以前她会听见四个错；现在她听见的是：这个学生想讲一件关于外婆的事，手里只有一颗颗词，没有一段话的样子。她不纠错，只追问："What do you do there in summer?"，帮他把粒子往波里推一步。这是第二列的工作：老师不替学生说，只帮他转起那个猜—说—听反馈—改—再说的循环（第17章）。

第三个变化最慢，也最要紧，是她自己的劲。唐老师说，最难的不是学生，是她自己憋着不纠的那一下。二十年的习惯，一听见错，红笔就想动、嘴就想张。头一个月，她常常忍不住在学生说到一半时插一句"was, not is"，插完了就看见那个学生的话断了。到第二个月，她学会在本子上写一个记号代替张嘴。她后来跟年轻同事讲：当场主，先得把自己的 D3 松开。老师自己的误差最小拧得最紧，课堂就松不下来。这一点，是对老师本人的第三列的一次调整：老师在课堂上显露的，不再只是"准确"这一种真，还有让学生说下去的那种善、让一段课堂对话成形的那种美。

◆ 五、场要先小，再大

先松的十分钟，最常见的失败是这样的：老师宣布"现在自由说英语"，全班四十多个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那几个胆子大的在说，其余人看着。唐老师头一周就碰上了。她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场有大小，一个四十人的场，对一个劲被按了十年的学生来说，太大了。

在一个大场里开口，学生面对的是三十九双耳朵。第31章讲过，中学生在同学面前有一种"两头怕"——说磕巴了怕被笑，说流利了怕被说装。场越大，这两头的分量越重，第三列的按压越紧。所以场主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全班都开口，而是把场切小。

两个人的场最小，也最安全。同桌之间三分钟，对面只有一个人，而且那个人跟你一样在说错。唐老师后来的做法是每周换一次搭档，让学生在两人场里先长出一点劲；过一个月，再把两人场合成四人场，让每个小组推一个人把组里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讲给全班。这个"讲给全班"，讲的是别人的事，不是自己的事——它比让一个学生当众讲自己的事容易得多，又是一个从小场走向大场的台阶。

这个由小到大的次序，也是发生链的次序。第五编的样本链里，能量点火之后，学习者才"主动进更大的真人场"（发生链第⑤段），再在"有人评判的场"里遇上第一列的矛盾、生成英语之我（第⑥段）。课堂上的场主做的，就是把这几段铺成一级一级的台阶：两人场里点火，四人场里练"讲完一件事"，全班场里迎接那组最难的矛盾。哪一级都不能跳。一个老师若一上来就把学生推进全班场，等于让他们在劲还没起来的时候，就去撞最硬的那堵墙。

◆ 六、先松会不会耽误考试

几乎每个听唐老师讲这套做法的同事，第一个问题都是：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你拿十分钟出来让他们"随便说"，考试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实在的，回答也要实在。第一，十分钟的先松，挤掉的通常不是考试最需要的那部分，而是课堂上效率最低的那部分——老师讲、学生听、偶尔点名回答的那一段，常常有一半学生在走神。第二，后紧的那几分钟，纠的是学生自己说出来的错，比从练习册上挑出来的错记得更牢；这一点，第一列的规范反倒是得益的。第三，在先松的时段里，学生在练的是"先有一段话的样子"（第27章），这跟作文和阅读里那道从粒子到波的坎（第31章）是同一件事；作文要求的"内容充实、条理清楚"，恰是波态的东西，而不是粒子的堆砌。

当然，本书不能打包票说"先松"一定让分数更高。那要看检验。附录二设计过一个剂量控制的比较：总时间相同，一组只加输入，一组只降焦虑，一组三维一起做。放到课堂上，可以变成同一个老师的两个平行班，一个照旧，一个每节课划出十分钟先松后紧，一个学期后比开口量，也顺带看考分。照本书的预测，开口量会明显分开，而考分不应当因此下降。如果考分明显下降了，老师有正当的理由收回这十分钟，本书也要认这笔账。在这之前，本书只敢说：这十分钟值得试，而且可以小范围地试，不必一下子改掉整个课堂。

◆ 七、老师自己也开不了口

还有一件事很少被说出来，却在很多英语老师身上真实存在：老师自己也开不了口。

这里说的不是老师英语不好。唐老师的语法、词汇、语音，都过得硬，读写比大多数学生的家长都强。可她私下承认，二十年里她用英语跟真人聊天的次数，屈指可数。她在课堂上说的英语，大多是"Open your books""Read after me""Very good"这样的课堂指令；她跟外国人说英语，只有几次教研活动里跟外教寒暄。她的英语，三格里理念界极满，现实界只有一间教室，自我界里那个"用英语的唐老师"是一个发指令的人，不是一个讲自己的事的人。

这样一个老师去当场主，会有一个难处：她自己没在英语里被一个场点燃过，就不太知道那种劲是什么样子，也就不太会给学生造。所以，本章给老师的最后一个建议，跟第32章给父母的一样：先自己入界。找一个语伴，一周一次，用英语聊

一件跟教学无关的事；或者在先松的十分钟里，让自己也当一回说话的人，给学生讲一件自己上周的事，讲得不完美也没关系。学生看见老师也在用英语讲自己的事、也会卡、也会说错，那个场的 D3 就会自然地松一截。老师自己的纠缠，是课堂这个场最大的一根线。

这不是对老师提额外的要求，也不是对老师的英语水平作评判。只是从场的生成方式看，场主自己若完全不在场里，场就少了一根最粗的线。

◆ 八、课堂上看得见的"脱钩"

先松后紧做了一段时间，老师会面对一个让人心里没底的现象。唐老师在第六七周时跟同事说：怪了，他们说得多了，可看上去还是紧张。那个曾说"我怕说错"的学生，现在在两人场里能讲满三分钟了，可每次轮到他，他还是先深吸一口气，手指捏着衣角，说完了脸是红的。

照常见的想法，这说明办法没起作用：紧张没降，算什么进步？可照按压读数（第21章）来读，这恰恰是本书预测会出现的样子。紧张是读数，不是病因；它显出的是开口的劲被第三列按住的程度。先松的十分钟没有直接去降那个读数，而是在给劲找地方烧——一件想说的事、一段话的样子、一个会接话的同桌。劲有了地方烧，开口量先上来；按住劲的那只手，要等三格都被生成到一定程度，才会慢慢松开。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开口和紧张会各走各的：开口在升，紧张还在原处，甚至因为说得多了、碰到的难处多了，偶尔还更高。这就是脱钩。

这件事对老师很要紧，因为它决定了老师会不会半途而废。一个以"学生不紧张了"为目标的老师，看见第六周的学生还在脸红，很可能就会放弃先松后紧，改回去用鼓励和表扬去哄——"别怕，你说得很好"——这正是第30章说的走向轮回的那条路：哄的那几天开口上来，哄的手一撤，又落回去。一个以"学生开口量"为目标的老师，看见的是另一幅图：这个学生两个月前在三分钟里一句话没说，现在说满了三分钟，脸红是另一回事。

老师可以怎样看见脱钩，又不违背下一节要讲的禁令？办法是只看全班的大致样子，不记任何一个人：比如每两周在先松的时段里，粗略数一数有多少组能说满

三分钟，再在下课时让学生匿名在纸条上画一个"今天紧不紧张"的圈。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老师就能看见开口量和紧张是不是在各走各的。看完就收起来，不进任何人的成绩。反过来，如果老师看到的是：紧张不先降下去，开口就怎么也上不来，那按压读数在这个课堂里就站不住，老师应当如实记下来。

◆ 九、读数不进考核

最后一节，要把全书的第三条禁令在老师这里讲透，因为老师是最容易、也最有理由把读数拿去考核的人。

假如唐老师读了这本书，觉得纠缠度这个东西有用，于是在班上发附录一的自测表，让每个学生填，然后把三格的分数记进平时成绩，或者拿来排名、评"开口之星"——这件事的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会把整本书的意思倒过来。

原因很简单。纠缠度测的是英语有没有缠进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旦它进了考核，它就变成了第一列里又一个"规范"，又一个要答对的东西。学生会学着在入界度那几问上填"有"，在自生信息的书面测里写出老师想看的那种"只有自己知道的事"，在开口能量那几问上报一个好看的数。读数被优化了，纠缠却没有发生——这正是第22章说的"高效而贫血"，只不过这次被过度优化的，是纠缠度本身。更糟的是，读数一进考核，D3 又被拧紧了一圈：学生现在不仅怕说错英语，还怕"纠缠得不够"。按压读数会更高。

所以本书在这里说得很死：纠缠度读数只给学生自己看，或者在学生自愿、匿名的前提下给研究者看（附录二）；不进平时成绩，不进期末考试，不进评优，不进对老师的考评。老师可以让学生自己填自测表，自己看自己的短板在哪一格，自己决定这个月多照看哪一个口子；老师可以拿全班匿名的大致样子，来调整先松那十分钟的话题和做法。但老师不能拿任何一个学生的读数，去说这个学生好或者不好。

同样，本书也不对学校的评价制度作任何表态。考试怎么设、教学质量怎么评，是更大的事，本书不谈。本书能说的只是一个老师在自己的课堂里能做的：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划出十分钟，当一回场主。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处理的是填补阶段里一个关键的外部角色：老师。老师不能替学生生成纠缠，但能让学生的 S 和 D 有地方去牵动英语。

三列在老师身上各有一个落点：第一列，老师的话头决定学生有没有一件想用英语说的事（S1 与 D1 推动 E1）；第二列，老师的追问决定学生的话能不能从粒子推到波、六步循环能不能转起来（S2 与 D2 推动 E2）；第三列最关键，老师站在哪里，决定"真善美"与"误差最小"这组矛盾能不能顶起来。纠错者只站在误差一端，矛盾顶不起来；场主在先松的时段站到真善美一端，在后紧的时段回到误差一端，矛盾就在一节课里来回顶撞，推动 E3。这是三原理在课堂上的一个直接用法：老师的作用不是消除矛盾，而是让矛盾的两端都有人站。

路径上，先松的那十分钟走的是第25章说的备路 D→S→E：老师给一件事做（D，一个话头、一个两人场、一句追问），学生的显露在做里重排、在后紧的时段被收拾准确（S），最后场在学生之间生成（E）。老师不能从 E 起手——前面说过，场只能由学生自己的 S 和 D 牵动出来，老师造不出来；老师能起手的只是那件事。传统课堂常常只在 S 上反复用力，停在 S，从没传到 E。对已经被规范拧得很紧的中学生，从一件事起手，比从"再学准一点"起手更容易让劲出来。

> 带走的话
>
> 纠错的老师守住了准确，当场主的老师让学生先有话；先松后紧，两样都要。

> **小账**
>
> 本章读数——第三列 S3・D3 矛盾在课堂上的两端；三列各有一个老师的落点；先松后紧的一节课；先松时段走备路 D→S→E；纠缠度读数不进考核。
>
> 开口小账——（给老师）明天的课划出五分钟，只听不纠，把听到的错记在本子上，下课前再讲。

第 七 编

AI 时代：发现死亡与发生升级

编　序

最后一编讲 AI。机器能翻译了，我们还要不要开口？

第 35 章给出的答案有两面：AI 是最便宜的私人场，也是最危险的替身。第 36 章讲发生升级：开口这件事，一旦退出了「知识」的赛道，剩下的恰是创造、自由与幸福。

这两章把全书放到 AI 时代里，用「发现死亡」与「发生升级」两个词收口。

第 35 章

AI 都能翻译了，还要开口吗：最便宜的场，也是最危险的替身

这一章的问题：手机里一个软件就能把中文变成英文、把英文念给对方听，那我们这些学了十几年还开不了口的人，还有必要去开这个口吗？如果要用 AI，它到底是在帮我开口，还是在替我开口？

◆ 一、老陈的那台翻译机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陈六十二岁，在娄底当了一辈子电工，退休三年。女儿在悉尼工作，外孙还小，老陈想去看他。他的英语底子很薄，前几个月照着手机背过一阵单词，认得一些，张嘴却说不成句。临走前，女儿给他买了一台巴掌大的翻译机，又在他手机上装好了翻译软件，教了他一下午：对着它说中文，它就念英文；对方说英文，它就显出中文。

设想一下老陈第一次去悉尼的头一个星期。机场入境，他把护照递过去，海关的人问了一句，他按下按钮，翻译机替他答。超市买牛奶，他举着手机给收银员看屏幕。小区里遇见女儿的邻居，一位退休的老太太，人家笑着问他好，他手忙脚乱地把翻译机掏出来，等它念完一句"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她的父亲"，老太太已经被身后的狗拽走了。到了第五天，老陈发现一件事：凡是要办的事，翻译机都替他办成了；凡是想交的人，一个也没交上。

他最想交的是外孙。孩子还小，中文只会几个字，英文倒是一串一串往外冒。老陈蹲下来，把翻译机凑到孩子嘴边，孩子以为是玩具，一把抢过去扔进了沙坑。那天晚上老陈跟女儿说了一句话：这机器能替我说话，替不了我跟他好。

这句话比本章任何理论都说得准。我们先把它拆开。

◆ 二、发现死亡：被翻译机拿走的是哪一种"学英语"

本书讲 AI 时代，用的是两个词：发现死亡、发生升级。先讲前一个。

过去几十年，很多人心里的"学英语"，说穿了是这么一件事：英语是一套已经在那里的东西——词、语法、固定说法、标准发音——学习者的任务，是把这套东西搬进自己脑子里，搬得越多越准，就算学得越好。这是一种"发现"的想法：知识先在，人去找到它、存下它。考试也是照这个想法出的题：给你一个空，看你能不能填上那个早已存在的正确答案。

翻译机做的，恰恰就是这件事，而且做得比人好。它脑子里装的现成英语，比任何一个考过六级的人都多；它从中文到英文的对应，比我们在考场上查脑子里那本词典快得多。机场、超市、问路、点菜、订酒店，凡是"把一个已知意思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场合，它几乎全包了。所以，"学英语＝掌握现成的语言知识"这一条理由，在 AI 面前死了。这就是发现死亡：不是英语死了，是那种"把现成的英语存进脑子"的学法，失去了它最主要的用处。

这件事要说透，不能含糊。很多人一听"AI 都能翻译了"，第一反应是辩护：机器翻得不准，语气不对，文化差异处理不好，所以人还得学。这些辩护在几年前也许站得住，可机器每个月都在变好，拿"它还不够好"当理由，等于把人学英语的理由押在机器的缺点上。机器的缺点一年少一点，这个理由就一年薄一点。本书不走这条路。我们承认：就"把意思换成英文"这件事而言，翻译机已经赢了，以后只会赢得更多。

那么剩下的是什么？老陈那句话里已经有了：替不了我跟他好。

◆ 三、翻译机替不了的三样东西

回到全书的母题：开口不是技能问题，是语言的特征纠缠没有发生。本书的 E 不是外部环境，而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那一束牵连——学习者的水平（S，显露）、做法（D，差异）和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那一束。它分三格：英语有没有进

入你的三界（E1），你有没有用英语长出自己的信息（E2），你有没有开口的劲（E3）。

拿老陈的悉尼一星期对一对。

第一格，三界。翻译机在场的时候，英语进入老陈的现实界了吗？表面上进了——他每天都在英语环境里。可是在现实界里，跟海关、收银员打交道的不是老陈，是机器；老陈只是把一句中文递给机器的那个人。英语在他的生活里出现了，但没有落在他身上。理念界更不用说：他脑子里关于英语的东西，一个星期下来没有多一样。至于自我界，"会说英语的老陈"这个自己，根本没有出现的机会。三界都没入。

第二格，信息。老陈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的意思，可是这些意思是用中文生成的，英文那一层是机器替他生成的。按本书的说法，自生信息指的是用英语产生只有自己知道的事、自己的理由链、自己有头有尾的一段话。翻译机在中间一站，英文这一层的信息就不是他生的了。这一点后面还要细讲，因为它正是 AI 最危险的地方。

第三格，能量。邻居老太太笑着问好，那一刻本来是一股劲最容易上来的时候：一个真人、一张笑脸、一句等着回应的话。可是老陈的劲没有往英语里去，而是往"快把机器掏出来"里去了。等机器念完，那一刻已经过去。开口的劲（E3）不是被按住了，是被绕开了——它压根没有经过英语。

所以翻译机拿走的，是"把意思换成英文"这一层；留下来的，正是三维纠缠这一层。老陈说"替不了我跟他好"，跟外孙"好"，要的恰恰是三样：英语进入他和外孙共处的那个现实界和自我界，他用英语对这个孩子说出只有外公才会说的话，他为了逗孩子一笑愿意说得磕磕巴巴也说下去。这三样，机器一样也替不了。不是因为机器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三样本来就不是"一个已知意思换一种语言"，而是"在一个人和一门语言之间牵出一束新的东西"。牵出这一束的，只能是那个人自己。

◆ 四、最便宜的私人场，最耐心的反馈者

说完翻译机拿走了什么，要公平地说另一面：AI 也给了开不了口的人前所未有的好东西。

老陈从悉尼回来，女儿又给他装了一个能用英语对话的 AI 软件。这是另一回事了。翻译机是"你说中文，它替你说英文"；对话软件是"你说英文，它用英文回你"。设想一下老陈在娄底家里的一个晚上：他对着手机，一个词一个词地挤出一句"I… go… Sydney… see… grandson"。软件没有笑他，也没有纠正他每一个错，它回了一句简单的英文，问他外孙多大了。老陈听懂了"how old"，憋了半天，说了一个"two"。软件接着问孩子喜欢什么。老陈想起沙坑，可是不知道沙坑怎么说，就说"play… sand"。软件告诉他那叫 sandbox，又问他是不是也陪孩子玩了。

这短短几个来回，有两件事是过去的学习者很难得到的。

第一件，它是一个最便宜的私人场。本书第9章讲过，很多人开不了口，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来没有一个非说不可、又说得起的场（这是第一列"不入界"在现实界的样子）。真人外教要钱、要约时间、要面对面；英语角要出门、要当着一群人；出国更是可遇不可求。对话软件把门槛降到几乎为零：深夜、厨房、公交车上，打开就能说，说错了没人看见。对一个六十二岁、白天还要带外孙视频、晚上才有空的退休电工来说，这是他这辈子头一个随时能进的英语场。

第二件，它是一个最耐心的反馈者。第二列讲过，信息要自生，得走猜—说—听反馈—改—再说的六步循环（D2，路径组织）。这个循环在真人那里很难转起来：对方没耐心等你憋一个词，老师一节课顾不上每个人，网友聊两句就去忙了。对话软件不累、不烦、不赶时间，你说一句它回一句，你说错了它可以换个说法再给你听一遍，你问"沙坑怎么说"它立刻告诉你。六步循环里最难凑齐的"反馈"这一步，AI 一下子补上了。

这两件好处是实打实的，本书不想假装没看见。对很多人来说，AI 可能是他们第一次让六步循环真正转起来的地方。

可是，正因为它这么好用，它也最危险。

◆ 五、最危险的替身之一：它替你生成，你就不必自生

先说第一个危险，落在第二格（E2，信息）上。

回到老陈的晚上。假如他说不出"沙坑"，软件告诉他 sandbox，这是反馈；假如他干脆说"帮我说一段话告诉我外孙我爱他"，软件立刻给他生成一段漂亮的英文，他照着念一遍——这就不再是反馈，而是替身了。

两者的区别，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出来：都是 AI 给了一段英文，都是老陈念了出来。可在第二格里，它们是相反的两件事。前一种，信息是老陈生的——"我陪孩子玩沙"这件只有他知道的事，是他自己挤出来的，AI 只补了一个词；后一种，信息是 AI 生的——那一段话的格局、理由、说法全是机器的，老陈只是一个念稿人。本书第三编反复说的"听了十几年别人的信息，没产生过一句自己的"，在 AI 时代换了一个更舒服的样子：念了无数遍机器的信息，还是没产生过一句自己的。

更麻烦的是，这种替身会让人以为自己在进步。念得多了，嘴熟了，发音准了，读起来很流利——可这流利是粒子态的流利（S2 里一颗颗现成的词连在一起），不是波态的流利。本书第十七章预言过，从拼词到句流是一次跃迁，跨过去的标志是"说之前先有一段话的样子"。照着 AI 念的人，脑子里那段话的样子是机器给的，他自己从没造过一次。他念一千遍，那道断层还在原处。

所以这里要立一条朴素的线：AI 给你一个词、一种说法、一处改正，是反馈；AI 给你一整段你自己本该造出来的话，是替身。前一种让你自生，后一种让你不必自生。线不在 AI 说了多少，而在那段话的样子是谁先有的。

◆ 六、最危险的替身之二：它从不评判你，你就难点火真人场的劲

第二个危险，落在第三格（E3，能量）上，也更隐蔽。

对话软件最受欢迎的一点，是它从不评判你。你说错了，它不皱眉；你说得慢，它不催；你停住了，它不尴尬。很多人第一次在 AI 面前说了几十句英语，觉得自己终于敢开口了。这种感觉是真的，可要看清它是什么。

本书第四编的核心概念叫按压读数：焦虑不是开不了口的病因，而是开口的劲（E3）被第三列矛盾按住时显出的读数——一边是开口里本该显露的真善美（S3），一边是"误差最小"拧得太紧（D3）。AI 不评判你，等于把 D3 那一边整个松掉了：没有人打分，误差也就无所谓。于是读数降了，你觉得不紧张了，话也多了。

可是第三列的道理是：矛盾不是毛病，是燃料。两维顶撞，才推动第三维改变。在 AI 面前，D3 那一头空了，S3 这一头其实也空了一半——你说一句话，机器不会真的被你逗笑，不会真的被你的一件小事打动，不会因为你说的话而改变它对你的看法。开口里本该显露的善（点燃一个人）、美（被一个场吸进去），在机器那里只有模拟的样子。两头都松，就没有顶撞；没有顶撞，就没有那股点火的劲。

这就解释了一个很多人都遇到过的现象：在 AI 面前能说几十句，一到真人面前，照样张不开嘴。真人场里那个"别说错"又回来了，而 AI 那里从没练过的，恰恰是"为了对方，宁可说错也说下去"那一下。用本书第三十章的四种结局来讲，只在 AI 那里练的人，很容易落进"轮回"：在机器面前读数下降、开口上升，一进真人场读数回升、开口落回原处，来回打转。这和本书预测 3 里"只降焦虑组先升后落"是同一个形状——因为 AI 的不评判，本质上就是一种不碰矛盾、只降读数的办法。

◆ 七、"非说不可"消失之后：开口更难了，还是更容易了

还有一件事，比两个替身更深一层，值得单独说。

本书第九章讲现实界时说过，很多人开不了口，是因为生活里从来没有一个非说不可的场。按这个说法，过去出国、外企、涉外工作，至少还能逼出一些"非说不可"：不开口就办不成事、拿不到货、问不到路。AI 来了之后，这最后一点"非说不可"也被拿走了。老陈在悉尼一个星期，一句英语没说，事情照样办成。周屿那

样做跨境电商的人，客户的邮件机器翻，回复机器写，视频会议开着实时字幕，他比过去更不需要开口。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靠"逼"来开口的那条路，在 AI 时代基本走不通了。过去还能指望环境把人推进一个场——外派一年，被逼着说，说着说着也就会了。以后这种被动的推力越来越弱。不开口不会再饿肚子，也不会再丢工作。

乍一看，这是坏消息：连最后一根鞭子都没了。可是换一个角度，它把问题逼回到了本来的位置上。本书第十一章说过，第一列的侧重对应是 E1＝H(S1, D1)：入界要靠意义三律（D1，创造·自由·幸福）去生成，而不是靠考试规范或外在逼迫。过去"非说不可"的场，其实是借来的场——借工作、借考试、借出国生成一个现实界，人被推着进去，进去之后也未必长出自己的英语之我。AI 把借来的场收走了，剩下的只有一种场还站得住：你自己想去的场。老陈想跟外孙好，这是他自己的；林晓雯想跟马雅聊做饭，这是她自己的。这种场不是谁逼出来的，是 D1 生成的。

所以 AI 时代开口是更难了，也是更容易了。难在没有外力了，不靠意义就进不了场；容易在门槛几乎没有了，一旦有了想去的场，AI 能陪你把门口那几步走完。对开不了口的人来说，这道题的问法变了：不再是"我要不要被逼着学会说"，而是"有没有一件我真想用英语做的事"。前一个问题，机器替你答了"不必"；后一个问题，只有你自己能答。

这里顺带澄清一个常见的担心：既然只靠意义，那岂不是只有少数有心人才会开口，大多数人就此放弃？本书不这样看。意义三律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它在每个人的日常里都有——想给孩子讲一个故事，想看懂一部电影里一句台词的玩笑，想在旅途上跟一个陌生人多聊两句。这些想法过去被"考试要考"压在下面，没被当成学英语的理由。AI 把"考试要考"背后的那套实用理由收走之后，它们反倒露出来了。发现死亡在这里给发生腾出了地方，这正是下一章要讲的发生升级。

◆ 八、怎样用 AI，才不让它变成替身

说到这里，结论不是"别用 AI"，而是用的时候守住三条线，三条线正好对着三格。

对第一格，让 AI 当门，不当房子。AI 是最便宜的私人场，可它不在你的现实界里生根。用它的目标，是把你送进一个真人的英语场：一个网友、一个邻居、一个外孙。老陈后来做的一件事很说明问题——他让软件陪他练的，不是"机场怎么说""超市怎么说"，而是"怎么跟一个小孩子说话"：说"你好棒""再来一次""我们去看鸭子"。练完了，他在视频里对外孙说。AI 是门，外孙那里才是房子。

对第二格，先有一段话的样子，再请 AI 帮你补。每次打开软件之前，先用自己的话想好要说的那件事——哪怕只是三个词、一个格局。说不出的地方再问它。不要请它"帮我写一段"，要请它"我这么说对不对""这个词怎么说"。那段话的骨架必须是你先有的，这是自生信息与被替生成的分界。

对第三格，把 AI 当热身，不当比赛。在 AI 面前说顺了，就把它当作进真人场前的热身。真正点火的地方在真人场：有人会笑、会追问、会听不懂、会等你。按压读数在那里会升回来，这不是失败，是矛盾回来了，燃料回来了。本书第二十八章讲的"为了对方那一笑，宁可说错也说下去"，只能在真人面前发生一次又一次。

◆ 九、一个简单的自查：关掉它，你还剩下什么

三条线说起来清楚，用起来容易糊涂。这里给一个很笨、但很管用的自查办法：每次跟 AI 练完，把它关掉，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问，落在三界上：刚才说的那些英语，有没有哪一句是明天在我自己的生活里用得上的？老陈练"我们去看鸭子"，第二天视频里就用上了，这句话落进了他的现实界；要是他练的是软件随手出的"在餐厅点牛排"，他这辈子也许都不去点牛排，那就只是在一个借来的场里转了一圈。

第二问，落在信息上：关掉之后，我能不能不看屏幕，把刚才说的那件事再说一遍？不必一字不差，只要那段话的样子还在。如果能，说明那段话的骨架是你自己的，AI 只是帮你补了几块砖；如果一关掉就一句也想不起来，说明骨架是机器搭的，你只是在里面走了一趟。这一问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它测的正是本书说的自生信息：不是你念过什么，而是你造过什么。

第三问，落在能量上：刚才有没有哪一刻，我是想让对面那个"人"明白我、被我逗乐、跟我多聊一句？如果有，哪怕对面是机器，那股劲也已经在找出口，下一步就该把它带到真人那里去；如果从头到尾只想着"别说错""快说完"，那就只是在换一个不打分的地方做题。

三问都答"有"，这一次 AI 就是你的场和你的反馈者；有一问答"没有"，那一格上它就在当你的替身。不需要任何仪器，也不需要打分，自己心里有数就够了。这三问和附录一的纠缠度自测表是同一个骨架，只是缩成了一次练习之后的小检查。要提醒的是，它只给自己看，不交给任何人评分——一旦拿去考核，它就又变成了一道题，而开口最怕的就是被做成题。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走的是"收口之后放进时代里再验一遍"这一步。我们用三格去检验一个新出现的东西——AI——发现它对三格的作用并不一样：它在第二格既能当反馈者（推动 D2 六步循环转起来），也能当替身（让 E2 不必自生）；在第三格它松掉了 D3，也就一并松掉了第三列矛盾，因而降了读数却点不了火。用三原理的话说：任意两维的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AI 的危险不在于它坏，而在于它把矛盾的一头抹平了，第三维就没有被推动的理由。用路径的话说，用得好的 AI 是 D→S→E 这条备路上的一段助推——先让做法（六步循环）转起来，再让显露（从拼词到句流）重排，最后把人送进真人场去点火；用得不好，路径就停在 D 上原地打转。

带走的话

翻译机替你把意思换成英文，替不了你让英语长进你的世界；AI 可以是你的门，别让它成了你的替身。

小账

本章读数——E2 与 E3 两格；第二列与第三列；"发现死亡"在三格上的检验；三原理（矛盾被抹平则无推动）。

开口小账——今天打开 AI 之前，先用自己的话想好一件只有你知道的小事，说出来，只请它补你说不出的那一个词。

第 36 章

发生升级：开口，找回创造、自由、幸福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学英语不再是为了"掌握现成的知识"，那它还剩下什么值得花时间的理由？开口这件事，能不能不是负担，而是一件让人更像自己的事？

◆ 一、林晓雯没有按下那个按钮

林晓雯在语言交换软件上认识了温哥华的马雅，两人聊了好几个月，每周视频一次，平时更多是打字、发语音，中英夹杂。设想一下这样一个晚上：马雅发来一条语音，问她：你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

林晓雯手边就有现成的办法。她可以用中文打一段话，交给软件翻成英文，复制粘贴发过去，三十秒搞定，语法挑不出毛病。她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可那天晚上她没有按那个按钮。她想起这个问题其实没人问过她——家里人问的是小禾的作业，同事问的是报表哪天交。她想认真回答一次，用自己的话。

她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一件说出来有点不像她的事：小禾睡下以后，如果丈夫在家，她会扫一辆共享单车，沿着湘江边骑二十分钟，到一段没什么人的台阶上坐一会儿，再骑回来。这件事她没跟谁认真讲过，家里人只当她"出去透透气"。

她对着手机录了三遍。第一遍说到一半卡住，"共享单车"不会说，她想了想，干脆说 a bike，接着往下说，可后面乱了，删掉重录。第二遍说出了 I ride a bike along the river at night，后面想说"那半个钟头里，没有一个人要找我"，怎么也拼不出来，停住了。第三遍她换了个说法：Nobody needs me there. The wind is... the wind is mine. 说完自己愣了一下，这句话好像不对——风怎么会是谁的——又好像比中文说得还准。她把几句连起来，录了五十多秒，有几处停顿，有一个 is 用错了地方，她没再改，发了出去。

马雅回了一段很长的语音，说她每天早上六点去海边跑步，也是为了同一样东西，她管那一个钟头叫 my hour。林晓雯听了两遍，听懂了大半。那天她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今天我用英语说了一件我以前没对任何人认真说过的事。

这一章就从这一行字讲起。

◆ 二、发生升级：剩下的理由恰好是最要紧的理由

上一章说了发现死亡：把现成英语存进脑子这条理由，被 AI 拿走了。这一章说发生升级：拿走之后剩下的，不是残渣，恰恰是开口本来最要紧的东西。

林晓雯那天晚上做的事，翻译软件三十秒就能做完一个"版本"。但她录的那五十秒，和软件生成的那段话，是两件不同的事。软件的那段话是一个产品：把一个已知的中文意思，换成正确的英文。她录的那段话是一次发生：在她和英语之间，长出了一样此前不存在的东西——一句她以前没有、连中文里也没说清过的"那半个钟头，风是我的"。

本书把这种区别叫作从发现到发生。发现是去找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发生是让一个此前没有的东西出现。AI 越来越会发现，它几乎能找到任何已经被说过的英文；可是"林晓雯一个人骑车去江边"这件事的英文说法，在她开口之前，世界上没有。这一句只能由她生成。

所以发生升级的意思是：学英语的理由，从"拥有英语"升到"用英语生成自己"。前者 AI 替得了，后者替不了。前者的成绩是考分和词汇量，后者的成绩是你的三界里多了什么、你自己生了什么信息、你开口时烧了哪股劲。这正好是本书全程讲的三维纠缠。换句话说，AI 并没有给开口出一道新题，它只是把老题里那层遮挡揭掉了——过去我们以为开口难在知识不够，现在知识白送了，难处还在，可见难处从来就不在知识。

还可以从反面再看一眼。设想十年以后，人人耳朵里都戴着一只实时翻译的耳机，走到哪里都能"听懂"、都能"说出"英语。到那时，"会英语"这三个字还剩什么意思？如果它只是指"能把意思换成英文"，那人人都会，它也就不再是一种能力，

就像今天没有人会因为"会用计算器"而骄傲。剩下还能把人和人分开的，只有一件事：谁和英语之间真的牵出了一束自己的东西——谁在英语里有自己的场、自己的话、自己的劲。耳机让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也就让这条线以上的东西变得一目了然。

所以发生升级不是一句安慰话，不是"机器替了你，你就去找点精神寄托"。它是在说：AI 把英语里能被替代的那一层统统拿走之后，开口的价值反而集中到了最不能替代、也最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层上。下面分三样来讲这一层：创造、自由、幸福。

◆ 三、创造：说出一句世界上原本没有的英语

D1 一格讲意义目标的三律：创造、自由、幸福。本书第十一章说过，很多人手里只有考试的规范（对或错），却从没为这三样开过口，于是英语不入界。这一章从另一头看：开口一旦为这三样而开，它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三样东西本身的来处。先说创造。

林晓雯第三遍录音里那句 The wind is mine，从考试的眼光看，不但平平无奇，还算不上地道——风不能被谁拥有。可在她那里，它是一次创造：她用手头仅有的几个词，造出了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让她第一次看清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她喜欢的不是江，也不是骑车，而是那半个钟头里没有一个人需要她。说中文时她不觉得这事值得说，换成英文、词不够用、被逼着找最简单的说法时，这层意思反倒露出来了。

这是一个值得停下来想的现象：词少，反而逼出了创造。母语里我们有现成的说法可以躲，一句"出去透透气"就过去了；外语里现成的说法不够，你只好自己去搭。搭的过程，就是 S（显露）被 D（做法）重新组织的过程——三方程的第一式 S＝F(D，E)，在这里是活的：她的英语水平，正是在这一次搭句子里被重新显露出来的。

AI 时代的意思是：这种创造的机会，过去被考试和"标准说法"压着，现在压着它的东西被 AI 接手了。标准说法你随时可以查到，那么你自己搭出来的那一句，就成了唯一的、查不到的东西。开口的价值，从"说得对"移到了"说出自己"。

◆ 四、自由：在一门语言里多一个自己

再说自由。本书讲 E1 三界时说过，自我界里没有"英语之我"，是很多人开不了口的一处根（第十章）。这里换一个角度：英语之我一旦开始生成，人得到的不是一项技能，而是一种自由。

林晓雯说中文时，有一个早已固定的自己：懂事的女儿、靠谱的会计、操心的妈妈。这个自己很好，但它也有边——有些话这个自己不会说，有些念头这个自己不会去想。那天晚上用英语说"风是我的"，说话的那个人，有一点不像平时的她：不那么懂事，不那么靠谱，也不在乎这话听起来有没有用。说完她自己都愣了一下。

这不是变了一个人，而是同一个人多了一处可以站的地方。本书讲 E1 时用的说法是三界平权：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没有高低，每一界里都可以有一整套。英语之我也不是中文之我的翻译件，它是自我界里另长出来的一处，有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分寸、自己敢说的话。人多一处可以站，就多一分自由——这是 D1 里自由律的意思：自由不是没有约束，而是能在几种牵连之间选择、被选中的那一处激发出来。

AI 替不了这一条，理由很简单：AI 可以替你说英语，但被它说出来的那个"我"不是你的。照着 AI 念一段漂亮的英文，你得到的是一个借来的嗓子；自己磕磕巴巴搭出一句，你得到的是一个新长出来的自己。前者让人在英语里永远是客人，后者让人在英语里有了一个家。

◆ 五、幸福：被一个人真的听见

最后说幸福。很多人学英语的十几年里，跟幸福最近的时刻，大概是考试通过、分数出来那一下。那是一种被认可的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它跟英语本身关系不大——换成数学考过了，也是同一种快乐。

林晓雯那晚得到的是另一种。马雅回她一段长长的语音，说自己早上跑步的那一个钟头也是这样。那一刻她被一个远在温哥华的人真的听见了，而且对方不是听见了她的语法，而是听见了她这个人，还拿自己的一件事来接她的话。这是本书第四编讲的动能（善）和势能（美）同时显露：她的话点燃了一个人，她也被一个英语的场吸了进去。

这种幸福有一个特点：它只在开口之后来，不在开口之前来。你不可能先感到被听见，然后才开口。这正好对上本书第二十一章的按压读数：焦虑是能量被按住的读数，不是开口的前提。林晓雯录那三遍时，读数一点也不低——她紧张、卡壳、反复删。可她还是发出去了，因为她想认真回答一次。幸福是在发出去之后，从对方那里回来的。很多人等着"不紧张了再开口"，等的其实是一个不会先来的东西。

AI 能不能给这种幸福？它可以模拟一个热情的回应，可是那个回应不是因为它被你打动了。被听见的幸福，要求对面有一个会被打动、也可能不被打动的人。正因为可能不被打动，被打动时才算数。这一点，上一章已经说过：AI 把矛盾的一头抹平了，也就抹平了这种幸福来的地方。

◆ 六、三律各推一格：意义怎样变成纠缠

说三律值得，还不够；要说清它们怎样落到三格上，否则"意义"就只是一句好听的话。

创造推的是第二格。你用英语搭出一句自己的话，那一刻长出来的正是自生信息（E2）：一件只有你知道的事，一条你自己的理由，一段有头有尾的话。林晓

雯那五十秒，三样都有——江边那半个钟头是她的事，理由（不是为了锻炼，是因为那里没有人需要她）是她接起来的，五十秒的格局是她搭的。创造越多，第二格越满；而第二格满了，那道从粒子到波的断层也就一步步被跨过去。

自由推的是第一格。每生成一点英语之我，自我界就多一处有英语的地方（E1）；而有了这个自己，现实界和理念界也跟着动——她开始想用英语去跟马雅聊别的事，开始注意到身边哪些东西可以用英语说出来。三界本来就互相牵着，一界入了，别的界跟着松动。

幸福推的是第三格。被一个人真的听见，开口的三股劲（E3）同时被拉起来：守住"我有话要说"的内能（真），点燃了对方的动能（善），被一个场吸进去的势能（美）。下一次开口时，劲就比这一次足一点。

这三条对应不是硬配的。D1 是意义目标，它本来就是 E 的生成来源之一：第一列说得最直接，E1＝H(S1，D1)；第二、第三列虽然以 D2、D3 为侧重，可是没有意义，六步循环转不起来，分寸也不知道为谁而松。三律像是三根引线，分别接到三格上。引线不点，三格就算条件都具备，也只是摆在那里的柴。

反过来看，三律缺一会怎样，也很有意思。只有创造没有幸福，人会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一大堆漂亮的英文句子，却从不说给谁听——第二格满了，第三格空着，开口依旧等不来。只有幸福没有创造，人会在聚会上跟着大家笑、说 yes 和 really，被场吸进去了，却从没说出一句自己的话——第三格有了劲，第二格是空的，劲没有地方烧。只有自由没有另外两样，人会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买一摞英文书，觉得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人，可这个英语之我只是一个空壳——第一格挂了一块牌子，里面没有自己生的信息，也没有被人听见过。三律缺一，三格就有一格是短板，而本书第二十四章的短板律说过：最低的那一格，比平均更能决定开不开得了口。

◆ 七、三律合在一起：开口不是交出去的作业，是给自己的东西

把三样合起来看。创造是你造出了一句世界上原本没有的英语；自由是你在英语里多了一处可以站的自己；幸福是你被一个人真的听见。三样都不是 AI 能替你

得到的，因为三样都要求"你自己"在场：创造要你自己搭，自由要你自己站，幸福要你自己被听见。

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发生升级在开口这件事上的样子。过去，开口是一份交出去的作业：交给老师、交给考官、交给面试官，评分在别人手里。AI 时代，这份作业有机器代写了，于是它变得不再值得做。剩下的是另一件事：开口是给自己的东西，是你在一门语言里生成创造、自由、幸福的地方。前者越来越不必做，后者越来越值得做。

这里要防一个误读：发生升级不是说考试、规范、标准都不要了。第一列的矛盾——怕说错与想说出自己——不会因为 AI 而消失，它照样在，照样是燃料。规范（S1）仍然有用，它是你搭句子时脚下的地；只是它不再是开口的目的。开口的目的回到了 D1：创造、自由、幸福。规范从目的退回到工具，这才是它本来该在的位置。

◆ 八、那一句话之后：发生怎样回写成你的英语水平

有人会问：这样一句一句地生成，英语水平到底有没有长？还是只是"感觉好"？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那一句话之后发生了什么。林晓雯录完那五十秒的第二天，下午有三个人同时来催她办事，她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一句英语：Everybody needs me here. 说完她自己差点笑出声——这是昨晚那句话翻过来的样子。这件小事说明，昨晚那句话没有随着语音发出去就结束，它在她身上留下了东西。need、mine 这些词她考六级时早就背过，可那时它们只是抽屉里的卡片；现在它们挂在一件只有她知道的事上，跟一种具体的滋味连在一起，于是被"叫醒"了，能在生活里自己冒出来，还能翻个面再用。

这就是三方程里那一圈的回写：E→D→S。纠缠（她和马雅之间那一束牵连）推动做法（下一次还想说、想说得更清楚），做法又把显露重新组织起来（need、mine、along 这几个词从考试词汇变成了她自己的词，Nobody needs me… 变成了她可以反复用、还能翻面用的一个句子骨架）。英语水平在这里不是

另外练出来的，而是生成之后沉下来的。用本书的话说，S 是显露，结构只是显露稳定下来的那一端；一次真正的生成之后，总有一点东西稳定下来，成为下一次开口时脚下的地。

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常见的担心：只顾生成，会不会把基础丢了？答案恰好相反。照着 AI 念一千遍，词汇只是被"用过"；自己生成一次，词汇被"认领"了。被认领的词，下次能自己出来；被用过的词，下次还得再查。AI 时代真正的基础，不是你脑子里存了多少，而是有多少是你认领过的。

◆ 九、进步怎么算：换一把尺子，但不拿它去考人

既然理由升级了，衡量进步的尺子也该换一换。过去的尺子是词汇量、考分、语法正确率，它们量的是你存了多少现成英语。这把尺子在 AI 时代越来越量不出要紧的东西：一个人词汇量一万，照样可能一句自己的话也没说过。

本书给的尺子是纠缠度，附录一有一份自测表：三界里各有没有英语，能不能用书面英语写出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接出自己的理由链、写完一段有头有尾的话，被打断后会不会继续说、有没有换来过真回应、有没有主动想进一个英语场。拿林晓雯来对，那个晚上之后，她的自我界多了一处，自生信息多了一段，开口能量多了一次真回应——这些在考分上一分也看不出来，在纠缠度上却是实打实的一步。

但这里必须守住本书的一条禁令：纠缠度读数只给自己看，不进考试，不进考核。理由不在礼貌，而在道理本身。纠缠度一旦被拿去打分，它就变回了 S1 那一头的规范——"纠缠度要达到多少才合格"——于是人又会去为了分数生成，为了被打分而开口，第三列的"误差最小"又会拧紧。发生升级之所以是升级，正因为它把开口从"交给别人评分"的作业里解放出来；如果新尺子又被做成考试，等于在升级之后又亲手降了回去。这把尺子的用处，是让你自己看清哪一格是短板、下一步该从哪一维起手，仅此而已。

升级的代价：慢，而且没法外包

发生升级有一个代价，必须讲在前头：它慢。

查一个说法，AI 一秒钟；自己搭出一句 The wind is mine，林晓雯录了三遍。翻一段话，软件三十秒；自己说一段五十秒的话，她用了一个晚上。从效率看，发生的路远不如发现的路划算。如果拿效率来衡量，AI 时代人人都该放下开口这件事。

可这里正好碰上第三列的道理。D3 讲优化约束：误差、冗余、损耗三最小；过度优化的结果是高效而贫血；创造必须先松后紧。用 AI 替你说，是把误差和损耗压到了最低——没有错，没有卡顿，没有浪费的时间——可正是这个"最低"，让开口变得贫血：它不再生成任何东西。林晓雯那三遍录音里，有删掉的半句、有不对的 is、有长长的停顿，这些在效率眼里全是损耗，在发生眼里却是必须的松：没有那几遍松，就紧不出最后那五十秒。

还有一点：这个慢没法外包。你可以请人替你做饭、替你开车、替你算账，但"你在英语里长出自己"这件事，只能你自己一遍一遍地录、一句一句地搭。它的慢是它的本性，不是它的缺点。AI 时代很多事都在变快，越是这样，这一件慢下来的事就越显出分量：它是少数几件只有你自己能做、做了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那么时间从哪里来？本书第三十二章讲过没时间的人。这里只补一句：AI 正好把过去学英语花在"存现成知识"上的大块时间腾了出来——背单词表、刷题、记固定搭配，这些很多可以交给机器随查随用。腾出来的时间不必更多，只要拿去做发生的事：一周两三次，每次十几分钟，用最少的词说一件自己的事给一个真人听。发现死亡在时间上也给发生让了地方。

本章与 SDE 方法的对位

这一章在缝隙与填补里走的是填补之后的"结算"一步：把整个发生链放进 AI 时代，看它剩下的意义落在哪一格。答案落在第一列的 D1（意义三律）上。第一列的侧重对应是 E1＝H(S1，D1)：入界由规范与意义三律共同生成。AI 接手了规范这一头里"标准说法"的部分，于是 D1 那一头变得格外显眼——没有意义，就没有入界；有了意义，AI 反倒能帮你把门口几步走完。用路径的话说，这正是本书的备路 D→S→E：先有一件想用英语做的事（D1 意义），它逼你重排自己的英语

（S，从拼词到搭句），再在真人场里点燃三股劲、让英语入界（E）。林晓雯那三遍录音，就是这条路在一个晚上里走了一小圈。

> **带走的话**
>
> AI 能替你说出正确的英语，替不了你用英语造出一句自己的话、多出一个自己、被一个人真的听见。

小账

本章读数——D1 一格（创造・自由・幸福）；第一列 E1＝H(S1，D1)；结算步；备路 D→S→E。

开口小账——今天找一个以前没人认真问过你的问题（你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用最少的英语词，说给一个人听，不改到完美就发出去。

结 语

谁生场，谁开口；谁纠缠，谁成为

回到那句话

> **判词**：学了十几年英语还开不了口，不是没学会，也不是胆子小：英语从来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没有入你的界，没有长出你自己的话，没有点起开口的那股劲。

这本书从一个全国性的十几年讲起：一代又一代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了十几年英语，考过了一张又一张证书，到了要开口的时候，张不开嘴。我们没有把这件事归到"不够努力""胆子太小""输入太少"上去，而是换了一个问法：开口这件事，到底是在哪里没有发生？

全书的答案是一句话：开口不是技能问题，是语言的特征纠缠没有发生。英语没有入你的界（E1），你没有用英语产生自己的信息（E2），你也没有开口的能量（E3）。三格缺一，开口等不来。

这里的 E，全书一以贯之，不是"外部环境"，而是学习者与英语之间的特征纠缠：你的水平（S，显露）、你的做法（D，差异）和英语一起牵动出来的那一束。它不在你之外，也不在你之内。所以本书的定音句才这样说：谁生场，谁开口；谁纠缠，谁成为。场不是等来的、不是别人给的，是你和英语之间生出来的；生出了场，才有开口；而开口里一次次的纠缠，最后生成的是一个在英语里也站得住的你。

这本书还有一个承重的新概念：按压读数。焦虑不是开不了口的病因，而是开口的劲（E3）被第三列矛盾按住时显出的读数——一头是开口里本该显露的真善美（S3），一头是"误差最小"拧得太紧（D3）。读数是读数，不是原因。所以本书

不劝你"先别紧张"，而是劝你去做让能量有地方烧的事：入界、自生信息、为了一个真人宁可说错也说下去。能量烧起来，读数也许还高着，开口却已经上来了。

这里要再划一次界，免得按压读数被读成一句换了说法的老话。Dewaele 与 MacIntyre 等人在 2014 年前后的研究指出，外语愉悦与外语焦虑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一个人可以又紧张又享受。这个发现很有价值，它已经打破了"焦虑越低越好"的单线想法。但在那里，愉悦和焦虑是两种并列的个人情绪状态。按压读数说的是另一件事：焦虑不是和愉悦并列的一种状态，而是一个仪表上的读数，它读的是开口的劲被按住了多少；按住它的，是第三列那组矛盾。读数高，说明劲被按住了，不说明劲没有；劲找到了出口，读数可以还高着，开口却已经上来了。两种说法在现实里会留下不同的痕迹：照两维的说法，提高愉悦就能在焦虑不变时改善开口；照按压读数的说法，要看的是入界与自生信息做起来之后，开口与焦虑会不会脱钩。本书的第四个预测，押的就是这个痕迹。

结语要做三件事：给五个预测报账，把自我证伪条款逐条写明，再诚实地说出本书最弱的地方。

回头看一遍这条路

在报账之前，先把全书走过的路回头看一遍，因为这本书除了回答一个问题，也想示范一种做研究的方法：缝隙与填补。

第一步是扫描。我们拿三方程——S＝F(D，E)，D＝G(S，E)，E＝H(S，D)——去看现有的理论都在哪一式上用力。语法翻译、句型操练、可理解输入、输出与互动，问的都是"英语的显露怎样被练出来"，用力在第一式；焦虑、情感过滤、交际意愿、动机与二语自我，问的是"学习者的做法怎样被状态和情境决定"，用力在第二式；社会文化、实践共同体、投资与想象共同体谈到了场，可大多把场当作给定的条件。第三式 E＝H(S，D)——场由学习者的水平与做法生成——用力最少。这就是缝隙的大致位置，而 van Lier 与 Larsen-Freeman 两家已经碰到它的边。

第二步是九宫细分。光说"场没被生成"太粗，我们把 E 拆成三格：三界、信息、能量。拆开之后，缝隙也分成三处，各有名字：不入界、信息不自生、开口没

有劲。第三步是侧重对应：三格各配一组 S 与 D，成为三列三角，每列各有一组矛盾。第四步是命名与预测：总缝隙叫"英语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承重新概念叫"按压读数"，并立下五个预测与自我证伪条款。第五步是收口与填补：终点在 E，主路 S→D→E，备路 D→S→E，沿着一条发生链，在每个矛盾节点处让被推动的那一维接着走，直到三维互相点火。最后是结算：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分别对应三维纠缠稳住、在一维里打转、矛盾被抹平后来回摇摆、能量散掉。

这条路本身也要接受检验。如果五个预测大半落空，不只是本书的结论错了，"缝隙与填补"这套方法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交出好的答卷。方法和结论绑在一起报账，这是本书想守的一点规矩。

五个预测的账

一本书说自己找到了一个缝隙、提出了一种填补，它就欠读者一笔账：这些说法在现实里会留下什么可以被看见、被数出来的痕迹？本书立了五个预测。要先说清楚：截至成书，这五个预测都还没有经过正式的实证检验。下面的报账，是交代每一笔账欠在哪里、怎样去还、还不上意味着什么，不是宣布已经还清。具体的检验设计见附录二。

第一笔，纠缠度与开口能力的相关，高于词汇量、考分与开口能力的相关。这是对母题的直接下注。全书第一编的扫描说，现有的大多数努力用在 S＝F 那一式上——想办法把英语的显露练出来，于是词汇量和考分成了主要的尺子。如果本书对，那么在同一群学习者身上，纠缠度（入界度、自生信息度、开口能量）对开口量、流利度、主动开场次数的预测力，应当明显高于词汇量与考分。这笔账要还，靠的是一份横断面的测量，难点在于把纠缠度和开口能力分开来测，所以本书坚持自生信息度用书面英语测，不用口头测。

第二笔，短板律：三格中最低的一格，比三格平均更能预测开不开得了口。这是本书守住的四样新东西里的第二样。它的意思是，三格不能互相抵账：入界很深、信息很足，可开口的劲是零，照样张不开嘴；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数据显示三

格是可以加总平均的、高的一格能补低的一格，短板律就错了，本书对"三维缺一不可"的整套说法也就要收缩成"三维都有用"。

第三笔，干预：在总时间相同的条件下，分三组——只加输入、只降焦虑、三维一起做——半年后第三组开口量最高；只降焦虑那一组呈"轮回"：先升后落。这一笔押的是"矛盾即燃料"。只降焦虑，等于抹平第三列矛盾的一头，读数是降了，燃料也没了；所以本书预料它会先有起色，然后落回去。总时间相同这一条是关键，否则第三组赢了也可能只是因为练得多。

第四笔，按压读数：第三组开口上升时，焦虑不必先降，焦虑与开口出现脱钩。这是全书最冒险的一笔，因为它跟很多人的直觉相反。直觉是"先不紧张才能说"，本书说"说起来了也许还紧张"。如果数据显示焦虑必须先降开口才升，按压读数就被推翻。

第五笔，断层：自生信息度在粒子态（拼词）与波态（句流）之间呈断层分布，而不是平滑过渡。这一笔让 S2 的"粒子·波·场"承担可检验的工作，而不只是贴标签。如果自生信息度在人群里是一条平滑的连续分布，看不到中间那一段稀疏，断层的说法就错了，第十七章、第二十七章关于"先有一段话的样子"是一次跃迁的论证也要退回去。还要说明：这一笔只押粒子到波这一道坎；从波到场是不是也有断层，第十七章说过本书没有把握，不下注。

还有一件账外的事要交代。五个预测都把"开口"当作一个可以数的东西：开口量、流利度、主动开场次数。这是为了能检验，不得不如此。可是本书真正在意的开口，是第三十六章说的那种——用英语造出一句自己的话、多出一个自己、被一个人真的听见。这种开口能不能被这几个数字完全抓住，本书没有把握。很可能有人开口量不多，可每一次都是一次真正的生成；也可能有人开口量很大，说的全是现成的套话。如果检验时发现这两种人在数字上分不开，那不一定说明本书错了，但一定说明本书给"开口"找的尺子还太粗。这一层，本书只能先记在账上。

五笔账，没有一笔已经还清。这本书把它们写出来，是为了让读者、让做研究的人知道：这本书说的东西是可以被现实打脸的。

自我证伪条款：出现什么，本书即错

光有预测还不够。预测可以被事后解释——结果不合，总能找一个理由说"条件不对""样本有偏"。为了不给自己留这条后路，本书在导论里立下自我证伪条款，这里逐条写明，并把每一条对应到它推翻的是哪一个承重命题。

第一条：如果三格平均比最低一格的预测力更强，短板律错。届时本书承认，三格之间可以互相补偿，"三维缺一，开口等不来"要改成"三维越高越好"，第二十四章和第五编的整套收口顺序都要重写。第二十四章还预先留了一种中间结果：短板律只在最低格低于某条线时成立，过了那条线三格开始互补。若数据是这个样子，本书不算被推翻，但要把短板律收缩为"有门槛的短板律"，并写明门槛在哪里。

第二条：如果只降焦虑组没有出现先升后落，而是稳定上升，并且与三维一起做的那一组持平，那么"矛盾即燃料"错。届时本书承认，焦虑就是一个需要消除的毛病，第三列的矛盾不是燃料而是障碍，现有理论把它当毛病去消除是对的，本书第四编关于"误差最小拧太紧"那一部分要大幅收缩；第二十一章说过，这时按压读数也要跟着收缩，因为"只调读数就够了"本身就是在说读数背后没有另一样东西在按着。

第三条：如果焦虑必须先降、开口才升，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组里，开口的上升都跟在焦虑的下降之后、从不先于它，那么按压读数错。届时本书承认，焦虑是开口的原因而不只是读数，"按压读数"这个全书承重的新概念应当撤回。这一条一旦成立，本书剩下的部分最多只能算是对已有研究的一种重新组织。

第四条：如果纠缠度对开口的预测力不高于词汇量，母题错。届时本书承认，开口在根本上仍是一个技能与输入的问题，"开口即纠缠"这个书名本身就站不住。

四条之外，还有一条没有写进条款、但本书自己心里要有数的：如果断层预测不成立，三格的论证不会塌，但"粒子·波·场"在本书里只是一套好看的比喻，而不是做了工作的概念。这一点也应当承认。

条款还要补一句：现实往往不会干脆地给出"全对"或"全错"。更可能的是部分成立。比如短板律在入界与能量两格上成立，在信息一格上不成立；或者脱钩只在一部分人身上出现，在另一部分人身上焦虑确实先降。遇到这种情况，本书的做法是收缩，不是辩护：哪一格、哪一类人上不成立，本书的说法就从那里退回去，写明"本书的命题只在某某条件下成立"。收缩之后剩下的部分如果仍然比现有理论多出一点能被检验的东西，这本书就还有它的位置；如果收缩到什么也不剩，那就照条款认错。

还有一种结果要预先说明：如果三组干预在半年后差别都不大，开口量都只是微微上升，那最可能的解释不是本书错了，而是半年太短，或者干预做得太浅——三维一起做，做成了三样都只做了一点点。这种结果不能拿来证实本书，也不能拿来推翻本书，它只说明检验本身没有做到位。附录二对剂量和时长的建议，就是为了尽量避免这种"什么也没说明"的结果。

把这些条款写得这么死，不是为了显得勇敢，而是因为这本书讲的就是发生学的道理：一个说法是不是新东西，不在它听起来多新，而在它敢不敢让现实来回写。一个永远不会错的说法，也就什么都没说。

本书最弱处

一本书最该诚实的地方，是说出自己哪里最弱。这里讲三处。

第一处：缝隙不是空白。本书在导论和第六章已经承认，E＝H(S，D)——"学习者生成自己的语言情境"——不是无人碰过的地方。van Lier 在 2004 年前后提出的生态视角说，可供性是在学习者的感知与行动中浮现出来的，不是摆在环境里等人去拿；Larsen-Freeman 从 1997 年起把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带进二语习得，后来讲学习者与环境互相适应，把能动性看作学习者改变自身情境的能力。这两家已经碰到了"学习者生成情境"。本书守住的新东西只有四样：三格分立、短板律、矛盾即燃料、按压读数。如果有一天发现这四样里也有被前人做过的，本书愿意再收缩。读者不应当把这本书读成"二语习得研究都没想到"，那不是事实。

第二处：纠缠度的测量尚未实证。本书提出了入界度、自生信息度、开口能量三组指标，附录一给了一份自测表，附录二给了检验设计。可是这些指标有没有信度和效度，三组之间是不是真的分得开，自生信息度用书面英语测会不会把"写作能力"混进来，都还没有数据。换句话说，本书的整套预测，现在是建在一把还没校准过的尺子上的。尺子不准，预测对错都说明不了太多。这是本书最需要别人来补的一块。

第三处：三列三角是侧重对应的判断，待数据检验。本书说，第一列 E1＝H(S1，D1)、第二列 E2＝H(S2，D2)、第三列 E3＝H(S3，D3)。这是一个"侧重"的说法：不是说入界只由规范和意义三律生成，而是说这两样在入界上用力最重。这个对应是从三维九宫的格局出发、再拿开口这件事对过之后做出的判断，它有道理，但不是证明。现实中很可能出现交叉——比如六步循环对入界的推动比意义三律还大。如果数据显示侧重对应换一种排法更合适，本书的三编结构要重排。这一处，本书动笔之初就列为待裁的一项，至今仍是。

再补一处容易被忽略的弱点：第七编关于 AI 的判断，建在今天这一代对话软件的样子上。本书说 AI 从不评判你、所以难点火真人场的劲，又说它替你生成、所以你不必自生。可是这两条都描述的是 AI 现在通常被怎样设计、怎样使用。如果有一天，对话软件被做得会真的"在意"你说了什么、会在你照着它念时拒绝替你说，那么第三十五章的两个替身之说就要重写。本书能守住的只是一个更抽象的判断：凡是把第三列矛盾的一头抹平的东西，降得了读数，点不了火。这个判断对 AI 成立，对任何不评判的练习环境也成立，它比"AI 是替身"更耐久，也更值得被检验。

除了这三处，还有一处不算弱点、但要交代：本书的案例几乎都是构想场景和陪读人物，没有一个是经过访谈记录的真实个案。它们帮读者看清道理，但它们不是证据。

给三种读者的一句话

这本书有三种读者，各有一句话要说。

给开不了口的学习者：别再先治胆子、先补单词了。先看一看三格里哪一格最低——是英语根本不在你的生活里，是你从没用英语生过一句自己的话，还是你一开口就被"别说错"按住。从最低的那一格起手，别的两格会被它牵着动。附录一那张自测表，只给你自己看。

给英语老师：第三十四章说过，从纠错者到场主。纠错本身不坏，坏在把 D3 拧到最紧、拧成课堂唯一的规矩。老师能做的最大一件事，是让教室里长出一个学生想进去的英语场，让学生在里面生成自己的信息，并且容许他们为了被听见而说错。至于纠缠度，请不要拿它去考学生；它一进考核，就会变成另一道题。

给做研究的人：本书的预测、条款与检验设计都摆在这里，欢迎来推翻。如果你手里有现成的数据——交际意愿、焦虑、愉悦、开口量的追踪资料——也许已经能部分回答短板律和脱钩这两个问题。本书最需要的，是有人把纠缠度这把尺子校准。

最后的话

学了十几年英语还开不了口，这件事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那么丢人。它不是你笨，不是你胆小，也不是你单词背得不够。它只是说明，英语和你之间那一束东西，还没有生出来。

AI 来了，把英语里能被替代的那一层全拿走了，这反倒把问题照得更清楚：剩下的那一层，只能由你生。去找一件你真想用英语做的事；带着一段话的样子去说，说错了再改；为了对面那个人的一笑，宁可说错也说下去。场是你生的，话是你生的，劲也是你生的。

林晓雯、老陈、周屿、唐老师，还有那个十岁的小禾，这本书里的每一个陪读人物，走的都不是同一条路：有人从一件想做的事起手，有人从一段话的样子起手，有人从对面那一笑起手。路不必相同，终点却是同一个——英语不再只是抽屉里存放的符号，而是你生活里的一处场、你嘴里的一段自己的话、你身上的一股劲。

谁生场，谁开口；谁纠缠，谁成为。

参考书目

一、本书引用的二语习得文献

Darvin, R., & Norton, B. (2015). Identity and a model of investment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5, 36–56.

Dewaele, J.-M., & MacIntyre, P. D. (2014). The two faces of Janus?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4(2), 237–274.

Dörnyei, Z. (2005). The Psychology of the Language Learn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Dörnyei, Z. (2009). 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In Z. Dörnyei & E. Ushioda (Eds.), Motivation, Language Identity and the L2 Self (pp. 9–42).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Gardner, R. C., & Lambert, W. E.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Horwitz, E. K., Horwitz, M. B., & Cope, J. (1986).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0(2), 125–132.

Krashen, S. D. (198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Pergamon.

Lantolf, J. P. (Ed.). (2000).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rsen-Freeman, D. (1997). Chaos/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18(2), 141–165.

Larsen-Freeman, D. (2019). On language learner agency: A complex dynamic 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03(S1), 61–79.

Lave, J., &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g, M. H. (1996).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W. C. Ritchie & T. K. Bhatia (Eds.),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413–468).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MacIntyre, P. D., Clément, R., Dörnyei, Z., & Noels, K. A. (1998). Conceptualiz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a L2: A situational model of L2 confidence and affilia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2(4), 545–562.

Norton Peirce, B. (1995). Social identity, investm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29(1), 9–31.

Norton, B. (2000).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Gender, Ethnicity and Educational Change. Harlow: Longman/Pearson Education.

Schmidt, R. W. (1990).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1(2), 129–158.

Swain, M. (1985).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In S. M. Gass & C. G. 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235–253).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Ushioda, E. (2009). A person-in-context relational view of emergent motivation, self and identity. In Z. Dörnyei & E. Ushioda (Eds.), Motivation, Language Identity and the L2 Self (pp. 215–228).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an Lier, L. (2004). The Ecology and Semiotics of Language Learning: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二、SDE 文献

王德生.《SDE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 新加坡：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2026.（站上核心书目条目，未编专著号）

王德生.《SDE三方程导论：科学论证、运行机制与技术应用》. 德麦国际专著第 51 号，ISBN 978-1-970820-66-9.

王德生.《六路径方法论入门：从三维发生学到知识智能体的理论、诊断与技术应用》. 德麦国际专著第 52 号，ISBN 978-1-970820-65-2.

王德生，胡志英.《语言发生学》. 德麦国际专著第 41 号，ISBN 978-1-970820-15-7.

胡志英.《记到谁的账上——语言习得的九本账》. 德麦国际专著第 77 号，ISBN 979-8-90690-010-4.

王德生.「三维九宫」（一套本体论的九个入口）栏目，sdeuniverses.com/column/ontology-grid/，九篇：

- 《你从未"看见"过一样东西——显露·规范维（S1）》
- 《一滴水、一道浪、一片海——显露·模态维（S2）》
- 《"我"，是最后才亮起的那一位——显露·价值维（S3）》
- 《目标，不是等你去够的终点——差异·意义目标（D1）》
- 《没有路的地方，怎么走出一条路——差异·路径组织（D2）》
- 《把分寸拧太紧，会把创造一起拧死——差异·优化约束（D3）》
- 《"树"这个字里，没有一棵树——特征纠缠·三界（E1）》

- 《连"逻辑"，都不止一套——特征纠缠·信息模态（E2）》
- 《能量，是真、善、美这三股劲——特征纠缠·能量状态（E3）》

附 录

附录一　纠缠度自测表

先说三句

这张表测的不是你的英语水平，而是英语和你之间那一束东西长到了哪里——本书叫它纠缠度。它分三格：英语有没有进入你的三界（入界度，E1），你有没有用英语产生自己的信息（自生信息度，E2），你有没有开口的劲（开口能量，E3）。每格三问，共九问。

第二句：这张表只给你自己看。它的读数不进任何考试，不进任何考核，不交给老师、公司或家长打分。理由在第三十六章说过：纠缠度一旦被拿去评人，它就变回了"对与错"的规范，开口又成了交出去的作业，第三列的"误差最小"会再一次拧紧。用它，只为了看清自己哪一格最低、下一步从哪里起手。

第三句：答题时按最近一个月的实际情况答，不按"我应该是什么样"答。答低了不丢人，这张表本来就是给开不了口的人用的。

第一格　入界度（E1，三界）

每问按 0、1、2、3 四档打分：0＝完全没有，1＝偶尔有、一个月一两次，2＝常有、每周都有，3＝已经是日常的一部分。

第一问（理念界）：最近一个月，你有没有在脑子里用英语想过一件事——不是背单词、不是做题，而是某个念头、某个说法自己用英语冒了出来？比如看见一团乱的东西，心里冒出 messy。

第二问（现实界）：最近一个月，你的生活里有没有一个真人英语场——一个你会用英语跟他说话的人、一个你会进去开口的群或聚会？只算你真的开了口的，不算只是旁听。

第三问（自我界）：有没有一个英语圈子，因为你说出的某件事而认得你？圈子可大可小，一个群、一个论坛板块、两三个固定聊天的人都算；要紧的是，他们认得你，是因为你用英语讲过一件你讲得清的事，而不是因为你的英文名、你出没出过国、你英语说得对不对。0＝没有；1＝有人记得你说过的一件事，但仅此一次；2＝有一个小圈子会因为某类话题想到你；3＝有一个圈子会主动来找你说这类事。（这一问的写法，第29章讲过缘由：问"你有没有英文名""你想不想成为会说英语的人"，测到的只是标签和愿望。）

第二格　自生信息度（E2，信息）

这一格必须动笔，用书面英语做，不用口头说。这样做是为了把"你能不能生成自己的信息"和"你能不能开口"分开来测，免得拿开口去测开口。每一问给自己十分钟，词典可以查单个的词，不能用翻译软件或 AI 生成整句。

第四问（符号）：用英语写一件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三到五句。比如你小时候的一件糗事、你为什么喜欢某样东西。评分：0＝写不出一句完整的话；1＝写出了句子，但都是课本里的现成句型，换谁都能写；2＝有一两句明显是你自己的说法；3＝通篇都是你的事、你的词，别人写不出来。

第五问（逻辑）：用英语写一条你自己的理由链：你为什么做了某个决定（换工作、选了这个城市、学英语）。至少要有"因为……所以……但是……"三个环节。评分：0＝只能写出一个结论；1＝能写出理由，但理由之间接不上；2＝能接成一条链，但有一处断了；3＝三个环节接得上，且最后一环是你自己的转折。

第六问（数学，格局）：用英语写完一段有头有尾的话，八到十句，讲一件完整的事：起头、经过、结尾、你的看法。评分看的是格局，不看语法：0＝写成了一串不相干的句子；1＝有头有尾，但中间是散的；2＝有清楚的先后和轻重；3＝写之前你心里已经有这段话的样子，写出来跟那个样子大致对得上。

这一格还可以顺带看一眼你在粒子态还是波态：如果你写的时候是一个词一个词往外挤、每写一个词都要停下来，你大概还在粒子态；如果你写之前先有一段话的样子，写的时候是在把那个样子填满，你已经跨到了波态。本书预测这两种状态之间不是慢慢过渡的，而是一道断层。

第三格　开口能量（E3，能量）

同样 0 到 3 四档。

第七问（内能，真）：最近一个月，你用英语说话时被打断过、或者卡住过吗？卡住之后，你是继续把话说完，还是就此打住、换成中文或沉默？0＝每次都打住，或根本没开过口；1＝多数时候打住；2＝多数时候能继续；3＝几乎总能把想说的说完。

第八问（动能，善）：最近一个月，你用英语说的话，有没有换来过一次真回应——对方笑了、追问了、拿自己的事来接你的话，而不是只说一句 good 或者纠正你的语法？0＝没有；1＝有过一次；2＝有过几次；3＝这已经是常事。

第九问（势能，美）：最近一个月，你有没有主动想加入一个英语场——想去跟某个人多聊几句，想进一个群，想在某个场合开口——哪怕最后没去成？0＝从没有过这个念头；1＝有过念头，但很快打消了；2＝有过念头，也试着靠近过；3＝主动去了，而且还想再去。

计分与读法

每格三问相加，满分 9 分，共三个格分。先不要把三个格分加起来求总分，本书的短板律说的正是：三格中最低的一格，比三格的平均更能决定你开不开得了口。所以读这张表，第一眼看的是最低的那一格。

如果最低的是入界度：英语还没进入你的生活。下一步是找一件你真想用英语做的事（意义三律，D1），给它一个真人、一个场。第二编和第二十六章是这条路。

如果最低的是自生信息度：你的英语还都是别人的。下一步从 S2 起手——每次开口前先想好"这段话的样子"，带着它去走猜—说—听反馈—改—再说的循环。第三编和第二十七章是这条路。用 AI 时尤其要守住第三十五章那条线：请它补词，别请它代写。

如果最低的是开口能量：你的劲被按住了。注意，这不等于"你太焦虑，先治焦虑"。按本书的按压读数，焦虑只是读数。下一步是为了一个真人去开口，宁可说错也说下去，让劲找到出口。第四编和第二十八章是这条路。

如果三格都在 3 分以下：不要三格一起补，先挑最低的一格，或者挑你最想做的那一件事所在的那一格。第二十五章讲过从哪一维起手，三维是互相牵着的，一格动了，另外两格会跟着松。

如果三格差不多高，都在 6 分上下：你的三维已经在互相点火，接下来要防的是第三十章说的内卷——在已有的场里打转，不去更大的场。

最后，隔一两个月再做一次，跟自己比，不跟别人比。分数的升降只是给你看路的，不是给你定级的。

一个读表的样子

设想林晓雯在认识马雅之前做这张表。入界度：第一问 0，她从没用英语想过事；第二问 0，生活里没有一个真人英语场；第三问 0。格分 0。自生信息度：她考过六级，写一件只有自己知道的事，能写出句子，但都是现成句型，第四问 1；理由链能写出理由但接不上，第五问 1；一段话有头有尾但中间是散的，第六问 1。格分 3。开口能量：第七问 0，第八问 0，第九问 1——她有过想去英语角的念头，很快打消了。格分 1。

三格平均是 1.3，看上去哪一格都不太行。可是按短板律读，最低的是入界度，0 分。这意味着她的英语虽然在考卷上有六级的显露，在她的生活里却完全没有落脚的地方；信息再练、胆子再壮，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用。所以她的下一步不

是背更多的词，也不是去上什么"克服开口恐惧"的课，而是先找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一个真人。后来她在语言交换软件上认识马雅，正是从入界这一格起手的。

几个月后再做一次，设想她的入界度升到 5，自生信息度升到 5，开口能量升到 4。最低的一格换成了开口能量，下一步的重心也就跟着换了：要为了一个真人宁可说错也说下去。表的用处就在这里——它不告诉你"你是几级"，而是告诉你"下一步在哪一格"。

几条使用上的提醒

第一，这张表不是诊断工具。分数低不说明你有什么问题，更不是任何心理方面的判断；它只说明英语和你之间那一束东西，在哪一格上还没长出来。

第二，第二格要真的动笔写。很多人看到题目心里想"这个我能写"，就给自己打了 2 分，可一动笔才发现写不出来。这一格的意义恰恰在于让你看见"想得出"和"写得出"之间的距离。

第三，不要拿这张表去比较人。两个人格分相同，短板却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人分数比另一个高，也不说明他开口一定更好。它只适合跟过去的自己比。

第四，这张表本身也还没有经过实证校准，结语里说过，这是本书最弱的地方之一。它的题目、分档、读法都可能在将来被修改。把它当作一面粗糙的镜子，而不是一把精确的尺子。

附录二　五个预测的检验设计

总的原则

这份设计是给愿意检验本书的研究者、教研组或学校写的。它只是一个起点，不是唯一的做法；各地条件不同，可以调整，但有四条原则最好守住。

第一，测量分离。纠缠度与开口能力必须分开测，否则就成了循环论证——用开口去预测开口。所以自生信息度一律用书面英语测，开口能力一律用口头测，两者由不同的人评分，评分人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分数。

第二，剂量控制。凡是比较干预效果的，各组的总时间必须相同。否则三维一起做的那一组如果赢了，也可能只是因为练得多。

第三，预先登记。检验开始之前，把五个预测、推翻条件、分析方法写下来，交给第三方存档，结果出来后照着当初写下的去判，不事后改标准。

第四，读数不进考核。参加检验的学习者，他们的纠缠度读数只用于研究，不进成绩，不进考核，不反馈给任课老师作评价用。这既是本书的禁令，也是检验本身的需要：读数一旦关系到分数，学习者就会为读数而作答，测到的就不再是纠缠度。

测量工具

纠缠度分三部分。入界度用问卷加生活记录：问卷可参照附录一的第一格，生活记录请学习者连续两周每天花两分钟记下"今天英语在我生活里出现在哪里、我有没有开口"。自生信息度用书面英语任务：写一件只有自己知道的事、写一条自己的理由链、写一段有头有尾的话，各限时，由两名评分人按附录一的分档独立评分，评分不看语法错误，只看信息是不是自己生成的、链有没有接上、格局是否完整；两人分歧大的，由第三人裁定。开口能量用问卷加情境任务：问卷参照附录一

第三格；情境任务是在一段真人对话中故意安排一次打断，记录学习者是否继续说完。

开口能力用口头任务测三样：开口量（一段固定时长的真人对话中学习者说出的英语词数或话轮数）、流利度（停顿与语速的常用指标）、主动开场次数（在一段自由交流时间里主动发起话题的次数）。

对照变量包括词汇量（采用通行的词汇量测验）、最近一次英语考试分数，以及外语课堂焦虑（采用二语焦虑研究中通行的量表）。

测量分离的两处陷阱

书面测自生信息度，能把"开口"分出去，但会带进两样别的东西，检验时要防。

第一处陷阱是写作能力。一个人写作训练多，书面任务就占便宜，于是自生信息度可能有一部分测的是写作功底，而不是信息是不是自己生成的。防法有两个：一是评分标准只看"是不是自己的"——只有自己知道的事、自己接的理由、自己搭的格局——不看文采、不看句式复杂；二是把一项通行的书面英语水平测验作为对照变量一起测，分析时控制住它，看自生信息度是否仍有独立的预测力。

第二处陷阱是题目泄露。如果学习者事先知道"写一件只有自己知道的事"会被打分，就可能提前准备好一段背熟的文字。防法是题目当场给，每次检验换一组题，且三道题之间不要求写同一件事。干预研究里第三组天天在做"先写一段话的样子"，对书面任务有练习效应，这一点必须承认；所以在干预研究里，自生信息度只作为过程指标看，判定预测三、四时，以口头测的开口量为准。

剂量怎样算才算"相同"

"总时间相同"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容易走样。

第一，算的是学习者实际投入的时间，不是排进课表的时间。只降焦虑组的放松训练常常比别的组更容易缺席或敷衍，三维组的真人场任务也可能超时。建议每组每次记录实到时长，按实到时长分析。

第二，课外时间也要算。三维组的"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很可能让学习者在课外自己多做——这恰恰是本书预料的效果，但它会让三组的总投入不再相同。处理办法是请所有学习者记录课外英语时间，分析时分两步：先按课内剂量相同比较，再把课外时间作为一个变量放进去，看三维组的优势有多少是通过"多投入"实现的、有多少是在投入相同时也存在的。如果优势全部来自课外多投入，那本书的结论要改写为"三维做法让人愿意多练"，而不是"同样的时间，三维做法更有效"。

第三，真人场的人数和质量要尽量对齐。三维组进真人场，只降焦虑组也应当有同等时长的真人接触，只是不给入界和自生信息的任务。否则三维组赢了，可能只是因为见了更多真人。

预测一：纠缠度比词汇量、考分更能预测开口

设计：横断面研究。一次测齐纠缠度、词汇量、考分和开口能力。样本建议不少于两百人，最好来自两三类不同人群（如大学生、上班族、中学生），以免结果只对某一类人成立。

分析：比较纠缠度、词汇量、考分各自与开口能力的相关；再把三者一起放进回归，看纠缠度在控制了词汇量和考分之后，是否仍有独立的预测力。

推翻条件：纠缠度对开口能力的预测力不高于词汇量。按结语的自我证伪条款，这意味着母题错。

预测二：短板律

设计：用预测一的同一批数据即可。

分析：分别计算三格的平均分和三格中的最低分，比较两者对开口能力的预测力；也可以检验三格之间有没有交互作用——如果短板律对，一格很低时，另外两格再高，对开口的帮助也很有限。

推翻条件：三格平均比最低一格的预测力更强。届时短板律错，三格可以互相补偿。

预测三：干预与"轮回"

设计：随机分组的干预研究，三组，每组建议不少于四十人。三组每周投入的总时间相同，比如每周三次、每次四十分钟，持续半年。第一组只加输入：听读材料、可理解输入。第二组只降焦虑：放松训练、正向鼓励、无评判的练习环境，不加额外的入界和自生信息任务。第三组三维一起做：每周有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入界）、每次开口前先写下"一段话的样子"再去走六步循环（自生信息）、每周至少一次进真人场并允许说错（能量）。三组的总时长精确记录，任何一组超出或不足都要在分析中处理。

测量时点：开始前、第六周、第十二周、第十八周、第二十六周，五次。只测首尾两次看不出"先升后落"，必须有中间的测点。

分析：比较三组开口量的变化曲线。预测是：第三组半年后最高；第二组在前几个测点上升，后几个测点回落。

推翻条件：第二组没有出现先升后落，而是稳定上升，并且最终与第三组持平。届时"矛盾即燃料"错。

时长建议：半年是最低限度。如果条件允许，在干预结束后三个月再追踪一次，看第三组的开口是否稳住——这对应第三十章的"跃迁"结局。

预测四：按压读数与脱钩

设计：用预测三第三组的数据。每个测点同时测开口量和焦虑。

分析：看第三组里，开口量的上升是否先于焦虑的下降出现，或者两者在一段时间内各走各的。可以用交叉滞后的分析方法，比较"前一个测点的焦虑预测后一个测点的开口"和"前一个测点的开口预测后一个测点的焦虑"哪一条更强。

推翻条件：焦虑必须先降，开口才升——在第三组和其他组里，开口的上升总是跟在焦虑下降之后，从不先于它出现。届时按压读数错。

一点提醒：脱钩不是说焦虑不会降。很可能开口上来一段时间之后，焦虑也跟着降了。本书只预测顺序：开口不必等焦虑先降。

预测五：断层

设计：横断面研究，样本要大，建议不少于三百人，而且要覆盖从初学到熟练的各个层次，否则看不到断层所在的那一段。

测量：自生信息度的书面任务之外，再加一个简单的自陈：写之前你脑子里是一个词一个词往外挤，还是先有一段话的样子？

分析：看自生信息度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一条平滑的连续分布，还是在中间某一段出现明显的稀疏、两头各聚一团。也可以用分布形态的检验，比较单峰与双峰哪一种拟合更好。如果有追踪数据，还可以看个人的自生信息度是缓慢爬升还是在某一段时间里突然跳上去。

推翻条件：自生信息度呈平滑的连续分布，找不到中间的稀疏，个人追踪也只见缓慢爬升。届时断层预测错，"粒子·波·场"在本书中的论证退回为比喻。

几点实务建议

样本：五个预测里，一、二、五可以合用一次大样本的横断面测量；三、四要另做干预研究。如果资源有限，建议先做横断面，先检验短板律和母题——这两条如果被推翻，干预研究的意义也就小了。

伦理：参与者知情同意；只降焦虑组的参与者在研究结束后应当得到三维干预的机会；任何测量都不作个人的心理或医学判断。

评分人：自生信息度的评分人要先用一批样本做评分训练，并报告评分人之间的一致性；一致性太低，说明附录一的分档需要修改，这本身就是对本书测量工具的一次检验。

报告：无论结果是否支持本书，都应当完整报告。不支持本书的结果，比支持的结果更有价值。

小规模起步：一所学校或一个教研组没有能力做几百人的研究，也可以先做一个小样本的试测——三四十人，测一次纠缠度和开口能力，看短板律的方向对不对。小样本不能推翻或证实什么，但能发现测量工具哪里不好用，为大样本研究省下弯路。 试测的结果也请公开，哪怕只有几十个人，也是对这本书的一次回写。

附录三　缝隙与填补工作卡（本书全程示范）

这张卡把本书的研究过程压成一页，按 SDE 科研法「缝隙与填补」的顺序填好。读者拿到别的问题，可以照着这张卡的格子自己填一遍。

课题：学了十几年英语，为什么还开不了口。

第零步　先把问题说成大白话，并划清不做什么　问题：开口这件事，在哪里没有发生？不做：不作心理或医学诊断，不做政策表态，读数不进考试或考核。

第一步　扫描：现有理论在哪一式上用力　S＝F(D，E)：语法翻译、句型操练、可理解输入、输出、互动、注意，问"英语的显露怎样被练出来"，用力最多。D＝G(S，E)：焦虑、情感过滤、交际意愿、动机与二语自我，问"做法怎样被状态与情境决定"。　E＝H(S，D)：社会文化、实践共同体、投资多把场当给定；van Lier 的可供性、Larsen-Freeman 的能动性已碰到"学习者生成情境"。　缝隙位置：第三式用力最少，但不是空白。 本书落点：第一编第1–7章。

第二步　九宫细分：把被生成项拆开 E 拆三格：E1 三界（理念·现实·自我）、E2 信息（符号·逻辑·数学）、E3 能量（内能真·动能善·势能美）。　三处缝隙：不入界、信息不自生、开口没有劲。　判据：被生成项若不拆，"场"就会滑回"外部环境"的旧义；拆成三格，每格才各有生成来源可查（第7章）。

第三步　侧重对应：三列三角与本列矛盾　第一列 E1＝H(S1 规范，D1 意义三律)，矛盾：怕说错 vs 想说出自己。　第二列 E2＝H(S2 粒子·波·场，D2 六步)，矛盾：想说一整段 vs 只会一个词一个词拼。　第三列 E3＝H(S3 真善美，D3 最优化)，矛盾：开口里显露的真善美 vs 误差最小拧太紧。 本书落点：第二、三、四编各一列。注意这是侧重对应，不是一一对应。

第四步　命名与命题　总缝隙：英语没有纠缠进你的世界。　母题：开口不是技能问题，是语言特征纠缠没有发生。　守住的四样新东西：三格分立、短板律、矛

盾即燃料、按压读数。　定音句：谁生场，谁开口；谁纠缠，谁成为。　承重新概念：按压读数——焦虑是 E3 被第三列矛盾按住的读数，不是病因（第21章）。

第五步　预测与自我证伪　五个预测：纠缠度胜过词汇量与考分；短板律；同剂量干预中三维组最高、只降焦虑组先升后落；焦虑与开口脱钩；粒子与波之间有断层。　推翻条件：平均胜过最低格；只降焦虑组稳升并与三维组持平；焦虑必须先降开口才升；纠缠度不胜过词汇量。　测量纪律：自生信息度用书面英语测，与开口能力分开；干预组总时间相同（附录二）。

第六步　收口路径与发生链　终点 E；主路 S→D→E，备路 D→S→E。　发生链：S1→D1→E1 —〔D1 与 E2 矛盾〕→ S2 重排 → S2→D2→E2 —〔S3 与 D3 矛盾〕→ E3 点火 → E→D→S —〔S1 与 D1 矛盾·收口〕→ E1 深改 → 三维纠缠稳住。　规则：矛盾节点之后，从被推动的那一维起手；最后一段终于缝隙维。　逐段大白话：找一件真想用英语做的事，现实界多一个场；想讲一整件事手里只有别人的词，改成先想"这段话的样子"；带着它走六步循环，长出自己的词、理由链、段落；对方有了回应，"别说错"又拧紧，为对方那一笑宁可说错也说下去，三股劲上来；有了劲，主动进更大的真人场；在有人评判的场里生成「英语之我」，错误从"我的失败"变成"我在长"；入界、能量、信息三维互相点火。　本书落点：第五编第24–30章；第六编按人群换起手维。

第七步　三原理：动力从哪里来　任意两维矛盾，推动第三维改变。本书三处用法：意义想做的事与手里的信息顶撞，推动显露重排（拼词改为先有一段话的样子）；真善美与分寸顶撞，点燃开口的劲；规范与意义再顶撞，逼出英语之我。反面：把矛盾一头抹平（只降焦虑、只在不评判的 AI 前练），第三维就没有被推动的理由。

第八步　结算　四种结局：跃迁（三维互相点火、稳住）、内卷（在一维里打转）、轮回（矛盾被抹平，先升后落）、耗散（劲散掉、场消失）。　AI 时代：发现死亡，"掌握现成英语"被翻译取代；发生升级，开口的理由回到创造·自由·幸福。　可错预言的位置：五个预测与四条推翻条件见结语逐条报账。　本书最弱处：

缝隙已被两家碰到；纠缠度测量未实证；三列三角是侧重对应的判断，待数据检验。

拿去填你自己的问题　这张卡不只属于英语开口。凡是"明明条件都有、事情却不发生"的问题——孩子不爱读书、团队开会没人说话、学了很多理论写不出一篇自己的文章——都可以照这八步填一遍。填的时候守三条：第一，扫描要老实，先承认前人已经做到哪里，缝隙往往不是空白，而是别人碰到了边、没往里走；第二，被生成项一定要拆格，不拆就只能说"环境不好"这类笼统话；第三，预测一定要写出推翻条件，写不出推翻条件的命题，先别当成结论。　一页纸填满之后，再去写书、写文章、做方案。卡片是骨架，后面的二十万字是长在骨架上的肉；骨架歪了，肉写得再多也站不起来。